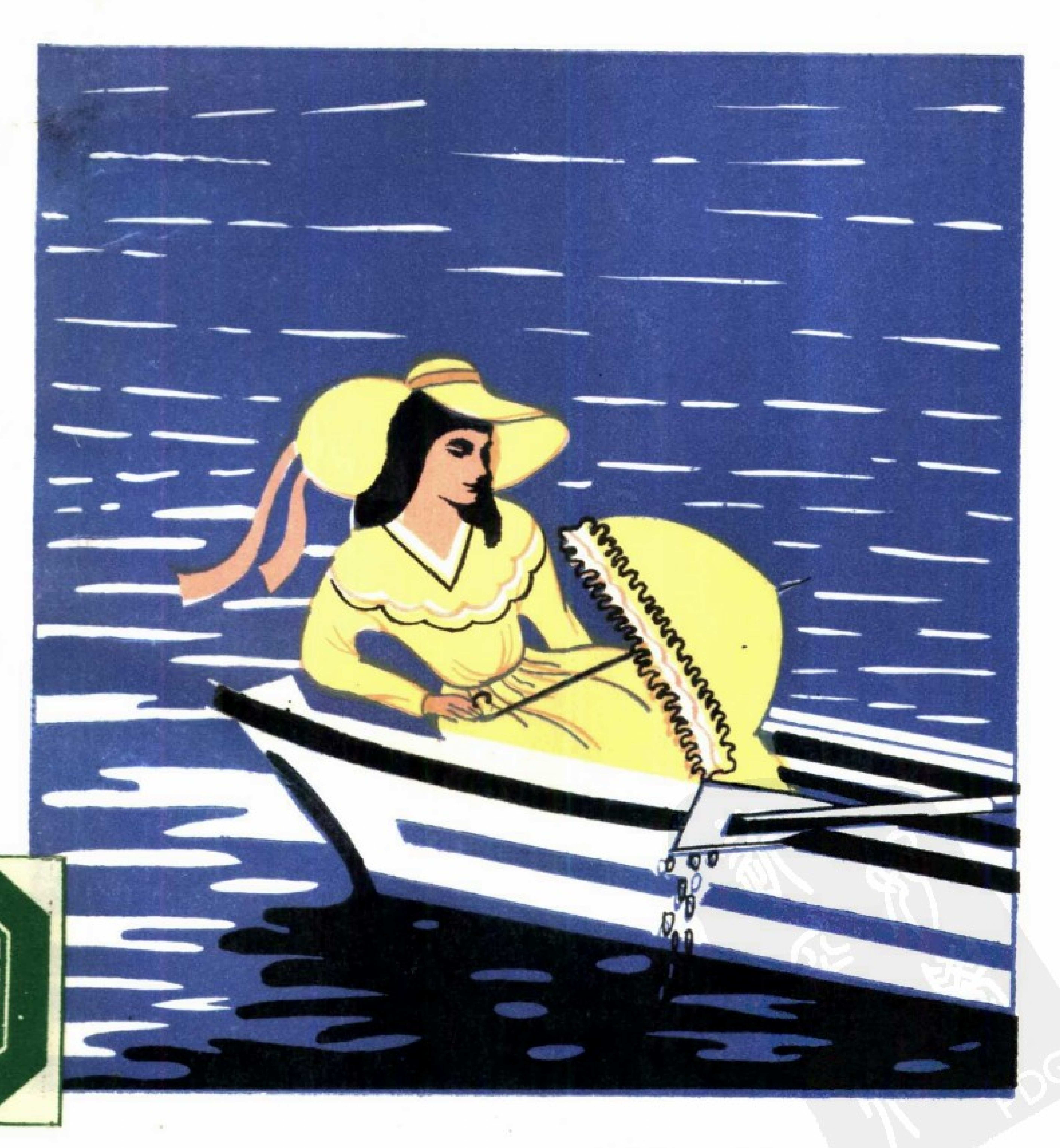
外国小说名作选译

富家女郎和她的情人



〔巴西〕阿伦卡尔 著

富家女郎和她的情人

〔巴西〕阿伦卡尔 著

翁怡兰　李淑廉 译

世 界 知 识 出 版 社

JOSÉ DE ALENCAR

O GUARANI

Comp. Melhoramentos de São Paulo, 18ª Edição 1974

根据圣保罗精美出版社1974年第18版译出

责任编辑：蔡明忠

封面设计：平　秀

富家女郎和她的情人

〔巴西〕阿伦卡尔 著

翁怡兰　李淑廉 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外交部街甲31号）

北京世界知识印刷厂排版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毫米32开本　印张：10.75　字数：234000

1989年12月第1版　1989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7-5012-0274-5/I·36　定价：3.40 元

编 者 的 话

阿伦卡尔是巴西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巴西民族文学的创始人和卓越领袖、美洲乡土文学的开拓者和传播者。

1829年阿伦卡尔生于巴西的腹地塞阿拉州，1838年移居旧都里约热内卢。1850年毕业于圣保罗法律系，先后从事过记者、律师，出任过司法部长。1877年在里约热内卢死于肺结核。

1848年，当阿伦卡尔回到东北部的塞阿拉州和巴伊亚州时，阅读了大量关于印第安人的报道，遂产生了创作的念头。用他自己后来的话说："一种模糊不清的动机萌发了我创作《瓜拉尼人》（中译本改为《富家女郎和她的情人》）和《伊拉塞玛》的设想，它象幽灵一样在我的脑海徘徊。我焦急地寻找一部小说的题材，起码一个主人公、一个场面、一个背景。"作家无非是想要塑造一种新型的印第安人的文学形象，一种不同于任何被歪曲的、兽性大于人性的印第安人形象，赋予他美丽、纯朴、善良的心灵，并以象征性的手法表现出巴西现代民族的起源。1856年，阿伦卡尔发表了第一部小说《五分钟》。翌年，《富家女郎和她的情人》问世，作家的创作进入辉煌时期。这部书以优美的牧歌体、扣人心弦的情节，使作家获得了巨大的声誉，小说很快在欧美广为流传。截至本世纪70年代，这部轰动巴西的名著已再版十八次之多。阿伦卡尔孜孜不倦地追求着，终于以绚丽多彩

的笔墨编织了民族文学的艺术花篮，使印第安文学成为巴西和美洲文学史上的奇葩。

印第安人是美洲大陆的土著民族，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了他们生活的足迹。南美洲的印第安人统称图皮南巴人，体型特征是平直的黑发，厚嘴唇，高鼻梁，喜欢裸身。16世纪初，巴西的印第安人大约有一二百万，生活在沿海一带，曾与葡萄牙人有过良好的关系。16世纪中叶，由于同殖民者葡萄牙人、法国人、荷兰人发生了连年战争，到17世纪末，他们被全部驱逐到腹地和亚马孙的深山老林中，过着原始的、与世隔绝的生活，群居于一百六十余个部落。

本书的主人公贝里是图皮南巴人最大的一支——瓜拉尼人，瓜拉尼语和克丘牙语是图皮语系中最大的两种，目前拉丁美洲仍有三五百万人使用这两种语言。

《富家女郎和她的情人》是阿伦卡尔的成名之作。时至今日，在巴西的电视节目中，书名和作者名还是智力竞赛的考题。

小说以年轻貌美、纯洁善良的贵族小姐塞茜丽亚为中心，围绕三个不同种族、怀着不同目的的男人对她的爱慕和追求，展开了一个富有浪漫主义和传奇色彩的故事。混入骑士队伍中的劳莱达诺，是一个阴险狡诈、见利忘义的恶棍，他对塞茜丽亚怀着极其贪婪的占有欲；英俊诚实的骑士阿瓦罗，是贵族马里斯家庭的忠实保卫者，他尊从马里斯以女儿相许的意愿，真诚地爱恋着塞茜丽亚；质朴、勇敢的印第安人贝里，是塞茜丽亚的救命恩人，他对塞茜丽亚无限崇敬，视她为天使，爱她胜过一切，包括自己的生命。在各种人物活动的冲突中，作者精心刻画了塞茜丽亚排除种族等级、不分贫富贵贱，执意追求纯真的爱的美好心灵；同时不惜浓墨

重染，着力描述了土著民族的后代贝里的淳朴、精明的英武形象和虚怀若谷、勇于牺牲的高尚情操。作者笔下的贝里，是一个疾恶如仇、崇尚正义的英雄人物。他为了保护他心目中的女神，历尽艰险，出生入死，象影子一样守卫在塞茜丽亚身边。他以灵敏的嗅觉、超人的预感和神奇的武艺，在变幻莫测的危难与险境中，表现了一个印第安人多谋善断的胆略和纯洁无瑕的美德，写下了一个扣人心弦的传奇故事。

阿伦卡尔在他的这部不朽的小说中，以优美的文笔、丰富的想象、绚丽多彩和富于音乐感的语言，描绘了壮丽的巴西大自然，塑造了众多的栩栩如生的人物和巴西土著民族的可爱形象，展示了一幅幅充满传奇色彩的印第安人生活和斗争的画卷，开创了巴西民族文学的新时期，揭开了巴西文学史上最富于人性的一页。

1989年4月

第一版序言

表妹：

你喜欢我的故事，并要我以此写一部小说。你认为我在文学领域会有所作为。

你错了。只有我们自己深深体验过的东西才能发出心灵的呼声，而对于他人感触的东西，我们只能想象它。

既然是想象的东西，谬误和夸张在所难免。心灵只能抒发自己的感情，而任何感情都是美丽的。

所以，我深知我无力完成一部小说，尽管我一直在孜孜不倦地追求。

不过，为了满足你的要求，我想利用工作之便，抄录和改编一部从我购买的书桌的抽屉里发现的手稿。

这是一部被遗弃而发霉的手稿，白蚁——这种在大洪水到来之前就爬上诺亚方舟的蛀虫——几乎把它糟塌完了。

我想，你会在本书中看到在今天难以想象的场面，但切勿匆忙谴责之，还是请耐心地看下去。

寄上故事的第一部分，这是我同卡尔劳达[1]在漫漫的冬夜中的劳动成果。因为在这里，五点钟天就黑了。

再见

于　米纳斯　12月12日

---

① 作者的小说《漫漫冬夜》中的主人公。——译注

目　　次

冒险家

贝　里

艾莫拉人

灾 难

冒　险　家

1　故事发生的地方

在奥尔更斯山脉的一个山头，一条涓涓小溪向北流去，在山下六十公里处，形成了滔滔大河。

这便是帕开盖尔河。它穿过陡峭的山崖，蜿蜒流到平原，汇入汹涌澎湃的帕拉伊巴河。

于是，这条在乱石丛中欢腾跳跃的水流在大河的怀抱中变得温顺了。它失去了桀骜不驯的自然之美，其波涛成了平静湖面上泛起的涟漪，再也无法抗拒水上行驶的大小船只。它被强大的主人驯化了。

但是，这种景象只有在它与帕拉伊巴河的交汇处才能见到，在距河口十公里以外的地方，它仍然是自由王国的骄子。湍急的帕开盖尔河象大貘一样迅猛地穿过大森林，纷飞的浪花在山石中闪耀，喧闹声打破了无边的沉静。

突然，高耸的岩石阻挡了去路，骄横的流水踌躇徘徊起来。但是，它终于聚集起全部力量，象饿虎扑食一样一跃而下了。

疲惫的水流懒散地躺在大地上，在自然形成的美丽谷底沉睡了，原始丛林象多情的少女把恋人拥入了怀抱。

这里的草木曾是繁茂葱茏的。河畔高耸着千年古树，棕榈树的扇叶构成的绿色世界覆盖了潺潺的河流。

大自然象一位神奇的艺术家建造了宏大壮观的舞台，人类在其中仅仅是个微不足道的配角。

到了1604年，我们上面所描述的地方已经成了荒芜的不毛之地。里约热内卢已经建成近五十年，但文明的足迹仍未踏上那遥远的腹地。

但是，在帕开盖尔河右岸高耸的陡壁上却有一所宽敞宏伟的建筑。

建筑物坐落在一块方圆近五十平方呺① 的不规则半圆形的平台上，北方是一行半人工、半天然的台阶。

走下两三级宽大的石阶，便是一条又宽又深的岩石裂缝，上面架设着一座牢固的木桥。穿过木桥继续下行，就到了绿树掩映的弯弯的小河，一道自然的屏障迎面而立。

两行树木如巨大的臂膀紧紧拥抱着流水，高大的松柏把上面的建筑围得严实无缝。

建筑简单而粗糙，保留着原始住宅的格调。正面的五个窗户低矮而宽大，近似正方形。

建筑的大门位于右面，门外是一片野生的瓜地。建筑向左一直伸延到半圆形平台的边缘，两扇窗户下面便是巨石嶙峋的峡谷。

主建筑与左翼的房舍环抱着一片类似花园的地方，其实，那只不过是对绮丽多姿的自然风光的巧妙利用，从高高的岩石上望去，给人以花园的感觉而已。

那里有五颜六色的野花、枝叶繁茂的小树、宽阔的草坪、一泓清水形成的瀑布。面积不大，却也令人赏心悦目。

那块四五米高的平台披着鲜绿的嫩草，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位婷婷玉立的少女。

一道篱笆将主建筑与后面的两个类似仓库的房屋隔绝起

① 呺为英寻的旧称，一英寻等于六英尺，合1.828米。——译注

来，那里居住着冒险家与食客。

在小花园的绝壁之畔有一座茅屋，它的支柱是屹立于岩石之上的两株棕榈树，屋檐一直垂到地面，房前的一条小沟及时排除屋上流下的雨水。

我们描述了本书主要情节所发生地点的外观，现在不妨打开那扇沉重的紫葳木的大门，去欣赏一下建筑的内部。

前厅装饰得颇为华丽，在那块荒凉的地方有些令人不可思议。

洁白的墙壁和天花板上绘制着奇花异草。在窗户之间的墙上挂着两幅肖像：一位高龄的男贵族和一位年迈的夫人。

大厅的正门上画着由五个金色海扇组成的族徽，条纹格上的四朵银色玫瑰环抱着一个十字架；在红边、白底的盾牌上有一个银色头盔和黄、蓝色的树叶，最上面是头顶海扇的半身狮像。

杏红色的宽大门帘上绣着同样的图案，遮盖着难得打开的正门。与正门相对的是祠堂，蓝边白底的帘幕后是一座不大的祭坛。

大厅的陈设肃穆而阴沉，有高背的皮椅和一张圆腿桌子，天花板上吊着银灯。

里面的房间与大厅的格调是一样的，唯一不同的是增加了象征家族标记的装饰图案。

然而，大厅左翼的房间却发生了突然的变化，玲珑华美的外观告诉人们那里住的是女性。

不错，这的确是一所雅致无比的闺房。天花板的四周精心装饰着彩带与美丽的羽穗，兽皮地毯上安放着一张帐幔低垂的绣床。

在一个屋角的壁上挂着白石膏的天主受难十字架，十字

架下是一个金黄色的木脚凳。

在距脚凳不远的地方，是一个衣柜，上面有一个西班牙吉他，那种乐器是从葡萄牙流亡到巴西的吉卜赛人带来的。此外，还有一些色彩美丽、形状奇特的石头。

在临窗的地方，有一件既象床、又象藤制沙发的家具，上面装点着黑红色的羽毛。

一只展翅欲飞的草鹭用尖嘴衔着蓝色的丝绸窗帘，它那白色双翅的开合决定着陌生人是否能窥测到这神秘洞府的内部。

每一件什物都散发着自然的芬芳，把那里变为仙女居住的世外桃园。

2　忠心耿耿

我们上面所描述的住宅属于里约热内卢的创始人之一、葡萄牙的军人贵族安东尼奥·马里斯[①]。

在征服巴西、对法国人和野蛮民族的战争中，他曾是一名叱咤风云的骑士。

1567年，他陪同门德萨到达里约热内卢。在葡萄牙大胜法国后，他协助总督创建了巴西首都，巩固了葡萄牙对该市的统治。

1578年，他参加了安东尼奥·萨莱马[②]领导的著名的讨法战争，那时法国人在弗里约角[③]建立了贩卖巴西木的基地。

在此期间，他担任过皇室的财政和里约热内卢的海关总监，对共和与国王表现了无比的忠诚。

他是位卓越的战士，在消灭印第安人的斗争中不遗余力，对发现和开发内地的米纳斯州和圣埃斯皮里图州建立了不朽的功绩。为此，门德萨总督赐予他腹地的一块领地，但他经营了一个时期后便放弃了。

在阿卡塞基毕尔战役[④]失败后，接着便是西班牙统治了

---

① 他是一个历史人物，书中所描写的经历与历史是相符的。——原注

② 葡萄牙法学家，曾任圣多美和里约热内卢总督，死于1586年。——译注

③ 巴西里约热内卢州城市。——译注

④ 发生在摩洛哥，葡萄牙的军队被摩尔人打得大败。——译注

葡萄牙。这两个事件使安东尼奥·马里斯的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

这位葡萄牙贵族的遗老曾发誓效忠皇室，他的出身将他与葡萄牙国王紧紧连在了一起。到了1582年，当唐·菲利贝二世①作为葡萄牙君主政体的继承人统治了巴西时，这位老贵族便脱去了戎装，放弃了一切公职。

他一度曾希望彼德罗·古尼亚远征巴西，将葡萄牙的王冠安在他的合法继承人唐·安东尼奥·克拉托②的头上。后来，他看到远征难以成行，他本人对皇室也无能为力，便发誓对国王保持忠心耿耿的晚节。他身佩武器，携全家在门德萨给他的新的城堡，傲然地环视着远方的地平线，高呼道：

"站在这里的是一个葡萄牙人，他那忠于誓言的赤诚之心在自由地呼吸！在这块国王赐予的、用我的双手征服的土地上，在这块自由的土地上，啊，葡萄牙，您的统治是永恒的！您将永远活在赤子的心中！我为您发誓！"

他单膝跪在地上，右手伸向无底的峡谷，他在大自然的祭坛上发出的誓言迎着高照的太阳消失在远方。

1593年4月，在安东尼奥起誓的第二天，一座简陋的临时住宅便动工兴建；后来，葡萄牙来的能工巧匠在原地竖起了我们刚刚描述的房舍。

安东尼奥在他的冒险生涯的最初几年聚集了巨大的财富，这不仅是贵族的需要，也是为这座深山老林中的住宅获得最大可能的豪华与舒适。

---

① 葡萄牙第十八任国王，在位时期，国力衰败，依附于西班牙。——译注

② 葡萄牙国王（1531—1595），被西班牙推翻后，逃亡法国。——译注

除了定期去里约热内卢采购葡萄牙用以换取巴西农产品的日用品外，安东尼奥还从王国请来了工匠和园丁，使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为家庭服务。

这是一个名符其实的葡萄牙贵族之家。当然，红砖绿瓦的花墙是没有的，取而代之的是一道坚实的石头长城，为城堡提供了牢固的、难以逾越的屏障。

建筑所处的位置决定了它需要这样一种天然防护，因为尽管野蛮的部落躲进了原始密林，远离了殖民者生活的地方，但他们时常对白人进行猝不及防的袭击。

在安东尼奥的城堡周围，有几座穷困的冒险家居住的茅屋。这些人在财富的驱使下，希望在这里结成一二十人的团伙，在沿海进行黄金和宝石的走私活动。

为了防止印第安人的袭击，他们在茅屋周围建造了木栅，合群而居，以便相互照应。尽管采取了共同防御的措施，但一遇危险，他们也不得不求助于安东尼奥·马里斯，躲进他那座中世纪的封建城堡中。

这位贵族象济困扶危的阔佬向他们伸出援助的手，满足他们的一切需要。冒险家们怀着对贵族的敬佩与信任，无不乐于依附于这样一个邻居。

帕开盖尔河畔的居民们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在印第安人的包围中获得生存，他们的后盾便是干练、慓悍的安东尼奥。

象其他新大陆的征服和开拓者一样，贵族手下有一帮亡命之徒。除了文明人所具有的素质，他们还从印第安人那里学会了狡猾和机敏。他们集土匪、战士和野蛮人的特点于一身。

安东尼奥对这群人是熟悉的，他在他们中间建立了严格

而公正的军事纪律。他的意志就是法令，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同时他也将利润的一半分给他们。重大的决定由以贵族为首的四人委员会作出，执行是刻不容缓的，无须做任何动员。

贵族在他的领地拥有至高无上的生杀大权，但应当说明，这种权力是很少使用的，严厉只是维持秩序、纪律与和睦的手段。

葡萄牙大批船队到达前，商品交换的市场已热闹起来。城堡中的一半冒险家把产品带到里约热内卢，换回所需的物资，回来向贵族交帐。部分利润属于主人，其余的钱或物在四十名冒险家中均分。

这个小小的集体就这样在被世人遗忘的腹地生活着。他们有自己的法律和生活习惯，追逐财富的野心把他们联合在一起，贵族以其才智和胆识树立起精神权威，成了众人尊敬和服从的领袖。

对于安东尼奥和效忠于他的同伴来说，巴西腹地中这小小的一隅是自由葡萄牙和他们的故乡的一块土地，皇室的合法继承人布拉岗萨① 公爵是他们公认的国王。只要打开城堡大厅的门帘，五个盾牌组成的葡萄牙国徽便是那里的居民顶礼膜拜的偶像。

安东尼奥履行了他作为忠实臣民的誓言，心灵深处感到慰藉。他建立起来的绝对权威使他心满意足，他把周围的同伴视为亲密的朋友。在他小小的家庭中，他的生活是幸福的。

这个家有四名成员：

---

① 布拉岗萨家族是葡萄牙1640～1910年的皇室。——译注

他的妻子劳丽安娜太太①，一位圣保罗笃信宗教的名门闺秀，心地善良，有点自私，但也不乏乐善好施之举。

儿子迪约哥·马里斯②，父亲事业的继承人，正值踌躇满志的青春年华，热衷于冒险和狩猎。

芳龄十八的女儿塞茜丽亚是这个小小世界的女神。她的微笑、她的活泼、她的娇媚是这个天地的光明。

侄女伊莎贝尔，尽管同伴们不说，但谁也不怀疑她是老贵族同一个被俘的印第安姑娘的爱情之果。

我费了许多笔墨描述环境和本书的主要人物，因为这对理解以后发生的故事至关重要。

其它方面让它随着情节的展开出现吧。

---

① 历史上的安东尼奥的妻子叫劳丽安娜·西摩亚，圣保罗人。——原注

② 历史上此人曾接替父业，担任过里约热内卢的海关总监。——原注

3 远征队

正午时分。

一支十五人组成的骑士队伍沿帕拉伊巴河右岸疾驰而来。

他们全副武装，除了马屁股上颠簸的剑，每人腰间别着两把手枪，短裤上插着匕首，左肩上斜背火枪。

他们的前面是两个步行者，赶着几匹马，驮着箱子和盖着防雨油布的包。

当步行者发现后面的骑士渐渐追上来时，便跨上马背，继续领头前进。

那时，深入到巴西的腹地寻找黄金、宝石和未发现的河流、土地的冒险家们被称为“远征队”，帕拉伊巴河岸边的这一队人马便属此类。他们在里约热内卢出售完黄金土地上的果实返回驻地。

当骑士们接近驮马时，一个二十八岁的标致青年威风凛凛地策马跑到前面，高声打破了沉默：

“快点，伙计们！”他高兴地对两位带路人说，“还有八公里，加把劲就到了。”

一位远征队员双腿把坐骑一夹，来到青年的身旁。

“看来，阿尔瓦罗先生是急于回去？”此人的口音略带意大利方言，他那似笑非笑的讥讽表情流露着虚伪的善意。

“当然，劳莱达诺先生，哪有外出的人不想早回家

的？”

“这，我不否认；不过，外出的人同样得爱惜自己的坐骑。”

“您这是什么意思，劳莱达诺先生？”阿尔瓦罗厌恶地问。

“骑士先生，我的意思是，”意大利人打量着日头的位置，不以为然地说，“今天六点我们才能到达。”

阿尔瓦罗脸红了。

“我倒不觉得。再有个把小时，我看就差不多了。天黑前赶到总好一些。”

“如果是周末，那就更好了！”意大利人反唇相讥。

阿尔瓦罗难以掩饰窘态，脸变得更红了。他努力克制住激动，大笑道：

“哈哈，劳莱达诺先生，您的话吞吞吐吐，闪烁其辞，我这个直爽的骑士听不懂。”

“或许是。圣经上说，最可怕的不是聋子，而是心不在焉。”

“啊，好一句格言！我敢打赌，您是刚在圣塞巴斯蒂昂①学会的，您的老师是位巫婆还是教规学家？”骑士揶揄说。

“都不是，骑士先生，是商埠的一个小贩；他有珍珠、绸缎，这都是文雅的骑士馈赠小姐的绝妙佳品。”

阿尔瓦罗的脸第三次红了。

这位语言同心灵一样刻薄的意大利人把青年的每一句话都同一个使他烦扰的可能连在一起，难怪他句句都是含沙射

---

① 巴西圣保罗州城市。——译注

影了。

阿尔瓦罗想中止谈话，但同伴却极其和蔼地说：

“阿尔瓦罗先生，您从未光顾过那个小店？”

“不记得去过。我想是不会去的，因为光生意我都忙不过来，哪有闲情逸致去欣赏小姐太太们的用物。”青年冷冷地说。

“真的！”劳莱达诺假装天真地说，“这次在里约热内卢只呆了五天，可过去至少是十天半个月。”

“我奉命速去速回。”青年用严厉的目光注视着意大利人说，“我相信我是问心无愧的。当然，有人会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酒神作证，骑士先生，您误会了。谁也不会去干预你的好恶，但各人有各人的想法也是无可非议的。”

“您愿意怎么想就怎么想吧！”阿尔瓦罗耸耸肩，策马向前走去。

谈话到此为止。二人在队伍的前面默默地并肩走着。

阿尔瓦罗时而抬眼估量一下前面所剩的路程，然后又陷入沉思和忧虑。

这时，意大利人用邪恶与嘲讽的目光瞥他一眼，然后便吹起意大利雇佣军军曹的曲子。他生就一副绝妙的雇佣军军官的尊容。

他那平淡的脸上生满了长长的黑胡子，每当浮起令人生厌的微笑便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他的眼珠总是不停地转动，无舌帽使他的宽大的前额显得尤为醒目，帽檐一直披到肩头。他身材高大、肌肉发达，给人以健壮、灵活的感觉。这便是意大利冒险家的主要外部特征。

河岸上的路已到了尽头，骑士们转入丛林中的一条小

径。

虽然下午两点刚过，夕阳的余晖已在无边幽暗的绿林上蹒跚，枝叶间洒下的光线完全消失了，这座千年的古树支撑的庙宇中没留下任何太阳的痕迹。

寂静的黄昏在沉睡，除了无名的窸窣声，唯一的动静便是马蹄下干树叶的沙沙作响。

人们感到好象已过了晚上六点，灰暗完全笼罩了大地。

尽管阿尔瓦罗十分熟悉这种错觉，也不禁从沉思中惊醒过来，发现大森林正在失去最后的光明。

他不由地仰起脸，想看看绿色的穹窿外面是否还有太阳，至少能有一丝向他指示时间的微光。

劳莱达诺不禁得意地笑道：

“不用担心，骑士先生，我保险六点以前到达。”

青年转向意大利人，紧蹙眉头说：

“劳莱达诺先生，您这是第二次说这种不友好的话；您好象在暗示什么，但又没有勇气说出来。有话不妨直说，但愿您不要口出亵语。”

意大利人的眼中闪出光彩，但他的面部表情仍保持着平静、泰然。

“您知道，我应当服从您，我也是这样做的；您希望我开诚布公，但我觉得我的意思已再清楚不过了。”

“您觉得清楚，我不怀疑，但这并不意味别人也清楚。”

“请告诉我，骑士先生，根据我所听到的，您难道不希望尽快地回去？”

“这一点我已讲得很清楚，完全不用您费那么大劲去猜测。”

"您不觉得我已经感到这次出差快得出奇，不到二十天就完成了任务？"

"我已说过，我是奉命这样做，我想您也不反对。"

"当然。命令就是义务，只要愿意，谁都会乐于履行义务。"

"够了，劳莱达诺先生！"青年用手按住剑柄，勒住缰绳。

意大利人假装没看见这一威胁的表示，继续说道：

"一切都清楚了：您接受了安东尼奥·马里斯的命令，对吗？"

"我不知道还有谁能对我发号施令。"青年高傲地回答。

"自然是由于这道命令，"意大利人彬彬有礼地说，"您才在星期一离开帕开盖尔河，而原订的时间却是星期日。"

"啊！您连这个也记得？"青年咬牙切齿。

"一切我都记得，骑士先生；我还发现，也是因为命令，您才不惜一切赶在星期日之前到达。"

"您还发现了什么？"阿尔瓦罗尽力控制着颤抖的声音。

"还有一个细节，我已对您说过了。"

"什么细节使您感兴趣？"

"噢，没有必要再重复了，微不足道。"

"不妨说一说，劳莱达诺先生；对于两个知心人来说，什么都是必要的。"阿尔瓦罗射出威严的目光。

"既然您想知道，我只得满足您。意大利人清楚地记得，安东尼奥命令您六点以前做祈祷时回到帕开盖尔河。"

“您有种非凡的天性，劳莱达诺先生，可悲的是您把它用在了邪恶的地方。”

“如果眼睛不盯着周围的人在做些什么，一个人在这块荒无人烟的地方干什么？”

“这的确是种不错的消遣。”

“相当不错的消遣。您看，我注意到了在每个人的眼前发生的一切，而别人却无动于衷，因为他们不愿象我这样去费神。”意大利人装出一副天真无邪的样子说。

“有意思，您一定很好奇。”

“恰恰相反，这是种极其自然的心理。一位青年摘了一朵花，或者一个男人在月夜下散步……还有比这更平常的事？”

阿尔瓦罗的脸刷地一下变白了。

“有一件事您知道吗，劳莱达诺先生？”

“知道，骑士先生，如果允许我说的话。”

“我看您善于观察的才能有些过分了，您的行为成了不折不扣的间谍勾当。”

意大利人猛地抬起头，一只手握住了腿上的匕首；但他又立即克制住自己，恢复了常态。

“您是在开玩笑吗，骑士先生？……”

“您错了，”青年催马靠近意大利人说，“我的话是严肃的，您是一个卑鄙的间谍！我以上帝的名义起誓，您要再不老实，我把您的头象毒蛇一样砸碎。”

劳莱达诺的面部毫无变化，一副不以为然的神态，只是冷漠与嘲弄的表情不见了，激动和邪恶使他脸上的线条变得更加严峻。

他恶狠狠地瞪了骑士一眼，答道：

“既然阿尔瓦罗先生要这样解决问题，我不得不奉告您，发出威胁的不应当是您，您应该知道我们当中发抖的是谁！……”

“您忘记了是在同谁说话吧？”青年高傲地说。

“不，先生，我没忘记；我知道您是我的上司，然而，”他压低声音说，“我也了解您的秘密。”

他勒住马，让阿尔瓦罗独自走在前面，然后便加入到骑士们的行列中。

骑士们沿小径来到一块空地，原始林木的树冠在空中形成了绿色的穹窿。

突然，一声可怕的吼叫震撼了森林，颤抖的回声把寂静的气氛一扫而光。

带路的驮夫吓得脸色苍白，面面相觑；骑士们端起火枪，徐徐前进，谨慎的目光在枝叶间巡视。

4 搏　斗

当骑士们走出空地时，发现了一个有趣的场面。

一个年轻的印第安人背靠被雷电击断的枯树干，站在参天的绿色帷幕之下。

一件印第安人常用的棉布坎肩从他的肩头一直垂到膝上，鲜红的羽带紧紧勒着他的腰，他那细长的身躯活象一根野生的芦苇。

洁白的坎肩衬着他的棕桐色的皮肤，黑色的头发剪得整整齐齐，肌肤平滑，两只吊角的大眼睛，黑色的眸子炯炯有神，厚嘴唇紧裹着洁白的牙齿，椭圆形的脸上泛着坚毅、聪慧、稚气的美感。

他的头上戴一个皮圈，左侧垂着两根杂色的羽毛，黑色的羽穗在他灵活的颈部荡来荡去。

他的个头很高，手却秀气，灵活的腿总在不安地动着，黄色的野果串成的脚镯是唯一的装饰；脚虽不大，但却有力，走起路来一定敏捷而矫健；他的下垂的右手握着弓箭，左手扶着直立在地上的一根熏黑了木柄叉子。

他身边的地上放着一支短枪、一支大概是盛火药的皮袋子和一把弗兰德式折刀，这种刀后来在葡萄牙和巴西被禁止使用。

印第安人抬起头，望着二十步开外的树丛中微微蠕动的东西。

那是一头黑灰色的动物，皮毛泛着光泽，幽暗中时而闪动着明亮的眼睛，象阳光照在晶莹的石头上的反射。

那是一头巨大的美洲豹，前爪抓着一根粗大的树干，后肢蹬着一根树枝，身体倒弓，准备向猎物扑去。

它那粗壮的尾巴左右拍打着，硕大的脑袋在枝叶间不安地晃动着，似乎在寻找一跃而出的缝隙。它的黑色下颌不时抽搐着，使嘴边挂上极不自然的怕人的笑意，露着黄色的牙齿。它的松弛的肚子急促地喘息着，好象猎物血腥的香味激起了它强烈的食欲。

印第安人微笑着，懒散地靠在枯树干上，平静、惬意地欣赏着敌人的每一个动作，只有从他那敏锐的目光中才能觉察到他并未放弃自卫的警惕。

野兽与土人四目相互对视了一会儿，美洲豹把身体一缩，正待跃起时，骑士的队伍出现了。

豹子充血的眼睛环顾四周，全身毛发耸立，在原地踌躇起来，它的决定发生了动摇。

随着野兽的出击动作，印第安人只是微微弯曲了一下膝盖，握紧了手中的叉子，但又立即恢复了身体原来的位置，目光仍然盯着面前的动物。他也发觉了出现在右侧的人马。

他高高举起手臂，象森林之王一样示意骑士们继续前进。

但是，意大利人却端起枪，在枝叶间寻找射击目标。印第安人厌恶地跺了一下脚，用手指指野兽，又把手放在胸前说：

“我的！……它是我的！”

他的葡语说得清脆、响亮，语气坚定、有力。

意大利人笑了。

"上帝！这真是原始的法律！您不怕树丛中的朋友发怒！……好吧，尊敬的酋长，"他把枪背在肩头，"那位朋友会感谢你的。"

面对意大利人的威胁，印第安人用脚尖踢了一下地上的短枪，似乎是告诉人们，只要他愿意，早就一枪把野兽结果了。骑士们理解了印第安人的意图，因为除了对野兽的必要戒备，他没露出任何侵犯别人的表情。

这一切是在瞬间发生的，但印第安人的目光一刻也没离开过敌人。

阿尔瓦罗打了个手势，骑士们继续前进，重新消失在密林中。

美洲豹一动不动，紧张地注视着骑士们，既不敢出去，也不敢后退，唯恐被火枪的子弹射中。当看到队伍隐没在远方的树丛中时，它又发出了一声兴高采烈的吼叫。

随着一声象树木倒塌时枝断叶碎的声响，黑色的野兽一跃而起，落到对手前面的一棵树上。

印第安人立即明白了，嗜血成性的美洲豹看到马队远去，认为面前的猎物即将成为口中的美餐。

随着这一闪而过的念头，他迅速地从腰间抽出一支象箭猪刺的短箭，拉满了足有他的三分之一身长的弓。

一声呼啸伴着一声野兽的惨叫，印第安人射出的箭正中豹子的耳朵；第二支向它的下颌飞去。

美洲豹龇牙咧嘴，发出可怕而狂暴的怒吼，两次鱼跃扑到印第安人面前。

他象原来一样，平静地等待这场殊死搏斗。他担心野兽逃跑的顾虑消失了，满意的笑容浮上他的面颊。

于是，巴西大森林中的两种动物，各自怀着必胜的信念

和无畏的勇气，使出浑身的解数欲致敌于死地。

豹子在距猎手十五步的地方，身子猛地向后一坐，然后象被雷电击落的山石一样射向印第安人。

它正好落在猎人的面前，靠着健壮的后肢直立起身躯，前爪伸向对手的头部，利齿插向他的喉管。

野兽的动作是如此迅猛，枝叶间刚刚闪出它那发亮的皮毛，它的前爪已落在地上。

然而，它面前的敌人无论力量还是敏捷都毫不逊色于它。

猎人的双膝微微弯曲，手持唯一的自卫武器——双股叉，目光紧盯着野兽的行动。当豹子跃起时，他的身体向下一蹲，躲过了下落的野兽，双股叉伸向它的脖子。野兽沉重的身躯失去了平衡。

猎人灵活得象出击的响尾蛇，离开背靠的树干，连人带叉压到豹子的腹部。野兽仰面朝天，头被巨叉紧紧按在地上，绝望地妄图用前爪伤害印第安人。

搏斗只进行了几分钟。猎人的双脚踏着豹子的后腿，身子压在钢叉上，这头森林的兽中王失去了任何活动的能力。

野兽已奄奄一息。猎人一手按叉，另一只手从腰间抽出一条长长的绳子。

印第安人在绳端打了两个结，捆住野兽的前爪和后爪，然后勒住它的上下颌，使它无法张口。

做完这一切，印第安人跑到附近的小溪旁，用一片腰果树的叶子盛了水，回来洒到野兽的头上，使它慢慢地苏醒过来。同时，他把绳结又结结实实地勒了一遍，被缚的即使是一只更强壮有力的老虎也难以动弹一下了。

一只胆小而冒失的刺鼠出现在丛林的沼泽地上，伸头望

了一眼，顿时惊得浑身潮湿的红毛直立起来，悄悄地溜走了。

印第安人一跃拿起地上的弓，一箭把刺鼠射倒在林中的空地上。他拿起苟延残喘的小野兽，拔下箭，将一滴滴地热血滴到美洲豹的嘴里。

死肉的恶味和口中的血腥唤醒了垂死的巨兽，它猛然抽搐了一下，但它的怒吼成了一声沉闷的呻吟。

印第安人惬意地望着被捆绑着的野兽，它除了抽动几下以外，一切挣扎都是徒劳无益的，连它那最可怕的武器——长长的钩形利爪——也被绳索捆得动弹不了了。

印第安人满意地欣赏了一会儿面前的俘虏，然后折下两根干树枝，摩擦生火，准备晚餐。

地面上蜂巢中的蜜汁增加了野味的香甜，他又在小溪中喝了几口水，洗完手、脚和脸，动身上路。

他把长长的弓穿进捆绑野兽四蹄的绳索，背在肩上，驮起抽动着身躯的豹子，顺着骑士们的途径上路了。

接着，一个下腹挂着几片黄羽毛的赤身裸体的印第安人分开茂密的树丛来到林间的空地，他吃惊地环顾一下四周，小心地察看着地上燃烧的火堆和剩余的烤肉，然后侧着头附在地上，凝神细听。

他站起身，沿着另一个印第安人的足迹钻进了密林。

5　金发女郎和微黑色的姑娘

天近黄昏。

在帕开盖尔河畔住宅的小花园里，一位美丽的少女在野槐树下的吊床上悠闲地荡来荡去，芬芳的小花不时被摇晃下几朵。

她那蓝色的大眼睛半眯缝着，偶尔懒洋洋地睁开吮吸一下微弱的光线，再把玫瑰色的眼皮合上。

她那滋润的红嘴唇象一朵栀子花蒙上了平静的夜色，甜美的气息使嘴边泛起微笑。她的皮肤象棉絮一样洁白无瑕，玫瑰色的红晕轻轻扫过面颊，秀丽的线条勾画出迷人的颈部。

她那可体的衣服将华丽与朴素和谐地融合在一起，显示出她那无与伦比的风姿。

她身穿白色的纱裙，一枚装饰针在腰间别着一条轻柔的蓝丝带；领口与袖口镶着珍珠色的羽绒，衬托着洁白的肩和双臂与胸间的柔和线条。

娇媚的前额上是一头秀发，一个巧夺天工的金色草编的发卡将低垂在颈部的头发拢在一起。

她那纤细的手中玩弄着一枝下垂的野槐花，只要她轻轻一拉，吊床便悠然地摇荡。

这位姑娘就是塞茜丽亚。

此时她那幼稚的心灵中的思绪是难以描述的，宁静的黄

昏使她倦怠乏力，想象的鸟儿插上了自由的翅膀。

阵阵饱含着忍冬花和野百合香味的轻风吹过，使这位十八岁的妙龄女郎天真烂漫的心中泛起的涟漪更加飘忽不定。

她幻想着兀立的巨石划破蓝天上浮动的白云，幻想着一位胆怯的青年匍匐在她的脚下求爱。

她的脸红了，她的玫瑰色的脸颊泛起红晕；但这种羞怯的困惑很快便消失了，心灵中甜蜜的微笑浮上唇际。

她的胸部兴奋而幸福地起伏、颤栗。她睁开眼睛，但又立即厌恶地合上了，因为她的面前不是英俊的骑士，而是一个土人。

她这种被损害的女王的自尊时常出现在梦中，使她紧蹙金色的眉毛，秀丽的脚尖在草地上不安地拍打。

祈求的奴隶抬起委屈的目光，那无声的忍耐使姑娘涌起无限怅惘。她走了，忧伤地哭泣着。

英俊的骑士终于来了，为她擦去泪水，被安慰的心灵重新泛起笑意。但是，一丝愁绪总在缠绕着她，她只有用天真的本性把它驱散。

正当她沉浸在幻觉中时，花园的小门打开了，另一个姑娘轻盈地穿过草地，来到她的身边。

来者的外貌与塞茜丽亚截然不同，她的娇媚属于土生土长的巴西姑娘，消沉、懒散、圆滑与轻浮。

她有一双又黑又大的眼睛，褐色泛红的脸颊，乌黑的头发，傲慢的嘴唇，迷人的微笑，整个面部充满了不可抗拒的诱惑力。

她站在半躺着的塞茜丽亚面前，无法掩饰对金发姑娘的媚态产生的强烈赞叹，一种难以觉察的微微沮丧之意掠过她的面颊。

她坐在床沿，俯身吻了一下姑娘，并看她是否在睡觉。塞茜丽亚感到面部的触动，睁开眼睛，望着表姐。

“懒鬼！”伊莎贝尔笑着说。

“真的！”姑娘看看傍晚前长长的树影说。

“从太阳老高一直睡到现在，对不？”另一个姑娘开玩笑地说。

“不！我就睡了一小会儿；不知怎么，今天心情不好。”

“心情不好！你，塞茜丽亚？我不信，我可不是好瞒的。”

“那好，信不信由你！”

“好吧，请告诉我，你这个快活得象燕子一样的淘气鬼为什么心情不好？”

“还用说！一切都无聊。”

“噢，我懂了！你是厌烦了这个荒凉的地方。”

“我早已习惯了这里的一草一木和山山水水，它们已成了我的伙伴。”

“是什么让你不高兴？”

“说不清，总觉得缺了点什么。”

“我也不能说有把握……但我可以猜得着！”

“猜什么？”塞茜丽亚惊奇地问。

“当然是你缺什么！”

“连我自己还说不清呢！”姑娘笑着说。

“瞧，”伊莎贝尔说，“你的斑鸠在等待你的召唤，你的小鹿正深情地望着你，现在只缺一头猛兽了。”

“是贝里①！”塞茜丽亚对表姐的比喻感到可笑。

---

① 贝里在瓜拉尼语中意为“野芦苇”。 ——原注

“就是他！你有两个奴隶让你开心，因为那个又丑又呆的不在身边，所以你心情不好。”

“今天你见过他吗？”塞茜丽亚问。

“没有，不知他怎么了。”

“他前天晚上就出门了，可别发生意外的不幸！”姑娘担心地说。

“你要他发生什么不幸？他不是每天象野兽一样在林子里钻来钻去？”

“是的，可他从没出去这么长时间不回家。”

“最多他是在留恋过去无拘无束的生活。”

“不！”姑娘瞪大眼睛说，“他决不会丢下我们！”

“你想想，他呆在这儿干什么？”

“也是！……”姑娘担心地回答。

塞茜丽亚几乎是悲伤地低下了头，目光落在脚下的小鹿上，它那大自然赐予的亮晶晶的黑色瞳孔正柔和而痴情地望着姑娘。

姑娘弹了一个指响，小鹿高兴地跳起来，将头靠在她的怀中。

“你不会丢下你的主人，是吗？”她用手抚摩着它那柔软的羽毛说。

“不要紧，塞茜丽亚，”伊莎贝尔望着忧伤的姑娘说，“让叔叔再去捉一个来，他会比贝里还驯服。”

“姐姐，”姑娘不无责备地说，“你对这个从未触犯过你的可怜的印第安人太不公正。”

“好了，塞茜丽亚，你要我怎么对待一个黑皮肤、红血液的野人？你的母亲没说过印第安人就是象马或狗一样的动物？”

最后这一句挖苦的话使马里斯的女儿完全清醒了。

“伊莎贝尔！……”她愤怒地叫道。

“我知道你不会这样想，塞茜丽亚；你的善良心肠从不以肤色去衡量一个人的心灵。可是，别人呢？……你以为我觉察不到人们对我的厌恶吗？”

“我早对你说过这是你多心，大家都喜欢你，尊敬你。”

伊莎贝尔难过地摇摇头。

“谢谢你的安慰，但你也不是没见过我受的责难。”

“是因为我母亲偶尔生气……”

“这种偶尔时间太长了，塞茜丽亚。”姑娘苦涩地微笑说。

“可是，”塞茜丽亚挽住姐姐的腰，把她拉在身边说，“你也知道母亲对我也是很严厉的。”

“别说了，妹妹，这只能更加证实我的结论：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你一个人爱我，其他人都歧视我。”

“那就好，”塞茜丽亚反驳说，“就算我代表所有的人爱你；我不是让你把我当作亲妹妹吗？”

“是的！你无法想象这对我的安慰有多么大，我要真是你的亲姐姐该有多好！……”

“为什么不呢？我希望你真是！”

“对你和他……”

这个“他”是她心灵中发出的声音。

“我求你一件事。”

“什么事？”伊莎贝尔问。

“让我当姐姐。”

“可你比我小呀？……”

“没关系！我要当姐姐，你能听我的话吗？”

“当然。”表姐禁不住笑起来。

“那好！”塞茜丽亚亲吻着伊莎贝尔的脸颊高兴地叫道，“我不允许你发愁，听到吗？要不我就生气了。”

“你刚才不也在发愁吗？”

“哦，早过去了！”姑娘轻轻跳下床说。

的确，她百无聊赖地在吊床上胡思乱想的神情完全消失了，被想入非非赶走的活泼、顽皮的少女本性又回到她的身边。

她又象往常一样娇美可爱，天真烂漫的妩媚溢于言表，这是自由的空气赋予村女的个性。

她站起身，噘起玫瑰红的嘴唇，一声令人心醉的甜美的鸽叫声后，斑鸠跳下老槐树，落在她的怀中。姑娘的小手抚摩着它那滑润的羽毛，鸟儿受宠若惊地抖抖身躯。

“睡觉吧，”她象母亲对新生儿那样爱怜地说，“小斑鸠困了，是吗？”

她离开表姐，将陪伴她寂寞生活的两个伙伴送去安息，她把童稚的心灵深处蕴藏的丰富感情毫无保留地倾注到它们的身上。

这时，住宅的附近响起一阵马蹄声，伊莎贝尔向河边望去，看到一队骑士已进入围墙。

她尖叫了一声，那声音包含着喜悦、意外、惊奇。

“怎么了？”塞茜丽亚跑来问。

“他们来了。”

“他们是谁？”

“阿尔瓦罗先生他们。”

“哦！……”塞茜丽亚的脸红了。

“你不觉得他们回来得太快吗？”伊莎贝尔并未发觉表

妹的窘态。

“太快了，可能发生了什么事！”

“才十八天……”伊莎贝尔机械地说。

“你还数日子？”

“很容易！”这次伊莎贝尔的脸红了，“到后天正好三周。”

“去看看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好东西！”

“给我们？”伊莎贝尔的语调是忧伤的。

“是给我们，我让他们给你买一串珍珠，你的小脸蛋配上珍珠一定更好看。知道吗，我羡慕你的微黑的皮肤？”

“我愿用生命换取你的洁白，塞茜丽亚。”

“哟，太阳就要落了，我们走吧！”

两位姑娘从后院向大门走去。

6 回　归

此时，在前院建筑的阴影中有两个人正在散步。

其中一个身材高大，从他那高傲的神态和骑士的衣着一眼便可看出那是一位贵族。

他穿着紧身的黑天鹅绒上衣，胸前和肩部垂着咖啡色的丝带；下面是同样质地的短裤、白皮镶金的长筒靴。

白色亚麻布的短领子使他的脖子完全暴露着，与老者英俊、高贵的脑袋相映成趣。

灰色的毡帽没有任何羽毛装饰，长长的白发一直披散在肩上；象白色的浪花一样的胡子烘托着红润的脸、富于表情的嘴和灵活的小眼睛。

这位贵族便是安东尼奥·马里斯。尽管已年过六旬，但他依然精神矍铄、气宇不凡，象血气方刚的青年那样步履矫健。

另一位老者手中拿着顶帽子，他是贵族昔日冒险生涯的伙伴和侍从，以其忠心耿耿博得了贵族的绝对信赖。

这位老者狭长的脸上永远闪动着非凡的机敏，颇象狐狸的面孔，他那奇特的穿着更增加了这种相似性。松子色的天鹅绒上衣活象狐狸的毛皮，同样颜色的长筒靴几乎代替了裤子。

“我相信，”贵族慢慢踱着步对侍从说，“你所否定的正是我要做的。”

"我并不完全否定，骑士先生；我也承认迪约哥杀死那个印第安女人是不慎重的。"

"你不说是残酷和疯狂吗！……不要以为我会原谅我的儿子！"

"但这太过分了。"

"这是应该的，因为一个贵族杀死一名无辜的弱者是可耻的、不允许的。你跟了我三十年，最了解我怎么对待敌人。多少战士在我的剑下丧生，但即使在我发狂时，若我的面前是一个女人，宝剑会从我手中脱落。"

"但这个女人是野蛮……"

"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我不允许这种思想在我的同伴中蔓延。我认为，如果印第安人袭击我们，他们就是我们应该打击的敌人；若他们尊敬我们，便是我们征服的土地上的公民，他们也是人！"

"您的儿子可不这么想，您很清楚劳丽安娜太太对他的教育……"

"我的妻子！……"贵族不满地说，"我们谈的不是这个。"

"当然，你说的是对迪约哥的不慎行为的担心。"

"你怎么看？"

"我说过，我并不认为事情象你想的那么糟，安东尼奥先生。印第安人尊敬我们，也怕我们，他们不敢来找麻烦。"

"你错了，或者是想骗我。"

"我怎么敢，先生！"

"阿伊勒斯，你同我一样了解野蛮民族的性格，你知道他们强烈的复仇心理；为了复仇，他们对生命和自由也在所

不惜。”

“我不否认这一点。”侍从回答。

“你说他们怕我们，但当他们认为我触犯了他们时，就会不顾一切地来复仇。”

“你的阅历比我深，先生，但愿你的预言是错的。”

他们走到尽头，转过身，继续散步。这时，一位年轻的骑士正从家门前经过。

“好了，”马里斯对高梅斯说，“记住我的话：我们要做好迎接印第安人的准备。”

“如果他们来的话。”侍从执拗地反驳一句便走开了。

马里斯向坐在他前面几步远地方的青年贵族走去。

看到父亲走来，迪约哥·马里斯站起身，脱帽恭敬地等候。

“骑士先生，”老贵族严厉地说，“你昨天违反了我的命令。”

“先生……”

“尽管我一再叮嘱，你还是加害了一个野人，挑起了一场报复的战争，将你的父亲、母亲和所有朋友的生命置于危险的境地，你对你的行为应该满意了。”

“亲爱的父亲……”

“杀死一个女人是不可饶恕的过错，你的举动玷污了我给你的名字，这说明你还不会使用你的佩剑。”

“这种责备是不公正的，先生！您可以惩罚我，但不能贬低您儿子的人格。”

“贬低你人格的不是你的父亲，而是你的行动。我不想剥夺你为国王而斗争的武器，让你难看；但是，由于你还不懂得武器的价值，哪怕你的生命受到威胁，我也不允许你再

使用它。”

迪约哥服从地低下了头。

“你马上离开这里，不用等去里约热内卢的人回来。你去找迪约哥·巴特利奥，参加他的探险队。你是葡萄牙人，应当忠于合法的国王。作为贵族和基督徒，你要为宗教而战斗，从异教徒手中夺回属于自由葡萄牙的土地。”

“亲爱的父亲，我执行您的命令。”

“从今后，”老贵族继续说，“没有我的命令，不准你再踏上这块土地。去吧，骑士先生；要记住，我已年过花甲，你的母亲和妹妹将失去一条捍卫她们的有力臂膀，失去一个给予她们忠告的人。”

泪珠在青年的眼中滚动，但他没说一句话。他恭敬地俯身亲吻了父亲的手。

安东尼奥·马里斯以饱含着父爱的严峻目光望着儿子，然后转过身，沿原路继续散步。这时，他的妻子出现在门口。

劳丽安娜太太五十五岁，身材苗条，象丈夫一样精力充沛。看上去，她的头发仍然是黑的，王冠型的古老发卡罩着她的头，顶部高耸的发式中隐藏着几根银丝。

她的烟色长裙腰部显得宽大，前身略短，后身拖着一条长长的神气的尾巴，为她增添了几分贵妇的气派，但年轻时的风采毕竟早已消失了。金耳环垂着的长长的翠玉耳坠几乎擦着她的肩头，颈上挂着金十字架项链。以上便是她的全部装饰。

我们说过，高贵和虔诚是她的信念，但高贵在安东尼奥·马里斯身上是恰如其分，在她身上却被可笑地夸大了。

生活在那样一个偏僻的角落里，她不但不收敛一下出人

头地的追求，而是利用她的独一无二的贵妇的身份，在男人面前炫耀她的高贵，她那张高高的靠背椅几乎成了皇后的宝座。

在宗教信仰方面也是如此：她生活中最大的不满足是缺少那些繁杂的祭祀活动，而具有强悍个性的安东尼奥对此早已失去了兴趣。

尽管存在这种性格差异，但或许由于忍让，或许由于持重，安东尼奥·马里斯与妻子生活得甚为和谐。他设法满足她的一切要求，如果力不从心，也从不着急，妻子很快便理解了，也就不再坚持。

只有一点他无能为力：他无法战胜妻子对侄女的厌恶。但是，大概老贵族心中有愧，对妻子也就听之任之，尊重她的感情。

“你对迪约哥干吗那么严厉！”劳丽安娜太太走下门前的台阶，迎着丈夫说。

“我有事吩咐他，是对他理所当然的惩罚。”贵族回答。

“你对这孩子总是过分严厉，安东尼奥先生！”

“而你对他又太纵容，劳丽安娜太太。我担心你宠坏了他，只得让他离开你。”

“上帝，你说什么，安东尼奥？”

“迪约哥近日要去萨尔瓦多市，他在那里会生活得很好，也为神圣的事业做点事，免得在这里虚度光阴。”

“不能这样，马里斯！”妻子惊叫道，“你要把孩子赶走？”

“谁说要赶走他，太太？你要让迪约哥一辈子围着你转？”

“我是他的母亲，我不能让孩子离我这么远，整天为他提心吊胆。”

“我已决定了，只有这样。”

“你太残酷，先生！”

“我只是公正而已。”

正在这时，伊莎贝尔听到马蹄声，发现骑士们到了家。

“噢！”安东尼奥·马里斯惊呼，“阿尔瓦罗回来了。”

我们已经熟悉的青年骑士、意大利人和其他人翻身下马，登上台阶，向前恭敬地问候老贵族和妻子。

安东尼奥向阿尔瓦罗伸出手，和蔼地回答众人的致意。但是，劳丽安娜太太只是微微动了一下头，几乎无人能觉察得出，她甚至连眼皮也没低一下。

寒暄之后，老贵族留下阿尔瓦罗，其余的人便到庭院角落的两个经过粗糙加工的树墩上坐下。

安东尼奥急于了解里约热内卢和葡萄牙的消息，尽管他那破灭了的复辟希望四十年后才由布拉岗萨公爵得以实现。

院落一端的骑士被同伴们纷纷围上，迎接他们的是一连串的询问、笑声和戏语。问答声混杂在一起，猎奇者遇到了健谈家，弄得任何话语也无法听清了。

这时，两位姑娘出现在门口，伊莎贝尔惶惑地停住脚步，而塞茜丽亚却轻盈地走下台阶，跑向母亲身边。

在她即将到达劳丽安娜面前时，阿尔瓦罗在老贵族的默许下，手拿帽子抢步向前，红着脸向姑娘深深地一躬。

“您回来了，阿尔瓦罗先生！”塞茜丽亚颇为慌乱地说，“真快！”

“本想回来得更快些，”青年结巴着说，“真是归心似

箭。”

塞茜丽亚羞怯地走到母亲身边。

在二人交谈的瞬间，三种不同的目光从不同的地点投向泛着青春与美丽的两个青年身上。

坐在一旁的安东尼奥惬意地望着那天生的一对，幸福的笑意浮上他庄重的面颊。

远处的劳莱达诺置身于人群的外圈，他的妒忌、冷酷、严峻的目光象要将他们戳穿，而鼻翼象野兽嗅到美味猎物一样在急剧地扇动。

可怜的姑娘伊莎贝尔那又黑又大的眼睛充满苦涩与忧伤，注视着阿尔瓦罗，明亮的目光将她的心灵带到青年的脚下。

这一场面无声的见证者中没有一个觉察出那种种目光的含义，只有意大利人理解了安东尼奥的笑意。

这时，刚刚离去的迪约哥回来了，上前问候阿尔瓦罗和其他到达的骑士，他的脸上仍然挂着父亲严厉的话语留下的凄楚表情。

7 祈　求

天黑了。

太阳消失在地平线上，收起了照耀大森林的最后几缕光线。

落日的柔和余晖象金色的波浪在林木枝叶的绿色地毯上滚动。

野松树绽开了娇嫩的白花，棕榈萌发了新芽，以承接夜晚的露珠。迟归的动物寻找栖身之处，鸟儿轻轻拍打着翅膀，与伴侣双双告别了白日的时光。

突然响起了一个尖厉的音符，象是欢呼太阳的沉没，然后同溅落的流水声混合在一起。甜美的黄昏悄然蔓延着。

晚祈祷的时刻到了。

森林的黄昏是肃穆而神秘的，大自然跪伏在造物主面前，低语着夜的祈祷。

那原野上伸展着的巨大阴影，那被山巅切割得支离破碎的茫茫暮色，那从森林的边缘徘徊到海滨的光线……这一切谱写出的诗章浸入到万物的心灵中。

从林深处的褐鳞木发出的刺耳、响亮的叫声穿过广阔的绿色空间，象沉闷、徐缓的祈祷钟声飞向远方。

轻风擦着树冠发出微弱的叹息，象是喧嚣的白日的余音，或是消失了的黄昏的残喘。

聚集在庭院中的人们无不感触到那一庄严时刻的强大力

量，一种不完全是悲凉，而是混杂着恐惧的敬意油然而生。

突然，一阵凄凉的声音打破了暮色的交响曲，是一位骑士敲响了晚祈祷的钟。

众人脱帽。

安东尼奥·马里斯转向日落的地方，走到院落的尽头，双膝跪倒。

他的身边是妻子、两个姑娘、阿尔瓦罗和迪约哥，骑士们在稍后的地方围成一个半圆。

落日的余晖涂抹在老贵族白色的胡须和头发上，使昔日的骑士更显得神采英武。

那种半基督、半野蛮的祈祷场面给人以朴实、庄重的感觉，白日的微光在每一张脸上映照出一种神圣的敬意。

劳莱达诺是唯一一个保持着蔑视微笑的人，他那邪恶的目光不放过阿尔瓦罗的每一个细微的动作。青年骑士跪在塞茜丽亚身旁，深情地望着她，似乎她就是正在接受祈祷的上帝。

地平线上的光明之神向大地投下最后一瞥，跪伏的人们虔诚地默诵着祷文。

太阳终于完全隐没了，阿伊勒斯·高梅斯向山涧举起毛瑟枪，枪声送走了地平线上的光明。

夜降临了。

众人起身。骑士们告别后，陆续离去。

塞茜丽亚让父母吻过前额，向哥哥和阿尔瓦罗彬彬行礼。

伊莎贝尔的嘴唇轻轻吻过叔父的手，在劳丽安娜面前深深一躬，象接受一位严峻、高傲的神父的祝福。

贵族一家走到门口，在简单而味美的夜点前是全家短促

聚会的时间。

阿尔瓦罗因为刚刚回来，也荣幸地应邀参加这一骨肉至亲间的欢聚。阿尔瓦罗之所以高度珍视这一极平常的邀请完全是因为劳丽安娜太太设立的家规。

冒险家和大小头目们居住的地方完全与贵族一家相隔绝；白天，他们深入丛林打猎，或从事制绳和木工劳动。他们与贵族唯一见面的时刻是晚祈祷，而只有当天气十分好时，小姐们才参加那一活动。

贵族的一家在整个一周的时间里都深居简出，星期天是休息和娱乐的日子。如果能有一次野游、打猎或划船的机会，那就是十分难得的了。

这就是意大利人所说的阿尔瓦罗急于要在周末的六点以前赶回帕开盖尔河的原因。青年骑士渴望着这一暂短的与姑娘相遇的机会，而在自由的星期日，甚至有可能与姑娘攀上一句话。

一家人坐定后，谈话便在安东尼奥、阿尔瓦罗和劳丽安娜之间展开。迪约哥沉默不语，而胆怯的姑娘们除了静听是从不开口的。当然，若有人问到她们时则例外，但这样的情况又是罕见的。

阿尔瓦罗已好久没听到塞茜丽亚那银铃般的甜蜜声音，便把交谈拉到她感兴趣的话题上来。

“安东尼奥先生，忘了告诉您一件事，”他利用谈话的空间说，“一件路上发生的事。”

“什么事？快说说。”老贵族说。

“在离这里二十公里的地方我们遇到了贝里。”

“他好吗？”塞茜丽亚说，“已经两天没见他了。”

“很简单，”贵族说，“他就在树林里转。”

“是的，”阿尔瓦罗说，“但我们遇到他时，那样子可不简单。”

“他在干吗？”

“他同一只美洲豹玩耍，就象塞茜丽亚小姐玩小鹿一样。”

“上帝！”姑娘惊呼道。

“怎么了，孩子？”劳丽安娜太太问。

“这回他准死了，亲爱的母亲。”

“他死了也算不了什么。”太太回答。

“可他是为我死的！”

“为什么，孩子？”安东尼奥问。

“是这样，父亲，”姑娘擦着眼中涌出的泪水说，“星期四我同伊莎贝尔聊天，她很怕豹子，我开玩笑地说想看看活豹子！……”

“于是，贝里为了满足你，就去找豹子。”老贵族笑着说，“没什么大惊小怪的，他捉住过许多只。”

“可是，爸爸，这怎么可能？豹子一定把他吃了。”

“别着急，塞茜丽亚，他会自卫。”

“阿尔瓦罗先生，您怎么也不帮帮他？”姑娘悲伤地说。

“噢，您还不知道当他看到我们要向野兽射击时发的火！”

青年简单介绍了事情的经过。

“毫无疑问，”安东尼奥·马里斯说，“他盲目崇拜塞茜丽亚，不惜用生命博得她的欢心。使我感到令人惊奇的是这个印第安人的性格。自从他救了我的女儿，来到这里，他全部生活的目的便是为她壮烈献身。请相信，阿尔瓦罗，他

的身上流的是葡萄牙骑士的血。”

谈话在继续，但塞茜丽亚却无精打采，再也不说一句话。

劳丽安娜太太出去张罗什么，老贵族同青年一道谈到八点。院中响起夜餐的钟声。

当人们登上台阶，走进餐厅时，阿尔瓦罗才找到与塞茜丽亚谈话的机会。

“塞茜丽亚，您还没问您对我下达的命令呢！”他低声说。

“哦，对了，您带来了我求您捎的东西？”

“除了您要求的，还有别的……”青年结巴着说。

“什么别的？”姑娘问。

“一件你没要求的东西。”

“我不要！”姑娘颇为不耐烦地说。

“现在暂不给您还不行？”青年胆怯地问。

“我不懂。您不是说给我的？”

“是的，因为是一件纪念品。”

“那您就留着吧，阿尔瓦罗先生，”她笑着说，“好好保存。”

她赶上走到凉台的父亲，并当着父亲的面，接过她请阿尔瓦罗捎的一个首饰匣，里面有珍珠、丝绸、亚麻花边、丝带、麻布和一对精制的手枪。

看着手中的武器，姑娘叹息一声，自语道：

“我可怜的贝里，它也救不了你的命了！”

晚点持续的时间很长。那时，进餐是严肃的事情，餐桌是一座圣坛。

阿尔瓦罗一直郁郁寡欢，因为姑娘拒绝了他满怀深情和

希望赠送的礼物。

父亲一起身，塞茜丽亚便回到卧室，跪在耶稣受难的十字架下祈祷起来。然后，她走到窗前，拉开一角窗帘，望着山岩上那座孤零零的茅屋。

她感到心中压抑，因为她的一句玩笑导致了一位救命恩人，一位不惜生命讨她欢心的忠实朋友的死亡。

卧室中的一切好象都在呼唤他：她的两个沉睡的小朋友——一个在笼中，一个在地毯上；椅子上装饰的羽毛、她脚下的兽皮、她呼吸着的芬芳的安息香。那一切都是来自印第安人之手，他象一位诗人和艺术家，在她的周围建造起一座巴西大自然珍品的庙宇。

她久久站在窗前。此时此刻，她忘却了阿尔瓦罗，那个文雅、忠诚的青年骑士，他在她的面前就象她在他的面前一样感到羞怯。

突然，姑娘浑身一颤。

星光下她看到一个人影。她十分熟悉那白色的布坎肩和那矫健的身姿。当他进入茅屋时，姑娘断然下了结论：贝里。

她感到如释重负，开始饶有兴致地玩赏得到的美丽物件。

足足过了半小时后，她才躺到床上。她没有任何不安和忧虑，微笑着进入梦乡。她梦到了阿尔瓦罗，想到拒绝馈赠给他带来的伤心。

8 三条线

一切都是平静的。只有当松涛停止了低吟，才能听到冒险家的住宅区传来的喊喳声。

此时，那里有三位性格、地位、出身各异的男人，但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的念头。

共同的追求克服了精神和社会的障碍，使他们象同一圆形的半径汇集到了中心。

我们不妨沿着其中的一条线，寻找他们共同的踪迹。

后院是一排棚屋，在其中的一间里聚集了三十六名冒险家。他们围坐在一张长条桌边，桌面中央木制容器里的野味已引得勇士们跃跃欲试了。

酒瓶和酒壶里的液体远远满足不了骑士们的需要，而屋檐下巨型木桶里的腰果和菠萝酒才能供他们开怀畅饮。

他们已习惯于用原始的液体取代欧洲的烧酒。除了味道稍有差异外，两种饮料都可以振奋精神，使人心醉。

零点30分宴会开始。起初，只听到牙齿的咀嚼声、吮吸的啧啧声和刀叉的碰撞声。

后来，某位冒险家的一句话招来了满室嘈杂的议论，喧哗声中一个高嗓门说道：

"劳莱达诺，怎么不吭声？还没听到您说一句话！"

"可不！"另一个附和道，"本托·西蒙斯说得好，如果您不是贪吃，肯定有心事，意大利人。"

"我敢说，马丁·瓦斯，他是在想念圣塞巴斯蒂昂的恋人。"

"别瞎说，鲁伊·索埃罗，劳莱达诺会是那种人！"

"为什么就不能是，瓦斯科·阿丰索？我们的脚都在同一只鞋里，感觉是一样。"

"不要以己度人，多情的年轻人；男子汉的脑袋里装的是比哥哥妹妹更重要的事。"

意大利人仍是默然无语，对众人的议论无动于衷。不难发现，一个念头使他在进行激烈的思想斗争。

"看在上帝面上，"本托·西蒙斯说，"讲讲您的旅途见闻吧，劳莱达诺；我敢打赌，您肯定捞到了个娘们。"

"去你的，"鲁伊·索埃罗说，"意大利人正为爱情发愁。"

"您说是为谁？"有人问。

"噢，这不难知道！为了他面前的酒瓶，没看到他的眼在盯着它？"

骑士们哄然大笑。

阿伊勒斯·高梅斯出现在门口。

"是你们！"他故作严厉地说，"吵什么！"

"今天给出门的弟兄接风，卫士先生；您也该来助助兴。"鲁伊·索埃罗说。

阿伊勒斯入座后，拿起面前的一块鹿肉津津有味地吃起来。

"慢着！"他嚼着满口的食物对两个站起身的战士说，"你们填饱了，快去换他们回来。"

两位战士出门替换夜间放哨的同伴，在当时那是十分必要的措施。

“阿伊勒斯·高梅斯先生，您今天老板着脸。”马丁·瓦斯说。

“发号施令的人心里有数，我们服从就是了。”侍从说。

“啊！什么事？快说！”

“你们现在就明白了，做好准备，会有好戏看。”

“那才好呢！”本托·西蒙斯说，“我都懒得再去打豚鼠和野猪。”

“谁有那么大福气接受我们的子弹？”瓦斯科·阿丰索问。

“还用问？除了印第安人谁还能给我们赏光？”

劳莱达诺抬起头。

“怎么回事？印第安人会来打我们？”他问。

“哈哈！意大利人总算醒了。非得让您闻闻火药味才行。”马丁·瓦斯说。

阿伊勒斯·高梅斯的在场对冒险家的纵欲是一种无形的压力。他们陆续离开餐桌，让瓶子和盘子陪伴侍从。

劳莱达诺站起身，向鲁伊·索埃罗和本托·西蒙斯做个手势，三人便走到院中。意大利人低声对他们说：

“明天！”

然后，两名冒险家若无其事地并肩离去，意大利人独自来到山涧的岩石旁。

由于院落形成的角度，他看不到塞茜丽亚卧室的窗户，只望到笼罩在树冠上的微弱灯光。

他等待着。

阿尔瓦罗悻悻地离开贵族。塞茜丽亚回绝了馈赠使他伤感，尽管姑娘的最后一句话，特别是她的微笑使他稍觉慰

藉。

向姑娘赠送纪念品是他的夙愿，若姑娘能佩戴上表示他一番敬意的首饰，对他将是莫大的快意。他的希望破灭了，他无法忍受这种损失，这对他无疑是残酷的折磨。

他在回卧室的路上，产生了一个念头。他决心试一试。他把一小盒首饰放在一个不大的丝袋里，向外套里一揣，沿着墙根向通往塞茜丽亚住处的小花园走去。

他也看到面前从姑娘的卧室射出的灯光，他等待着夜深人静时刻的到来。

就在这时，我们已介绍过的印第安人贝里扛着那个无价之宝的猎物回来了。

他把俘虏放在墙外小河边的一个木桩旁，登上通向庭院的台阶，姑娘就是在这时发现他的，但却没看到他又立即返身出去。

他已两天没看到姑娘了，没领受她的命令，不知她又产生了什么需要他效劳的念头。

印第安人的第一个念头是看一眼塞茜丽亚，那怕是她的身影。他走进茅屋后，象前面的两位一样发现了姑娘房中射出的灯光。

他走出屋门，抓住支撑着茅屋的一株棕榈树的树枝，他那天生灵敏的身躯轻轻一荡，便跃到了一棵巨大的油棕树上，它的长长枝叶一直伸向对面房舍的墙下。

一条细枝将印第安人悬在山涧之上。他稳住身体，顺着空中通道向对面滑去，象老海员穿行在桅杆和帆索之间。

他毫不费力地到达目的地，隐藏在距姑娘的窗户咫尺之遥的枝叶间。此时，劳莱达诺和阿尔瓦罗也从不同的方向来到窗下。

起初，贝里的目光只注视着室内：她正欣赏最后一件里约热内卢来的东西。

在无声的凝视中，印第安人忘掉了一切。他忘记了脚下的深渊，他忘记了稍一不慎，那根脆弱、弯曲的树枝会使他粉身碎骨！

他感到幸福，他终于看到了姑娘，而她又是那样喜悦、高兴、满意。他可以回去安心睡觉了。

但是，一个忧伤的念头突然升起。他看到姑娘手中美丽的东西，但他却无法将那种珍奇之物奉献给她，尽管他愿为她献出生命。

可怜的土人绝望地仰望长空，他想伸手将树冠之上的星星摘下来送到塞茜丽亚的脚下。

于是，以塞茜丽亚明亮的窗户为中心，从不同角度伸出的三条线组成了一个三角形。

他们都不惜自己的生命，而唯一的目的是用手触摸一下那百叶窗的窗棂。谁也不去考虑面临的危险，谁也不权衡是否值得用生命换取姑娘的一悦。

这是沙漠中的热情，是威武宏大的自然心中真实的史诗。

9 爱　情

窗帘合上了，塞茜丽亚上床就寝。

在天真、纯洁、沉睡的少女身旁，三颗不同的心中都激荡着热烈的情感。

对生性卑劣的劳莱达诺来说，这种感情是欲望，是对逸乐的追求，是使血液沸腾的火。他的无能为力的处境，在他这个可怜的仆人和富有的贵族安东尼奥·马里斯的女儿之间竖立着的障碍使他那兽性的本能变得更加强烈。

要消除障碍和提高他的地位，需要一个惊天动地的事件，一个能改变那种比今天更加严格的社会法规的事件；需要一种局面，一个不论出身贵贱人人平等的局面。

冒险家深知这一点，他那意大利人的思维梦寐以求这一奇迹的出现。总之，他在耐心等待，他以坚忍不拔的热情看守着这一宝藏，他在里约热内卢度过的二十天堪称是苦役。

对阿尔瓦罗这位温文尔雅的贵族青年说来，感情是纯洁而高尚的，是他心中绽开的胆怯的爱情之花，是风靡当时社会的骑士爱情的赤诚。

他对塞茜丽亚朝思暮想，然而，一旦见到她，他感到拘谨，他脸红，他想逃走，但又舍不得。这是一种纯真的爱，是对未来自然焕发的憧憬和希望。

这天夜里，他要迈出胆怯的一步，是类似正式的求婚。他决定让塞茜丽亚接受那件拒绝了的不成敬意的礼品，他希

望当姑娘第二天在窗台发现它时，能原谅他的唐突，留下他的馈赠。

贝里对姑娘的感情是一种崇拜，一种不包含任何私欲的热诚；他爱塞茜丽亚，但不是为了某种快意或满足，而是全心全意地让她的每一个心血来潮的念头都立即变为现实。

与另外两个人相反，他在那里并非出于某种难忍的妒忌或可笑的奢望，他冒险的唯一目的是看看塞茜丽亚是否高兴、幸福和快乐，要是从她的面部表情发现某种需要，便立即使她得到满足。

于是，爱在三个人心中成为三种截然不同的感情：一种是疯狂，一种是爱慕，最后一种是宗教。

劳莱达诺在追求，阿尔瓦罗在热恋，而贝里是崇拜。冒险家不惜一切追求欢乐，骑士愿用生命换取一瞥，而土人粉身碎骨只为博得一笑。

然而，塞茜丽亚卧室的位置使他们三人谁也无法触到那个窗户。

窗下是一条怪石嶙峋的深沟，在阴冷而潮湿的藤类植物下面生活着形形色色的蛇类和毒虫。出于安全的考虑，安东尼奥·马里斯在墙基外修了一条高高的加固堤，任何动物也难以在那平滑的斜面上行走半步。

如果有人想从平台式的院落的边缘越过那条又宽又深的沟，即使奇迹般地免于在尖利的石丛中丧生，也必定被毒虫在瞬间吞食。

窗帘低垂，微弱的光线把窗影映照在油棕树暗绿色的树叶间。

意大利人的目光直愣愣地望着那似镜中倒映的窗户，他那狂热的追求在上面描绘着所有想象到的美丽形象。突然，

他颤栗了。微光中闪出一个身影：一个男人靠近了窗户。

他脸色苍白，紧咬牙关，目光似乎在燃烧。他最大限度地探身于深沟中，目不转睛地注视着黑影的一举一动。

一只手臂伸向窗户，把一件东西放在窗台上，是一件难以辨认出形状的东西。从黑影宽大的衣袖——当然，首先是知觉——意大利人猜到那是阿尔瓦罗的胳膊，放下的东西也就不言而喻了。

不错。

阿尔瓦罗抓着一条树枝，一只脚登在斜堤上，身子紧贴墙壁，把手中之物放上窗台。

他怀着复杂的心情撤回了身子。每一个动作都使他提心吊胆，但又希望塞茜丽亚理解他的冒险之举。

黑影消失了，深沟中留下青年沉重的脚步声。劳莱达诺笑了，他那野猫一样的眼睛在黑暗中放射出光彩。

他拔出匕首，以令人难以想象的惊险姿式把它插入对面的墙上。凭借这一脆弱的支撑，他的一只脚踏上斜面，慢慢向窗台凑去。只要脚下稍一犹豫或匕首稍一松动，他便会一头栽到乱石中。

贝里平静地坐在大树上，透过浓密的枝叶不动声色地观看眼前的表演。

姑娘拉上窗帘，印第安人看到另外两人一左一右似乎在等待什么。

贝里也在等待，他好奇地想看个究竟。如果有谁敢于做出任何不轨的行动，他决定纵身一跃，同那个人在深谷中同归于尽。他认识阿尔瓦罗和劳莱达诺，也早知骑士对塞茜丽亚的热恋，但对意大利人却从未怀疑过。

他们俩要干什么？为何深更半夜到那里去？

阿尔瓦罗的举动使他解开了谜语的一半，劳莱达诺使他明白了一切。

虽然费了些气力，但意大利人终于把阿尔瓦罗放在窗台上的东西弄到沟底。他回到原地，为这一小小的报复而心满意足。

贝里仍没动。他以天赋的聪慧理解了一个的爱慕和另一个的嫉妒，一个简单的念头在原始人赤诚的心中产生了。

若塞茜丽亚对此毫不介意，他将不加干预；然而，若美丽的女主人那蓝色的大眼睛流露出丝毫的愠色，印第安人决不让愁云将她的秀容遮盖。

这一念头使他感到宽慰。他回到茅屋，安然入睡。他梦到月神赠给他一束洁白的光，让他保护她在人间的女儿。

当时，月亮高悬在树梢之上，照耀着建筑的前厦。

若有人从花园尽头的窗户向外张望，便会发现大门的半阴影中有一个伫立的人。

是伊莎贝尔。她沉思着，时而抹去脸颊上流下的泪珠。

她想着幸福的爱情，想着她寂寞的心灵，她多么需要甜蜜的回忆和希望，整个黄昏后的时光对她是难忍的。她看到阿尔瓦罗同塞茜丽亚的交谈，并猜测到他们谈话的内容。她刚刚又看到青年人穿过院落，但知道并非是来找她的。

她那颤抖的嘴唇时而发出含混不清的话语：

“只要我想得到他！”

她从怀中掏出一个金盒子，玻璃盖下面是一个弓形的发卡。

盒中有什么神奇而威力强大的东西可以解释姑娘的誓言和她那黑色眸子中的闪光？

是一个秘密？一个可以在瞬间改变事物面貌并扭转乾坤

的可怕秘密？

难道是一种具有无穷诱惑力的法宝？

还是一件无坚不摧的强大武器？

那是箭毒①，是土著人的可怕毒药。

伊莎贝尔将嘴唇狂乱地贴在玻璃盖上。

“我的妈妈！……亲爱的妈妈！……”

她的胸中发出一声啜泣。

---

① 印第安人从马钱子植物中提取的毒素。——译注

10 黎　明

第二天黎明，塞茜丽亚打开花园的小门，走近围墙。

“贝里！”她喊道。

印第安人出现在茅屋门口，他高兴但又胆怯而温顺地跑来。

塞茜丽亚坐在草坪的凳子上，她竭力让面部的表情严肃些，但唇边的笑丝却时而背叛她。

她那蓝色的大眼睛嗔怒地望着印第安人，颇为严厉地抱怨说：

“我很生贝里的气！”

土著人的脸上浮起愁云。

“生贝里的气，姑娘，为什么？”

“贝里不好，贝里不听话！他不呆在姑娘的身边，而是冒着生命危险打猎。”姑娘心疼地说。

“塞茜说想看活豹子！”

“我就不能开个玩笑？我只要说句话，你就得象疯子一样去做？”

“如果塞茜想要一朵美丽的花，贝里就不该去找？”印第安人问。

“当然要去。”

“塞茜想听忧伤鸟的歌声，贝里不去捉？”

“和鸟有什么关系？”

“塞茜想看一只豹子，所以贝里去打猎。”

听到这种愚昧的推论，这种印第安人简单而明了、颇有某种诗味的推论，塞茜丽亚无法克制笑意。

但她决定保持严厉，责备贝里前一天晚上给她带来的惊吓。

“这不是理由，”她说，“难道能象捉小鸟、摘花朵那样捕捉一头猛兽？”

“只要你喜欢，姑娘，一切都一样。”

“那么，”姑娘不耐烦地说，“我要喜欢那朵云彩呢？”

她用手指指笼罩在夜色中的几片白云。

“贝里去取。”

“我说的是云彩？”姑娘惊奇地说。

“是云彩。”

塞茜丽亚以为他头脑发昏，但他继续道：

“云彩不在地上，人们也够不到它；贝里会死去，祈求天主把云彩给塞茜。”

这些单纯的话语发自一个人的肺腑。

原来对贝里的解释半信半疑的姑娘，此时理解了那颗无知心灵的赤诚和良苦情谊。

她再也无法控制严峻的表情，神圣的微笑荡漾在她的唇际。

“谢谢，我的好贝里！你是一个忠实的朋友，但我不愿让你冒着生命危险去满足我的任性。你要珍惜生命，以便象上一次那样保护我。”

“姑娘，还生贝里的气吗？”

“不生了，尽管我生得有理，因为昨天贝里使姑娘为他的生命担忧。”

“你难过了？”印第安人问。

“塞茜还哭过呢！”姑娘天真地回答。

“请原谅，姑娘！”

“我不光原谅你，我还要你接受我的礼物。”

塞茜丽亚跑回卧室，取来托阿尔瓦罗捎来的一对精致的手枪。

“瞧！贝里不是想要手枪吗？”

“太想了！”

“这是你的！永远不要丢掉它，因为是塞茜丽亚的纪念，对吗？”

“噢！即使太阳丢弃了贝里，贝里也决不会丢掉它。”

“遇到危险时，不要忘了是塞茜丽亚给你保卫生命的。”

“因为我的生命属于你，对吗，姑娘？”

“是的，是属于我的；我愿你为了我好好爱护它。”

巨大的喜悦和幸福浮上贝里的面颊。他把手枪别在皮腰带里，昂然地抬起头，象是一个国王接受了上帝的恩赐。

对于他来说，这个蓝眼睛的金发天使就是人间的上帝；他崇拜她，满足她，愿她永远幸福。她是他的信仰，他将一个原始心灵的全部热情虔诚地奉献给那一神圣的信仰。

伊莎贝尔走进花园。可怜的姑娘彻夜未眠，她的脸上似乎仍然留着心灵灼热的泪水流过的痕迹。

她与印第安人格格不入，谁也没瞧谁一眼。这种相互的憎恶产生于他们初次相见之时，而且与日俱增。

“贝里、伊莎贝尔，我们去游泳吧！”

“贝里陪你去吗，姑娘？”

“是的，但先决条件是贝里必须老老实实。”

塞茜丽亚的条件说明贝里已经陪伴过两位姑娘游泳，那几乎是她们每个星期日必不可少的活动。

贝里右手握着形影不离的可怕弓箭，远远地坐在小河旁的高石上或树枝上，禁止任何人闯入姑娘们所在的禁区。

如果某位冒险家无意走进印第安人用目光所划定的势力范围，会立即被警惕的贝里所发现。

这时，若粗心的猎人感到一支呼啸而至的红色羽箭突然插在帽子上，若他伸手即将摘取的果实被一支利箭所带走，若空中落在面前两步之外处的一支长长的羽箭挡住了去路，那请冒险家切勿惊恐失措。

他应该立即明白那一切的含义。出于众人对安东尼奥·马里斯一家的尊敬，他只得让步，最多回头向发出警告、使他吃了一惊的贝里咒骂一句。

他最好是原路回去，否则，忠于职守的贝里会毫不客气地取出他的眼珠，以防他走近河畔，看到水中沐浴的姑娘。

其实，塞茜丽亚和表姐习惯于穿着深色的薄衫下水，既露不出身体的线条，又能自由地划动。

尽管这样，贝里仍然认为若有人瞥一眼水中的姑娘，无疑是亵渎圣灵。即使是他——姑娘的奴隶——也不能触犯那个唯一的上帝。

虽然印第安人以锐利的目光和百发百中的利箭组成了一个滴水不漏的包围圈，但那清清的溪水并不使他全然放心。

那露出水面的鱼儿、躲藏在枝叶间的无害的绿蛇、在阳光下炫耀的石龙子、将粗尾巴吊在树上玩耍的白色长毛猿，它们都可能惊吓着姑娘，印第安人或把它们赶走，或用箭将

它们射穿。

若激流带来枯木断枝，若水草脱离了岸边的岩石，若帕开盖尔河上的椰树掉下沉重的果实，印第安人会象离弦的箭把椰果接住，或捞起水上的漂浮物。

这是因为，枯木断枝和下落的果实会伤害塞茜丽亚，滑腻的水草会象蛇一样惊吓塞茜丽亚，而由于自己的疏忽给姑娘造成的任何不快都会使贝里痛悔不已。

总之，贝里在塞茜丽亚的周围架起了一道永不疲倦的警戒线，一道可靠的防卫，使姑娘可以无忧无虑地在水中嬉戏，并深信，她若遇到某种意外的话，那种意外必定是人力所无法避免的。

这就是塞茜丽亚让贝里老老实实的原因，但她深知这种劝告是无济于事的，印第安人决不放过那怕一只误将姑娘的红唇当做花朵的蜜蜂。

两位姑娘穿过院落时，在台阶旁遇到散步的阿尔瓦罗。塞茜丽亚向青年骑士微微一笑，便轻盈地走下台阶，表姐紧跟在后面。

阿尔瓦罗想从她的目光和脸色中寻找姑娘原谅了他夜晚狂妄举动的表情，但他什么也没发现。他忧心忡忡地想赶上姑娘，说几句话。

他转身看看是否有人注意他的行动，发现身后两步远处的意大利人正以嘲弄的目光望着他。

“早晨好，骑士先生。”

两个敌人交换一下目光，象钢刀之间发生的磨擦。

这时，贝里慢慢走近，身上佩带着塞茜丽亚刚刚赠送的手枪。

印第安人停住脚步，淡淡地一笑，表情难以捉摸。他拔

出手枪，一手一只，在阿尔瓦罗和劳莱达诺面前晃动了一下。

二人理解了那一举动和微笑的含义，无不感到他们的鲁莽或许是原始的部落民射出锐利、愤怒目光的原因。

他们装作若无其事地转过身，贝里耸耸肩，将手枪插入皮带，趾高气扬地从二人中间穿过，伴随着姑娘们去了。

11 沐　浴

走下庭院的石阶，塞茜丽亚问表姐：

"告诉我，伊莎贝尔，你怎么不同阿尔瓦罗先生讲话？"

伊莎贝尔不禁浑身一颤。

"我看到了，"姑娘继续说，"你连他的问候也不回答。"

"但愿他只问候了你，塞茜丽亚。"表姐柔声地反驳。

"你一定不喜欢他。你讨厌他？"

伊莎贝尔沉默了。

"怎么不说话？……瞧我想到哪里去了！"塞茜丽亚打趣地说。

伊莎贝尔脸色苍白，她用手按住激剧跳动的心房，吃力地说出一句言不由衷的话：

"你明知道我讨厌他！……"

塞茜丽亚没发现表姐脸色的变化，因为她已走到下面的草地上，开始以童稚的喜悦玩耍起来，忘掉了刚才的对话。

即使她发现了表姐的惶惑不安，也决不会猜测到它的真实原因。

她对阿尔瓦罗的感情是那样天真和自然，她永远也不会想到在他的面前能愉快得欢笑，或羞怯得发窘。

如果这种感情能称为爱情的话，那么伊莎贝尔的心就无

法形容了，包括她刚刚撒下的神圣谎言。

伊莎贝尔深恐泄露心中的秘密，不得不将满腔的痴情化作一句怨恨的话语，一句几乎是亵渎神灵的话语。她宁肯这样，也不愿把心事流露。这种秘密，这种深藏着爱情的思念包含着一种难以克制的欲望。

她能一连几小时用目光追随着阿尔瓦罗而不被他发觉，她不愿以无声的祈求打扰他。她宁可把一切埋在心灵中，也不愿看到他的厌恶或嘲讽的微笑。

太阳出来了。

霞光在蓝色的天空徘徊，亲吻着迎面飘来的片片白云，柔和的晨曦照亮了大地，惊醒了树冠上沉睡的黑影。

仙人掌合上了它夜间开放的花朵，滴滴露珠散发着幽香，莫让炽热的阳光烧坏了那洁白的花瓣。

淘气的塞茜丽亚在湿漉漉的草地上奔跑着，时而采一朵蓝色的、压弯了枝头的黄金水八角花或一朵绯红色的芙蓉花。

眼前的一切使她陶醉。那晶莹颤动的露珠，等待太阳烘干翅膀的蝴蝶，枝叶丛中用歌声向伴侣欢唱黎明来临的多情的雌鸟，这一切都会使她发出一声声喜悦的惊叫。

当姑娘在山坡玩耍时，远远跟在后面的贝里突然停住脚步，打了一个寒颤：他想起了美洲豹。

他一跃跳进身旁浓密的树丛，一阵枝断叶落声后，印第安人又回到原处。

塞茜丽亚颇为惊恐地转回身。

“怎么了，贝里？”

“没什么，姑娘。”

“这就算老老实实吗？”

“塞茜不要生气。”

“为什么？”

“会知道的。”印第安人笑着回答。

他原想把前一天战胜和驯服了的野兽带到姑娘脚下，他深信一头无害的动物会使姑娘高兴。但此刻，他却怕姑娘受惊，只得打消了这种英雄念头。也无须向任何人炫耀，只要他的心灵意识到这一神圣的忠诚就够了，他唇边的笑意挂着无限满足。

姑娘们做梦也想不到贝里的痴狂到了何等程度，无法理解他的话和微笑的含义。

塞茜丽亚来到小溪畔的一个茉莉花环绕的草亭前，那是印第安人为姑娘精心修建的更衣室。贝里在远处的河边瞭望，伊莎贝尔坐在了草地上。

塞茜丽亚轻轻拨开枝叶掩映的入口，走进绿色的蔽身处。她仔细看看树叶是否遮盖得严实，是否有光线通过的缝隙。纯洁的姑娘甚至害怕太阳的眸子窥测到她白葛布下的美丽身躯。

经过一番悉心的观察，她才羞怯地更换浴衣。但当白色的裙子露出了她无瑕的肩和柔嫩的胸时，姑娘羞赧地大吃了一惊：树叶间的一只顽皮、多舌的小鸟在远处高声叫道：霸——鹟——鸟。

塞茜丽亚不禁嫣然一笑，她用仅仅露着手臂和秀足的裙子裹住了身体。

她象鸟儿出笼一样投入水中，伊莎贝尔来到河边欣赏她的倩姿。清澈的水面上漂散着她的金发，她那洁白的手臂在水中轻柔地划动。多么优雅、美丽！她象一只白鹭或一束金色的玫瑰，在午后宁静、清滢的湖面上缓缓漂动。

有时，美丽的姑娘仰卧在水面，微笑着遥望蓝天，任流水将她悠荡；有时，她同面前的水鸟和大雁追逐嬉戏；有时，在远远的上游的贝里把野花放在一只小小的木船上，让流水带到她的身旁。

姑娘游近小船，拿起鲜花，高举着献给伊莎贝尔。表姐忧伤地摘下花瓣，心中万般情丝化作口中的喃喃细语。

现实是令人失望的，未来却值得憧憬，手中的花儿只不过是美丽的幻觉。

塞茜丽亚在水中沐浴已经半小时，贝里站在高高的树上不时环视四周。忽然，河对岸的灌木丛轻轻地晃动起来。

树冠起伏着，象蜗牛一样向姑娘所在的水面爬去，最后在岸边的巨石后停止了蠕动。

根据绿色枝叶形成的波浪，印第安人判断那里无疑有个庞然大物在穿行。他涉水过河，沿着枝干形成的空中桥梁，迅速跟踪来到巨石上空，隐身在浓密的树叶间。

他看到两个野人坐在树丛中，黄色的羽毛腰裙挂在小腹前，搭箭上弓，只等姑娘游至巨石间的缝隙。

怡然自得的姑娘轻轻划动着水面，微笑着向即将来临的死亡漂去。

对于自己的生命，贝里从来是不以为然的；但当塞茜丽亚遇到危险时，他却不会有半点犹豫。他从高高的树端象石头一样落下来，一支箭射进他的肩膀，另一支穿过他的头发。

他站稳身子，无暇顾及身上的利箭，从腰间拔出姑娘赠送的手枪，掀开了野人的脑壳。

河对岸传来两声恐惧的叫声，接着是塞茜丽亚颤抖的呼唤：

"贝里！……"

贝里亲吻着冒烟的手枪，刚要回答，发现不远处一个印第安女人的影子一闪便消失在树丛中。

他从石缝向外望望，断定塞茜丽亚已走上河岸安全的地方，便向印第安女人逃遁的方向追去。

殷红的鲜血染红了贝里的坎肩，他感到一阵眩晕。他绝望地捂住了胸口，象要制止那如注的血流。

那是精神与物质，毅力与大自然间的可怕搏斗。

他全身乏力，两膝瘫软。他伸出双臂，象要抓住高高的树冠以保持身体的平衡。力量从他的身上慢慢消失，强大的引力使他弯下了腰。他毕竟是一个人，自然的规律是无法抗拒的。然而，勇敢的印第安人似乎仍在挣扎，尽管他已是个战败者。

不，他决不能倒下去。当所有的力量在他的身上消失时，他才慢慢地跪到地上。

此时，他想起了塞茜丽亚，想起了他必须为之复仇的姑娘。他要活下去，为了她的安全和生命，他以超自然的毅力扭动着站起来，摇晃着走了两步，身子一歪，撞在了一株大树上。他紧紧地抱住了它。

这是一株高耸入云的乳香树，灰色的树干上流下串串乳白色的液体。芬芳的气息使印第安人睁开了无神的眼睛，目光中闪动着幸福的光彩。他把嘴唇紧贴在树干上，清香而神奇的液体流入他的心田。

他感到再生的喜悦。

他将汁液涂在伤口，血凝固了。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他得救了。

12 美洲豹

让我们看看贵族的家中发生了什么。

贝里同姑娘们走后，阿尔瓦罗远远地跟在后面，目送塞茜丽亚向河边走去。

劳莱达诺把一切都看在眼里。当阿尔瓦罗一拐弯，他便迅速走下台阶，钻进了丛林。

不一会儿，鲁伊·索埃罗出现在院中，跟踪着意大利人，消失在林中。

又过了一会儿，本托·西蒙斯也象前面两人一样，沿着树干上新刻的记号，向同一方向走去。

庭院中空无一人。

半小时后，所有房间的窗户打开了，迎接早晨清新的空气和田野柔和的气息。一缕白色的炊烟从烟囱冉冉升起，预示着新的一天的开始。

随着突然从内室传出的喊声，所有的窗户迅速而猛烈地关上了，象是遇到了自天而降的敌人。

脸色苍白、头发蓬乱的劳丽安娜太太从半开的窗户伸出头——这对她是从未有过的——喊道：

“阿伊勒斯·高梅斯！……侍从！快叫侍从！让他快来！……”

窗户又关上了。

我们所熟悉的高梅斯立即出现了。他穿过庭院，向住宅

走去，他不明白为什么太阳已高高升起，贵族的一家仍在睡觉。

“您叫过我？”他走到窗下问。

“是的，带武器了吗？”劳丽安娜太太在门后问。

“我带着剑了，可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窗缝中又露出了劳丽安娜太太惊恐的脸。

“豹子！阿伊勒斯·高梅斯！……豹子！……”

侍从以为豹子即将向他扑来，不禁向前一跳，拔出宝剑，摆好迎战的姿势。

太太看到侍从的紧张动作，以为豹子已扑向窗户，腿一软跪在地上，面对圣主祈祷起来。

就这样过了几分钟：劳丽安娜太太口中念念有词，高梅斯象旋转器一样在院中不停地走动，深恐野兽从背后向他进攻。若遭到这种攻击，不仅对他这样的武士是个耻辱，而且对他的生命也是颇为危险的。

最后，侍从终于跳到了墙根，紧紧靠在上面，他这才算把悬着的心放下。面前没有任何可怕的敌人。

他用宝剑敲敲窗棂，高声说：

“劳丽安娜太太，您说的豹子在哪里？如果我不是瞎子，我连野兽的影子也没发现。”

“你说的是真的吗，高梅斯？”太太站起身说。

“是不是真的，请您自己看看！”

“真的！那一定是在别处！”

“劳丽安娜太太，您干吗非说这里有只豹子？”侍从不耐烦地说。

“你还不知道？”太太问。

“怎么回事，太太？”

“昨天那个可恶的印第安人不是弄了个活豹子来！”

“谁？是那个可恶的酋长？”

“不是那个魔鬼还会是谁？”

“这事他常干！”

“哪有这么干的，高梅斯！”

“但过错不在他！”

“我倒要看看马里斯先生还要不要留着这个宝贝。”

“野兽在哪里，劳丽安娜太太？”

“就在附近，快去找找，高梅斯；多叫些人，把它杀死，给我带来。”

“马上去。”侍从答应，撒腿就跑。

不一会儿，二十名全副武装的冒险家走下山去。

阿伊勒斯·高梅斯走在最前面，右手持长矛，左手持剑，嘴里咬着一把大刀。

勇士们寻遍山谷和丛林，一无所获，只得转回住宅。侍从突然停住，叫道：

“是它，孩子们！开火，别让它跑掉！”

树林的枝叶间露出了豹子的黑花皮毛，狡黠的猫眼闪闪发光。

冒险家们端起了毛瑟枪，正要扣动扳机，随即便是一阵哗然大笑，放下了武器。

“怎么了？你们害怕？”

勇敢的侍从只身钻进树丛，神气地站在了豹子面前。

但是，他也扫兴地低下了头。

豹子被吊在一条树枝上，荡来荡去，自身的重量把颈上的套索拉得紧紧的。它早被勒死了。

即使是活的，一个人足可以从猎取它的帕拉伊巴河边的

森林带到它咽气的地方。

死豹子引起了一场虚惊，招来了二十名勇敢、持械的冒险家，在劳丽安娜太太的家中引起了一场风波。

阿伊勒斯·高梅斯平静下惊奇的神情，割断了绳索，把野兽拖到太太面前。

众人在窗外反复保证豹子已死透时，劳丽安娜太太才打开一道门缝，惊恐地望望野兽的尸体。

“就放在这儿，让安东尼奥先生亲眼看看！”

那是一个罪证，她希望以此把诬陷横加在贝里身上。

太太几次试图说服丈夫赶走印第安人。她无法忍受，他的存在对她也是一种威胁。

然而，她的努力总是落空。豪爽、义气的贵族赞赏贝里的个性，他在那个野人身上发现了一种高尚情操和伟大的心灵。作为一家之长，他念念不忘印第安人救过女儿的性命。

但是，这一次劳丽安娜太太却满怀胜利的希望。一个人竟敢把一只豹子从树林里捆绑着活活弄到家里，丈夫不能不严惩这一滔天大罪。救过一条命算得了什么？现在全家的性命都受到威胁，特别是她的。

她正想着，安东尼奥·马里斯出现在门口。

“怎么回事，太太，吵吵嚷嚷的？”

“自己瞧吧！”劳丽安娜太太神气地指指豹子。

“多漂亮的野兽！”贵族走过去，用脚踢踢野兽说。

“啊！你还说漂亮！你要知道是谁弄来的，那更得夸奖了！……”

“一定是个出色的猎手，”安东尼奥惬意地望着豹子说，“没有一点伤痕！”

“是那个该死的土人干的，马里斯先生！”劳丽安娜太

太准备发起攻势。

“哈哈！”贵族笑着说，“是贝里昨天追赶的那一只，阿尔瓦罗说过！”

“不错，他还把它象一只豚鼠一样活着弄了来！”

“活着！你不觉得这是不可能的吗？”

“是不可能！但也不是高梅斯把它弄死的！”

阿伊勒斯·高梅斯想解释一下，但太太以目光制止了他。

贵族弯下腰，抓着野兽的耳朵将它提了起来。他察看它身上有无弹伤，发现它的四肢和嘴巴是捆着的。

“不错！”他自语道，“一个小时前还活着，身上还温和。”

劳丽安娜太太任丈夫尽情地欣赏野兽，她坚信形势对她的计划是有利的。

然后，她提起长裙，轻移脚步，对安东尼奥说：

“你可看清楚了，马里斯先生，我早知道就会这样！我说过多少次，你留下那个印第安人没什么好处！你不相信，你对异教徒有种说不出的软弱。现在可好了……”

太太恶狠狠地指着死兽滔滔不绝地说：

“报应。全家受了连累！你整天呆在外面，你的女儿去游泳，她还不知道这有多危险，说不定正在野兽群里呢。”

贵族不禁一颤，他为女儿的险境担心起来。此时，传来一阵轻柔的喊喳声，象是猿猴的低语：两个姑娘登上了台阶。

劳丽安娜为自己的胜利而欣喜。

“仅这件事还倒好！”她继续说，“不信你瞧着，说不定明天他会弄一条鳄鱼来，后天再弄条响尾蛇或大蟒来，把我们的家变成个蛇和蝎子的窝，我们都得被活活吃掉。野人

的脑袋里装满了邪术。”

“你说得太过分，劳丽安娜。贝里是干了件蠢事，但也不致于因此而担心天会塌下来。我要狠狠地说他一顿，让他不要再干这种事。”

“你要象我一样了解他就好了！他是个野人，这就够了！你说你的，他还会干他的！”

“这是你的假设，我可不同意。”

太太眼看希望有破灭的危险，决定孤注一掷。她尽量软化了声音，拖着哭腔说：

“你愿意怎么办就怎样办吧，反正你是男人，什么也不怕！可我，”她怯生生地说，“一想到壁虎爬到床上，我就睡不着。即使在白天，我总觉得野猫会跳进窗户，衣服里生满了毛毛虫！我受不了这种折磨！”

安东尼奥开始严肃地考虑妻子的话，想象着印第安人的存在可能对她引起的恐惧或暴怒。但他仍希望说服她，安慰她。

劳丽安娜窥测到她最后一击的效果。

胜利在望。

13 心　声

伊莎贝尔和塞茜丽亚从河边一路说笑着向家门走来。野兽似乎引起了她们的某种惊惧，但立即被贵族满脸的笑意驱散了。老人望到如花似玉的女儿，喜悦油然而生。

此时的塞茜丽亚的确妩媚动人。

湿漉漉的秀发上时而一滴晶莹的水珠落在麻布裙遮盖着的心窝，肩部白皙的皮肤象乳白的波浪微微起伏，泛着红润的面颊如向着朝阳绽开的玫瑰。

姑娘们兴致勃勃地走近大门，塞茜丽亚放轻脚步，转身对稍后些的表姐做了个安静的手势。

“知道吗，塞茜丽亚，你的母亲很生贝里的气？”安东尼奥捧着女儿美丽的前额吻了一下说。

“为什么，父亲？他做了什么事？”

“有一件事你也知道。”

“我来说吧！”劳丽安娜太太插嘴说，并用手触触女儿的胳膊。

果然，她绘声绘色、添枝加叶地描述了刚刚发生的险情以及全家未来的安宁所面临的威胁。

她还说，一个小时前，若不是女仆来到院中发现了印第安人恶作剧弄来的豹子，全家人肯定成了死鬼。

塞茜丽亚的脸变得苍白，她记起了自己的戏语，记起了沐浴时的喜悦。伊莎贝尔保持着平静，但眼中却射出了光

彩。

"所以，"劳丽安娜太太决然地说，"我们不能让这种害人虫再呆在这里。"

"你说什么，母亲？"塞茜丽亚吃惊地说，"你要赶走他？"

"当然。这种人，其实根本算不上人，只能住在从林里。"

"可他是多么爱我们呀！他给我们干了多少事！你说是吗，父亲？"姑娘转向贵族说。

安东尼奥的回答是一个微笑，女儿放了点心。

"你们可以责备他，父亲，"姑娘继续说，"他会改正的，以后不会再干这种事。"

"刚才的事呢？"伊莎贝尔反驳表妹说。

劳丽安娜太太感到姑娘们的到来打乱了她的计划。她虽然憎恶伊莎贝尔，但此时总算找到了一位盟友。她破天荒地对伊莎贝尔说：

"过来，孩子，你说刚才发生了什么事？"

"塞茜丽亚也遇到了危险。"

"什么呀，母亲！是伊莎贝尔胆小。"

"我是胆小，但根据我看到的……"

"快告诉我；塞茜丽亚，不准你插嘴。"

出于对母亲的尊敬，女儿不再说话。但她利用母亲转向伊莎贝尔的机会，向表姐示意什么也不要说。

但表姐假装没看到，回答说：

"塞茜丽亚游泳时，我坐在河边上。过了一会儿，我看到贝里攀着树枝消失在丛林中。突然，从他所在的地方射来一支箭，落到离表妹两步远的地方。"

“听到了吗，马里斯先生！”劳丽安娜太太叫道，“看这魔鬼的恶作剧！”

“同时，”伊莎贝尔继续说，“响起了两声枪响，可把我们吓坏了，肯定是冲着我们打的。”

“上帝！比犹太人还坏！谁把手枪给了那个畜生？”

“是我，母亲。”塞茜丽亚胆怯地说。

“你的钱可真用的是地方……上帝，宽恕我！……”

安东尼奥虽然站得稍远，但也听到了伊莎贝尔的话，老贵族的表情严峻起来。

他向塞茜丽亚招招手，同女儿装做散步的样子走开了。

“你表姐说的是真话？”

“是的，父亲。但我肯定贝里没有坏意。”

“但是，”贵族说，“这种事还会发生，你的母亲又很害怕。我看，最好让他走吧。”

“他会难过的！”

“我和你也难过，因为我们喜欢他。不过，我们不是无情义的人，我会偿还你和我欠他的情，我会办好的。”

“好吧，父亲！”姑娘含着眼泪吃惊地接受了父亲的建议，“好吧！你懂得什么是高尚的东西。”

“象你一样，我的塞茜丽亚！”贵族抚摩着女儿说。

“这是我从你的心灵，你的一举一动中学到的呀！”

安东尼奥搠抱女儿。

“不过，我求你一件事！”

“快说！你什么都不求我，我很不好受。”

“能把这只野兽保存起来吗？”

“只要你愿意……”

“这是我们对贝里的一个纪念。”

“是你的纪念；对我来说，最好的纪念是你。如果不是他，我到哪里拥抱你？”

“你知道，一想到他走我就要哭吗？”

“当然，我的女儿。泪水是上帝赋予女性的弱点，是对男性意志的考验。”

贵族离开女儿，向依然站在门口的妻子、伊莎贝尔和高梅斯走去。

“你怎么决定的，安东尼奥？”太太问。

“为了你的安宁，为了少找我的麻烦，我决定满足你的愿望。今天或明天，贝里将离开这个家。但是，在他离开这里之前，我希望，”他少许加重语气说，“不要对他说任何抱怨的话。贝里是因为你的请求而走的，而不是任何人命令他走的，懂吗，我的太太？”

劳丽安娜太太深知贵族加重语气说出的那一简单话语的分量，她低下了头。

“我要亲自对贝里讲！阿伊勒斯·高梅斯，跟我一起去。”

侍从点头，贵族走了几步，转身说道：

“噢！忘了一件事。我要保存这只野兽，让人把它填起来，它将是我的武器库中的一件珍品。”

劳丽安娜太太做了个厌恶的鬼脸。

“让我的妻子经常看看，以免再害怕豹子。”

安东尼奥走了。

太太大获全胜，她可以安心地去梳理头发去了。贝里即将被赶出家门，在她看来，他永远也不会再回来。

塞茜丽亚离开父亲，走到庭院一角的小花园，遇到了惴惴不安的阿尔瓦罗。

“塞茜丽亚小姐！”青年说。

“噢，阿尔瓦罗先生，让我走！”塞茜丽亚脚不止步地回答。

“我哪里冒犯了您，值得您这样对待我？”

“请原谅，是我不高兴，您一点也没冒犯我。”

“不，我有错……”

“什么错？”姑娘惊奇地问。

“是的！”青年垂下了目光。

“您有什么错，阿尔瓦罗先生？”

“我没听您的话。”

“啊，太严重了！”姑娘嫣然一笑说。

“请不要讥笑，塞茜丽亚小姐！您知道，我多么为此不安！尽管我悔恨万分，但我以后还会再犯。”

“阿尔瓦罗先生，您说的事我不懂。您刚才不是说没听我的话吗？”

“昨天您让我留下那件东西……”

“噢！”姑娘的脸红了，“那件……”

“那是属于您的。没得到您的同意，我把它还给了您。”

“怎么？您说什么？”

“啊，请原谅！是我冒犯，可是……”

“但是，我连一句话也没听懂！”姑娘不耐烦地说。

阿尔瓦罗终于克制了窘迫，一口气讲完夜间的行动。

塞茜丽亚听完，神色严肃起来。

“阿尔瓦罗先生，”她以责备口气说，“您做了件不体面的事，很不体面！但愿谁也不知道。”

“我以名誉担保！”

“这还不够，请您自己去把它拿走。只要那个窗台上有

一件不是父亲赠送的东西，我决不去开那扇窗户，也不动一下。”

“小姐！……”青年脸色苍白，沮丧地说。

塞茜丽亚抬起目光，看到阿尔瓦罗脸上的痛苦和失望表情，颇为感动。

“请不要怪我，”她以缓和的语气说，“过错在您。”

“这我知道，我也不抱怨。”

“因为我不能接受，所以才请您留作纪念。”

“好！我一定留着；看到它，就使我想到我的过错，一个永不忘记的回忆。”

“一个不愉快的回忆。”

“我可以有愉快的回忆吗？”

“谁知道！”塞茜丽亚从金发上拔下一朵茉莉花，“耐心是甜美的！”

塞茜丽亚的脸红了。她一转身，看到不远处的伊莎贝尔正贪婪地望着他们。

姑娘惊叫一声，跑进了花园。阿尔瓦罗捡起姑娘丢掉的茉莉花，放在唇边吻着。他觉察到身旁有人，当他的目光与伊莎贝尔的相遇时，惶惑万分，花朵从他的手中滑落到地上。

伊莎贝尔捡起花，献给了阿尔瓦罗，怪声怪气地说：

“我也把它归还给您。”

阿尔瓦罗的脸白了。

伊莎贝尔颤抖着走过他的面前，走进表妹的卧室。

塞茜丽亚看到表姐，想到她看到了一切、听到了一切，羞得连眼也不敢抬了。天真的姑娘第一次发现在她纯洁的心灵中也有不好见人的感情。

在某种冲动下，伊莎贝尔走进表妹的卧室，但她立即又后悔了。她是那样局促，真害怕把心中的感情露出来。她靠在床上，面对塞茜丽亚，二目垂地，一声不语。

经过长长的沉默后，两位姑娘几乎同时抬起了头，不约而同地向窗台望去。当她们的目光相遇时，二人的脸更红了。

塞茜丽亚平静下来。活泼、淘气的姑娘在她那欢快的心灵的一角有着父亲特有的刚毅性格。她为自己的羞怯感到耻辱，似乎她是犯了某种过错。

她恢复了勇气。她的眉毛微微闪动了一下，一个坚决的念头浮上心头。

“伊莎贝尔，打开这个窗户。”

表姐颤抖了，好象电流穿过了全身。她犹豫片刻，终于走到了窗前。

在她打开窗户的同时，贪婪而炽热的目光射向窗台。

上面一无所有。

伊莎贝尔的激动是如此之大，她本能地转过身，向着表妹兴奋地惊呼一声。她的表情是神圣的，象是得到了圣主的宠爱。

塞茜丽亚不解地望着她，惊愕的表情渐渐浮上她的面颊。

“伊莎贝尔！……”

伊莎贝尔跪在了塞茜丽亚的脚前。

她表白了心声。

14 印第安女人

贝里恢复了体力，向密林深处走去。

他沿着印第安女人的足迹跑了长长的一段路，土著人识别任何野兽足迹的功能是令人难以想象的。

一条断枝、一株被踏倒的小草、破碎了的干树叶、摇晃着的枝条或不成型的露珠都是他们跟踪猎物的路标。

贝里疯狂地追逐那个无辜的印第安女人，不遗余力地要捉住她，其中有一个奥妙。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原因，需要交待一下最近几天发生在帕开盖尔河两岸的事件。

不久前，奥尔更斯山的艾莫拉人①来到帕拉伊巴河边，采集制做酒浆、饮料和食品的果实，其中包括一个为狩猎而至的四口之家：

丈夫、妻子、儿子、女儿。

女儿是个容貌出众的印第安姑娘，艾莫拉的青年对她虎视眈眈。作为酋长的父亲为有这样一个美丽的女儿而骄傲，视她如掌上明珠。

我们的故事已发展到星期日。

星期五的上午10点钟，贝里在丛林中高兴地走着，一路上模仿着被他亲切地称为"塞茜"的猿猴的叫声。

---

① 印第安人的一支。——译注

他正在寻找在本书中起着重要作用的美洲豹——那只引起了一场风波的野兽。小豹子他不屑一顾，他决定深入帕拉伊巴河西岸的丛林，到兽穴去捕获那森林之王。

这一动机的起因是塞茜丽亚的一句戏语，但为满足姑娘的愿望，他拿起弓箭上路了。他走到小河边，一条长毛小狗从林中跳出，后面跟着个印第安女人。一颗子弹射中女人，她走了两步便倒下了。

贝里转身向子弹射出的方向望去，看到迪约哥·马里斯在两个冒险家的伴随下正慢慢走近。

青年瞄准的是一只小鸟，不幸误中印第安女人。她死了。

小狗狂叫着扑向主人，舔着她冰凉的手，用头拱着她血淋淋的身子，象要唤醒她。迪约哥提着火枪，怜悯的目光落在死于轻率的猎手枪下的姑娘。

而他的同伴却幸灾乐祸，对青年选择的猎物评头论足。

突然，死者身旁的小狗抬起头，嗅了几下吹来的轻风，箭似地跑掉了。

贝里默默地目睹了一切，他劝告鲁莽的迪约哥快回家，然后继续赶路。

他为不幸的事件伤心。他想到自己离开许久的部落和兄弟，想到此时此刻在他们曾自由、幸福生活的土地上正遭到征服者的杀戮。

他行走了两三公里后，远远望到林中一堆篝火，周围坐着两个印第安男人和一个女人。年长的一个身材高大，正把水豚长长的利齿镶嵌在竹杆的顶端，又在石头上不停地磨着这种可怕的武器。年轻的一个把红黑两色的小种子填在一个掏空了的果实里，果实上装饰着羽毛，拴在一尺余长的木棍上。少妇手中拿着一团棉花，把洁白的棉絮铺在面前的一张

大树叶上。

火堆旁边有一个生着火的小罐子，少妇时而把干树叶丢在里面，激起一股股的浓烟。两个男人用竹筒贪婪地吸着烟，直到眼中流出泪水时才继续手中的工作。

贝里正远远地望着，一只小狗跳到三人中间。它平定一下急促的喘息，张口咬住青年男人的羽衣，拖着就要走，被青年推出了四五步远。

小狗又走到少妇前，重复了以上的动作。但它受到的接待仍是不友好的，于是便咬住了棉花。少妇抓住狗的颈圈，摇晃着它的背部，总算从狗嘴里夺出了棉花，但上面已沾满了鲜血。

她不安地寻找出血的伤口，但什么也没发现。她又仔细察看狗的全身，突然发出一声沙哑的叫声。两个男人同时抬起了头，疑惑的目光询问惊呼的原因。

少妇指着小狗遍体的血污，说出了一句焦灼万分的话。那是一种陌生的语言，连贝里也不懂。青年跟着狗狂奔而去，身后紧跟着老者和少妇。

贝里明白了。他估计征服者们此时已经远远脱离了险境，便继续赶路。三个野人走后的情况，塞茜丽亚沐浴时的事件说明了一切。

野人找到女儿的尸体，发现了身上的弹痕。他们四处寻找狩猎者的踪迹，直到第二天归来的骑士充当了他们的向导。

他们在贵族住宅的周围巡视了一夜，黎明时分看到走出来两个姑娘。他们唯一懂得的权力与公理的法则是以命抵命。

他们的女儿被杀死了，理所当然地要杀死敌人的女儿。

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他们复仇的结局我们已经知道了：两个野人永远沉睡在帕开盖尔河畔，没有人伸出友好之手为他们收敛尸体。

现在我们明白了为什么贝里要追踪幸存的印第安女人，他深知她必定会找到她的兄弟，全部落会毫不犹豫地奋起为酋长和最美丽的艾莫拉姑娘复仇。他也深知这个没有祖国、没有信仰的民族，这个生食人肉、象洞穴中的野兽一样的民族是何等凶残。一想到安东尼奥·马里斯的家即将遭到袭击，他禁不住颤栗起来。

应当把这一家全部消灭，不留任何痕迹。

贝里想着想着，不觉已经走了一小时。然而，当他软弱无力地在伤痛中挣扎时，印第安女人已远远地把他抛在后面。他决定立即通知安东尼奥，以采取必要的应急措施。

他走近一片橄榄树林，遍地铺满厚厚的枯草。

他一进树林，便吃惊地停住了。一只小狗弓着身子躺在地上，他一眼认出了它脖子上的红色颈圈。

这正是两天前他在林中见到的小狗，自然它是同野女人一起逃走的，只是因为树林茂密，贝里才没发现它。

看小狗的样子，无疑是被暴力勒死的。尽管它的脊柱已经折断，但仍在苟延残喘。

贝里根据眼前看到的一切，猜测着发生的事情。狗的死亡肯定是人为的，若是野兽，不会不留下牙爪的痕迹。

野女人是狗的主人，置狗于死地的很可能就是她，而且时间不久，颈部的扭伤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然而，她为什么要对自己的爱犬施加如此的暴力？大概是——印第安人想——在仓皇的逃跑中，担心狗会成为累赘，成为敌人引路的向导。

想到此，贝里趴在地上。他两次疑惑地抬起头，然后又把耳朵紧贴在地上。当他站起身时，脸上显露出巨大的惊愕表情。他似乎听到了什么，但又好象在怀疑自己的听觉。

他顺着声音传来的方向走了几步，又趴下来听一会儿。就这样，他小心翼翼地来到一块洼地上的荆棘灌木丛前。他迎着风吹来的方向，慢慢地走进去。他听到模糊的窃窃私语和某种器具猛插在地上的声音。

贝里侧耳细听，想弄清里面发生的事情。然而，他竟没有找到一条能通过声音或目光的缝隙。只有到过腹地的人，才能相信那些枝繁叶茂的刺棕榈形成的又高又厚的城墙是难以逾越的。贝里无法分辨那阵阵传来的声音。

然而，既然他们能进去，总得有个入口。也许，他们是借助于灌木丛上方一根干树枝下垂挂着的柔软的藤条。

贝里观察着前面的地势，寻找着进入树丛的途径。突然，一个熟悉的声音说道：

“哈哈，就是它！”

这声音使贝里全身一颤。他决定弄个水落石出。他预感到里面蕴藏着某种危险或敌人，一种比艾莫拉人更可怕的敌人。若把艾莫拉人比作野兽的话，面前的敌人就是草丛中的毒蛇。

他忘掉了一切，他的全部念头集中到一点：听清里面人的谈话。

但是，怎么才能达到目的呢？

贝里苦苦思索。他围着树丛转了一周，有一个地方声音听得清楚些。他低头一看，眼中射出了兴奋的火花。

原来，脚下是一个高出地面的小土包，上面覆盖着车前草。那是一个蚁穴的入口，小小的建筑师以惊人的耐心和毅

力修造了堪称地下宫殿的房舍。由于洪水的入侵，居民们早已另择新居。

贝里取出刀，斩断了纵横交错的植物，露出了一个与集会者所在的地下相通的洞口。这条地下隧道成了贝里的听筒，清晰的话语从里面传了出来。

贝里坐下，凝神地听着。

15 三人帮

劳莱达诺一早便钻进树林等候，15分钟后，本托·西蒙斯和鲁伊·索埃罗陆续赶到。

三人会面后，默默地向密林深处走去。意大利人走在前面，身后的两位冒险家不时交换一下眼色。

鲁伊·索埃罗首先打破了寂静。

“劳莱达诺先生，大清早你把我们带到这里闲逛什么？”

“有事。”意大利人简单地回答。

“有话直说，别耽误时间。”

“等一会！”

“等什么！”本托·西蒙斯说，“我看你是去打猎……你要把我们带到哪里？”

“耐心点。”

“既然你不说话，那就恕不奉陪了，劳莱达诺先生。”

“是呀，”鲁伊·索埃罗说，“你走你的，我们回去。”

“到时候会说的。”

两位冒险家停住脚，意大利人鄙视地转过脸。

“胆小鬼！”他说，“你们已掌握在我的手中，除了跟我去发财，别无出路！回去吧！……我也回去，大家一块去完蛋！”

两个冒险家脸色苍白。

“劳莱达诺先生，”鲁伊·索埃罗扫了一眼佩带的匕首说，“要知道，我有法子让你永远把嘴闭上。”

“也就是说，”意大利人厌恶地反驳道，“我要去告发，你们就杀死我？”

“当然！”鲁伊·索埃罗坚定地回答。

“你只要危及我们的生命，我就干掉你，意大利先生。”

“杀死我能得到什么好处？”劳莱达诺微笑说。

“有意思！什么好处？难道你认为生存和安宁是小事？”

“愚蠢！……”意大利人用蔑视、怜悯的目光望了一下同伴说，“难道你们看不到，任何身怀机密的人——除非你们这种白痴——都有对付任何麻烦的准备？”

“我知道你是全副武装，即使这样，”鲁伊·索埃罗说，“你也难以逃脱。”

“处决他，鲁伊·索埃罗！”本托·西蒙斯补充说。

意大利人说：

“我身边的武器不足以对抗你们，但我有更强大的武器，不论我是活是死，我总有揭露你们、报复你们的手段。”

“你在开玩笑吗，意大利先生？现在不是开玩笑的时候。”

“你们会知道我是否在开玩笑。安东尼奥·马里斯手中握着我的遗嘱，只要我死了，他会把它打开。遗嘱上清清楚楚地写着我们的关系和我们合谋的目的。”

冒险家的脸变得象幽灵那样阴郁。

“现在你们该明白了，”劳莱达诺笑着说，“如果你们谋害了我，如果意外使我遭到不幸，或者我逃跑了，甚至是人们误认我死了，那么，你们的命运也是无法挽救的。”

本托·西蒙斯惊得目瞪口呆。鲁伊·索埃罗克制着巨大的精神打击，喃喃地说：

“不可能！……这是骗人！这不是人干的事。”

“不信就试试看！”意大利人平静地说。

“他干得出……肯定……”本托·西蒙斯结巴着说。

“不，”鲁伊·索埃罗反驳说，“魔鬼也干不出来。劳莱达诺，你是不是在骗我们，吓我们？”

“我说的全部是真话。”

“胡说！”鲁伊·索埃罗绝望地大叫。

意大利人微笑着，抽出宝剑，把它放在手中的十字架上，一字一句地说：

“我以这个十字架和受难的基督发誓，我以活着的荣誉和死后的阴魂发誓。”

沉重的誓言压弯了本托·西蒙斯的腿。他跪在地上，在静寂、阴沉的森林中，他的尊严丧失得一干二净。

鲁伊·索埃罗脸色苍白，瞪着双眼，嘴唇颤抖，头发倒竖，手指僵直，活象一具僵尸。

他伸出双臂，嘶哑地叫道：

“劳莱达诺，你真的把图谋暴乱的计划交给了安东尼奥·马里斯？”

“不错！”

“你在上面真的说要杀死他和他的妻子，并要放火烧掉他的家？”

“不错！”

“你真的说要霸占他的女儿，把高贵的小姐变成你这种无赖的姘妇？”

“对！”

“你真的说另一个姑娘属于我们，由我俩抓阄决定对她的占有权？”

“我一点也没忘记，只缺了重要的最后一条。”意大利人笑着说，“一切都写在了安东尼奥·马里斯手中的羊皮纸上。在我最近去里约热内卢时，是立契官加西亚·费雷拉用黑色树胶封上的。”

劳莱达诺审视着二人苍白的、泪痕满面的脸，怡然自得地说完了上面的话。

沉默片刻，他继续说：

“所以，你们已经完全掌握在了我的手中。朋友们，你们应当懂得，当一只脚踏进深渊时，不妨纵身一跃跳过去，否则便会粉身碎骨。让我们一起跃过深渊吧。我要提醒你们，从今后，你们要服服贴贴听我的指挥！”

两个冒险家一句话也没说，但他们的态度胜似千言万语。

“不要这么愁眉苦脸。我还活着，安东尼奥是个名符其实的贵族，他不会拆开我的遗嘱。你们要有信心，一切包在我身上，不久我们就会达到目的。”

本托·西蒙斯的脸上泛起了活气。

“把你的计划说说吧。”鲁伊·索埃罗说。

“在这里不行，我们要找一个僻静的地方。”

“等一下。”本托·西蒙斯说，“刚才我们曾威胁过你，为了让你放心，现在请把我们的武器拿去。”

“对！你对我们不放心是理所当然的。拿去吧！”

二人拿出匕首和剑。

“收好你们的武器，”劳莱达诺不以为然地说，“你们需要保卫我，我知道我的生命对你们是何等珍贵和重要。”

冒险家不禁打了个寒颤。半小时后，他们跟随意大利人来到我们描述过的灌木丛。

劳莱达诺做了个手势，二人爬上高树，沿藤条落到那块长不过6公尺、宽不过4公尺的荆棘环绕的空地上。

空地的一边有个斜坡，那是被洪水破坏了的蚁穴的遗迹。三人坐在一株小树下。

“哈哈！”意大利人坐定后说，“好久不来了，不过，解渴的东西总会有的。”

他弯下腰，伸手从洞中取出一个瓦罐，放在三者中间。

“是卡帕里卡的①，不过，味道还不错。尝尝吧！”

“活见鬼！还有仓库！……”瓦罐提起了本托·西蒙斯的兴致。

“说实在的，”鲁伊说，“我想到了一切，唯独没想到地洞里会有一罐酒。”

“看到了吗！我经常到这里晒太阳，少不了得有个取乐的同伴。”

“太好了！”本托·西蒙斯举起酒罐，咂了一下舌头，“我早就想它了！”

三人依次喝过酒，瓦罐回到原地。

“好！”意大利人说，“现在谈正事。我答应过让你们跟着我发财，发大财。”

二人低下了头。

---

① 西班牙小镇。——译注

“我的许诺就要实现，财富就在我们的身旁，我们该下手了。”

“在哪里？”二人贪婪地望望四周。

“我是做了个比喻，财富就在我们的面前，但要得到它必须……”

“什么？快说！”

“别着急，我先给你们讲个故事。”

“故事？”鲁伊·索埃罗惊奇地说。

“魔术的故事？”本托·西蒙斯问。

“不。是一个象教皇的圣书一样真实的故事。你们听说过罗贝里约·迪亚斯①的故事吗？”

“罗贝里约·迪亚斯！……噢！知道了！是圣萨尔瓦多那个人吗？”鲁伊·索埃罗问。

“不错，完全对。”

“八年前我在圣塞巴斯蒂昂见过他，后来他去了西班牙。”

“亲爱的本托·西蒙斯，你知道这位卡拉穆鲁②的后裔

---

① 传说一个叫罗贝里约·迪亚斯的人对葡萄牙第十八任国王菲利贝二世说，他在巴西的巴伊亚州发现了一个大银矿。如果国王封他为侯爵，他将把秘密献给皇室。他的条件未被接受，那个银矿的秘密再也没有人知道了。

——原注

② 葡萄牙军人，原名叫阿尔瓦勒斯·科贝拉。1510年在巴西的巴伊亚州沿海的一次沉船事故中做了印第安人的俘虏。他举起火枪打落了一只空中飞行的小鸟，使从未见过火器的印第安人大为惊恐。他们高叫道：卡拉穆鲁——意为“火人”或“海龙”。科贝拉娶了一个部落酋长的女儿帕拉瓜苏，在印第安人中生活了许久。葡萄牙诗人杜隆在其长诗“卡拉穆鲁”中对此有详细描述。

——译注

去西班牙干什么吗？”意大利人问。

“听说他知道一个巨大的宝藏，想献给菲利贝二世，条件是封他为侯爵和贵族。”

“后来呢？知道吗？”

“不知道，再也没听到过关于此人的消息了。”

“那就好好听着。他到了马德里，受到贪婪的菲利贝二世的接见，并虔诚地说明了来意。”

“他一定把狐狸也骗了。”鲁伊·索埃罗插嘴说。

“错了。这一次，狐狸成了猴子，不见椰子不伸手。”

“怎么样了？”

“结果，”意大利人奸笑着说，“椰子是个空的。”

“怎么是空的？”

“是的，亲爱的鲁伊，只剩下了椰壳，而椰肉幸运地落到了我们的手中。”

“真不知你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劳莱达诺！”

“很难把你猜透。”

“你们无知，也是我的过错？”

“并非所有的人都象你一样戴着教皇的皇冠，尊贵的意大利人。”

“好了，扯皮到此为止。罗贝里约·迪亚斯要在马德里献给菲利贝二世的宝贝就在这里，我的朋友们！”

说完，劳莱达诺把手放在身旁的一块圆石头上。

两个同伴不解地对视一下，目光中充满了疑惑。但意大利人对此都毫不置理，抽出宝剑，撬起石头，便挖了起来。两位冒险家一面看着，轮流喝着瓦罐里的酒，脑海中猜度着种种可能。

意大利人掘了好大一会儿，终于“当”的一下触到了一

块硬东西。

“就是它！”他叫道。

他从土坑中取出一个封闭的小瓷罐，颇似印第安人用的坛子。

劳莱达诺两手捧起瓷罐，摇晃了几下，感到里面有什么东西。

“罗贝里约·迪亚斯的财宝就在里面，”他慢慢地说，“它现在属于我们。稍一动脑筋，我们将成为比巴格达的苏丹还富的富翁，比威尼斯国王还强大的强者。”

意大利人把瓷罐敲碎。

冒险家贪婪的目光等待里面源源不断地流出金子、钻石、宝石。然而，他们惊呆了。从容器的底部跳出来的是一个羊皮纸卷，外面裹着红皮子，灰色带子系了个十字形。

劳莱达诺用匕首割断绳子，打开羊皮纸，两个冒险家看到了几个巨型红色字母组成的标题。鲁伊·索埃罗惊呼一声，兴奋、赞叹、惊愕使本托·西蒙斯浑身颤抖起来。

过了一会，意大利人将纸伸展在三人中间，他的目光变得严峻起来。

“现在，”他激动地说，“现在你们有了垂手可得的财富和权力，我相信当你们伸手摘取果实时不会发抖，相信你们能象服从命运之神那样听我的吩咐和命令。”

“我们发誓！”

“我不能再等下去，有机会就动手。作为首领，”意大利人狞笑说，“我去对付安东尼奥·马里斯，我先把他收拾掉。侍从交给本托·西蒙斯，高贵的骑士阿尔瓦罗也归我。”

“阿伊勒斯·高梅斯会有好戏看。”本托·西蒙斯勇敢

地说。

“如果其他人找麻烦，一个也不留；如果跟我们干，欢迎他们。我要警告你们的是，谁要踏进安东尼奥·马里斯女儿的门槛，他就别想活。她是我的猎物，是狮子的口中食。”

此时传来橡树叶的沙沙响。

他们连头也没动一下，以为那是风声。

“朋友们，再过几天，”劳莱达诺说，“我们将成为象国王一样的富翁、贵族和权势者。你，本托·西蒙斯，你将是帕开盖尔的侯爵；你，鲁伊·索埃罗，米纳斯州的公爵；我……我是什么呢？”劳莱达诺的脸上浮上笑意，“我是……”

地洞中突然传来一个沉闷的声音，象是死者发出的呼喊：

“叛徒！……”

三人同时站起了身，木然、惊愕。那只能是死尸的复活。

两个随从划了十字，意大利人一跃抓住一根树枝，环顾四周。

当空的太阳普照大地，没有一片树叶迎风摇曳，没有一个昆虫在草丛中跳动。

光明的白日统治着大自然。

贝　　里

1　加尔默罗修士

1603年3月，也就是本故事开始的前一年。

在供为数不多的远征队使用的从里约热内卢往返圣埃斯皮里图的大路旁，有一个大型的客栈，里面住着几个殖民者和驯化了的印第安人。

天近黄昏。

一场山区的可怕风暴降临了大地。狂风呼啸着，吹弯了千年古树，天空的乌云中鸣响着沉雷，一道道的闪电将森林、山峰和整个大自然变作火的海洋。

在客栈宽敞的院中，三个人惬意地欣赏着大自然的搏斗，对于习以为常的人来说，那场面不能不说是绮丽的。

一个矮胖子躺在凉棚下的吊床上，交叉双腿，双臂放在胸前，不时欢呼着风暴的奇景。

第二个人背靠凉棚的支柱。他，棕色的皮肤，年纪大约四十岁，面部的轮廓酷似犹太人，正目不转睛地望着一条通向森林的弯曲小路。

他面前的另一个人也倚在立柱上。这是一个加尔默罗修士①，他微笑着观望狂奔怒号的风暴。他的面部线条清秀，

---

① 加尔默罗会系天主教托钵修会之一，12世纪中叶创建于巴勒斯坦的加尔默罗山，故名。1265年，英国人西蒙·斯道克任会长时，传说他曾获圣母“显现”授以“圣衣”，故又得名圣衣会。1378～1417年天主教会大分裂时该会衰落，16世纪西班牙修女德肋撒和十字若望重整而复兴。该会女修会于1869年传入中国，男修会传入中国更早。——译注

透露着聪慧和坚毅。

他那泰然自得的样子告诉人们，他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有着无坚不摧的内在力量的灵魂。

安热罗·迪茹卡修士的使命是传教和拯救当地异教徒的灵魂。在六个月的游说中，他总算把几家人带进了教堂的大门。

一年前，他奉创建于1590年的卡莫修道院院长之命，从罗马的圣玛丽亚修道院来到里约热内卢，从事传教活动。

在狂热的宗教意识鼓动下，总会长和里斯本的分会长匆匆把他推荐给当时里约热内卢卡莫修道院的迪约哥·罗萨里奥院长，请院长充分发挥安热罗修士的才智和热情，为天主和加尔默罗山赐福于人间的圣母服务。

这就是威尼斯渔民的儿子为什么来到了里约热内卢，为什么此时靠在客栈的立柱上观望着愈演愈烈的风暴的原由。

“今晚你走吗？菲尔南·艾内斯？”躺在吊床上的人问。

“明天一早。”另一个头也不抬地回答。

“天气这么坏怎么办？”

“天气坏没什么，奴内斯先生，可这倒楣的远征！……”

“你担心你的人不能按时回来？”

“我担心这种天气很难把他们带进森林。”

修士转过了身。

“老兄，尊从上帝意志的人即使在这种荒僻的地方也会平安无事，而那些邪恶之徒决找不到躲避天灾的安乐窝。”

菲尔南·艾内斯嘲讽地笑着说：

“你相信这个，安热罗？”

"我相信上帝，老兄。"

"那你就走吧！我宁愿呆在这里，也不想掉进山沟。"

"不过，"奴内斯说，"我们尊敬的传教士的话……"

"好了，不管安热罗修士说什么，反正我嘲弄外面的风暴；当然，那风暴也可能在嘲弄我。"

"菲尔南·艾内斯！……"奴内斯惊叫道。

"可恶的远征！"对方继续嘟哝着。

沉默。

突然，浓云裂开了，电流带着火光在空中翻滚着，击中了客栈门前的松树。

巨大的树身一分为二，一半孤零零地继续立着，另一半倒向客栈的前院，打在艾内斯的胸部，将他压在凉棚底下。

他的同伴惊呆了。过了好大一会儿，奴内斯的身体才开始象发高烧一样哆嗦起来。他伸直拇指，想划个十字；牙齿格格作响，脸上的肌肉抽动着，样子难看、可怕。

修士也脸色苍白地转过身，好象他是天灾的牺牲品。恐惧扭曲了他的脸，然而，一丝邪恶的笑意掠过他那惨白的嘴唇。

二人克服了突如其来的惊愕，想起了遭难的同伴，便一起走了过去。艾内斯挣扎着用一只胳膊支持起身子，喷出了一口鲜血，喊道：

"上天的惩罚！"

奄奄一息的受伤者看到生命到了尽头，要求拯救他的灵魂。他用孱弱的声音请修士安热罗听他的忏悔。

奴内斯将同伴抱到凉棚旁的一间屋里，把他放在一张皮床上。

天已经全黑了。屋内伸手不见五指。时而蓝色的电光射

进室内，修士半俯在垂危之人面前，听着他那逐渐微弱的声音。

“听我说，不要打断我，我的修士。我活不多久了，虽然我的罪过是不可宽恕的，但我要尽力弥补它。”

“说吧，兄弟，我听着。”

“去年11月，我到了里约热内卢，住在一个亲戚家。他和他的妻子给予我最热情的接待。

“作为冒险家，他长期在腹地旅行。有一天，他同我商量进行一次远征，我们双方将获得巨大财富。我们经过多次交谈，他终于把秘密告诉了我。

“巴伊亚州的征服者罗贝里约·迪亚斯在一个印第安人的指引下，在腹地发现了一个大银矿，其储量之大足可以铺满里斯本的所有街道。

“为了任何时候都能在那荒无人烟的腹地找到那个银矿的位置，迪亚斯划了一个示意图。但是，后来这份图纸被他的主人所窃取。又经过了多次倒手——我无力把它一一讲出来——终于落到我的亲戚手中。

“这一片纸不知导致了多少罪恶的发生。如果上帝不惩罚我这个血淋淋的遗产的最后继承者，不知又要有多少新的罪恶出现！……”

垂危之人喘息了一会，继续喃喃地说：

“福兰西斯科·索萨州长到任后，得知罗贝里约在马德里把发现献给了菲利贝二世，但并未得到他所希望的奖赏，从那以后，再也无人谈及此事。只有我的这位亲戚掌握着示意图，知道沉默中的秘密。原来，罗贝里约到了马德里后，才发现图纸被盗，他的希望落空是自然的。

“银矿的秘密，超过加利发所有财富的巨大宝藏的钥匙

落到我亲戚的手中，但他需要一个可靠的助手，他把我当成了一个患难与共的朋友。

“我接受了这一合谋的盗窃契约，我的神父……这是我的第一个错误！……”

垂危者的声音更加细微，修士完全俯在他的身上，那半张的嘴唇象是要将断断续续的话语吞下去。

“勇敢点，孩子！！！”

“是的，我要说出一切！……在亲戚描绘的财富的蛊惑下，我产生了邪恶的念头……这种念头激起我的欲望……后来，一个计划……一个方案……最后，我下了手……罪恶！我谋杀了亲戚和他的妻子……”

“那……”修士低声说。

“我窃取了秘密！”

修士在黑暗中笑了。

“现在，我只希望上帝怜悯我。为了弥补我的罪过……罗贝里约已经死了，他的妻子在巴伊亚州穷困潦倒……我希望把这张纸归还给她……答应我吗，安热罗修士？”

“我答应！纸呢？……”

“它……藏在……”

“哪里？”

“在……这……”

垂危者进入弥留。

安热罗修士趴在他的身上，耳朵紧贴在他那吐着血沫的嘴上，手按在他的心房上，看是否仍在跳动。他需要垂危者最后的一息，以便掏出最后的一句话。

“在哪儿？……”修士不时发出嘶哑的询问。

临终者生命的火花象摇曳着即将熄灭的油灯，只有正在

僵直的身子仍微微颤动。

修士终于看到他抬起一只僵硬的胳膊，指着墙壁，冰冷了的嘴唇抽动了一下，说出了三个字：

“十字架！……”

修士从床上猛地站起，惶惑的目光环顾室内。在床上有一个粗糙的巨型木十字架，上面固定着一个不大的铁十字架。

修士疯狂地把十字架握在手中，在膝盖上一折两断，一件东西随着木屑掉在地上。那是一个压扁了的纸卷。

他用牙齿撕开封贴，走到窗前，借着阵阵闪电的光亮，看到了以下红色的字迹：

“这是一个真实而确切的道路示意图。1587年，老罗贝里约·迪亚斯在贾科毕纳河畔发现了世界上最丰富的银矿。这是上帝的恩赐。确定那一银矿的位置所需的全部标记和线路都记在上面。动笔于圣塞巴斯蒂昂的纪念日——1月20日，结束于四旬斋节的第一个星期日——我们来到圣萨尔瓦多的一天。”

修士吃力地读着，垂危者正痛苦地等候最后的宽恕和临终涂油礼。然而，此时的教士所看到的只有手中那一张纸。他沉重地坐在凳子上，头靠在胳膊上，陷入到沉思中。

他在想什么？……

他什么也没想，而是进入了幻觉。他的眼前出现了一个无边的银色海洋，一个闪着白光的溶化了的金属的海洋；银色的水面时而微波荡漾，时而飞花四溅，象是阳光下耀眼的宝石、翡翠。有时，在平滑如镜的水面上出现了玉宇琼楼、天堂的美女和象加尔默罗山的圣母周围的天使一样可爱的姑娘。

就这样静静地过了半小时，只有时而传来的残喘声和轰

鸣的雷声。最后，阴森笼罩了全室，罪人带着没被宽恕的罪恶停止了呼吸。

安热罗修士站起身，绝望地撕掉了教袍，把它踩在脚下；他换上搭在床背的衣服，取下死者的武器，拿起毡帽，将图纸揣进怀里，向大门走去。

修士停住了脚，他听到凉棚下奴内斯散步的声音。此人意外的出现使他改变了主意。他把教袍又穿在外面，将冒险家的帽子藏在袖中，披上一块肩巾，打开门，向奴内斯走去。

“他过去了，兄弟！”他痛心地说。

“愿他的灵魂升天！”

“但愿如此。然而，我没有能力去满足他补偿过失的最后希望。”

“是严重的过错？”

“是罪行，兄弟。请给我点个火，我要给迪约哥·罗萨里奥院长写信，因为我可能再也不能回去，你们再也不会知道我的消息。”

修士借着摇曳的木柴火光，匆匆给里约热内卢卡莫修道院院长写了几行字，辞别了奴内斯，扬长而去。

当修士拐出客栈时，两道强烈的闪电照亮了大地，带着燃烧的火光落入大森林，散发出令人窒息的硫磺气味。

修士一阵晕眩。他想起了黄昏时的情景，想到那闪电是对他的邪恶的惩罚。但是，一切又恢复了平静，暴徒心有余悸，面色苍白，他向狂怒的天空举起手臂，发出可怕的诅咒：

“你可以杀死我，否则，我将成为世界上最富有、最强大的人！”

他的呼喊使人想起被造物主永远打入深渊的魔王撒旦的绝望咆哮。

他在黑暗中沿篱笆走到离客栈不远的一座寨子前，这曾是他传教的地方。他走进茅屋，唤醒了一个土人，命令他天亮后带路。

倾盆大雨不停地下着，狂风吹打着苇墙和茅草的房顶。

修士彻夜未眠。他思考和筹划着一个罪恶的计划，为了实现它，他不惜赴汤蹈火。他不时起身察看是否远方出现了黎明的曙光。

天终于亮了，暴风雨也停了，天空一片清新。

加尔默罗修士在土人的带领下动身上路。他漫山遍野地跑着，似乎在寻找什么。两小时后，他远远地望到了我们前面讲到的那个灌木丛。他仔细地察看了四周的形势，满意地笑了。他同土人攀上高树，顺着柔软的藤条进入我们已熟悉的空地。太阳升起了。

第二天下午两点钟，从那里出来的只有一个人，既不是修士打扮，也不是土人，而是一个无所畏惧的冒险家，但从他面部的轮廓，我们仍可以认出那是加尔默罗修士安热罗·迪茹卡。

这位冒险家便是劳莱达诺。

他把一个可怕的秘密埋在了那里的地下：一张羊皮纸、一件粗布教袍和一具尸体。

五个月后，牧师通知罗马教长，安热罗·迪茹卡修士为神圣的信仰献出了生命。

2 Iara

小客栈事件两天之后，在夏季的一个美丽的下午，安东尼奥·马里斯一家来到帕开盖尔河河畔。

他们所在的地方是两个山丘间的一块平地。绿草如茵，林木遍野，风景绮丽。如果在那个鸟语花香、溪水淙淙、清爽宜人的乐园小憩片刻，那将是无限的享受。

尽管那里离住宅较远，但遇到风和日丽的天气，他们全家总要来呼吸一下那里沁人肺腑的清新空气。

安东尼奥·马里斯坐在妻子身旁，欣赏着树叶间露出的令欧洲人惊叹不已的碧蓝的天空。伊莎贝尔靠在一株小棕榈树上，凝视着潺潺的流水，低吟着贝纳丁·里贝罗① 的一首诗。

塞茜丽亚在河谷追逐一只色彩斑斓的蜂雀。美丽的姑娘兴高采烈，顽皮的小鸟惬意地转来转去，逗得她喜笑颜开。

姑娘终于疲乏了，靠在一块绿草覆盖的石头上。她的头微微仰在那天然的高背椅上，纤细的足埋在天鹅绒似的草坪中，娇柔的胸部轻轻起伏着。

时间缓缓地过去了，没有任何东西打扰那个平静的家庭。

突然，在茂密的树丛中传来一声响亮而陌生的惊呼：

① 葡萄牙诗人（1482—1552）。——译注

“Iara！”

这是瓜拉尼语，意思是“姑娘”。

安乐尼奥站起身，迅速环顾四周。他看到女儿背靠的狭窄的石头上立着一个身披短斗篷的印第安人，肩头吃力地顶着一片裂开的巨石。

印第安人以超人的力量抗拒着即将下落的重物，他的手死死地抓住一根树枝，以保持身体的平衡。树身颤抖着，石头和人象要立即滚落到山丘下坐着的姑娘身上。

塞茜丽亚听到呼声，抬起了头，惊异地望着父亲，丝毫没有觉察面临的危险。

冲上去，抱住女儿，挽救她的生命——这是安东尼奥瞬间的念头。他以神圣的父爱所产生的从未有过的力量和敏捷完成了这一系列动作。当贵族将女儿从怀抱中放下时，印第安人跳到河谷，巨石翻滚着落到地上。目瞪口呆的旁观者此时发出一声惊呼。

塞茜丽亚背靠的山丘上留下一道宽大的痕迹，滑落的巨石碾碎了绿草，砸烂了地面。安东尼奥脸色苍白，余悸未消，两眼直愣愣地望着那块几乎成为坟墓的地面，望着巴西大森林的仁慈的原始灵魂。

使贵族惊叹不已的是土人拯救女儿的力量和勇气，以及他自己脱离险境的机敏。安东尼奥深知这些被小说丑化、歪曲了的土人的个性，深知他们除战争和复仇外的见义勇为和高风亮节。

意外的事件过后，贵族的一家和陌生的客人久久陷入不平静的沉默中。劳丽安娜和伊莎贝尔跪在地上祷告着；惊恐的塞茜丽亚俯在父亲的胸前，吻着他的手；谦恭的印第安人深情地望着得救的姑娘。最后，贵族从女儿的腰间抽出右

手，走到土人面前，庄重而和蔼地向他伸出手。印第安人弯下腰，吻了安东尼奥的手。

“什么部落的？”骑士用瓜拉尼语问。

“科塔卡。”印第安人高傲地抬起头。

“叫什么名字？”

“贝里，酋长阿拉莱的儿子。”

“我是一个葡萄牙贵族——你们的土地的征服者，你们的民族的白色敌人。你救了我的女儿，我向你表示友好。”

“贝里接受，你早就是我的朋友。”

“为什么？”安东尼奥惊异地问。

“听着。”

印第安人用那诗一样丰富、甜美的语言，那从大地的轻风和原始森林的鸟鸣中学到的语言讲述了经过：

“9月的一天，大地埋葬了阿拉莱的身躯和武器，只剩下他的弓箭。贝里唤来了部落的战士，对他们说：

“‘父亲死了，最勇敢的人将接受阿拉莱的巨弓。搏斗吧！’贝里说完，战士们回答：‘搏斗’！

“我们日出时动身，月出时到达目的地。彻夜的战斗，血与火的战斗。

“贝里一声令下，在白人的大寨中①，没剩下一座茅屋、一个活人。一切都化为灰烬。

“贝里胜利了，他是部落最强大的战士。他的母亲来到面前，说：

“‘贝里，你是科塔卡人的首领、阿拉莱的儿子。你象

① 指现圣埃斯皮里图的州府维多利亚。历史上，那里两次遭到科塔卡人的洗劫。贝里讲的是其中的一次。——译注

父亲一样伟大、一样强壮。母亲爱你。’

“战士们说：

“‘贝里是科塔卡的首领、阿拉莱的儿子。你是部落的勇士、敌人的克星。战士们服从你。’

“女人们走来说：

“‘贝里，你是众人的首领，你象太阳一样美丽，象野生芦苇那样柔韧，女人都是你的奴隶。’

“贝里听完，一句话也没说。无论母亲的话语还是战士的颂歌和女人的爱情，都不能展开他的笑颜。在十字架的房屋中，贝里看到了白人的姑娘①。她白得象月亮的女儿，美丽得象河中的白鹭。她有蓝色的眼睛，太阳色的头发；她穿的是白云，腰间系着星星和白色的羽带。

“火灭了，十字架的房屋倒塌了。

“夜来贝里做了个梦，他梦到姑娘悲伤地说：

“‘自由的战士贝里，你是我的奴隶；你要永远伴随着我，就象最大的星星伴着光明②。’

“当我们凯旋而归时，红色的月牙儿已高高挂起。每天夜里，贝里看到彩云中的姑娘。那高高的天际，贝里无法攀登。当腰果树丢掉了树叶时，就象失去了生命。没有花朵，也没有荫凉。它哭泣的泪水象是果实流出的蜜汁。

“贝里悲伤了。

“贝里眼前闪动着姑娘的形象，尽管她再也不出现。

“树叶郁郁葱葱，鸟儿筑起了巢，鹆雀引颈高歌，一切

---

① 指贝里在燃烧的教堂中见到了圣母像。——原注

② 印第安人对天体有着直观的知识，他们把星星称为“月亮之火”。——原注

都在欢笑。阿拉莱的儿子想起了父亲。

“战争又来了。

“我们动身了。走呀，走呀，我们来到大河①畔。战士支起了吊床，女人点燃了篝火，贝里望着太阳。

“雄鹰飞来了。

“如果贝里是雄鹰，他要飞去见姑娘。

“风来了。

“如果贝里是轻风，将把姑娘驮在肩上。

“天黑了。

“如果贝里是夜幕，将在夜晚伴着姑娘。

“鸟儿入睡了，一次又一次。

“母亲走来说道：

“‘阿拉莱的儿子贝里，白人战士救了你的母亲，白色的姑娘救了你的母亲。’

“贝里拿起武器出发了，他要同白人战士交朋友，他要做白人太太女儿的奴隶。

“太阳高挂在当空，贝里来到小溪边，远远望到你的房屋。

“白色的姑娘出现了。

“那是贝里见过的姑娘，她不象过去那样忧伤，她高兴地走下云端，离开了星星。

“贝里说：

“‘天上降临的姑娘，那是你的母亲月亮让你来的；太阳的儿子贝里将永远伴随你在大地上。’

“贝里眼望着姑娘，心灵的耳朵听到破裂的石声。姑娘

① 指帕拉伊巴河。——原注

身处险境。

“姑娘拯救了贝里的母亲，贝里不让她忧伤地回到天上。

“白人战士，贝里是部落的领袖、阿拉莱和科塔卡人的儿子、战争中的勇士，他把巨弓献给你，你是他的朋友。”

印第安人滔滔不绝地讲着，他的眼中闪烁着力量与勇气的骄傲，为他的表情增添了一种高尚的色彩。这个森林的儿子虽是愚昧的，但他是一个国王，有着非凡的意志。

他结束了讲述。战士的高傲消失了，变得胆怯而谦恭。他仍就是一个面对文明人的野人，他自愧缺乏教养。

安东尼奥含笑地听着他那时而绘声绘色，时而象母亲怀抱中的婴儿那样稚气的谈话。贵族将那诗一样的语言忠实地翻译给塞茜丽亚，此时女儿已摆脱了惊恐，尽管她对野人不无惧心，但印第安人的话深深吸引了她。

众人明白了贝里的来历。两天前，安东尼奥从冒险家的手中拯救了一个印第安妇女，塞茜丽亚又赠给她蓝色和红色的珠子。她是贝里的母亲。

“贝里，”贵族说，“一旦两个人建立了友谊，一个人的家也应是另一个人的家。”

“这也是我的部落世世代代的传统。”

“同我们一起吃晚餐吧。”

“贝里遵命。”

天渐渐黑了，天空中出现了星星。贝里跟随贵族一家登上台阶。

安东尼奥走进内室，拿出一支镶着贵族家徽的短枪。

“这是我的武器和忠实伙伴，它从未欺骗过我，就象你身佩的弓箭；贝里，你给了我女儿的生命，女儿把父亲的武

器送给你。”

印第安人激动地接过礼物。

“这是姑娘给我的武器，它与我共存。”

晚餐的铃声响了。

印第安人怀着深深的敬意，面对奇异的陈设感到手足无措。尽管贵族对他的行为表示由衷的赞赏，对女儿的得救感激而喜悦，但印第安人仍是一动不动地坐在餐桌前。

看到一切努力也无法消除客人的拘谨，安东尼奥斟满两杯酒。

“贝里，”贵族说，“按照白人的规矩，朋友间要相互祝福。酒给人以力量、勇气和喜悦，祝酒就是祝朋友永远健康、勇敢和幸福，我为阿拉莱的儿子干杯。”

“贝里为您干杯，因为你是姑娘的父亲；为你干杯，因为您救了他的母亲；为你干杯，因为您是一个战士。”

每一句话伴随着一口酒，没有任何勉强的流露。即使是毒酒，他也愿意为塞茜丽亚父亲的健康一饮而尽。

3 天才的坏蛋

贝里成了安东尼奥·马里斯家的常客。

老贵族亲切地接待他，视他为诚挚的朋友，他的高尚个性对那个无知的灵魂怀着深切的同情。

尽管塞茜丽亚深知印第安人对她的忠诚，但仍无法克服对被母亲百般丑化了的野蛮人的疑虑。小时候，一听到印第安人的名字，她也会吓得发抖。

印第安人给伊莎贝尔的印象是同样的，这使她想起不幸的母亲、她的血统和她因此而受到的厌恶。

而劳丽安娜太太却把贝里当成一条忠于家庭的狗，一片面包足可以报答他了。当然，这并非她有一付坏心肠，而是教育的毒害。

塞茜丽亚得救15天后，阿伊勒斯·高梅斯穿过院落，来到安东尼奥的书房。

“安东尼奥先生，两周前您收容的那个外国人要见您。”

“让他来。”

他就是劳莱达诺——过去的安热罗·迪茹卡修士。

“有什么不方便吗，朋友？”

“不，骑士先生，我在这里感到很好，我希望长期住下去。”

“谁阻止你了？我们从不过问来客的姓名，也不规定他

动身的日期。”

“你的好客表明你是个真正的贵族，骑士先生，但我要说的并不是这个。”

“想说什么就请吧。”

“这里有一个人，要去里约热内卢迎接从王国来的妻子儿女。”

“不错，他昨天告诉了我。”

“这样就有一个空缺，如果您不觉得不合适，我愿意代替他。”

“完全可以。”

“我的希望是否就算被接受了？”

“是的。阿伊勒斯·高梅斯告诉你要遵守的条件，如果你接受，那就定了。”

“我想我是了解所有条件的。”意大利人笑着说。

“还是听听好。”

贵族唤来侍从，吩咐把留客的守则告诉意大利人。这是阿伊勒斯·高梅斯引以自豪的工作，他总用一种粗俗的严肃行使他的权力。

他来到庭院站定，煞有介事地朗声说道：

“马氏嫡传后裔安东尼奥·马里斯骑士的雇佣法规、章程、守则、纪律或别的什么名称。”他语气一转，继续说：

“第一，无条件服从，违抗者死；”

意大利人点头同意。

“意大利先生，这也就是说，如果安东尼奥先生让你从这块大石上跳下去，那你就做完祷告后跳下去；不管是头朝下还是脚朝下，阿伊勒斯·高梅斯一定会要让你下去。”

劳莱达诺笑了。

“第二，安于现状，否则……”

“对不起，阿伊勒斯·高梅斯先生，请不要费事了，你要说的一切我都知道，最好不要再继续了。”

“为什么？”

“因为每一个同伴都向我描述过这个仪式。”

“不过……”

“免了吧，我知道一切，接受一切，我发誓遵守一切。”

说完，意大利人转身向安东尼奥的书房走去。侍从为不能将如此重大的仪式进行到底而感到愤慨，嘟哝道：

“坏种！”

劳莱达诺走到贵族面前。

“怎么样？”安东尼奥问。

“我接受。”

“好。还有一件事，阿伊勒斯·高梅斯肯定没告诉你。”

“什么，骑士先生？”

“安东尼奥·马里斯，”贵族将手放在意大利人的肩头说，“是严厉的首领，也是诚实的朋友。我是这座房屋的主人，也是一家之长，这个家现在也包括你。”

意大利人弯下身表示感谢，但更重要的是为掩饰面部表情的改变。

贵族赤诚的话语使他惶惑，因为他的脑海中已萌发了罪恶的阴谋——一年后我们便可知晓。

意大利人离开埋藏图纸的地方，经常来到安东尼奥·马里斯的家，请求好客的主人收留他。他原想暂时落脚后，到里约热内卢寻找取宝的机会。

当他得到罗贝里约·迪亚斯的示意图时，他产生了两个念头。到欧洲把秘密卖给菲利贝二世，还是任何一个与西班牙为敌的强国之君？

如果招募一伙冒险家开采宝藏是否会更有油水？

这后一种方式对他的吸引力更大，但他并未做出决定。意大利人把使他日夜惴惴不安的秘密妥善收藏好后，便来到安东尼奥的家。他要制定计划，选择道路。当一切成熟时，他再取出沉睡在地下的羊皮纸，向财富，向成功，向权势进军。

来到贵族的家后，这位原修士仔细地考察形势，感到那是个将日趋成熟的计划付诸行动的绝好场所。

出卖自由、良心和生命的雇佣者谈不上忠心耿耿，他们唯一的目的是金钱，只要他们的主人、首领和朋友能满足他们。安热罗修士深知人的本性，不久便摸透了冒险家们的脾气。

“这些家伙完全能为我服务。”他自语道。

一个新的因素更坚定了他铤而走险的决心——他看到了塞茜丽亚。

那个美丽、纯洁、天真的姑娘激起了他狂热的欲望，他压抑着一触即爆的火星。

僧侣的刻板生活、被冰层压抑着的冲动、被禁欲封闭着的青春沸腾的热血涌上心头，使他感到窒息，巨大的肉欲灌满了这个堕落罪恶的灵魂、这块爱情的处女地。他的生命被狂妄激动着。

他感到，那个女人象巨大的宝藏一样对他的生存是不可缺少的。发财，占有她，只有占有她才能享受那财富——这是他唯一的念头、唯一的追求。

一位冒险家离开贵族之家，劳莱达诺请求填补空缺。我们已看到，他满足了愿望。

他完成了最后的计划——灌木丛中的场面已告诉了我们。意大利人要拉起一支队伍，占有塞茜丽亚，挖掘那令人垂涎的宝藏，把白花花的银子带到巴伊亚州，夺取一艘西班牙轮船，扬帆直奔欧洲。

在欧洲组织庞大的船队，返回巴西，开采那无尽的财富……他的眼前将展开一个充满希望、光明和幸福的世界。

他以非凡的毅力和机敏苦心经营了一年，终于纠集了两个帮凶——鲁伊·索埃罗和本托·西蒙斯。他们等待最后的时机。

他静悄悄地策划着。帮伙中的两个人都有可能出卖他，然而，劳莱达诺决非是对背叛的可能视而不见之辈，他决不会把命运放在帮凶的手中。他炮制了遗嘱，交给了安东尼奥·马里斯。

但是，在遗嘱中他并未象他所宣称的那样透露了全盘计划，而是仅仅指控两个冒险家引诱他叛乱，而他的同流合污完全是违心的。

他完全了解安东尼奥的为人，毫不担心遗嘱会泄露天机。贵族决不会提前打开别人委托的遗书，这就是为什么安热罗·迪茹卡修士改名劳莱达诺，为什么依附于安东尼奥·马里斯以实现他朝思暮想计划的原因。

他整整等了一年。正象他所说的，他已经失去了耐心，他决定动手。他以威胁降服了同谋，把他们变为驯服的工具。他也懂得，必须用某种方式激发他们的热情、胆量和力量，使他们在任何困难面前不退缩。

这种方式便是贪婪。

同谋不可能不对财富产生狂热的追求。当源源不尽的银河流过他们的眼前，滋润了他们焦灼、干渴的嘴时，他们会利令智昏。

事情的发展果然不出他所料。当看到示意图的说明时，两位探险家象遭到了电击，为了触摸到那无尽的财富，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将朋友踏在脚下，或将那座住宅及全家化作灰烬。

不幸的是，地下传出的那一绝望的声音改变了形势。

切莫着急，我们还在1603年——灌木丛中的集会的前一年，这个真实故事的许多情节还没有交待清楚。

4 塞　　茜

劳莱达诺被安东尼奥·马里斯收留几小时后，塞茜丽亚走到卧室的窗前，看到贝里在山石的对面痴痴地望着她。

可怜、胆怯的印第安人深知自己的冷遇处境，如果安东尼奥·马里斯不在院中散步，他从不走近那所住宅，因为只有老贵族的高尚心灵中对他有几分敬意。

印第安人有四天没出现了。安东尼奥估计他已回到了部落的所在地，他是因为同其他部落或葡萄牙人发生了战争才离开那里的。

科塔卡人统治着圣多美角到弗里约角之间的广大土地；那是一个勇敢、强悍的好战民族，多次使征服者胆战心惊。

他们夷平了贝洛·戈伊斯在帕拉伊巴建立的白人属地，经过六个月的激战，又摧毁了圣埃斯皮里图州由瓦斯科·费尔南德斯·科蒂尼奥创建的殖民地。

我们还是放下对历史的暂短回顾，继续讲述我们的英雄。

塞茜丽亚看到印第安人时，第一个反应是惊惧，下意识地离开了窗户。然而，她的善良心灵呼唤她不必多虑，一个曾救过她生命的人有什么可怕！如果印第安人看到对她的一片赤诚所得到的报答是厌恶，那将是多么无情无义和可恶呀！

她终于克制了怯懦，决心对印第安人的恩泽做出牺牲。

走到窗前，抬起秀丽、纤细的手招呼贝里过来。

印第安人激动地向庭院跑去，塞茜丽亚走到父亲面前说：

“我来看看贝里，父亲。”

“噢！好吧。”贵族回答。

安东尼奥陪着女儿向登上台阶的贝里迎去。

贝里拿着一个精致的白色小草篮，里面的筛状笼子里有几个可爱的小动物在低声叫着、动着。

印第安人跪在塞茜丽亚的脚下，低首献上草篮。打开盖，姑娘先是一惊，但又立即笑了。里面是一窝蜂雀，有几只趁势逃跑了。

有一只跳在她的胸前，另一只围着她那金色头发转来转去，似乎将她的红色嘴唇当成了某种果实。

姑娘高兴了。那白的、红的、蓝的、绿的小鸟多么好看，个个都披上了金色！

那色彩斑斓的小动物一定是大自然微笑的产物，是在花粉和蜜水中长大的，应该象天上的星星和地上的花朵一样为世界增辉。

塞茜丽亚观赏了一阵，把它们拿起来吻过，用手捧在胸前。她感到自己是一朵美丽芬芳的花朵，永远让鸟儿吻着，围绕着她飞翔。

贝里幸福地看着，他第一次做了件使姑娘高兴，使姑娘微笑的事情。尽管他内心深处泛起这种幸福的感觉，但也不难看到他是忧伤的。他走近安东尼奥·马里斯说：

“贝里要走了。”

“啊！回你们部落去？”贵族问。

“是的，贝里要回到埋葬父亲的地方。”

安东尼奥以自己和女儿的名义向贝里赠送了满载的礼物。

“问问他为什么要离开我们回去，父亲。”塞茜丽亚说。贵族翻译了女儿的问话。

“因为姑娘不再需要贝里，贝里要去陪伴母亲和兄弟。”

“如果石头再落下来，谁来保护姑娘？”塞茜丽亚笑着问。

听完安东尼奥的译文，贝里惶然无措了，因为他不止一次地想过，他若一走，姑娘遇到危险他也无能为力了。

“如果姑娘命令，”他最后说，“贝里留下。”

塞茜丽亚笑了，她笑那种盲目的服从。她是女性，姑娘的心中总少不了傲慢的种子。

一个野生的、自由得象天空中的鸟儿和山谷中的流水一样的灵魂，一个积聚着无穷的力量和勇气的躯体，一个象山间瀑布一样桀骜不驯的意志，此时温顺得象奴隶一样拜倒在她的脚下！……

若非是女人，决不会感到征服那样一个灵魂、迫使他匍匐在脚下的骄傲。

这是女性的特点。她们承认是弱者，但她们的野心是用弱者的磁石征服所有比她们强大、有力的东西。世上的聪慧、才智、权势和强悍都是她们要战胜和降服的对象。

然而，女人也经常是温顺的，但只是在那些不为羡慕所动、不为傲慢所恼、不为柔弱生悯的男人面前。

塞茜丽亚是天真、纯洁的姑娘，她从未意识到自己的美貌所具有的诱惑力。然而，她毕竟是夏娃的女儿，不能没有一点傲慢的影子。

“姑娘不愿贝里走。”她摇摇头，象皇后似地说。

印第安人完全明白了。

“贝里留下。”

“看到没有，塞茜丽亚，”安东尼奥笑着说，“他多么听你的话！”

塞茜丽亚也笑了。

“我的女儿感谢你的忠心，贝里。”贵族继续说，“但她和我都不愿你抛弃你的部落。”

“我听姑娘的吩咐。”印第安人回答。

“她只是看你是否听她的话；看到你的忠心，她就满意了。她让你走。”

“不！”

“可是，你不要你的兄弟、你的母亲、你的自由生活？”

“贝里是姑娘的奴隶。”

“但贝里也是一名战士和首领。”

“科塔卡人有千百名象贝里一样勇敢的战士，有千百张象雄鹰一样的弓箭。”

“你决定留下？”

“是的。如果你的家中不能收留贝里，森林中的每一株树都是他的栖身处。”

“此话太伤人，贝里！”贵族叫道，“我的家向所有的人敞着大门，特别是你——我们的朋友、我女儿的救命恩人。”

“不，贝里无意伤人，他知道自己的土色的皮肤。”

“但你的心是金色的。”

安东尼奥还是坚持让贝里回去，这时森林中传来单调的

歌声。

贝里侧耳细听。他跑下那宽敞的平台，迎着那印第安人忧伤、凄楚的歌声跑去。瓜拉尼语的歌词是：

星星亮了，我们黄昏动身；轻风吹了，张开我们的翅膀。
战争来了，我们胜利；战争结束，我们回去。
搏斗中战士洒下鲜血，和平中妇女酿出酒浆。
星星亮了，动身的时刻到了；轻风吹了，迈开你的双足。

原始曲子的歌唱者是位年迈的印第安妇人。她靠在林中的树上，通过树叶的缝隙望着庭院中的情景。

贝里走到她的面前，羞赧而伤心。

“母亲！……”他喊道。

“跟我走！”印第安女人向林中走去。

“不！”

“我们回去。”

“贝里留下。”

老妇吃惊地望着儿子。

“你的兄弟要走了！”

贝里不回答。

“你的母亲要走了！”

仍然是沉默。

“你的土地在等你！”

“贝里留下，母亲！”他激动地说。

“为什么？”

“姑娘的吩咐。”

可怜的母亲感到儿子不可动摇的决心，她知道贝里在战

火中所见到的圣母此时化作控制他心灵的塞茜丽亚。

她感到即将失去儿子——她晚年的骄傲，就象她青年的骄傲是阿拉莱。一滴泪珠从她铜色的面颊涔然而下。

“母亲，拿去贝里的弓，埋在父亲的身旁，烧掉阿拉莱的茅屋。”

“不。如果贝里有一天回去，将看到父亲的茅屋和爱他的母亲。一切都是忧伤的，直到月亮将阿拉莱的儿子带回他出生的土地。”

贝里悲切地摇摇头。

“贝里不再回去！”

母亲的脸上浮现惊愕、绝望的表情。

“落下的果实永不返回枝头，地上的树叶只有干枯、死亡、被风吹走。贝里是树叶，你是树身，母亲。贝里不再回到你的怀抱。”

“白人姑娘不该拯救你母亲的生命，抢走她的儿子。没有儿子的母亲就是没有水的土地，它使一切干枯、死亡。”

妇人的眼中射出威胁的目光，象凶恶的老虎捍卫幼小的孩子。

“母亲不要伤害姑娘，否则，贝里将死去，永远不再把你想念。”

二人陷入沉默。

“你的母亲也留下！”老妇决然地说。

“谁做部落的母亲？谁看守贝里的茅屋？谁向孩子们讲述最勇敢的阿拉莱的战斗故事和科塔卡人火烧白人的大寨？谁为战士们准备酒浆并把先辈的习俗传给后世？”

这激情的话语唤起了老人对原始生活的怀念。她沉思片刻，回答道：

“你的母亲回去，坐在茅屋门前的长春树下等你。如果长春花开时贝里不回去，你的母亲决不见它结出的果实。”

老妇双手抚摩着儿子的肩，前额紧贴儿子的前额，二人的泪水混在了一起。

她慢慢地走了，贝里目送她消失在丛林深处。他想跑去唤住母亲，同她一起回去。然而，轻风送来塞茜丽亚同父亲谈话的清脆声音，他再也不动了。

当晚，他在山岩之上建起了茅屋。

三个月又过去了。

塞茜丽亚让印第安人留下时，曾一度克服了对他的厌恶。但后来，再也掩饰不住对他的反感。她忘恩负义了。

当印第安人走近她时，她会惊叫一声，或者匆匆逃走，或者命他离去。贝里已学会了葡语，听到姑娘的话，恭敬而伤心地走开。

但是，他的忠心却一如既往。他陪伴安东尼奥·马里斯旅行，以他的经验引导贵族寻找黄金和宝石。在家的日子里，他为一种香料、一朵鲜花、一只小鸟跑遍大地，然后请贵族把礼品转赠给塞茜。他没有勇气走近她，他不愿使她扫兴。

塞茜是他对姑娘的称呼，尽管他知道姑娘的全名是塞茜丽亚。

姑娘第一次听到时，对百依百顺的奴隶大发雷霆，斥责道：

“为什么叫我塞茜？”

印第安人苦笑一下。

“你不会叫塞茜丽亚？”

贝里清楚地叫出了姑娘的名字，她这才惊异地发现他并

非不会说“丽亚”。

“那么，”姑娘好奇地说，“知道我的全名为什么不叫呢？”

“因为‘塞茜’是贝里心中的名字。”

“噢！你们的语言有这两个字？”

“是的。”

“什么意思？”

“贝里只能感觉它。”

“葡文的意思是什么？”

“姑娘不应知道。”

姑娘用脚尖点着地，露出不耐烦的表情。她跑到正在散步的安东尼奥面前。

“父亲，告诉我在野人的语言里‘塞茜’是什么意思。”

“塞茜？……”贵族回忆着说，“哦！是一个动词，意思是痛苦、伤心。”

姑娘后悔了，知道这是无情无义的过失。她想起了印第安人的恩泽，深感自己的过失、自私和残酷。

“多好听的名字！”她对父亲说，“象小鸟的歌声。”

从此以后，她对贝里好了。她渐渐失去了对他的恐惧，理解了他的心灵。贝里在她的眼中从奴隶变为可靠的挚友。

“叫我塞茜吧！”她对印第安人笑着说，“这个甜美的名字使我永不忘我的过错，并教导我成为好人。”

5 卑　　鄙

让我们回到劳莱达诺和他的同伴被地洞中绝望的喊声所惊动的地方，以继续被几个细节打断了的故事。

愚昧的同谋是迷信的，将那一声音当作超自然的力量、上天的警告。他劳莱达诺却不是懦弱之辈，他听出了那是人的声音，尽管那声音是沉闷的、嘶哑的。

他是谁？安东尼奥·马里斯？某个冒险家？他无法肯定。他陷入了疑惑和动摇之中。

他示意鲁伊·索埃罗和本托·西蒙斯跟他走。他揣起了无数罪恶之根源的羊皮纸，走出灌木丛。三人大约走了一百公尺，一位骑士挡住了去路。意大利人立即认出：阿尔瓦罗。

青年骑士在寻找一个僻静的地方，理一理对塞茜丽亚的百般情丝，特别是早晨发生的一件事使他百思不得其解。

他远远地看到塞茜丽亚的窗户打开后，两位姑娘出现在窗口。她们对视了一会儿，伊莎贝尔跪在了表妹的脚下。如果他听到了我们已交待过的谈话，他会明白一切。但他站得那么远，只能看到姑娘，而姑娘却看不到他。

劳莱达诺看到路过的骑士，转身对同伴说：

“就是他！……”他的眼中闪着兴奋的光辉，“胆小鬼！你想借用上天的力量！……”

说完，他蔑视地一笑。

“在这里等我！”

“你要干什么去？”索埃罗问。

意大利人吃惊地转过身，但他立即耸耸肩，似乎同伴的问题不值一答。

索埃罗深知此人的恶性，明白那一表情的用意，他的被腐蚀的心灵中还残存着一丝良知。他紧紧拉住同伴的胳膊。

“你愿意他揭露我们？……”劳莱达诺说。

“你又想无端犯罪！”西蒙斯说。

意大利人冷冷地望着他说：

“很有必要，亲爱的西蒙斯，我们要及时处理他。”

未等同伴回答，他便钻进丛林，跟在踱步的阿尔瓦罗的后面。青年骑士虽忧心忡忡，但仍保持着原始密林中的猎手的警觉。前、后、左、右、天上、地下都潜藏着危险，树叶丛中会突然窜出一个敌人。唯一的自卫方式是以灵敏的听觉分辨飒飒的风声和其它的动静，以锐利的目光看穿那幽暗的角落和浓密的枝叶。

阿尔瓦罗就是这样一个出色的猎手。只要轻风送来枝叶的破裂声，他会立即抬头环顾四周，并紧靠在一棵孤零零的树干上，手握短枪，等待着。

不论是什么敌人——野兽、蛇类或人，都不得不从正面向他袭击，使他从容地做好应急的准备。

弓身穿行于树叶间的劳莱达诺看到了一切，他犹豫了。然而，秘密是至关重要的，看到骑士那警觉的动作，他更加坚信发出“叛徒”声音的就是阿尔瓦罗。

武艺超群的骑士是位可怕的对手，他手中的利剑似蛟龙出水，象响尾蛇一样呼啸着刺向敌人；他那敏捷的胳膊掷出的匕首快似闪电，准确地刺穿敌人的胸膛；他短枪中的子弹

是他心灵的忠诚使者，射向空中盘旋的鸟儿和风中飞舞的树叶。意大利人不止一次在院中看到阿尔瓦罗击中贝里射向空中的箭支。

塞茜丽亚拍手喝彩，贝里高兴地看着姑娘喜笑颜开。这种雕虫小技，对贝里说来是微不足道的，但他仍听任青年获得这无上的光荣。

阿尔瓦罗知道，只有一个人样样胜过他，这个人就是贝里。自摇篮中就过着战争生活的野人，其格斗的技艺是决非常人所能比的。

正面攻击阿尔瓦罗这样一个对手，劳莱达诺不能不发怵。然而，需要迫使意大利人勇敢、坚定，他迎着阿尔瓦罗走去，决心不惜生命捍卫他的财富。

阿尔瓦罗见他走来，不禁蹙起了眉。前一天傍晚和当天清晨的事使骑士对他产生憎恶，不，确切说是鄙视。

“我肯定骑士先生同我有共同的想法，是吗？”意大利人走到离骑士三步远的地方说。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青年冷冷地说。

“我的意思是，骑士先生，两个相互仇视的人最好远离同伴，到个僻静的地方去。”

“你给我的感觉不是仇视，而是蔑视；不，是厌恶。地上的爬行动物也不会使我象对你一样恶心。”

“我们无须打嘴架，骑士先生，这是白费口舌。我仇视你，你蔑视我，彼此彼此。”

“无耻！……”骑士怒吼一声，手抓住了剑柄。

他的动作是如此之快，话音未落，剑尖已刺在意大利人的脸上。劳莱达诺想躲避，但为时已晚，他的眼中流出了血。

"骑士先生，我不会忘记你对我的污辱。"

"罪有应得。"阿尔瓦罗高傲地说，"宝剑不是骑士的武器，亮出匕首来自卫吧。"

说完，青年平静地收剑入鞘，把它紧束在腰间，然后拔出了雪亮的匕首。

两个对手迎面而遇，矫健的意大利人敏捷地躲闪着。阿尔瓦罗的匕首两次擦过他的脖颈，划破了他的天鹅绒上衣。劳莱达诺突然收住脚，向后一跃，举起左手，示意停战。

"满意了？"阿尔瓦罗问。

"不，骑士先生；我想，与其在这里白费力气，还不如一针见血。"

"只要不动剑，随你选择，我都奉陪。"

"另外，在这里斗下去，对我们都不利。我想杀死你，我想你对我也有同样的愿望。最好是使一方彻底消失，不留下任何连累对方的痕迹。"

"你想怎么办？"

"前面就是小河。你拿出你的短枪，我们每人站在一块石头上，谁要是死了或是伤了，就让他顺水而去，不给对手添麻烦。"

"说得好。如果安东尼奥先生知道我同你这种人决斗，我会感到羞耻。"

"好吧，骑士先生，我们是如此地仇视，那就不用费话了。"二人向奔腾的小河走去。

勇敢的阿尔瓦罗蔑视他的对手，毫无怯意。他那颗正直、高尚的心灵不会想到任何卑鄙的阴谋，不会想到挑衅者会从背后暗算他。

二人正走着，意大利人故意弄丢了剑。他停下捡起剑，

重新挂在腰间。他的心灵深处却没有骑士的高尚情操，当青年独自走在前面时，他心中暗想：

“现在要他的命，易如反掌！放过了他，我就要遭殃。在这种没有见证人的荒野进行决斗，胜利将属于聪明者。”

意大利人小心地装上子弹，远远地跟着阿尔瓦罗，以免任何响声引起对方的警觉。

阿尔瓦罗泰然地走着，他的脑海中出现了塞茜丽亚的形象和伊莎贝尔那饱含忧伤的黑色大眼睛，那张美丽的微黑色的脸第一次同他所钟爱的金发天使在梦中融在了一起。

为什么？他无法解释。但是，他预感到窗前的一幕中有一个秘密，有两位姑娘间的默契和自白。这个秘密无疑是他。

当死亡走向他、靠近他、即将触摸他时，他正陷入爱情的想入非非和美妙的憧憬之中。他忘记了死亡的危险，心中充满了善意和上帝。如果偶然的不幸落在他的头上，只要塞茜丽亚感到难过，感到悔意，他就心满意足了。

他把手插进怀中，取出姑娘赠送的茉莉花，一朵被他灼热的唇烧枯了的花。他正要再一次把它放在唇上，突然想起这会被意大利人看到。但他没有听到意大利人的脚步声，他的第一个念头是转身看看对手是否逃走。胆怯会产生邪恶，他想到了背叛。

他想转身，但却没转，在无耻之徒面前流露胆怯有损骑士的荣誉。他高傲地仰起头，继续向前走。但他不知道，此时一只扣动了扳机的枪已掉在了地上，意大利人瞄准的子弹即将射出。

6 高　尚

阿尔瓦罗听到一声尖厉的呼啸，一颗子弹擦过他天鹅绒的帽沿，击落了盘旋在肩上的红羽毛。

青年平静、泰然、冷漠地转过身，面部的肌肉没有丝毫变化，只有蔑视的微笑浮现在黑色唇髭下。

眼前的场面却使他大吃了一惊，十步开外的情景出乎他的意料。

贝里以强健的左臂抓着劳莱达诺的后颈，狠狠地迫使他跪在了地上。

意大利人面色苍白，肌肉抽搐着，瞪着眼睛，冰冷的手中握着的枪仍在冒烟。

印第安人夺过枪，拔出长刀，高高举起，向意大利人的顶部劈去。

阿尔瓦罗抢上前制止了下落的钢刀，向贝里摆摆手。

"松开这个败类，贝里！"

"不！"

"他的命属于我。他已经向我开枪，现在该我了。"

阿尔瓦罗装上子弹，枪口对准意大利人的前额。

"该死的，祷告吧。"

贝里垂下手中的刀，后退一步，等待着。

意大利人没回答，他的祷告是恶毒的咒骂。激烈跳动的心脏撞击着怀中的羊皮纸，他想到那无法享用的巨大财富可

能要落到阿尔瓦罗手中。

但是，这个卑贱的灵魂中似乎还有点自尊和对犯罪的自傲，他不祈求，一句话也不说。他感到额头冰冷的金属，闭上眼睛，等待死亡。

阿尔瓦罗看了他一会儿，放下了枪。

“你不配死在骑士的手中，玷污战士的武器。你应当捆在行刑柱上，否则便是践踏上帝的正义。”

劳莱达诺睁开了眼，脸上浮起希望之光。

“你发誓明天离开安东尼奥的家，永远不再踏上这块腹地。你若答应就饶你一命。”

“我发誓！”意大利人叫道。

青年取下在颈部绕了三圈的项练，把胸前的红色基督十字架递给劳莱达诺。他伸出手，重复了誓言。

“起来，滚吧。”

骑士鄙视而高傲地收起枪，示意贝里同他继续散步。

目睹眼前的情景，印第安人陷入沉思。

当他听到劳莱达诺和两个同伴阴谋加害他心中的姑娘和安东尼奥时，第一个念头是冲上去，杀死他们。所以，他喊出了那一愤怒的呼叫。但他立即想到那是白白送死，塞茜丽亚将失去捍卫她的人。他生平第一次产生了胆怯，为姑娘而胆怯；他恨自己没有千百次生命为姑娘献身。

他迅速离开了那里，以免被攀上树枝的意大利人发觉。他走到河边，洗净了衣服上的血迹，他不愿让人发现他曾受过伤。同时，一个计划在他的心中升起了。

他决定不把此事告诉任何人，包括安东尼奥。他的想法出于两种考虑：第一，他没有掌握证据，对手又是白人，他的指控会得不到相信；第二，他自信有足够的能力单独对抗

意大利人，挫败他的阴谋。

于是，他开始筹划。三人犯罪团伙无疑应受到惩罚，处以极刑。但是，对他们的打击应是毁灭性的，一次性的。如果走脱了一个，他会狗急跳墙，铤而走险。

他的思维是缺乏教养的，但却象太阳一样闪光，象森林一样充满活力，使他象文明人一样进行谨慎、富于逻辑的思考。他想到了各种可能，他的行动要万无一失。

他就这样踏上回家的道路，另一个义务在召唤他：通知安东尼奥准备迎接艾莫拉人的袭击。当他走过西蒙斯和索埃罗的身边时，从他们目视的方向远远看到正在瞄准的劳莱达诺。

他跑上去，扑到意大利人身上，拨开了短枪，把敌人按在地上。这一系列动作是如此之快，两个冒险者只觉得印第安人自眼前一闪，他们的同伴已跪倒在地。

意外的时机送到贝里面前。意大利人已在他的手中，收拾了一个，另外两个一把刀足够了。这样，他将找到安东尼奥，对他说：

“这三个人背叛了你，我把他们除了。如果我错了，请惩罚我。”

阿尔瓦罗的慷慨干预挽救了劳莱达诺的性命，完全改变了他的计划。骑士不知道贝里急于动手的用意，只以为那完全是替自己惩罚卑鄙的背叛。他蔑视一个无赖的生命，相信了他的誓言，相信他会离开安东尼奥的家。

贝里曾想劝阻骑士的决定，但深知那是不可能的。阿尔瓦罗从安东尼奥身上继承了15世纪骑士的诚实原则，贵族将这种品德视为先辈留下的最好遗产，曾在阿尔茹巴劳塔①与

① 葡萄牙的两个教区的合称，1385年8月14日，若昂一世曾在此打败过五倍于己的西班牙军队。——原注

骑士之王阿维斯共同战斗过的勇士精神支配着青年的一言一行。

贝里熟悉青年的个性，知道一旦他饶恕了哪怕是被他鄙视的劳莱达诺的性命，决不允许任何人当着他的面动对手的一根毫毛，否则，他将以武力维护曾危及他生命的人的安全。

印第安人尊敬阿尔瓦罗，但这并非对他本人，而是因为他所爱的塞茜丽亚。骑士的不幸会使姑娘忧伤，因在贝里看来，他象姑娘所有的东西一样是神圣的，是姑娘平静、安宁、幸福的需要。

于是，贝里将刀插在腰间，扔下意大利人，跟骑士走了。二人沿着长长的河岸向家中走去。

“再一次感谢你，贝里；并不是因为你救了我的命，而是因为你对我的尊敬。”

青年紧握印第安人的手。

“不用谢，贝里没帮你什么，救你的是姑娘。”

阿尔瓦罗喜欢贝里的坦率，但对他话中的暗示感到脸红。

“你要死了，姑娘会痛哭，贝里希望姑娘高兴。”

“你错了。塞茜丽亚是善良的，我、你及其他任何她所喜欢的人的不幸都会使她伤心。”

“贝里知道，你对姑娘就象使野玫瑰红润的太阳，使夜间的花绽开的宁静。”

“贝里！……”阿尔瓦罗叫道。

“不用生气，”印第安人平静地说，“贝里尊敬你，因为你使姑娘微笑。小河边的甘蔗青又绿，轻风送来‘塞茜’的沙沙声。你是河流，贝里是轻风；轻风不阻挡水流的絮

语，轻风使绿叶低垂在水面。”

阿尔瓦罗惊异地望着印第安人。这个无知的野人从何处学会了这简单而生动的诗章？从何处呼吸了这碌碌人间难得的细腻情感？

眼前的景物回答了他的疑惑。富饶、明亮的巴西大自然造就了这个原始的心灵，就象水中倒映着蓝色的天。我们的土地上有参天的松柏和柔嫩的攀藤，有凶恶、残暴的虎、貘和美丽的蜂雀，有蔚蓝色的天空和迅猛的暴风，有繁花绿草下致人死命的爬虫。只有熟悉这一切的人才能理解阿尔瓦罗的感情。

这连接万物生命两端的链条究竟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强大的力量总与孺弱连在一起，意味着美丽、可爱的后面是可怕的悲剧和狰狞的魔鬼，意味着暴死伴着辉煌的生命。这不就是诗吗？人类诞生和成长在这个芬芳的摇篮里，但经历却是如此的不同，微笑与泪水、鲜花与荆棘、蜜与毒永恒地对立着。他不就是诗人吗？

原始的诗人以自然的语言歌颂自然。他不懂自然之奥妙，但从眼前的形象中寻找激动心弦的感情语言。每个字都是创世纪中上帝使用的，是大自然笑颜的花朵、天空、光明、色彩、空气、太阳。每句话象欢跃的流水或奔腾的瀑布，它越过山巅，时而缓缓流淌，象玲珑可爱的昆虫。

这就是帕开盖尔河畔绮丽的景色向阿尔瓦罗展示的印象，一个在脑海中一闪而过的印象。

青年听完印第安人稚气的表白毫不感到敌意。相反，他敬佩贝里对塞茜丽亚爱屋及乌的忠心。

“这么说，”阿尔瓦罗笑道，“你爱我仅仅因为塞茜丽亚喜欢我？”

“贝里只爱姑娘所爱的东西，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他只爱她，为了她，他离开了母亲、兄弟和出生的土地。”

“但是，如果塞茜丽亚不象你想的那样爱我呢？”

“贝里自然也要这样做，他不会再看你一眼。”

“如果我不爱塞茜丽亚呢？”

“不可能！”

“为什么？”青年笑着说。

“如果你要让姑娘伤心！……”印第安人的黑眼珠闪着光说。

“真的！你怎么办？”

“贝里杀死你。”

坚定的语气表明了那是他的肺腑之言，但阿尔瓦罗却猛地握住印第安人的手。

贝里深恐刺伤青年，为使对方理解自己的坦率，他激动地说：

“听着，贝里是太阳的儿子，若太阳烧灼了塞茜白色的皮肤，贝里将唾弃它；贝里热爱轻风，若轻风吹走塞茜一根金发，贝里痛恨它；贝里喜欢天空，若天空的蓝色胜过塞茜的眼睛，贝里永不再把眼睛抬起。”

“我懂了，朋友，你的全部生命都为了姑娘的幸福。不用担心我会刺伤你爱的姑娘，你知道我爱她，如果我说你的忠心并不比我大，请不要生气。如果我给塞茜丽亚带来不幸，不等你动手，我早就自杀了。”

“你真好，贝里希望姑娘爱你。”

印第安人向阿尔瓦罗讲述了窗台事件的经过，青年气白了脸。他要回去寻找意大利人，这次他再也不想饶他。

“不用了！”印第安人说，“塞茜会害怕，这事交给贝

里吧。”

二人即将到达围墙时，贝里抓住了阿尔瓦罗的胳膊。

“敌人要捣乱，如果贝里死了，请保护姑娘的安全，并告诉他的母亲。全部落的战士会同你并肩战斗，保卫塞茜。”

“敌人是谁？”

“想知道？”

“当然，不知道同谁战斗？”

“会知道的。”

阿尔瓦罗正要坚持，印第安人已返回了丛林。当青年登上台阶时，他已转到塞茜丽亚的窗前。

这时，在一棵树的枝叶丛中露出了高梅斯瘦削的身躯，浑身沾满青草。他已精疲力尽。头上可恶的树枝迫使忠于职守的侍从不得不在草地上爬行，但还是用肘支撑起身子，用力喊道：

“喂！印第安先生！……尊敬的酋长！……捕活豹的猎人！……听着！”

贝里没转身。

7 山　　涧

贝里远远望着塞茜丽亚。

高梅斯站起身，跑到贝里身旁，拉住他的胳膊。

“可把你逮住了，尊贵的土人！啊！……让我找得好苦！……”侍从喘息着说。

“别理我！”印第安人冷冷地说。

“别理你！好神气！我为你跑遍了树林！跟我走！”

劳丽安娜太太希望尽早赶走贝里，派侍从找贝里见安东尼奥。忠实执行主人命令的高梅斯在林中整整转了两小时，出尽了洋相，好象沿途的每一样东西都在故意同他作对。

被他用帽子激怒的一群胡蜂迫使他狼狈逃窜；蜥蜴突然缠住他的腿，用长长的尾巴狠狠地抽打着；还有那遍地令人讨厌的荨麻和刺槐。可恶的原始土地！啊！谁让你生在那荒芜的一角！

高梅斯吃尽苦头，理所当然地不会把贝里放过。不幸的是印第安人对他毫不体谅。

“我没让你放开我！”贝里生气了。

“千万别着急，我的土人，我的心肝！高梅斯发誓，不回去不行，你该知道！我说不行，就等于圣母说不行……什么鬼东西为你祈祷？……噢，我竟把圣母叫鬼东西！罪过！谁要亵渎圣徒……亵渎圣徒！……圣母！我不敢！我不敢！闭上嘴！别再嘲弄我！”

当侍从滔滔不绝地独白时——一种不无诚意的自白，贝里凝神遥望窗户。然后，推开抓着他胳膊的手，竟自走了。高梅斯机械地脚跟脚地尾随在后。

“你跟着我干吗？”印第安人问。

“新鲜！我奉命带你回去。”

“贝里要远走高飞！”

“你到天边也得先回去，我的孩子。”

印第安人转过身，决然地说：

“贝里不要你跟着！”

“印第安先生，请别费话，还没有人能以武力赶走过我父亲的儿子；你最好知道，他可是个亡命徒。”

“贝里说一不二！”

“高梅斯不达目的也决不罢休。”

盲目崇拜的贝里遇到盲目服从的侍从。他知道，难以说服这个忠实的传令兵。他决定摆脱此人的纠缠。

“谁让你来的？”

“劳丽安娜太太。”

“干什么？”

“让你回家。”

“贝里自己去。”

“好吧！”

印第安人抽出刀。

“哟！……”侍从大叫道，“谈话也用刀？若不是安东尼奥有言在先，我也有家伙！好……你可以杀死我，我决不后退一步。”

“贝里只杀他的敌人，而你不是。你太缠人，贝里要把你捆起来。”

“什么？……为什么？”

印第安人平静地割下树上的一根藤条，侍从的怒火涌到脑海，他几乎、几乎要扑到野人身上。

然而，安东尼奥早有告诫，他必须尊重印第安人。他所能做的最多是勇敢的自卫。

贝里把二十余米长的藤条绕在脖子上，收起刀，微笑着转向侍从。高梅斯毫不犹豫地拔出剑，按着幼年时代起就遵循的格斗法规，摆好自卫的架式。这是一场有趣的绝无仅有的原始决斗，是武器与技巧、铁与藤条的较量。

“酋长先生，”侍从紧蹙双眉说，“放老实点，高梅斯不是吹，我的剑可不是好惹的！”

贝里不以为然地呶呶嘴，在离侍从三步远的半径上转起来，使他的剑无能为力。印第安人的目的是从对手的背后下手。

高梅斯背靠一棵大树，随着印第安人转动，以免后部遭到袭击。他的头晕了，脚步乱了，贝里趁机扑上去，从背后抓住他的双臂，把侍从捆到了树上。

当高梅斯从眩晕中醒过来时，发现从膝盖到肩膀已被藤条紧紧缠绕。贝里已平静地远去了。

“魔鬼！该死的骗子！”高梅斯咆哮着，“看我找你算帐！……”

不论忠实的侍从将多少肮脏的话语送进他的耳朵，贝里头也不回地向贵族之家走去，他看到塞茜丽亚手托着腮，怔怔地望着窗下的山涧。

伊莎贝尔对阿尔瓦罗的爱和对她的妒忌曾使姑娘震惊。高尚的情操使她渐渐平静下来，她不想把自己当时的心情流露给表姐。伊莎贝尔是好心人，她爱她，不愿让她伤心。

她没说一句责备或抱怨的话。她站起身，温柔地吻过表姐，说想一个人呆一会儿。

“可怜的伊莎贝尔！”她自语，“她该受了多少罪！”

她忘掉了自己，只想着表姐。但是，眼中的泪水和胸中的呜咽使她意识到自己的忧伤。美丽活泼的姑娘生来只学会了笑。她是喜悦的天使，并以喜悦感染周围的一切。哭泣对她是难以承受的感情。她揩干了泪水，感到少许轻松。她陷入了沉思。

爱情对她来说似乎是种新奇的东西。直到那时，她对阿尔瓦罗的全部感情只不过是使她发窘地红脸、微笑的东西。她从未记得那一感情超越过这一界线或使她产生过另外的冲动。但是，表姐向她表白了单独占有那一感情的野心。

她想了很久，心中承认她没有表姐那种感情，表姐对阿尔瓦罗的爱慕决不会使她对表姐产生怨恨。

塞茜丽亚不明白爱情同其他感情之间的斗争，一种感情胜过理性的可怕斗争。在她那颗纯洁、质朴的心中，对父亲的崇拜、对母亲的尊敬、对阿尔瓦罗的热情、对哥哥和伊莎贝尔的情谊、对贝里的友谊都可以完美地融汇在一起。

这一切感情组成了她的生命，并为此而感到幸福。她再也不追求什么，奢望什么。只要能亲吻父母的手，得到哥哥和姐姐的爱抚，对骑士微笑和同奴隶玩耍，她的生命就是一朵花。

当她那天真、幸福的金色链条中的一环不得不破裂时，她感到惊异。心灵中的两种感情的搏斗使她难过。她的生活中将失去一种乐趣，一个形象，一朵心灵之花。但她不愿损伤任何人，特别是忧伤重重的表姐伊莎贝尔。

她心中保留着其他的寄托，塞茜丽亚仍会感到生活的乐

趣。她不应成为自私者。

只有象她那样纯真、无私的姑娘和象未被晨光揭开花瓣的蓓蕾一样的心灵才会有这种思维。

她沉思着眼望山涧，那里落下过一件改变她生活的东西。“如果我得到那件礼物，”她自语，“我就送给伊莎贝尔，以表示我对她的爱和幸福的祝愿。”

看到姑娘呆呆地望着深谷，贝里明白了她的一部分想法。他不明白塞茜丽亚如何知道了礼物落下深沟，只觉察到她正为此而难过。他不仅要做一切使塞茜丽亚高兴的事，而且他也让阿尔瓦罗把“事情交给他”。

他走到悬崖边。

山沟的两边铺满苔藓和爬藤，在这嫩绿色的地毯上飞着五颜六色的蝴蝶，下面是个不见阳光的生物王国。沟底不时传来蛇类的穿行声、即将进入蛇口的鸟儿的凄鸣和石面上的沙沙声。

当太阳当空时，可以看到花草丛中蛇类的绿眼睛，或黑、红色的鳞状物缠绕着树干。

贝里不去计较沟底形形色色的“居民”对他可能的接待方式，他唯一不安的是幽暗使他难以发现要寻找的物件。他砍下了一根被殖民者称为“油灯”的树枝，点上火，沿峭壁向谷底滑去。沉思中的塞茜丽亚发现了他。

姑娘不禁一惊，她想起了表姐的祈求，害怕再失去一个感情。两环锁链同时断裂，这对她无疑太过分了。两滴热泪自脸颊滚下，象是沿着心中被抖动的两根弦。

“贝里！……”

印第安人抬起眼。

“你哭了，姑娘？”他颤抖地说。

姑娘笑了，那是内心深处凄楚的笑。

“不要哭，姑娘，”印第安人请求说，“贝里寻找你希望的东西。”

“我希望什么？……”

“贝里知道。”

姑娘摇摇头。

“就在那里。”他指着谷底说。

“谁告诉你的？”姑娘惊异地问。

“贝里有眼睛。”

“你看到了？”

“是的。”

“印第安人继续向下滑去。”

“你要干什么？”塞茜丽亚着急了。

“把你的东西拿上来。”

“我的！……”她忧伤地自语。

“他给你的。”

“他是谁？”

“阿尔瓦罗。”

姑娘的脸红了。但是，担心驱走了羞怯。她低头看到下面的树叶上的爬虫，听到深渊中可怕的乐章。

“贝里，”她的脸吓白了，“不要下，快上来！”

“不！不把使你难过的东西拿回来贝里不上去。”

“你会死的！……”

“不怕。”

“贝里，”姑娘严厉起来，“你的姑娘命令你回来。”

印第安人迟疑地停住脚步。姑娘的命令不可违抗，必须执行。

他胆怯地望了姑娘一眼。但此时塞茜丽亚看到阿尔瓦罗出现在印第安人的茅屋边，羞得退回屋内。

印第安人笑了。

“贝里违抗了你的声音，但遵从了你的心灵。”

印第安人消失在爬藤之中。

塞茜丽亚惊呼一声，趴在了窗台上。

8 手　　镯

塞茜丽亚俯在窗台上见到的场面把她惊呆了。

巨大的蜥蜴爬出洞穴，长虫钻出石缝，毒蜘蛛沿着细丝从树枝上滑下。在爬虫的嗞嗞声和蟋蟀颤叫的交响乐中，传来食蛇鹰的单调、凄凉的歌唱。深渊中只剩下火把的微光在闪烁。

塞茜丽亚面色苍白，浑身颤栗，她断定贝里不会有生还的希望，无疑要葬身于形形色色的怪物口中。她为失去一位朋友痛心，她祈祷上帝显示奇迹拯救他。

她有时闭上眼睛，害怕看到那可怕场面。但她又立即睁开，在深谷中寻找印第安人。

枝叶摇动处，一只昆虫飞到她的肩头。那是一个希望，在歌中人们把美丽的绿色甲虫称为“上帝的女儿”。

姑娘极度焦虑的心落到一丝希望的线上。塞茜丽亚含着泪水，微笑着深情地将“上帝的女儿”捧在红润的手中。

她需要等待、等待。她鼓起勇气，发出了微弱的呼唤：

“贝里！”

呼喊后的暂短时刻是残酷的。如果印第安人不回答，那就是死了。然而，贝里说话了：

“等一会儿，姑娘！”

尽管那沉闷、嘶哑的声音使她欣喜，但她仍感到里面饱含着痛苦。

“你受伤了？”她不安地问。

没有回答。一个尖厉的叫声从谷底升起，在深沟中回

荡。雄鹰唱起了歌，一条响尾蛇呼啸着穿过身边的子女。

塞茜丽亚一怔，接着呻吟一声，昏倒在临窗的床上。十五分钟后，姑娘睁开了眼，贝里正走到她面前，笑着献上一个丝线包，里面是一个红绒裹着的小匣。心有余悸的塞茜丽亚没接面前的首饰，而是拉住印第安人的手，急切问道：

“你被咬伤了，贝里？……疼吗……快说！”

贝里望着她那吃惊的面孔说：

“你怕了，姑娘？”

“太可怕了！”姑娘说。

印第安人笑道：

“贝里是野人，是森林的儿子。他诞生在荒野的蛇群中，它们认识贝里，尊重贝里。”

不错，他刚刚所做的就是他在森林中的日常生活，决无半点危险。

只要有手中的火把和模仿得惟妙惟肖的食蛇鹰的叫声，他足可以吓跑各种有毒的爬虫。野人们就靠它在深夜平安地穿越大森林。贝里在谷底的乱枝丛中幸运地找到了阿尔瓦罗赠送的丝线包。

他不禁高兴地叫起来，这叫声被塞茜丽亚误认为哀号，因为陡壁把回声变得模糊而沉闷。

但是，塞茜丽亚无论如何也无法理解一个人怎么能在毒虫之中安然无恙，她认为印第安人的得救是种奇迹，把一种寻常的自然功能当作非凡的壮举。看到贝里归来和得到阿尔瓦罗赠物的巨大喜悦使她把一切焦灼、忧虑忘得一干二净。小匣里只有一只手镯，但这是一只漂亮、精致的珐琅质的手镯，是阿尔瓦罗着意为塞茜丽亚选择的。姑娘以女人天生的妩媚欣赏了一会，欣然地戴在手上，让一旁惬意望着的贝里看。

"贝里有一个感觉。"

"什么？"

"你戴上再好也不过了。"

"为什么？"

"它将永远伴随着你。"

塞茜丽亚笑了，她淘气地说：

"如果姑娘不戴这只手镯，而戴上你赠送的礼物，你高兴吗？"

"太高兴了。"

"你给我什么才能使我更漂亮？"姑娘开玩笑地说。

贝里望望自己，不禁难过起来。他可以奉献出一钱不值的生命，但一个可怜的野人何处寻找与姑娘相配的装饰！

塞茜丽亚看到他为难的样子，怜悯地说：

"你去采一朵花来，姑娘要放在头发上。手镯虽好，但她永不戴在手上。"

最后一句话坚定的语气表现出姑娘倔犟的性格。她若有所思地把手镯重新放入匣内，怅然若失。

贝里从花园采来一朵野花，一朵红色的绣绒花，姑娘把它戴在头上。贝里活着的唯一乐趣是满足姑娘的要求，此时他的一个天真的愿望也得以实现。塞茜丽亚把小匣藏在怀中，走到表姐的房中。

伊莎贝尔在表妹房中泄露了爱情的秘密。回来后，她托辞不适，再也没出房门。

她流下的不是表妹那样轻松、自慰的泪水，不是冷却心房的泪水，而是使感情的余火烧得更旺的热泪。有时，她那湿润的黑色大眼睛射出奇异的光彩，好象某种狂热的念头闪过昏厥的脑海。于是她便跪在地上，祷告着，两行泪水沿着

面颊流下。

当塞茜丽亚进来时，她正坐在床沿，眼望着窗外的一线蓝天。忧伤和怠倦的面容显示出惊人的诱惑力，柔媚匀称的线条更为动人。塞茜丽亚悄悄走上去，猛地在表姐微黑的脸颊印下一个吻。

“我说过，我不愿看到你愁眉不展。”

“塞茜丽亚！……”伊莎贝尔惊呼道。

“怎么了？吓着你了？”

“不……可是……”

“可是什么？”

“没什么。”

“我知道你需要什么，伊莎贝尔；我这里有你的一个小匣，快坦白吧！”

“我知道,”表姐结结巴巴地说，“我不配你的情谊。”

“为什么？你有什么对不起我？我们不是姐妹？不应当永远相爱？”

“塞茜丽亚，你对我说的是违心的话。”伊莎贝尔激动地说。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姑娘不悦地问。

“不是这个，请原谅。但是……”

伊莎贝尔没把话说下去，塞茜丽亚的行动使她惊异。一个念头突然浮上她的脑海。她猜想塞茜丽亚并不妒忌她，因为表妹会认为她不值得阿尔瓦罗一顾。她苦涩地笑了。

“一切都清楚了，”塞茜丽亚把话头一转说，“我们之间什么都没发生，对吗？”

“你喜欢他？”

“当然喜欢，但什么事都没了。我们都象过去一样，只

有一个区别，”塞茜丽亚红着脸说，“从今后，你什么秘密都不要瞒我。”

“秘密？有一个你已知道了。”伊莎贝尔嗫嚅道。

“那是我猜的！但我不希望这样，我要听你亲口对我说，我要在你忧伤的时候安慰你，我要你高高兴兴地对我笑，行吗？”

“哦，永远不行！塞茜丽亚，你不能过分要求我！你什么都知道了，不要逼我在你的面前羞死。”

“为什么要害羞？你既然爱我，为什么不能爱另外一个人？”

伊莎贝尔把发红的面颊蒙在双手中，塞茜丽亚颇为激动地望着表姐，此时她明白了当阿尔瓦罗望着她时她也脸红的原因。

“塞茜丽亚，”伊莎贝尔鼓足勇气说，“不要哄我，我的妹妹。你心眼好，你爱我，不愿让我伤心，但也不要讥笑我的坦率，你要知道我受了多少罪！”

“我说过，我不哄你，也不愿你受罪，更不愿你因我而受罪，懂吗？”

“我懂，我一定能关闭心灵的窗户。我宁愿它死去，也不让它给我带来忧伤的影子。”

“不，”塞茜丽亚说，“你不懂我的意思，我求你的不是这个，相反，我希望……你幸福！”

“希望我幸福？”伊莎贝尔吃惊地问道。

“是的。”姑娘拥抱着表姐，对她耳语道：“我希望你爱他也爱我。”

伊莎贝尔面色苍白地站起身，对表妹的话半信半疑。塞茜丽亚强做笑容。

“不，不可能！你要让我发疯吗，塞茜丽亚？”

“我希望你高兴。”姑娘抚摩着她说，“我愿你不要这样忧愁，我愿你象亲姐姐一样拥抱我。我不配吗？”

“啊！配，好妹妹；你是一个善良的天使，但你的牺牲是无益的，我不可能幸福，塞茜丽亚。”

“为什么？”

“因为他爱你！”伊莎贝尔低语道。姑娘羞红了脸。

“不，那是假的。”

“完全是真的。”

“他对你说过？”

“不，我比你知道得还早。”

“那你就错了，我也不愿你这样说，他对我的想法与我有什么关系？”

姑娘激动地走了，但又立即转回身。

“噢！我忘了送给你一件东西。”

她拿出小匣，打开，把珍珠手镯戴到伊莎贝尔的手上。

“多好看？衬着你的微黑的皮肤多漂亮！他一定会高兴的！”

“这个手镯！……”

伊莎贝尔突然发生了怀疑。

姑娘见此情景，生平第一次撒了谎。

“是父亲昨天给我的。一共两只，一只是我的，另一只是我给你的。你不能拒绝，要不我会生你的气。”

伊莎贝尔低下头。

“戴着吧，我也戴上，我们是姐妹嘛。再见。”

她双指放在嘴上，向表姐送去一个吻，然后跑了出去。

她那活泼、淘气的个性驱散了清晨不愉快的印象。

9 遗　嘱

塞茜丽亚离开伊莎贝尔时，安东尼奥正忧心忡忡地登上石阶。一件重要的事情使他不安，他的表情比平素更为严峻。

老贵族看到儿子迪约哥同阿尔瓦罗正沿着房后的围墙散步，他示意他们过来。

青年们来到贵族身边，跟随他走到祠堂隔壁的武器库。那是一间寻常的小厅，唯一引人注目的是一道通向火药库的小门。

打开地板，便是一个石洞，谨慎的贵族利用这一天然地形储备了几十公斤炸药，以防万一。

另外，贵族念念不忘的是家庭的安宁，他不想把安全的钥匙交给任何家庭成员或冒险家。所以，没有他在场，任何人也没有踏进过那个地方。

安东尼奥坐在罩着华美皮革的桌子旁，让两个青年坐在他的身旁。

"我要同你们谈的是一件严肃的家务，"贵族说，"与你们有关，对我更是至关重要。"

迪约哥低下了头；阿尔瓦罗听到贵族缓慢、沉重的语调，感到震惊，也垂下了眼。

"我已经六十岁了，"安东尼奥继续说，"我老了。巴西这块原始的土地和清新的空气虽给我增添了朝气，但自然

规律是不可抗拒的。我感到生存法则已把我的活力带向产生它的土地。”

青年们想说几句宽慰的话，就象我们自欺欺人地向亲人掩饰真理一样，但贵族坦然地制止了他们。

“不要打断我的话。我不是在悲叹人生，而是发表一个声明，你们必须听着，以便理解我的用意。我度过了四十余载的戎马生涯，我曾平静地面对这苦难旅途的终点。”

“啊，我亲爱的父亲，我们从未怀疑过您，但您在两天中第二次向我提示的不幸结局，使我震惊。您永远是强大的、年轻的！”迪约哥说。

“是啊，”阿尔瓦罗说，“不久前您还说过，巴西使您年轻，新世界的确赋予您青春。”

“谢谢，阿尔瓦罗，我的孩子。”安东尼奥笑道，“我相信你的话，但你要知道，一个垂暮之人立下遗嘱，以实现他最后的愿望是慎重的行动。”

“遗嘱，父亲！”迪约哥惊异地问。

“是的。生命是属于上帝的，未来需要我这样做。按理，这种事应由书记官来做，但这里没有，也没有必要。一个贵族的最后愿望委托给你们这样高尚而忠诚的人再合适也不过了。一张纸会丢失，会被撕毁、烧掉；但一个手中握着武器的骑士的心和所承担的义务是活的契约、忠实的执行者。下面是我的遗嘱，请听着。”

从贵族的话中，骑士们感到他的坚定不移的决心。他们不得不激动、恭敬、凄然地听着。

“你不用我费心，迪约哥，因为你将是一家之主，我的财富属于你。你的母亲也不用我费心，因为她虽失去了丈夫，但有一个忠诚的儿子。我爱你们，我将在最后的时刻祝福你

们。但还有两件最重要、最神圣的事情，即使在我离开尘世之后，也将念念不忘。那就是我女儿的幸福和家庭的名望。前者是天赐之物，后者是父亲的遗产。”

贵族停顿一下，目光从迪约哥悲凄的脸上移到阿尔瓦罗激动的脸上。

“我把父亲的遗产传给你，迪约哥；我相信，你会维护象你的心灵一样圣洁的父亲的声誉，并使它发扬光大，因为这是神圣而正义的事业。我把女儿的幸福交给你，阿尔瓦罗。上帝把你送到我的身边已有十余年，最美好的礼物无过于天赐。”

青年们单膝跪在地上，每人吻着贵族的一只手。安东尼奥的手停在二者中间，慈祥地望着他们。

“起来吧，我的孩子；你们象兄弟一样拥抱吧，我还有话讲。”

迪约哥张开双臂，把阿尔瓦罗紧紧抱在胸前。两颗高贵的心连在了一起。

“还有一件事，我羞于启齿。尽管是面对纯真的灵魂，流露心愧之事也是困难的。我有一个私生女儿，为了尊重妻子，也是担心孩子会为出身而难堪，在我活着的时候对她以侄女相称。”

“伊莎贝尔？……”迪约哥惊呼。

“是的，伊莎贝尔是我的女儿。我请求你们象爱亲姐妹一样爱她，使她感到温暖，使她幸福，使她原谅我对她的冷漠，原谅我无意中对她的母亲造成的不幸。”

老贵族的声音激动得颤抖起来。那是沉睡在心底的痛苦的回忆，此时苏醒了。

“可怜的女人！……”他喃喃地说。

他站起身，踱了几步，终于控制了情绪，对青年们继续说道：

“这是我最后的希望，我相信会得到你们的尊重。我不要求你们发誓，一句话就够了。”

迪约哥伸出了手，阿尔瓦罗把手放在胸前，安东尼奥明白这无声的许诺，拥抱了他们。

“好，不要愁眉苦脸，高兴些，我不是还好好的吗！对未来的信念会使我重新获得青春，我希望遗嘱长久地埋在你们心里。”

“我也这样想。”阿尔瓦罗说。

“那就好。”贵族笑道，“你们要知道，很可能我要亲自完成这遗嘱的一部分，知道是什么吗？”

“关于我的幸福！……”阿尔瓦罗红着脸说。

安东尼奥紧握青年的手。

“我感到高兴、满意。”贵族说，“但我还有一个令人伤心的义务。贝里在哪里，阿尔瓦罗？”

“我刚刚还看到过他。”

“把他找来。”

阿尔瓦罗走了。

“孩子，把你的母亲和妹妹叫来。”

迪约哥服从了吩咐。

贵族坐在桌前，在一张羊皮纸上写了些什么，然后折起来，用丝线缝好。

迪约哥陪着劳丽安娜太太和塞茜丽亚进来。

“请坐，夫人。”

安东尼奥要召集全家，举行一个隆重的仪式。

塞茜丽亚一进门，贵族对她低声说：

“你要送他点什么？”

姑娘立即明白了父亲的话，她与父亲对贝里不寻常的感情和感激是个秘密。这是一种微妙的关系，他们不想把对一个野人的真诚友谊公之于众。

那一天，塞茜丽亚已经历了数次激动。听了父亲的话，她明白了一切。

“怎么！您又想赶他走！”她惊叫道。

“我说过，必须这样。”

“是说过，可我还以为您改变了主意。”

“不可能。”

“他在这里有什么不好？”

“你知道我多么喜欢他，你要相信我，他留在这里不行。”

“决定了！……”

“反对吗？”

塞茜丽亚沉默了。

“但你要坚决反对，我也不坚持，可你的母亲会不高兴，我已经答应了她。”

“不，您说了算，父亲。”

贝里出现在门口。看到贵族的全家，他的脸上露出不安的疑虑。他的态度是谦恭的，神情是严肃的。他那黑亮的大眼睛环视全室，最后目光落在和蔼的贵族的脸上。

塞茜丽亚知道即将发生的事情，躲在了哥哥迪约哥的身后。

“贝里，你相信安东尼奥是你的朋友吗？”贵族问。

“那是一个白人对不同肤色的民族最真挚的友谊。”

“你相信安东尼奥敬重你吗？”

“是的，你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你相信安东尼奥会报答你救他女儿的恩泽吗？”

“如果需要的话，一定。”

“那好，贝里，你的朋友安东尼奥请求你回到你的部落。”

印第安人不禁一惊。

“为什么这样？”

“因为需要，朋友。”

“贝里懂了，你不再愿意收留他。”

“不！”

“贝里在这里，没有任何要求。他的家是岩石上树干支撑的草棚，他的衣服是上个月母亲送来的，贝里不会给任何人添麻烦。”

塞茜丽亚哭了，安东尼奥和儿子感动了，劳丽安娜太太似乎也生了恻隐之心。

“不要这样说，贝里！如果不是你的固执，如果不是你愿意住在孤独的茅屋里，我的家会满足你的一切要求。即使现在，所有你希望、你喜欢的东西仍然属于你。”

“那为什么要让贝里走？”

安东尼奥哑然无语，他不得不寻找借口，向印第安人解释自己的决定。他想到了宗教。

“你知道，白人有一个天上的上帝，我们爱他，尊敬他，服从他。”

“是的。”

“这个上帝不愿一个不崇拜他、不熟悉他的人生活在我们中间。我们一直没有遵从上帝的这一意愿，但现在他说话了。”

“贝里的上帝也要他同母亲、部落和父亲的尸骨在一起，但贝里为了你们抛弃了一切。”

沉默。安东尼奥无力反驳。

“贝里不想冒犯你，他只听姑娘的命令。你要贝里走吗，姑娘？”

宗教的信念使劳丽安娜太太恢复了原有的决心，她向女儿做了一个决然的手势。

“是……的！”塞茜丽亚结巴着说。

印第安人低下了头，泪珠从面颊滚落下来。他的苦衷是难以描述的，一个强悍灵魂的心第一次被痛苦战胜了。

10 别　离

安东尼奥走上前，紧握贝里的手。

“我欠你的情谊是无法偿还的，贝里。但是，我深知我的义务。你回到部落去，尽管你勇猛过人，但战争的命运会使你落入敌人手中。拿去这张纸，它会挽救你的生命和自由。看在姑娘和我的面上，收下吧。”

贵族把写好的纸交给印第安人，转身对儿子说：

“迪约哥，这张纸告诉任何俘虏贝里的葡萄牙人，安东尼奥和他的继承人将不惜一切拯救他。这是我的又一个遗嘱，你必须执行，我的孩子。”

“是的，父亲；”青年说，“我知道如何报答这光荣的义务，因为这不仅是纪念你，也是我本人的愿望。”

“今天我的全家都在这里，”贵族对印第安人说，“再一次感谢你对我女儿的见义勇为，我们希望你平安回到你的兄弟中间，回到你诞生的土地。”

贝里明亮的目光扫过每个人的脸，似乎在向他们表示心中的告别。

当他看到塞茜丽亚时，不可抗拒的力量使他走到姑娘面前，跪在她的脚下。

姑娘摘下胸前黑丝带系着的十字架，挂在印第安人的颈上。

“只要听到十字架的呼唤，你一定回来，贝里。”

“不，姑娘，贝里此去永不回来。”

塞茜丽亚不禁一颤。

印第安人站起身，走到激动不已的安东尼奥的面前。

“贝里就走了，他服从你的吩咐。太阳落山前，贝里就离开你的家。当明天太阳升起时，贝里再也不能回来。若贝里今天走，他将去寻找死亡；若在月底走，他寻找的是欢乐。”

“为什么？”安东尼奥问，“我们是被迫分离，今天和三天后是一样的。”

“不，”印第安人说，“你明天可能遭到袭击，贝里要保卫你。”

“袭击？”安东尼奥不解地问。

“是的，你会明白的。”

“谁？”

“艾莫拉人。”

“你怎么知道？”安东尼奥怀疑地望着他。

印第安人犹豫片刻，说道：

“贝里看到了被你的儿子无意杀死的印第安姑娘的父亲和哥哥。他们远远望着你的家，发出复仇的呼叫，然后转回部落。”

“你怎么办的？”

“贝里等他们走后，来通知你们做好准备。”

贵族疑惑地摇摇头。

“除了不了解你的人才能相信你的话，贝里。你不会对姑娘和我的敌人袖手旁观。”

印第安人凄然一笑。

“他们比我更强大，贝里放他们过去了。”

安东尼奥沉思起来，他记忆中的某些片断和印象渐渐浮上脑海。他的目光从印第安人的脸上移到肩上，起初那目光是漫不经心的，然后开始在贝里的外衣上仔细辨认一点几乎无法看清的红点。

他清楚地发现了那一点，贵族的脸上射出光彩，好象终于找到了解难题的钥匙。

“你受伤了？”贵族突然问。

贝里倒退一步，但安东尼奥跟了上去撩开他的衣襟，拔出他腰间的手枪。他看到，子弹不在了。贵族交叉起双臂，惊异地打量着印第安人。

“贝里，”他说，“你过去的行动与你的人格相配，但你现在的行动，只能说明你是一个贵族，你可以毫无愧色地拥抱一个葡萄牙骑士的心。当着众人的面，安东尼奥要把一个与他有着同样高贵情操的印第安人抱在怀中。”

贵族张开热情的双臂，以当时已不再多见的传统的骑士方式拥抱了贝里。印第安人二目垂地，激动而惶惑，象一个罪人面对法官。

“说说吧，贝里，”安东尼奥说，“人不能撒谎，哪怕是掩饰美德。如实讲讲吧。”

“说吧。”

“当姑娘在水中沐浴时，谁在河边放了两枪？”

“贝里。”

“落在塞茜丽亚身旁的箭是谁射的？”

“艾莫拉人。”贝里胆怯地说。

“为什么另外一支落在了两个野人的尸体旁？”

贝里没做声。

“你否认不了，你的伤说明了一切。为了姑娘，你用身

体挡住了敌人的箭，然后杀死了他们。”

“你都知道了，这里不再需要贝里，他就回到自己的部落。”

印第安人最后望了一眼姑娘，向门口走去。

“贝里，”塞茜丽亚叫道，“站住，姑娘命令你！”

她跑到父亲面前，含着热泪微笑着，祈求道：

“他不能走，是吗？他又一次救了我，你不能让他走。”

“是的。如果家中有这样一个忠实的朋友，就象有了一个护身的天使。他留下，永远留下。”

安东尼奥吐出的每个字使贝里充满喜悦和希望。他激动了。

“夫人，”贵族庄重地对劳丽安娜说，“你看到了，一个人不惜生命第二次救了我们的女儿。如果让他走了，那是对他一片忠心的不义。如果没有他，我们这个家不知要遭到多少不幸。你认为这样一个人应该离开这里吗？”

劳丽安娜太太尽管有弱点，但她毕竟是个善良的女人，当她心中受到感染时，也会变得慷慨起来。丈夫的话激起了她的共鸣。

“不，”她站起身，走到面前，“贝里留下。现在是我求安东尼奥挽留你，我也欠你的情。”

印第安人恭敬地吻了贵族夫人伸出的手。

塞茜丽亚高兴地拍起手来，两个青年相视而笑。儿子为高尚、伟大、侠义的父亲而骄傲。父亲深知儿子会赞同他，并以他为楷模。

这时，出现在门廊的高梅斯惊呆了，他无法理解面前的景象，他象走进了迷宫。

原来，午饭前，安东尼奥走到窗前，看到帕开盖尔河的上空飘着黑云。那是一群黑秃鹰，这意味着那里有许多可以猎取的动物。

寂寞中的贵族不禁萌生了好奇心，信步走到河边。他在塞西丽亚的茉莉花围绕的更衣室附近找到了独木舟，摇舟过河。

他在对岸发现了两具被火器杀死的尸体，立即认出了那是艾莫拉人。可怕的预感浮上心头，野人即将袭击他的住宅。

安东尼奥并不迷信，但他无法排除由于鲁莽的迪约哥失手伤人给他带来的不安。他严厉地训斥了儿子。

他看到不安的预感变成了行动，他的不安心情更加沉重了。他忧心忡忡地踏上了回家的路途，巨大的灾难笼罩在他的心头，他那在荒野中平静而幸福的生活将变作无法描述的不幸。他惶惑地走回家。

他遇到两个冒险家，命他们立即掩埋尸体，并严守秘密，以免惊动夫人。

后来的事我们已经交待过了。

他想一人去承担临头的灾难，保障全家的安宁，便立下了遗嘱。

贝里的提示使他想到清晨见到的情景，他又联系到伊莎贝尔对婶婶讲的细节，事情的脉络终于连在了一起。在妻子迫使他赶走印第安人的窘境中，他发现了贝里的伤痕——一个染红了衣衫的几乎看不到的小伤痕，但那是闪现在安东尼奥眼前的一线光明。

忠实的侍从高梅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用脚把剑送到手中，割断了藤条。他对面前的一切感到目瞪口呆是理所

当然的。

贝里吻着劳丽安娜太太的手，塞茜丽亚高兴得笑容满面，安东尼奥和儿子感激地望着印第安人。这一幕幕场面不能不使侍从惊得发疯。

他狼狈地跑回家，唯一的目的是将遭遇报告安东尼奥，要求主人把印第安人碎尸万段。如果贵族不答应，他决心辞去忠实地服务了三十年的工作，巨大的耻辱使他难以放弃复仇的念头。尽管对这个家庭恋恋不舍，但他还是毅然下定了决心。

安东尼奥看到侍从惊愕的样子，笑了。他知道高梅斯不喜欢印第安人，但他要让一切人同贝里和好。

“过来，我的老高梅斯，我三十年的同伴。我知道，以你的忠心，你一定会高兴地握住另一个对全家忠心耿耿的朋友的手。”

高梅斯已不是惊奇，而是呆若木鸡了。他怎么能违抗那样和蔼可亲的安东尼奥？而他又怎么能握住羞辱过他的人的手？

当然，如果他辞职，他将摆脱任何约束；但使命使他清醒过来，他再也没有辩解的余地。

“快，高梅斯！”

侍从伸出僵直的手，印第安人微笑着握住它。

“你是我的朋友，贝里决不捆你第二次。”

众人迷惘地猜测着，终于会心地笑了。

“可恶的印第安人，”侍从恶狠狠地说，“别装蒜！”

钟声响了，晚餐时间到了。

11 淘　　气

在这个多事的星期日的黄昏，塞茜丽亚和伊莎贝尔相互挽着腰走出花园。

姑娘们淡装素裹，美丽动人。但她们的美是不同的，一个妩媚，另一个高雅；一个蓝眼睛活泼、顽皮，另一个黑眸子明亮照人。

塞茜丽亚的微笑象娇唇上散发着芳香的蜜汁，伊莎贝尔的微笑象一个轻柔的吻展翅掠过旁观者的灵魂。

在那个娇艳、玲珑的金发女郎面前，人们感到脱离凡尘，飘然欲仙，置身于天使中间；而那个文静、端庄的微黑色的姑娘会令你忘却仙境，将你紧紧地吸引在大地上，使你走下天堂，躲进一个消魂的角落，在幻梦中度过一生。

走出花园，塞茜丽亚调皮地望了表姐一眼，好象是产生了某种淘气的念头。

伊莎贝尔仍浸沉在清晨的激动中。她二目垂地，好象所有的人——主要是阿尔瓦罗——将识破她深深埋在心中的秘密。

但她感到幸福，一种捉摸不定的希望在心中荡漾，使她的脸上挂满喜悦的火花。那是一种获得了爱情的流露，是“爱情之魂”的华光。

她的期望是什么？不知道。空气是那样芬芳，天空是那样明亮，眼前的一切都放射着异彩，花边在胸前的轻轻擦动

使她心荡神驰。

塞茜丽亚以女性神秘的知觉惴度着，她不明白什么奇迹发生在表姐身上，但那微黑的脸上闪着的美丽光彩使她惊异。

“你真漂亮！”塞茜丽亚突然说。

她凑到伊莎贝尔的脸上，轻轻吻了一下，表姐以同样的柔情回答了她。

“你没戴手镯？”伊莎贝尔突然望望表妹的手腕说。

“真的！”塞茜丽亚沮丧地回答。

伊莎贝尔相信了那认真的样子，岂不知塞茜丽亚正担心泄露天机。

“我们回去取吧！”

“哦，不用了，一耽搁，我们就散不成步了。”

“那我也摘下来，要不，我们就不是姐妹了。”

“不用，回家后，我一定戴上。”

说完，塞茜丽亚淘气地一笑。

她们来到前院。劳丽安娜太太在同儿子说话，安东尼奥同阿尔瓦罗散步。塞茜丽亚同表姐向父亲走去，当伊莎贝尔来到阿尔瓦罗面前时，几乎晕过去。

“父亲，”塞茜丽亚说，“我和表姐去散步，天气这么好！如果我邀请你和阿尔瓦罗先生陪我们一起去呢？”

“象过去一样，”贵族笑着说，“执行命令。”

“噢，命令，不，父亲，仅仅是希望！”

“象你这样美丽的天使的希望不是命令是什么？”

“那你同意了？”

“当然。”

“您，阿尔瓦罗先生呢？”

“我……服从。”

塞茜丽亚的脸不由得红了，她克制住慌乱的心情，同表姐向通往山谷的石阶走去。

阿尔瓦罗闷闷不乐。他同塞茜丽亚谈过话后，晚餐时又见到她，但姑娘尽力躲避他的目光，同他一句话也没说。骑士认为，这是周末夜晚不慎重的行为所致。然而，此刻她又是那样高兴和满意，不象仍对他的唐突耿耿于怀。

姑娘对他的态度更多的是冷淡，而不是怨恨。她好象忘记了过去发生的一切，忘记了清晨的相遇。安东尼奥将他当做儿子，这使他感到幸运，感到受宠若惊，但他仍难以排除心中的愁绪。

姑娘们走到谷底，进入迷宫似的丛林。有时，塞茜丽亚放开表姐的胳膊，在林中的小径上跑着；然后躲到树叶后面，害得伊莎贝尔到处寻找。当表姐发现她时，二人笑着，拥抱着，继续这天真的游戏。

塞茜丽亚故意放慢脚步，等候安东尼奥和阿尔瓦罗走近。她的眼中射出淘气的目光，那不怀好意的微笑使伊莎贝尔惶惑了。

“我忘了告诉您一件事，父亲。”

“是吗！什么事？”

“一个秘密。”

“那快说说。”

塞茜丽亚离开表姐，来到贵族身旁，挽起他的胳膊。

“请耐心等一会，阿尔瓦罗先生，”她说，“您先同伊莎贝尔谈谈，您看她的手镯多漂亮……没看到？”

她笑着，迈着轻盈的步子同父亲走了。她的秘密就是淘气，就是让阿尔瓦罗同伊莎贝尔单独呆在一起。她的话的确

产生了巨大的效果。

两个年轻人的激动是无法描述的。起初，伊莎贝尔只感到疑惑，但塞茜丽亚临走时的目光告诉她，她被骗了。表妹迫使她接受了阿尔瓦罗的礼物。

阿尔瓦罗什么也不明白，他只知道塞茜丽亚对他的蔑视和冷漠是千真万确的。他无法理解为什么姑娘要把他们的秘密泄露给伊莎贝尔。

二人面面相对，四目低垂。阿尔瓦罗的目光落到手镯上，伊莎贝尔颤栗了，精致的手镯象铁箍一样使她难受。

双方沉默了好大一会，阿尔瓦罗终于鼓起勇气，打破了僵局。他要寻求答案。

“这是怎么回事，伊莎贝尔？”他祈求地问道。

“不知道！……我被戏弄了！”她结巴着说。

“什么？”

“塞茜丽亚说手镯是她父亲给的，非要给我，如果我知道……”

“如果是我的呢？不接受？”

“决不！……”姑娘急切地说。

阿尔瓦罗为伊莎贝尔的语气感到震惊，那一句话象一句誓言。

“为什么？”他问道。

姑娘那黑色的大眼睛深情地望着他，如果他能理解那目光中的含义，他的疑问就不解自明。但骑士什么也不懂。他要寻求其中的奥妙，他走近姑娘，以温和、失望的语气问道：

“请原谅，伊莎贝尔小姐，我知道这样未免唐突，但我希望把事情弄清楚。您说您被戏弄了，我也是一样。我们最

好能推心置腹地谈谈。”

伊莎贝尔颤栗了。

“请说吧，我听着，阿尔瓦罗先生。”

“您知道的我就不说了。这个手镯是我的，对吗？”

“是的。”姑娘嗫嚅道。

“请告诉我，它怎么从原来的地方到了您的手上。我毫无责备的意思，决没有！我只希望知道我被愚弄到什么程度。”

“我已说过，塞茜丽亚骗了我。”

“知道她骗您的原因吗？”

“哦……如果我知道……”伊莎贝尔尽力控制着狂跳的心脏。

“那就请告诉我，我求您！”

阿尔瓦罗单膝跪在地上，拿起姑娘的手，祈求她说明塞茜丽亚拒绝她的馈赠的原因。若其中有误解，或许他还能解释一下，取得塞茜丽亚的谅解。他的急切心情是可想而知的。

看到阿尔瓦罗跪在脚下，姑娘的脸变得煞白。心脏的猛烈跳动使她的胸部急迫地起伏，炽热的目光落在青年身上，使她消魂。

“说吧！”阿尔瓦罗说，“说吧！您是善良的，不会让我这样受折磨，您的一句话会使我平静、安宁。”

“如果这句话使您恨我呢？”姑娘说。

“不用担心，无论您说什么，都会使我高兴，朋友的声音总是一种安慰，哪怕是一个不幸的消息。”

伊莎贝尔踌躇了。

“不，我不能说！我怕您知道我的心事。”

“为什么？我不值得信任？您要把我当做朋友。”

“如果您是！……”

“快说吧！”

“您真是我的朋友，就要原谅我。”

“原谅您，伊莎贝尔小姐！什么事要我原谅？”青年惊异地问。

姑娘感到后悔，她用手蒙住了脸。

伊莎贝尔那吞吞吐吐、欲言又止的激动样子引起了阿尔瓦罗的好奇，他象坠入到迷雾之中。他感到不可思议。伊莎贝尔起初说被戏弄，现在似乎又有了什么过错。他决心弄个水落石出。

“伊莎贝尔小姐！”

姑娘拿开双手，泪水布满她的面颊。

“哭什么？”阿尔瓦罗惊异地问。

“不要问我！……”

“什么都不想说！让我继续糊涂！您怎么了？快说呀！”

“您真想知道？”姑娘打起精神问。

“我一直在求您呀！”阿尔瓦罗握住姑娘的双手，望着她的眼睛，等待回答。

伊莎贝尔的脸色白得象她身上穿的白葛布，她感到青年有力的手，感到青年呼出的气息。

“您能原谅我？”

“是的！为什么？”

“因为……”

伊莎贝尔感到眩晕，巨大的激情在她全身荡漾。沉睡在心中的深深的爱和长期压抑着的热情此时苏醒了，冲破了束

缚，以不可抗拒之势迸发了。这是青年的手的接触引起的冲动，一个羞怯的少女即将变作狂热的女人，爱情象决堤的洪水泛滥了。

她的脸变得绯红，呼吸急促，目光拥抱着跪在面前的骑士，半张的嘴唇即将吐出心灵的呼唤。

阿尔瓦罗诧异地望着她，从未见过她如此美丽。夕阳的余辉映照着她微黑的脸和胸，青年的心不由得随着妩媚的起伏而心荡神驰了。他似乎感触到了她全身每一根柔和的线条。

这是青年的一闪之念，伊莎贝尔的第一句话在嘴边徘徊。

她终于下定了决心，象一朵无力的花朵俯在骑士的肩头，低语道：

“我……我爱你。”

12　空中来物

阿尔瓦罗站起身，好象姑娘的唇将野人使用的一滴致人死命的毒液注入他的血管。

他面色苍白，木然、冷漠、严肃地望着姑娘。他对塞茜丽亚的爱是如此纯真，以致伊莎贝尔的话对他是种污辱，或至少是种亵渎。

姑娘含着眼泪，苦涩地微笑着，阿尔瓦罗的行动改变了他们的位置，此时她跪在了骑士的脚下。

她的痛苦是巨大的，热烈的感情控制了她。长期的缄默烧焦了她的双唇，爱情要呼吸，要迸发，尽管后果是使她痛心的蔑视甚至是憎恶。

“您答应原谅我！……”她祈求道。

“用不着原谅，伊莎贝尔小姐，”青年扶起她说，“我只求您不要再说这样的话。”

“那好！我只求您再听我的一句话，我以我的母亲发誓，这将是您听到我的最后一句话！如果您愿意，我再也不看您一眼，因为已经没有这种必要。”

她的表情是庄重的，但又是屈从的。

“您有什么希望？”青年问。

“我希望您做我的仲裁，对我进行判决，这种判决对我是安慰，你拒绝吗？”

姑娘那压抑、绝望的字字句句使阿尔瓦罗深受感动。

“您没有犯罪，用不着判决；如果您需要一个安慰您的兄弟，请把我当作一个可以为您献身的忠实兄弟。”

“兄长！……”姑娘惊呼道，“好在这也是一种感情。”

“一种深沉、平静的感情，伊莎贝尔小姐。”

姑娘不作声，她感到青年话语中的甜蜜，感到心中燃烧着的爱情——使她窒息的爱情。

阿尔瓦罗想起了安东尼奥的委托，怜悯变做同情。伊莎贝尔自幼不幸，应当予她以安慰，应当履行他象对父亲那样爱戴、尊敬的老贵族的最后期望。

“请不要拒绝我的要求，”他亲切地说，“把我当作您的兄弟。”

“也好，”伊莎贝尔凄楚地说，“塞茜丽亚叫我姐姐，您也应当是我的兄弟。我接受！您能对我好吗？”

“一定，伊莎贝尔小姐！”

“兄妹之间以名字相称不好吗？”姑娘胆怯地问。

“好，伊莎贝尔。”阿尔瓦罗犹豫一下后回答。

姑娘感到无比欣慰，这种亲人之间的称呼对她无疑是种爱抚。

“谢谢！听到您这样叫我，您不知我有多么高兴。用那么多的痛苦才换得了这一点点幸福。”

“有什么痛苦，不妨对我说说。”

“不，把它留给我吧。可能以后会告诉您，现在我只想说，我并不象您想象的那样坏。”

“坏？为什么？”

“因为我爱您。”伊莎贝尔红着脸说。

阿尔瓦罗又恢复了冷漠和严峻。

“我知道今天打搅了您，但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您听完我的话，可以责备我，就象哥哥对妹妹。”

伊莎贝尔的话是那样甜美，目光中是那样充满深切的祈求，阿尔瓦罗无法抗拒。

“说吧，我的妹妹。”

“您知道我的身世：一个自幼丧母的孤儿，从未见过父亲。我寄人篱下，虽然我无可抱怨，但我痛苦。两个敌对种族的女儿本应同时爱两个种族，但我不幸的母亲却教我憎恨另一个，我所受到的歧视也使我蔑视另一个。”

“可怜的姑娘！”阿尔瓦罗低语道。他第二次想到了安东尼奥的话。

“我在世上是孤独的，我的心间只有母亲留下的苦涩感情。所以，我需要寄托我的爱，谁也不能在憎恶和仇恨中生活！……”

“说得好，伊莎贝尔。”

“谢谢您的同情。我需要爱，需要感情填补我的生活；我不知道怎么，也不知道何时爱上了您，但那是一种无声的、深藏在内心深处的爱。”

姑娘贪婪地望了阿尔瓦罗一眼。

“这就够了。我经常久久地望着您，而您却不知道。我感到幸福，心中有一个甜美的形象，我同他交谈，夜晚做着美妙的梦。”

骑士感到惶惑，但不敢打断伊莎贝尔。

“您不知道这梦幻中的爱情的秘密。它得不到一个目光、一句话的安慰。您的任何细小的动作都会使我惊喜，多少个夜晚月光悄悄爬上我的窗台，洒到我的身上；我在朦胧的月色中看到您的形象，怀着忐忑的心情等待您的来临。当

柔和的月光走近我，照在我身上时，我感到无比的惬意；我相信您在向我微笑，在握着我的手，您把脸凑近我，你的唇对我倾吐……”

伊莎贝尔的头无力地垂在阿尔瓦罗的肩上，骑士激动地用手挽住姑娘的腰，把她拥在胸前。但是，他突然又离开了。

“不要怕我，”姑娘忧伤地说，“我知道您不该爱我。您正直、豪爽，您的初恋也是最后的爱。您不用害怕，听我把话讲完。”

“还有什么？”阿尔瓦罗问。

“我还要解释一下对您的请求。”

“噢，好吧。”

伊莎贝尔讲到她终于未能保守住心中的秘密，讲到同塞茜丽亚的谈话，讲到表妹骗她接受了手镯。

“现在您明白了一切，我的爱将重新埋在我的心中。若命运不允许您亲近我，不允许您对我说出甜蜜的话语，它永远也不会再出来。不被心灵所理解的希望使人发狂，所以，我应当得到您的宽恕。忘掉我吧，哥哥，以免您恨我。”

“这话对我是种污辱，伊莎贝尔。当然，我只能做您的兄长，但这个名字与您对我的尊敬和感情是相称的。再见，我的好妹妹。”

说完，青年亲切地同伊莎贝尔握过手，走了。他需要独自静静地去思考发生的一切。他相信塞茜丽亚不爱他，而且从未爱过他。这一发现竟发生在安东尼奥将女儿托付给他的同一天！

他感到痛心，那是心灵的处女伤。骑士茫然若失，低头沿着草地上的一行树漫不经心地走着。

天近黄昏。晚霞苍白的影子象幕布笼罩着大自然。眼前的景物失去了轮廓和色彩，成为飘忽不定的东西。

蓝天上的第一颗星星象乍醒的少女羞怯地眨着眼睛，但立即又被白日的余晖驱走了。树下的蟋蟀唱起抒情的暮曲。

阿尔瓦罗一路沉思着。突然，面前一阵冷风吹过，一支长长的箭垂直插在地上，箭杆仍在不停地摇动。

青年倒退一步，手按住腰间。他思考片刻，走近地上的箭，察看尾部的羽毛。那是蜡嘴雀和草鹭的羽毛。

蓝与白是贝里所喜爱的，因为那是塞茜丽亚的眼睛和面颊的颜色。

有一天，塞茜丽亚象一个高雅的中世纪的城堡中的女主人向印第安人讲道，战士身上佩带的武器的颜色应当代表他所侍奉的女主人的颜色。

"能把代表您的颜色告诉贝里吗，姑娘？"印第安人问。

"我没有。"姑娘回答，"但你可以选择你喜欢的颜色，好吗？"

"贝里请求您。"

塞茜丽亚笑了。

"我给你。"

从那天起，贝里用蓝白两色的羽毛装饰起所有的箭支。他身上除了母亲用红羽毛织的一条腰围外，也都是那两种颜色。

所以，阿尔瓦罗看到箭支，心中平静下来。他知道是贝里，也知道这空中来物的含义。

贝里的远方来箭是一个无声的通知，是一封无字的信和无言的使者。意思极简单：留神！

青年忘却了心中纷乱的思绪，想起了贝里清晨的话语。这支箭无疑与他欲言又止的秘密有关。

他放眼向前方望去，又环顾周围的丛林。没有任何可疑的动静，没有任何说明贝里在场的迹象。阿尔瓦罗决定等候。他交叉双臂，站在箭支旁边，望着蓝色地平线映衬下森林的黑色轮廓。

不一会儿，又一支箭嗞嗞而至，插在了第一支的箭尾，几乎将箭杆冲倒。骑士理解了印第安人的用意，伸手拔起了箭支。

接着，第三支箭落到骑士右边两步远的地方；第四支、第五支接踵而至，一支支的箭形成了一个通向三十步开外的丛林的路标。

贝里的用意此时完全清楚了。阿尔瓦罗望着贝里指示的方向，迅速躲进了浓密的枝叶中。

少许，三个人影从他原来站着的地方穿过。他无法辨认他们的面孔，只见他们行踪诡秘，好象手中握着枪。

人影向贵族的住宅走去。阿尔瓦罗正要尾随上去，贝里象幽灵一样分开树枝出现了。他走近骑士，低声说：

“是他们！”

“谁？”

“白色皮肤的敌人。”

“我不懂。”

“等一会，我就来。”

印第安人消失在渐渐浓重的夜色中。

13 阴　　谋

让我们回到劳莱达诺和他的两个帮凶所在的地方。

阿尔瓦罗和贝里走后，意大利人站起了身。他平静下来后，为敌人的离去感到暴怒和绝望。他想同两个随从干掉阿尔瓦罗和贝里，但又立即打消了这一念头。他深知同谋虽然心狠手辣，但决非坚定、勇敢之辈。而且，面临的两个敌人也使他望而却步。他想到岌岌可危的事业，感到不寒而栗。他强压下心中的怒火，开始寻找摆脱困境的办法。

这时，索埃罗和西蒙斯忧心忡忡地走近他，他们担心事情越来越糟。三人相对无言。意大利人面色苍白，并不时抽动着肌肉。随从们默然的目光中流露着不安的疑问。

“偷听的不是他！……”意大利人阴沉地说。

“为什么？”

“如果是他，他能放过我？”

“对。可又是谁呢？”

“不知道，也不重要。总之，有一个了解我们的秘密的人，他可以揭发我们，如果还没有揭发的话。”

“一个人？……”一直沉默的西蒙斯说。

“当然是人，难道会是影子？”

“影子不可能，但会不会是幽灵？”

意大利人嘲弄地说：

“幽灵没功夫管这种闲事。别疑神疑鬼，我们还是认真

想一下该怎么办吧。”

“不，劳莱达诺，超自然的东西总使我心惊肉跳。”

“闭上你的嘴，蠢货！”意大利人厌恶地说。

“蠢货！……你才是不折不扣的蠢货呢！你连隔墙有耳也不懂。不信，请跟我来。”

二人随西蒙斯来到他们聚会的地方。

“鲁伊，你到里面喊几声，看劳莱达诺能听到什么。”

果然，正如贝里所经历的一样，声音沿着筒状的山洞上升到空间，消失了，四周听不清半个字。然而，若意大利人把耳朵俯在蚁穴的洞口，一切便清楚了。

“好，”西蒙斯说，“劳莱达诺你进去，或在这里喊几声，看声音能否从地下钻出来。”

“这我不感兴趣。”意大利人说，“这反而使我安心，因为外面的人什么也听不清，只是怀疑而已。”

“你还坚持说话的是人？”

“听我说，亲爱的西蒙斯，有一种人比蛇更可怕，那就是相信鬼怪。”

“你是说教徒？”

“可以这样说。谁要在我面前说神道鬼，或其他不可思议的事，我让他挺在这里喂老鹰。”

西蒙斯面色苍白。他并非害怕死亡，而是宗教意识中的暴尸惩罚使他恐惧。”

“怎么样？”

“我懂了。”

“承认说话的是人？”

“我承认一切。”

“敢发誓？”

“我发誓。”

“什么誓？”

“发誓祈求拯救灵魂。”

意大利人松开西蒙斯的胳膊，可怜虫跪在地上，祷告上帝宽恕他的罪行。

索埃罗走出树丛，三人默默地上了路。劳莱达诺沉思着，他的同伴低头不语。他坐在一棵大树下，呆了大约一个小时。不知道做什么，也不知道等什么。形势严峻，他们深知已处在生命攸关的非常时刻。每向前一步，都会使他们坠入深渊，或幸免临头的灾难。

劳莱达诺以临危不惧的胆略审度局势。剧烈的斗争冲击着他，此时他只有一种感情、一个念头，那就是被修道院的禁欲信条所激发的炽热的肉欲和寂寞感。此时，在令他血液沸腾的灿烂阳光下，在这个纪律森严的领地，他那自幼被压抑的器官猛然勃发了。

在他本能的意识中，两种感情在激烈斗争。一种是对财富的野心，他象坦塔罗斯①一样渴望着那可望而不可及的巨大财富；另一种是爱欲，那个天真无瑕的姑娘在他心中点燃起熊熊大火。

这两种感情之间的斗争使他进退维谷。是逃离险境、挽救财富、失去塞茜丽亚，还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去寻机满足使他心荡神驰的欲望？

他有时想，只要有了财富，世界上少不了好女人；而有时他又感到若没有塞茜丽亚，世界将是黯淡的，所有的金子也是毫无意义的。

---

① 《希神》中主神宙斯之子。——译注

他终于抬起了头，同伴在等待他决定命运的一句话。

“我们面前只有两条路：要么回去，要么从此逃走。必须选择其中的一条，你们看怎么办。”

“我想，”西蒙斯心有余悸地说，“我们应该毫不迟疑地连夜逃走。”

“你呢，鲁伊？也这样想？”

“不，逃走等于自我暴露，那是死路一条。在这种深山老林之中，身单势孤的三个人要躲开当地居民是难以生活的；我们会到处遇到敌人。”

“怎么办？”

“我们应若无其事地回去。即使被揭发，也缺乏指控的证据；也可能他们什么事也不知道，我们就平安无事。”

“说得好！”意大利人说，“我们应该回去。那个家中有我们的成功与毁灭，我们不是得到一切，便是失掉一切。”

长时间的沉默。意大利人思忖着。

“你有几个心腹，鲁伊？”他问。

“八个。”

“你呢，本托？”

“七个。”

“可靠吗？”

“绝对。”

“好。”意大利人象决定了一个重大的战略，“明天这个时候把你们的人招来，黄昏前完成一切布署。”

“现在呢？”

“我们要等到天黑。天黑后，一个人先回去。若平安无事，发个暗号；若出了事，另外两个可以逃跑。”

冒险家们决定在林中熬过白天，猎味和野果为他们提供了简单的、但也颇为丰盛的餐点。

下午5时左右，他们向住宅走去。他们要探听虚实，以决定行动的步骤。动身前，劳莱达诺荷枪实弹，并命令同伴照此办理。

“必须这样。危机的时候，不是我们的朋友，便是我们的敌人。不论是奸细还是告密者，敌人少一个是一个。”

同伴理解这一措施的英明，精神抖擞地上路了。尽管他们全神贯注，却没听到距他们咫尺之遥的丛林中犹如风吹树叶的沙沙声。

是贝里。他象影子一样跟踪了一刻钟。印第安人离开安东尼奥后，估计他们要策划什么，便在林中找到了他们。

走了一程，西蒙斯站住说：

“谁先进去？”

“让命运决定吧！”鲁伊回答。

“怎么？”

“就这样。”意大利人说，“看到那棵树吗？谁先到达，最后一个进去；最后的，先进去。”

“一言为定！”

三人把枪支系在腰间，准备赛跑。贝里产生了一个念头。只要一跑，冒险家们将拉开距离。他象劳莱达诺一样自语道：

“最后的，先进去。”

他取出三支箭，搭在弦上，他要一个一个地将他们射死，而不让他们彼此知道。

三人起跑。但是，本托跑了不到两公尺，绊了一跤，撞在劳莱达诺身上，摔倒在地。劳莱达诺大骂一声，本托连连

呻吟。前面的鲁伊以为发生了什么事，转回了身。

贝里的计划落空了。

“好，”劳莱达诺说，“跌倒的便是输。亲爱的本托，请前头带路吧。”

西蒙斯没吭声。

然而，贝里并不就此罢休，他仍紧紧尾随在后。就这样，他远远望到阿尔瓦罗正在冒险家前进的方向徘徊，便用一支箭提起他的注意，用另外的箭示意他离开。

走过阿尔瓦罗所在的地方后，贝里想赶到围墙，等候阴谋家，以便将他们一一杀死。然而，好象命运在刁难贝里，偏袒敌人。当西蒙斯离开同伴，只身走进围墙时，贝里听到同父亲和表姐散步归来的塞茜丽亚的声音。贝里在格斗中从不发抖的手无力地垂下了，弓掉在地上，他怕利箭惊吓了姑娘，甚至惹她生气。

本托·西蒙斯安然过去了。

14 民　　谣

不一会，贝里看到劳莱达诺和索埃罗相继走过。由于命运的作怪，落入印第安人之手的冒险家们第三次逃脱了灾难。

贝里思考片刻，毅然放弃了全部计划。他本不打算公开与敌人挑战，这并非畏惧他们，而是担心一旦受害，他们将阴谋得逞，因为了解内幕的只有他一人。但他发现，除此之外已别无良方，而意大利人随时有将计划付诸实现的可能。

他需要寻找一种方式，当他有三长两短时，能有人理解安东尼奥的危险处境。他已胸有成竹，最理想的对象是阿尔瓦罗。

阿尔瓦罗已把贝里忘得一干二净。他想着塞茜丽亚，想着破灭了的感情和枯萎了的、可能是永远失去的甜美的希望。

有时，伊莎贝尔那忧郁的形象出现在他的脑际，想到她那得不到回报的爱，这种念头在他与她之间建立了某种纽带。他们有共同的命运，共同的苦楚，此时都觉醒了。

他想到伊莎贝尔对他的爱，耳边回响着她那温柔的话语。他又看到她那凄楚的目光，那燃烧着爱情之火的目光。他好象又闻到了姑娘芬芳的气息，感到垂在他的肩上的无力的头和颤抖的手，听到她如泣如诉的哀怨。

他的心急剧地跳动起来，失神地想象着那一微黑色的形象，那一被爱的华光所笼罩的形象。但他突然颤栗了，好象

姑娘仍站在他的面前。他用手拍拍前额，以驱赶使他烦恼的回忆。他重新回到现实中，面对失望和塞茜丽亚的冷漠。当贝里走近时，他正处在痛苦后的烦恼与惆怅中。

“贝里，你不是要告诉我谁是敌人吗？”

“是的。”印第安人回答。

“我想认识他们。”

“为什么？”

“除掉他们。”

“他们有三个。”

“更好。”

贝里犹豫着说：

“不。贝里要独自向姑娘的敌人挑战。如果贝里死了，你继续完成他的工作。”

“这么神秘？为什么不把敌人说出来？”

“可以说，但贝里不想说。”

“为什么？”

“因为你太善良，而认为其他人也是善良的。”

“哦！不，快告诉我。”

“听着。若明天贝里不回来，你就再也见不到他了。但是，贝里的灵魂会告诉你敌人的名字。”

“怎么？”

“你会清楚的。一共三个，他们想加害姑娘，杀死她的父亲、你和全家。他们还有一批帮凶。”

“一起造反！……”阿尔瓦罗惊呼道。

“领头的要把你心爱的塞茜丽亚夺走，但贝里不干。”

“不可能！”青年诧异地说。

“贝里说的是真话。”

“我不相信！……”

骑士自然把印第安人的多虑归结为对安东尼奥之女的过分忠诚。他无法相信这种耸人听闻的消息，他的诚挚心肠排斥这种罪恶的可能。

贵族深得冒险家们的尊敬与爱戴，在阿尔瓦罗同他相处的十年中，除了冒险家偶尔违反纪律、相互争斗和逃跑外，从未发生过对首领不恭的行动。正因为印第安人深知阿尔瓦罗决不会相信身边的阴谋，所以一直缄默不语，唯恐他为三个叛徒辩护。

“你怀疑贝里？”

“怀疑要有证据。你是朋友，贝里，但其他人也是朋友，朋友理应受到保护。”

“你认为一个即将死去的人会说谎？”印第安人坚定地问。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贝里要捍卫姑娘，他即将抛弃他所爱的一切。若他为此献出了生命，你能说他在骗你？”

阿尔瓦罗不禁一惊。

“最好把事情告诉安东尼奥·马里斯。”

“不。他和你只能对付公开的敌人，但贝里懂得猎取林中的虎豹和暗藏的毒蛇。”

“那么，你要我做点什么？”

“如果贝里死了，请你相信他的话，并象他一样去拯救姑娘。”

“暗杀？……不，贝里，我只能与敌人面对面地格斗。”

贝里明亮的眼睛在黑暗中注视着青年。

“你不爱塞茜？”

阿尔瓦罗如遭到了电击。

“如果你爱她，应当不惜杀死同伴而拯救她。”

“贝里，你可能误解了我的话。我会毫不犹豫地为塞茜丽亚献出生命，但我的荣誉属于上帝和父亲。”

二人默然对视着，他们的伟大和高尚的情操是相通的，但境遇又使他们产生差异。荣誉与骑士的忠诚支配着阿尔瓦罗的一切行动，任何感情和利益也无法改变他一贯遵循的原则——义务。对贝里来说，鞠躬尽瘁是至高无上的，他是为姑娘而生存，为姑娘的安全而活着。如果可能的话，他会作为印第安人的挪亚，为了挽救一棵让塞茜丽亚栖息的棕榈树而牺牲整个世界。

一个文明之子，一个原始、自由之子，两个生灵尽管鸿沟相隔，但他们的心是相通的。命运使他们走向不同的道路，但上帝在他们的心中播下了同样英雄的种子和伟大的感情。

贝里知道阿尔瓦罗决不让步，阿尔瓦罗也明白，不管他如何拒绝，贝里仍会履行自己的决定。印第安人曾为骑士的固执而激动，但最后他高傲地抬起头，用手拍着宽大、结实的胸脯说：

“贝里不需要任何人，他独自保护姑娘。贝里是强大的，他的箭羽象燕子的翅膀，他的箭簇毒似响尾蛇，他的力量如猛虎，他的脚步似鸵鸟。虽然他只有一次生命，但这一次足够了。”

“好，朋友，”骑士豪迈地说，“你为友谊而献身，我去履行我的义务。我也只有一次生命，还有一把剑；我的生命象影子一样伴随着塞茜丽亚，我的剑就是她的长城。请相

信，当敌人踏过你的身体时，在姑娘的前面还有我。”

“你是伟大的，应该诞生在原始的土地上，成为森林的主宰。贝里把你视为兄弟。”

二人紧握手，一同向住宅走去。行走间，阿尔瓦罗想到仍不知危害塞茜丽亚之人的名字，但贝里拒绝回答，并说，到时候会知道的。印第安人有他的主意。

回到家，二人各自散去。阿尔瓦罗走向卧室，贝里来到塞茜丽亚的花园。

晚上8点。全家正进晚餐，姑娘的房间漆黑一片。贝里细心观察一下四周，感到一切平安无事，便坐在园中的小凳上。

半小时后，姑娘的卧室亮起灯光，但她那娇小的身影又立即跑出门外。她看到了贝里。

“可怜的贝里，”她说，“今天可苦了你，是吗？你一定觉得姑娘很不好，很无情，是她让你走的！现在好了，父亲让你永远留下来。”

“你好，姑娘。贝里走时你哭了，你曾要求他留下。”

“你不抱怨塞茜了？”姑娘笑着说。

“奴隶还能抱怨主人吗？”印第安人憨厚地说。

“你是奴隶！……”姑娘惊异地说，“你是诚实可靠的朋友，两次救了我的命，尽力使我满意、高兴，每天都为我去冒险。”

印第安人笑了。

“你要贝里做什么，姑娘？”

“我要你尊敬姑娘，服从姑娘，学会她教给你的一切，成为象哥哥迪约哥和阿尔瓦罗一样的骑士。”

贝里摇头。

“塞茜要教你认识上帝，教你祷告和读书，教你有趣的故事。当你学会了这些，她要给你绣一件丝斗篷，你将有一把剑，胸前挂个十字架，好吗？”

“禾苗生长需要阳光，花儿开放离不开甘露，贝里的生活是自由的。”

“你是自由的，并象我父亲一样高尚！”

“不！……鸟儿折断翅膀，会从空中落下；鱼儿离开水，也要死亡。你要折断贝里的翅膀或使他离开生长的地方，他的下场就同鸟儿和鱼儿一样。”

塞茜丽亚不耐烦地跺跺脚。

“不要生气，姑娘。”

“你不听姑娘的话？塞茜不再和你好，不再叫你朋友。好了，我也不要你给我的花。”

美丽的姑娘揪下头上的花，揉碎了，跑进卧室，用劲关上了门。印第安人痛苦地回到茅屋。

突然，清脆的声音打破了夜的寂静。是歌声，是一首古老的葡萄牙民歌，感情深沉、动人，西班牙吉他优美的音律伴着甜蜜的歌喉。

歌词说：

一天，摩尔贵族
　　离开了
富丽的宫殿。

骑上骏马
　　他走了
没有侍从，没有卫队。

从宫殿到城堡
　　他看到
美丽的基督姑娘。

在爱人的脚下
　　他发誓
忠于主人。

多情的摩尔人和姑娘
　　微笑着
啊！多么动人。

“你是摩尔人，我是基督徒。”
　　她说道
绝色佳人。

“摩尔人，你有自己的爱情，
　　而基督
才是我高贵的主人。”

她的声音多迷人
　　而目光
忧伤的，充满祈求！

“姑娘，过去
　　我是国王
现在是你的奴隶。

为了你，我把
　　金碧辉煌的
楼台抛弃。

为了你，天堂何所惜，
　　你甜蜜的微笑
才是我的世界。”

姑娘羞怯地，
　　从胸前
摘下美丽的项链。

两个基督徒在十字架上
　　印下的吻
使他们成为一家。

轻柔的歌声在空旷中飞散，优美的回声久久地回荡。

艾莫拉人

1 起　程

星期一清晨6点钟，安东尼奥唤来了儿子。老贵族半夜未眠，他时而疾书，时而忧虑全家面临的危险。贝里讲述了同艾莫拉人遭遇的全部经过，老骑士深知野蛮民族凶残和报复的本性，等待来者的侵犯。在阿尔瓦罗、迪约哥和侍从高梅斯的协助下，他根据形势和自己的阅历采取了一切必要的安全措施。

当儿子走进时，他封好夜间写好的两封信。

"我的孩子，"他颇为激动地说，"我对即将发生的种种可能想了一整夜，我决定让你今天动身去圣塞巴斯蒂昂。"

"这怎么行，先生！……在危机的时刻要我离开你们？"

"对！正是在面临巨大危险的时候，作为家长，我有义务让我的名字的代表、我的合法继承人和孤单的家庭保护人脱离险境。"

"我相信上帝，父亲，相信你的思虑是没有必要的。如果我们必须承担这样一次考验，作为继承您名字的儿子唯一应该呆的地方就是这所面临威胁的住宅，就是与您同生死、共患难。"

安东尼奥将儿子紧紧抱在胸前。

"我知道，你是我的儿子，我年轻的血液在你的血管里

流动，我年轻的心在你的胸中跳动。我五十年的经历会教导你成长，教导你从热情的骑士成为发扬父业的一家之长。”

“我知道，先生；但是，当您最需要一个忠实的助手时，离开您是痛苦和耻辱。请不要让我为您的爱而受此折磨。”

贵族平静下来，说道：

“迪约哥，我的胜利并不靠你的一把剑，尽管它是强大的。我们的四十名战士将抗拒千百名敌人，一个人是无关大局的。”

“但愿如此。”骑士坚定地说，“但我请求一个光荣的战斗岗位，承担一份危险。我并不能协助您取得胜利，但我要同亲人死在一起。”

“就是因为这一高尚但却无益的自尊而牺牲我们唯一可能的生路？”

“什么意思，先生？”

“不管敌人有多少或多么强大，我以葡萄牙人的价值和家庭的地位，也足以抗拒敌人二十天甚至一个月。但最终我们必定失败。”

“怎么办？”迪约哥惊异地问。

“那么，如果我的儿子迪约哥不是任性地留在这里，而是去里约热内卢请求葡萄牙贵族的帮助，他们会慷慨答应，及时增援你的父亲，拯救全家的生命。挽救家庭的荣誉大大胜过无谓的牺牲。”

迪约哥跪在地上，深情地吻着贵族的手。

“父亲，请原谅我未能理解您。我应当知道，安东尼奥不会让儿子做出有愧于父亲的事。”

“好了，迪约哥，没有时间可耽误了。要知道，一小时

或一分钟都是我们的侵犯者所珍惜的。”

“我走了。”骑士说完，向门口飞去。

“拿去。这封信是给马丁·德萨州长的，这封是给我的姐夫、你的姑父克里斯宾·勃雷罗的。找到这位勇敢的贵族，不愁没有人保卫我的全家。去向你的母亲和妹妹告别，我给你准备行装。”

贵族克制着激动的心情离开书房，见到正寻找他的阿尔瓦罗。

“阿尔瓦罗，找四个人陪同迪约哥去里约热内卢。”

“迪约哥要走？……”青年吃惊地问。

“是的，原因以后告诉你。一小时之内，一切要准备好。”

阿尔瓦罗立即走到冒险家们居住的后院，那里的人正剧烈地骚动着。有的大发牢骚，有的嘟嘟哝哝，有的不以为然地嘲弄同伴的怨言。

高梅斯以军人的气度在院中踱来踱去。他手按剑柄，高昂着头，唇髭拧成一条绳。当侍从走近人群时，他们的声音便压低两度，但他一走开，杂乱的议论便又恢复了。

情绪最激烈的有三组，他们的首领我们是熟悉的：劳莱达诺、索埃罗和西蒙斯。普遍不满的情绪是这样产生的。

清晨6时前后，根据前一天晚上的决定，鲁伊独自向丛林走去。但他一出院，便发现阿丰索和瓦斯在路口站岗。这是从未有过的事，因为晚上放哨的人，天一亮就该撤了。使他更为惊奇的是，两位冒险家把长剑一横，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说：

“禁止通行。”

“为什么？”

“命令。”瓦斯说。

鲁伊的脸变得惨白，急忙转身回来。他的第一个念头是阴谋已经暴露，想立即通知劳莱达诺。但高梅斯截住了他，并同他一起来到后院。忠实的侍从伸长脖子，双手在嘴上合成喇叭形，大声喊道：

“注意！全体集合！”

冒险家们在侍从前围成半圆形。鲁伊早已在意大利人耳边低语了几句话，二人惴惴不安地等待局势的发展。

“我在此传达安东尼奥·马里斯的命令，未经他的允许，任何人不得擅离此地。违反者，杀。”

一阵窃窃私语。劳莱达诺与同伴迅速交换眼色。

“明白吗？”高梅斯问。

“我和我的同伴不明白这样做的原因何在。”意大利人向前跨进一步说。

“对！为什么？”多数齐声喊叫。

“命令只能执行，无须商量。”侍从严肃地说。

“不过……我们……”劳莱达诺说。

“解散！”高梅斯叫道，“谁不满意，请去找安东尼奥先生。”

高梅斯沉着地分开人群，开始在院中踱步，并不时用眼角瞟着人群，心中暗自得意。

不满情绪是普遍的。不仅是阴谋家们为这一良机沾沾自喜，以狩猎为乐的其他人也难以心悦诚服地接受命令。少数几个质朴的乐天派不以为然，对同伴的抵触嗤之以鼻。

阿尔瓦罗一出现，众人的目光便一齐投向他，期待着对形势的解释。

“骑士先生，”高梅斯说，“我已传达了禁止外出的命

令。”

“好。”青年回答，并转向人群，“朋友们，这是形势所迫。野蛮民族已做好进攻我们的准备，任何谨慎都不是过分的。我们不仅要捍卫我们的生命——当然，它对我们每个人是无所谓的，更重要的，我们要捍卫那个相信我们的勇气和热情的人，捍卫我们所尊敬的贵族家庭。”

骑士慷慨的话语和坚定而又亲切的语气完全平息了众人的激动，不满的人满意了。只有劳莱达诺为失去一个良机而失望，因为在城堡中搞阴谋是极易败露的。

阿尔瓦罗同高梅斯交换了几句话，又转向人群。

“安东尼奥先生需要四个可靠的人陪他的儿子迪约哥去里约热内卢。这是个危险的使命，四个人在荒野中长途跋涉是艰难的。谁愿意去？”

二十条好汉站在面前，骑士从中选择了三个。

“你是第四个，劳莱达诺。”

龟缩在最后的意大利人不禁一惊。此时此刻离开那个家等于永远失去他狂热的妄想；而且，他一走，一切都会暴露。

“我很难过，因为我不得不拒绝您的要求。我病了，没有力气走路。”

骑士笑了。

“任何疾病也无法阻挡一条好汉执行命令，更何况你是一个勇敢而忠诚的人，劳莱达诺。”

然后，他走到意大利人面前，低声说：

“你若不去，不出一小时我就结果你。不要忘记，你的生命掌握在我的手中，难道我是祈求你离开这里？”

意大利人知道不走是不行的，只要青年指控他偷袭，首

领和同伴就会把他处决。

“准备一下，”骑士对四个入选者说，“半小时内出发。”说完，阿尔瓦罗走了。

劳莱达诺为命运的不幸而沮丧。但当他平静下来后，恢复了勇气。他笑了，魔鬼的灵感浮现在他罪恶的脑海。他向索埃罗做个手势，二人走进后院尽头劳莱达诺的卧室。他们匆匆私语了一会儿，高梅斯的敲门声打断了他们的谈话。

“喂，劳莱达诺，快出发，一路平安。”

意大利人打开门，正要走，又转向索埃罗。

“注意站岗，记住！”

“请放心。”

几分钟后，迪约哥怀着压抑的心情，含泪拥抱了尊敬的母亲、可爱的塞茜丽亚和他象妹妹一样爱戴的伊莎贝尔。尔后，他决然走下台阶，向山谷走去。在那里，他接受了父亲的祝福，拥抱了阿尔瓦罗，跳上了高梅斯牵来的马。

小小的马队起程了，不一会便消失在拐弯的路上。

2 准　备

当安东尼奥同儿子在书房谈话时，贝里收拾好武器，把姑娘前一天给他的手枪装好子弹，走出茅屋。他的表情是勇敢、坚毅的，那是决心，也或许是绝望的表现。连他自己也不知要干点什么。他知道意大利人与同伙一早要在丛林碰头，尽管这一计划未及实现便一切都发生了变化。

正如他所说的，他只有一次生命。但是，以他的机敏、力量和勇气，抵得上无数次生命。阿尔瓦罗的允诺使他感到平静，多么强大的敌人都是无可畏惧的。他可能死去，他希望不麻烦、或尽量少麻烦阿尔瓦罗。

贝里从茅屋来到花园，塞茜丽亚正坐在草坪的兽皮上，怀中抱着可爱的斑鸠，用鲜红的嘴唇亲吻着鸟儿的小嘴。姑娘在沉思，甜美的愁丝驱走了她天生的活泼。

“你在生贝里的气，姑娘？”

“不。”姑娘蓝蓝的眼睛望着他说，“是你不听我的话，姑娘才不高兴。”

她天真坦率地道出了衷肠。夜晚就寝时，她确实为贝里的拒绝而闷闷不乐。

她深受母亲宗教意识的熏陶。尽管安东尼奥曾试图加以纠正，但她仍以基督的信念对待圣恩圣德。所以，当与她情谊深厚的贝里不能拯救灵魂，不承认她祝福的仁慈上帝时，她感到难过。她知道，母亲和其他人之所以歧视贝里，就是

因为他是异教徒。姑娘一心想提高朋友的地位，使他得到众人的尊敬。

这是她郁郁寡欢的原因，也是对屡次使她免遭厄运的贝里的感激之情。她的报答便是拯救他的灵魂。她怀着这样的心情无意中看到衣柜上的吉他，产生了唱歌的念头。忧伤竟能激发人的灵感！也许是发泄感情的需要，也许音乐和诗歌能减轻人的痛苦，总之，苦恼的人在民歌中得到了高尚的安慰。

姑娘弹过序曲，回忆着母亲教过她的歌谣。她首先想到的自然是我们听到的那支歌，歌中有一些模糊的、难以理解的、但却扣动她心弦的东西。

她唱完歌，站起身，从地上捡起贝里赠送的花朵，重新插在头上。做完祷告，她安静地入睡了。在她的脑海中消失的最后一个念头是对救命恩人的感激。然后，一丝微笑掠过可爱的面颊，似乎梦中的心灵来到那半张的娇唇上。

听完姑娘的诉说，印第安人第一次感到他给姑娘引起的苦恼是如此之深。

“你不理解贝里，娘娘。贝里请求你允许他保持生来的习惯，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为你效劳。”

“为什么？……我不懂！”

“做为野人，贝里是同类的强者。他只有一个法律、一个宗教，这就是姑娘。作为基督徒，贝里是最低下的，是一个奴隶，他无法保护你。”

“奴隶！……不！你是朋友，我发誓！”姑娘激动地喊道。

印第安人笑了。

“如果贝里是基督徒，当有人伤害你时，贝里不能杀死

他，因为你们的上帝禁止杀戮。作为野人，贝里不需要服从任何意志，谁伤害姑娘，就是他的敌人，就得死去！”

塞茜丽亚激动得脸色苍白。她望着印第安人，使她震惊的不仅是高尚的忠诚，还有他的思维。此时，她并不知道前一天贝里同骑士的谈话。

“贝里为了你而拒绝了你的要求。当一切危险消失时，他将跪在你的脚下亲吻你给他的十字架。请不要再生气。”

“我的上帝！……”塞茜丽亚仰望长空叹道，“如果不是神圣的宗教，哪有这种赤诚心肠！……”

她秀丽的脸上洋溢着心灵的欢乐。

“我知道你不会拒绝我的请求。我什么也不再要求你，我等待着。要记住，当你成为基督徒时，姑娘会更加尊敬你。”

“你还不高兴？”

“不，我高兴、高兴、非常高兴！”

“贝里请求你一件事。”

“说吧，什么事？”

“贝里请你给他一张纸。”

“一张纸？”

“就象你父亲今天给我的一样。”

“啊！你是要我写点什么？”

“是的。”

“写什么？”

“贝里就说。”

“等一下。”

姑娘轻快、妩媚地跑到小凳旁，拿起一页纸和一支笔，示意贝里走近她。贝里满足她哪怕是淘气的要求，难道她不应满足他的希望？

“好了，你说我写。”

“贝里致阿尔瓦罗。”印第安人说。

“给阿尔瓦罗的信？”姑娘红着脸说。

“是的，是给他的。”

“你要对他说什么？”

“请写。”

姑娘写完第一行，在贝里的要求下，她又加上了劳莱达诺和两个帮凶的名字。

“好，”印第安人说，“封上吧。”

塞茜丽亚封上信。

“下午交给他，不要早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姑娘不解地问。

“他会告诉你的。”

“不，我不……”

姑娘语塞了。她想说不愿同骑士谈话，但又后悔了。她不想把事情告诉贝里，因为那样贝里会对昨天的事情发生怀疑，会憎恨伊莎贝尔和阿尔瓦罗无意给她带来的烦恼。

当塞茜丽亚正惶然无措时，贝里明亮的眼睛正望着她，她难以想到那是印第安人同她圣神的诀别。要了解这一点，需要知道将敌人一举消灭的献身计划。这时，迪约哥走进妹妹的房间，同她告别。

贝里离开姑娘，走到台阶边，遇到曾阻止索埃罗外出的岗哨。

“禁止通行。”哨兵横剑而立。

印第安人厌恶地耸耸肩，未等哨兵介意，他已从剑下溜过台阶，钻进了密林。他重新检查了武器，静静地等着。当小小的骑队上路时，他失望了。他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但知

道计划破产了。他找到阿尔瓦罗。

阿尔瓦罗向贝里讲述了利用迪约哥赴里约热内卢的机会暗逐意大利人的经过，贝里向骑士讲述了林中的密谋、准备早晨杀死三人的计划和让塞茜丽亚写的信。写信的目的是当贝里遇到不幸时，让骑士知道敌人的名字。但是，阿尔瓦罗并不相信意大利人会坏到如此程度。

“现在，”贝里说，“要把另外两个人弄走。只要他们留在这里，意大利人就会回来。”

“他不敢。”骑士说。

“贝里不会错！把他们弄走。”

“好，我告诉安东尼奥。”

一天平静地过去了，但愁云已经笼罩了那个欢乐、幸福的家庭。迪约哥离家、无名的压迫和野蛮民族的侵犯使帕开盖尔河的居民深为不安。

在安东尼奥的指挥下，战士们紧张地做着防御准备，把住宅变做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堡垒。有的在山石上立起木桩，有的把谨慎的贵族两年前从圣塞巴斯蒂昂购置的火炮架设在山头。整个住宅严阵以待，安东尼奥决心御敌于门外。

全家只有一个人无动于衷：伊莎贝尔。她沉湎于深深的爱河中。一种不可阻挡的力量把她的心事猛然勾了出来，连她自己也感到莫名其妙。夜晚，当姑娘独自呆在卧室中时，她羞得无地自容。她想起了自己说过的话，她不明白哪儿来的这样的勇气，因为在此之前，即使默默地望他一眼也是困难的。如果再见到阿尔瓦罗，青年的每一缕目光将烧焦她的面颊，使她羞愧赧颜。但是，爱火并未因此而衰落，相反，她那久久压抑的感情在纷乱中变本加厉地迸发了。

她的思绪如百花丛中的蝴蝶在活跃的回忆中翩然起舞，

象要将她初爱的幸福蜜汁全部吮吸干净。

星期一的下午，阿尔瓦罗同伊莎贝尔在前院相遇了。他们谁也没说话，脸颊却是红的。阿尔瓦罗转身就走。

“阿尔瓦罗先生……”姑娘颤抖地说。

“有事吗，伊莎贝尔小姐？”青年窘迫地问。

“我忘了还你那件不属于我的东西。”

“还是那只不幸的手镯？”

“是的，”姑娘柔声地说，“是它，塞茜丽亚说是你的。”

“如果是我的，我请你收下。”

“不，阿尔瓦罗先生，我没有权力。”

“妹妹无权接受哥哥赠送的一件礼物？”

“那好，”姑娘叹息道，“我留下做个纪念，但它不是一件装饰，而是一件珍藏。”

青年没回答，转身中断了谈话。

从那天起，阿尔瓦罗再也无法摆脱伊莎贝尔的热烈感情的缠绕。面对一个美丽的少女强烈的爱，倾听她芳香与炽人的话语，每一个男子汉都难以不被深深地打动。然而，法规又沉重地压在青年的身上，他已不属于他自己，他接受了安东尼奥的遗言，发誓忠于塞茜丽亚。

尽管他不再期待实现美丽的梦想，但他必须恪守贵族的意志，终生维护他的女儿。只有当塞茜丽亚公开拒绝时，安东尼奥才会收回他的嘱托，青年的心才能成为自由的，如果他还没被失望折磨死的话。

那一天唯一值得提及的事是附近六名冒险家的到达。他们得到迪约哥的通知，赶来为安东尼奥出一把力。他们来时已近黄昏，为首的就是我们熟悉的奴内斯——一年前接待过安热罗·迪茹卡的人。

3 蛀虫与花

深夜11时。

住宅和周围一片宁静，万籁俱寂。几颗星星在空中闪烁，轻风在枝叶间絮语。

两个哨兵把枪戳在地上，背靠石壁，注视着浓重的夜色。安东尼奥魁梧的身影穿过前院，消失在房舍的拐角处。贵族象临战的将军在查夜。

过了一会儿，台阶尽头的谷底传来猫头鹰的叫声，一个哨兵捡起两块小圆石，扔了下去。落入山谷树丛中的石块那几乎听不清的微弱声响同树叶的沙沙声混在一起。

又过了一会，一个黑影敏捷地登上石阶，走到两个哨兵身旁。

“一切都好了？”

“只等你来。”

“走！不能再耽搁。”

说完，三人小心翼翼地向冒险家居住的后院走去。那里象整个住宅一样寂然无声，只有高梅斯的房间闪着灯光。

三人中的一个走到棚屋前，紧贴墙根消失在黑暗中；另外两个走到木棚后的拐角处，在阴影中进行了如下的谈话：

“多少人？”刚刚到达的那个人问。

“一共二十。”

“其余的呢？”

“还有十九。”

“好。暗号？”

“银子。”

“柴草呢？”

“放好了。”

“什么地方？”

“房屋四周。”

“还有几个没人管？”

“两个。”

“我们负责。”

“要我也去？”

“当然。”

其中一人似在沉思，另一个等待着。

“鲁伊，你忠于我吗？”

“请考验。”

“我要一个忠实的朋友。”

“我就是。”

“谢谢。”

来客紧握同伴的手。

“知道我爱一个女人吗？”

“你说过。”

“知道我的冒险计划不是为了偌大的财富，而仅仅是为了那个女人吗？”

“不，不知道。”

“就是这样。我对财富无所求。要知道，朋友，忠实地为我服务，你将得到我全部财富的大半。”

“说吧，有什么吩咐。”

“你要发誓，一个神圣、可怕的誓言。”

“什么？请说。”

“今天，那个女人将属于我。如果我不幸死了，我希望……”来客犹豫了。

“我希望任何人也不能触动她或享用她所给予的幸福。”

“怎么办？”

“杀死她！”

鲁伊打了个冷颤。

“杀死她，把我们两人的尸体葬于一穴。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即使死后同她的接触也会给我莫大幸福。”

“劳莱达诺！……”同伴惊呼。

“你是我的朋友，也将是我的继承人。”意大利人神经质地抓着对方的胳膊说，“这就是我的条件，你若拒绝，有人会接受这一财富。”

冒险家陷入矛盾之中。终于，强烈、盲目的空幻野心扼杀了心灵的呼唤。

“你敢发誓？”劳莱达诺问。

“我发誓！……”鲁伊无力地说。

“跟我来！”

劳莱达诺打开卧室门，取出一块狭长的木板，将它象吊桥一样架在了山涧之上。

“鲁伊，稳住这块木板。我把生命交给你，这是对你最大的考验和信任。只要木板一动，我就会葬身于乱石丛中。”

意大利人所在的位置是他从里约热内卢抵达这里的那天晚上呆过的地方，虽然与塞茜丽亚的窗台只有几公尺的距

离，但由于山岩和房屋形成的角度，使他难以靠近。他把木板伸到窗台上。上一次，他靠的是匕首，此刻需要一个立足点，以便两手能自由活动。鲁伊在木板的另一端，将意大利人的吊桥固定在厢房的一根立柱上。

劳莱达诺毫不犹豫地扔掉身上的武器，最大限度地减轻重量。他口中咬着一把长长的刀，脱掉鞋子，踏上木板。

“你在此等我。”意大利人说。

“是的。”鲁伊声音颤抖地回答。

他的声音颤抖，因为一个魔鬼的念头浮上他的心头。劳莱达诺和他的全部秘密已掌握在他的手中，只要他的手一松，让木板滑下山谷，他就摆脱了同伴的控制，全部财富就属于他了。但他犹豫不决，这并非对邪念的忏悔，因为他已积恶成习，而是难以消除意大利人对他的巨大权威和影响。

劳莱达诺完全靠他的手悬在峡谷之上。他可以拯救他，也可以葬送他，但对意大利人的敬畏仍束缚着他。他害怕，他不理解这种不可抗拒的恐惧从何而来，他只感到这一念头象魔鬼和恶梦缠着他。

然而，放射着金光的宝石在他眼前闪耀，使他头晕目眩。只要有一点勇气，他就成为意大利人巨大财富的唯一主人。但是，他缺乏那一点勇气。他几次想把手松开，任木板落入深渊，但也仅只是想想而已。

他终于战胜了犹豫。他感到一阵昏沉，双腿弯曲了，木板猛地一斜，他以为意大利人完了。

恐惧消失了，歇斯底里的狂暴占据了他。他产生了勇气，变作红了眼的野兽。

木板又一次更猛烈地抖动了，在岩石的边缘摇晃着。但他未听到人体坠落的声音，响起的只是木板与岩石的撞击声。

绝望的鲁伊正要把手松开，宁静的夜色中传来意大利人压低的声音。

“你累了，鲁伊？……把木板撤走吧，没用了。”

鲁伊害怕了。山涧上空的人一定是个能化险为夷的精灵，一个死亡难以触及的生物。

其实，他不知道老奸巨滑的劳莱达诺在进屋取木板时，把一条长长的绳子拴在了房梁上，绳子的另一端甩在距塞茜丽亚窗户不远的墙外。他一踏上木板，并没有忘记抓住绳子，把它紧紧缠在了腰间。如果失去脚下的支撑物，他最多吊在半空。尽管要费些事，但总能到达目的地。

所以，帮凶两次摇动木板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但是，劳莱达诺却猜透了同伴的想法，他只是不想让对方知道邪念被识破，这倒使鲁伊觉得意大利人有逢凶化吉的本领。

木板再也未动一下，象是牢牢地钉在了石头上。劳莱达诺抓住窗台，用力撬开销子。窗户打开了，棉纱窗帘打开了，贞洁、无辜少女的闺房失去了屏障。

塞茜丽亚裹着白色的衣被沉睡在床上，美丽的花边环绕着装饰着金钗的金黄色的秀发，稚气的面颊平静而坦然，象穆里罗① 笔下的童贞女郎，那微笑令人消魂。

微微敞开的白裙露着如玉的酥胸，均匀的呼吸使隐约可见的秀丽乳房若起若伏。这是一幅蓝缎浪花上的图画，透明的褶边烘托着少女柔和的轮廓。睡美人的脸上泛着一种不可捉摸的表情，那是天真，象是要把任何亵渎的企图从平静的少女身旁驱走。如果有人走过床边，一定会失去触摸一下覆盖着少女的衣被的勇气，而双膝跪倒在圣徒的脚下。

---

① 西班牙画家。——译注

劳莱达诺颤抖着、喘息着，面色苍白地走向床前。他的全部男性冲动，他的强大和不可抗拒的欲望在沉睡的姑娘面前被战胜、被征服了。当他的目光落到床上时，他的感觉是难以描述的，也可能是难以理解的。那是极端的快意混合着可怕的痛苦。

野蛮的热情在吞噬他，血在沸腾，心房在狂跳。然而，这个唯一的自卫是贞洁的姑娘却使他失去了任何活动的力量。他感到胸中在燃烧，干裂的嘴唇在寻求欢乐的满足，冰冷、僵直的手难以抬起；他的全身麻木了，只有眼睛在发光，鼻翅在扇动，吮吸着弥漫在空中的淫逸气氛。

姑娘在甜美的梦中微笑，似乎上帝正用玫瑰在少女的床上编织蓝色的梦。这是一幅天使面对魔鬼、美女面对毒蛇、道德面对邪恶的画面。

意大利人以巨大的力量抬起手，在眼前晃动了一下，象是要驱赶某种幻觉。他走到小桌前，点上了玫瑰色的蜡烛。一直被三角几上的一盏昏暗的油灯照着的卧室顿时亮了起来，塞茜丽亚的可爱形象罩上了一层金色光环。她的眼睛感到了光线的刺激，她的身子动了一下，把脸转向一侧，继续睡了。

劳莱达诺走到床前，一览无余地欣赏着姑娘的美貌。他忘掉了世界和财富，忘掉了一切，甚至忘掉了他正在犯着的罪恶。

在衣柜上的棉絮围成的窝中合目而眠的小斑鸠醒了，站起来抖抖翅膀。这声音提醒了意大利人，他知道没有时间可耽误了。

4 黑暗中

对以上的描述，现在需要做一下说明。

劳莱达诺在阿尔瓦罗的逼迫下不得不同意去里约热内卢时，他沮丧到了极点。但不久，魔鬼的微笑又浮上他的嘴唇，这微笑表明他的心中产生了一个卑劣的念头，就象宁静之夜熄灭的篝火又吐出了火舌。

意大利人想到，他正好利用众人以为他出走的机会在当天夜里将计划付诸实现。在与索埃罗的简单交谈中，他下达了明确的指示，指示他摆脱一切障碍，把忠于安东尼奥的人守住。

在那个时代和那个地方，不可能每个冒险家都有自己的房间，享有这种权力的人是微乎其微的。即使单间，起码也住两个人，大多数人集中在宽大的木棚里。

根据劳莱达诺的指示，鲁伊做了周密的布置。每一个忠于安东尼奥的冒险家身边，都有一个假装睡觉的叛乱分子。只要听到暗号，他们便将匕首插进同伴的喉头。

同时，在每个门口和房檐下都堆满了干柴，只要一个火星，整个住宅就变成一个火海。

象主子一样精明、干练的鲁伊安排好了一切。有的是在白天进行，有的是趁夜深人静之时。他也没有忘记劳莱达诺的嘱咐，自告奋勇与一个亲信向高梅斯请求值夜班，美其名曰防止敌人的偷袭。诚实的侍从只知索埃罗是最勇敢的冒险

家，中了圈套，接受了请求。

鲁伊获得了自由，随心所欲地去完成最后的准备。为了安全起见，他还要摆脱不时来打搅他的侍从。

在老朋友奴内斯的陪同下，高梅斯一口口地呷着瓦尔维尔德① 的美酒。对两位海量的朋友来说，那点酒无疑是太少了。

奴内斯贪婪地把瓶口对准嘴唇，吸了一口，轻轻地啧了一下，向三角椅的靠背一仰，双手交叉在大腹便便的肚皮上。

"亲爱的阿伊勒斯，我一到这里就想问你一件事，可老是忘了。"

"现在可别再忘了，奴内斯，我等待回答你。"

"告诉我，陪同迪约哥的那个家伙叫什么，为什么起了个不是葡萄牙人的名字？"

"哦，你是说劳莱达诺？一个无赖！"

"认识他吗，阿伊勒斯？"

"见鬼！谁知道他是什么东西！"

"我是说，你是否知道他的来历、他是谁、来干什么？"

"不知道！有一天他来借宿，正好走了一个人，他就留下了。"

"什么时候，记得吗？"

"等一下，我已经五十九岁……"

侍从掰着手指算起来。

"大概是去年的3月份。"

---

① 西班牙小镇。——译注

“你肯定！”奴内斯大叫道。

“绝对肯定！我不会算错，什么事？”

奴内斯自然是惊骇地站起身。

“不，不可能！”

“不相信？”

“不，阿依勒斯，亵渎神灵！魔鬼的勾当！可怕的罪恶！”

“你胡说些什么，老兄！讲明白些。”

奴内斯终于平静下来，讲述了他对安热罗·迪茹卡和他之死的怀疑。他始终对此不明白。现在，加尔默罗修士的失踪和冒险家的出现却在同一个国度里巧合了。

“还有，”奴内斯说，“那声音，那目光！……今天我一见他，就吓了一大跳，吃惊地倒退了一步，我以为修士是从地下钻出来的。”

高梅斯愤然起身，跳到床前，抓起床头的宝剑。

“你要干什么？”奴内斯叫道。

“杀死他！这次要一刀见血，决不饶他！”

“你忘了他已出远门了？”

“真的！”侍从失望地说。

门口传来轻微的动静，二人以为是风声，并未介意。他们相对而坐，继续谈论着奴内斯突然提到的话题。然而，侍从实在应该对门口的响声引起警觉，那是鲁伊转动钥匙，把他们锁在了屋内。

索埃罗听到了全部谈话。起初他害怕，但后来终于鼓起了勇气，掌握意大利人的秘密或许以后会有用。他满意地揣起钥匙，找到在石阶值班的同伴。他们等待劳莱达诺深夜归来，以便指挥这一精心策划的阴谋。

意大利人巧妙地骗过迪约哥。他知道骑士急于赶路，决不愿在中途耽误片刻。

离开帕开盖尔河大约十五公里时，他托辞马镫坏了，下马修理。迪约哥和同伴以为他会很快赶上，他却转身钻进丛林，等待夜晚的来临。

深夜，他潜回驻地，用猫头鹰的叫声交换了约定的暗号，溜回贵族的住宅。

以后的事情无须赘述。他看到一切准备就绪，便钻进了塞茜丽亚的卧室。抱起姑娘，穿过前庭，到后院发出暴动的信号，这是他当时的念头。但是，一动手，姑娘就会在床上大叫起来，这虽不可避免，但也无妨大局。不等人们惊醒，他已越过山谷，一声令下，铁与血会给予他支援。鲁伊点燃备好的柴草，帮凶将匕首插入沉睡者的胸膛。

在恐怖与混乱中，当黎明的曙光结束地狱的恶战时，二十个魔鬼象古代神话中的幽灵，早已阴谋得逞，悄然离去。

他们将集合在里约热内卢，罪恶的绳索、共同的危险和野心把他们连在一起，劳莱达诺会牢牢地控制住他们，为自己效劳。

当暴乱威胁着这个家庭的安宁、幸福、生命和荣誉时，众人正安然地酣睡着，没有人预感到面临的灭顶之灾。

劳莱达诺精神抖擞地来到床前，敏捷得不出一点声响，住宅中的居民毫无察觉。意大利人满怀喜悦，确信无辜的小鸟即将落入他的口中。他打开身边的衣柜，取出塞茜丽亚的丝麻衣服，裹成一团，用兽皮包好，放在小凳上。他想得颇为周全，尽管他的行动是罪恶的，但却想尽量减轻姑娘的不幸，使她在坎坷的旅途上不致缺少必用之物。

一切准备完毕，他打开通向花园的屋门，选择好理想的

道路。这是必须的，因为一旦把姑娘抱在怀中，就要立即、迅速、果断地离开那里。

屋门位于卧室的墙角，正对他所在的床与墙之间的通道，只要把姑娘弄到手，举步便可跑出房间。正当他向姑娘走近时，听到一声微微的叹息，声音低沉而充满痛苦。意大利人的头发顿时竖了起来，冷汗沿着苍白、痉挛的面颊滚落下来。当他从麻木的恐惧中醒来时，慢慢环视一下四周。

虚惊！在那个一切都在沉睡的夜的寂静中，似乎连一个醒着的昆虫也没有，只有罪恶、大地的真正魔鬼和人们想象中的幽灵。

一切都静静的，好象轻风也藏在了花瓣之中，在芬芳的摇篮中沉睡，似乎那就是恋人的怀抱。

意大利人完全摆脱了惊恐，上前一步，俯身在床上。

塞茜丽亚正在甜美的梦乡，她的脸上泛着天使般的喜悦，胸前的纤手怠倦地移到脸上，将珐琅质的十字架拨到娇唇上，好象上帝弹起了爱奥利亚① 的竖琴，发出了仙乐般的音符。

她的唇边泛起微笑，微笑并拢了双翅，合成一个吻，然后又象花儿一样半张开，发出一声甜美的叹息。

“贝里！”

她的胸部优雅地起伏着，秀丽的手又藏进了白裙。

意大利人惊愕地站直了身子，他没有勇气触动那个圣洁的身体，他不敢正视那张纯真的脸。

然而，时间紧迫。

他鼓起了全身的力量，半跪在床沿，合上双眼，伸出了手。

---

① 古代小亚细亚北部的地区。——译注

5 上帝的意志

劳莱达诺的双手向姑娘伸去，当前面的一只即将触到塞茜丽亚的身体时，他猛地被一种力量推到墙上。

是一支箭，一支不知来自何方的象火一样的箭，未等意大利人听到尖厉的呼啸，手已被钉在了墙壁上。

冒险家先是一怔，但他立即闪身于床后，第二支同样强劲和快速的箭插在他的脑袋在墙上留下的影子上。

在善良、安详的姑娘身边，她纯洁的心灵决然意识不到宁静中发生的局面是何等可怕。

劳莱达诺在剧痛中明白了发生的一切。他猜到穿过手掌的箭是贝里的，为姑娘的受辱而绝望、疯狂、暴怒的印第安人正向他走来。

无赖害怕了。他站起身，用牙狠狠地拔出了将手钉在墙上的箭，疯狂地跑到花园，狼狈而逃。

在第二支箭射出后几秒钟，塞茜丽亚窗前的棕榈树叶一阵晃动，一个矫健的身影荡起一条树枝，越过山谷，落在窗台上。他抓住窗框，跳进室内，灯光映照着他灵活、细长的体形。

是贝里。

印第安人走到床前，看到姑娘安然无恙，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姑娘似乎被劳莱达诺的仓皇出逃所惊动，但她翻了个身，继续睡了。那是一种青春、坦然的安睡。

贝里想追上意大利人，结果他，就象刚刚结果他的两个帮凶一样。但姑娘的安全使他决定留下，以免新的威胁又将她打扰。

他熄灭了蜡烛，闭上眼睛，走到床前，用蓝色的被子盖上姑娘的胸。对他来说，目睹姑娘所掩盖的迷人、秀媚的胸是亵渎神灵，见到那种美丽的人应当失去光明。

然后，他收好散落的衣服，关好窗户，放下窗帘，擦净墙上和地上的血迹。他轻手轻脚地整理好室内的一切，丝毫未惊动梦中的姑娘。他走到床前，借着油灯微弱的光线，审视着塞茜丽亚动人的面颊。他是那样高兴和满意，他的及时赶到使姑娘免遭污辱和劫掠。姑娘安详、幸福的微笑使他感到无穷的惬意。

他偶然一低头，看到地毯上的一双小巧玲珑的丝缎拖鞋，象是孩子们穿的。他跪下，象亲吻圣物一样亲吻了它。

凌晨4时许。黎明即将到来，星星一个个地消失了，沉睡的夜失去了安宁。

印第安人反锁上屋门，将钥匙系在腰间，忠实地守候在门外。他想到刚刚发生的事，为意大利人潜入姑娘的房间感到自责。同时，他又感到自慰，因为除了上帝之外，那一夜他发挥了人类所有的最大聪明、勇敢、力量、机智。

在劳莱达诺踏上赴里约热内卢的旅途后，贝里同阿尔瓦罗谈完话，确信姑娘不会再有任何闪失，而且，两个帮凶也将象意大利人一样被赶走。他离开了住所，心中只想着艾莫拉人的进犯。

他想在帕开盖尔河畔寻找瓜拉尼人的踪迹，那个部落可以成为安东尼奥的朋友和盟军。他的期望不无道理，因为瓜拉尼人同堕落的艾莫拉人是不共戴天的夙仇。然而，不幸的

是，他在林中转了一整天，竟没有发现任何要找的痕迹。

贵族所能依靠的只有他的力量。尽管这一力量是微小的，但他毫不气馁。他充满自信，深信在危机时刻，对塞茜丽亚的忠诚会赋予他灵感，使他获得拯救她和所有她所热爱的东西的手段。

入夜后，他回到家，找到阿尔瓦罗，寻问如何处置两个帮凶。骑士回答说安东尼奥不相信印第安人的指控。

的确，诚挚、深得众望的贵族无法相信缺乏根据的怀疑，但他又一向重视贝里的话，便耐心听完骑士的陈述，掂量着指控的分量。

贝里悻悻地走了，他后悔没有坚持第一个方案。只要两个仆从留在这里，危险的乌云就笼罩着贵族的家。他决定不再睡觉。他拿起弓箭，坐在茅屋门口。尽管贵族给了他火枪，但弓箭仍是他得心应手的武器。无须装火药，也没有任何响声，两三支箭瞬息间便可射出，象子弹一样准确、可怕。

过了好一会，印第安人听到台阶处传来猫头鹰的叫声。他起了疑心。第一，声音比这种丧门鸟的叫声大得多；第二，声音不是来自树巅，而是平地。

他站起身，他怀疑这个习性特殊的怪鸟。他要看个究竟。当三个黑影穿过前院时，贝里越发坚定了自己的担心。站岗的通常是二人而不是三人。

他远远地尾随在后。到了后院，只有一个进了木棚，另外两个不见了。他找遍所有的地方，一无所获。敌人躲在了山石上的一根立柱后面。

他猜测可能进了棚屋，便猫着腰，溜了进去。突然，他的手触到一件冰冷的武器。那是一把匕首。

"是鲁伊吗？"有人低声问。

贝里没吭声。鲁伊这个名字使他想到劳莱达诺和他的计划，知道阴谋已付诸行动。他决定蒙混对方。

"嗯！"他的声音低得几乎听不到。

"时间到了？"

"没有。"

"都在睡觉。"

谈话间，贝里顺着匕首摸去，感到一只手在紧紧握着它。贝里走出木棚，来到高梅斯的房间。门锁着，门口堆满柴草。

这一切说明，一个计划即将实现。贝里知道，制止这一阴谋为时已晚。

那个假装睡觉、手中握着匕首的人要干什么？他问时间到了没有，并说都睡了又是什么意思？侍从门外的柴草说明什么？

毫无疑问，他们在等待信号，以杀死沉睡的人们，然后放火。如果阴谋得逞，一切全完了。

必须唤醒梦中的人们，告诉他们面临的危险，起码要提醒他们做好自卫的准备，以免被人暗算。

印第安人绝望地搔着头，似乎要从激动、混乱的思绪中抓出一个答案。他的前胸剧烈地起伏着，突然，乱麻似的脑海闪过一个喜人的念头，使他增加了信心和勇气。

一个十分简单的念头。他想到了屋里储备的水和酒。他重新潜入木棚，打开第一桶酒的龙头，液体流了出来。当他走到第二个木桶时，熟悉的声音又说话了，低沉而充满威胁。

"谁？"

贝里不但知道他的计划有破产的危险，而且会适得其反

地加快阴谋的进行。他不再犹豫。说话者正要起身时，却感到两只巨钳卡住他的脖子。他没有吭一声，便停止了呼吸。

印第安人轻轻地把僵直的尸体放在地上，打开了所有木桶的龙头，液体淹没了整个房间的地面。不久，冷气将唤醒沉睡的人们，迫使他们离开棚屋。这是贝里所期望的。

解决了最大的隐患，贝里巡视了住宅四周，发现住宅到处堆放了干柴。他走到茅屋的拐角，象在寻找什么人，听到塞茜丽亚花园的墙根下有人在大口地喘气。他拔出佩刀，漆黑的夜伸手不见五指。

贝里凭着野生居民敏锐的听觉和视觉，辨认出鲁伊·索埃罗的声音。他将利刀插入冒险家的喉管。一声呻吟也没有，沉重的尸体倒在墙下。

贝里拿起立在墙上的弓，转身向塞茜丽亚的房中望去。他惊呆了。门缝透出明亮的光线，棕榈叶上的光斑告诉他，窗户已被打开。

他绝望、痛苦地举起双臂。虽然距姑娘只有咫尺之遥，但一堵墙和一扇门将他隔绝，而此时屋中可能正潜藏着某种危险。

怎么办？破门而入？但是，室内的光线或许什么也不说明，窗户也可能是姑娘自己打开的。这一想法使他安静下来。姑娘的花园和卧室悄然无声，他的担心或许是多余的。

他跑到茅屋前，抓着枝条攀上树顶。他急于知道姑娘深夜不眠的原因，但映入他眼帘的场面使他颤栗了。通过敞开的百叶窗，他看到酣睡的姑娘和打开的房门，看到走向床边的意大利人。

绝望的呼喊从胸中迸发，但他紧紧咬住嘴唇，怒吼变做嘶哑的喘息。他双腿夹着树枝，探出身，拉紧了弓弦。他的

心猛烈地跳动，手臂剧烈地颤抖，因为利箭将擦过塞茜丽亚的身体。

然而，当意大利人伸出的手即将触到姑娘时，他忘掉了一切，眼前只有玷污少女的手指，亵渎神灵的手指。

利箭象他的意志一样准确、迅速地射出，罪恶的手被钉在了墙上。此时，贝里才想到应当结束支配那双手的生命，第二支箭接踵而至。若不是疼痛使劳莱达诺弯下身，他可能已不再存在了。

6 暴　乱

贝里打开门锁，沿着走廊向内宅走去。他感到平静，西蒙斯和索埃罗不会再来打搅他，意大利人也难逃他的手心，而且，棚屋里的冒险家们此时也该醒了。但是，倍加谨慎的贝里还是决定把事情告诉安东尼奥。

劳莱达诺匆匆跑进木棚，等待他的是一个新的可怕意外和最后的绝望。他逃出塞茜丽亚的卧室时，想到后院发出预定的暗号，伙同帮凶劫掠姑娘、报复贝里，但他却不知道贝里已破坏了他的全部计划。

他一走进后院，发现棚屋灯火通明，冒险家们围着一个他无法辨认的东西。走近一看，原来是西蒙斯的尸体躺在水汪汪的地上，眼球暴突，伸着长长的舌头，颈部布满淤伤。这一切表明死因是窒息。

意大利人的脸色由白变青，他用目光搜寻索埃罗，但连影子也没找到。无疑上天的惩罚落到了他们的头上，他承认无可救药地失败了，破釜沉舟是唯一的出路。

绝望的局面启示了他。他决定因势利导，把上帝的惩罚变作复仇的武器。

惊异的观众不知发生了什么事，面面相觑，有的在低声议论同伴死亡的种种可能。沉睡的人被流水所惊醒，而阴谋家们却叫苦不迭。在乱哄哄的谩骂声中起身的人们，点上火把，寻找泛滥的原因。他们发现了西蒙斯的尸体，更为震惊

不已。帮凶们深怕那是惩罚的开始，其余的人却为同伴之死义愤填膺。

劳莱达诺猜透了冒险家们的心事。

“知道这说明什么吗？”他问。

“谁知道？请解释一下！”众人喊道。

“这说明，”他说，“这个家中有条毒蛇，有一条用毒牙嚼噬我们的蛇。”

“怎么？……什么意思？……快说！……”

“请看，”修士指着尸体和自己受伤的手说，“这是第一个牺牲者，第二个侥幸地逃脱了，第三个……谁知道索埃罗又是什么下场？”

“对！……鲁伊在哪里？”马丁·瓦斯问。

“他也会死了？”

“我们将这样一个一个被结果，在场的基督徒一个也跑不了。”

“谁干的？……卑鄙的凶手是谁？姓什么？叫什么？”

“猜不到？”意大利人说，“猜不到？这个家中，谁希望白人死绝？谁希望消灭我们的信仰？不是异教徒和卑鄙的野蛮人还能是谁？”

“贝里！……”众人叫道。

“对！就是这个印第安人要杀掉大家，满足他报复的欲望。”

“不可能，我敢发誓，劳莱达诺！”瓦斯科·阿丰索说。

“蠢货！”有人大叫，“把他交给我，不用你费心！”

“就在今夜，为西蒙斯报仇。”

“一定！”

“立即动手。”

“对！立即动手，跟我来！”

劳莱达诺见群情激愤，纷纷要求立即寻找印第安人时，便用手势制止了大家。这不是他的愿望，贝里的死活对他是次要的，他有更重要的目的，他等待唾手可得的结果。

“你们去干什么？”他厉声问。

冒险家们被问得目瞪口呆。

“杀死他？……”

“当然！”

“你们不知道这根本不可能？不知道他受到不管我们死活的人的宠爱和保护？”

“不管受谁的保护，只要他有罪……”

“真糊涂！谁说他有罪？你们？但是，有人却说他是无辜的，却要保护他，谁也没有办法。”

“啊，太过分了！”

“难道我们是任人宰割的牲畜？”马丁·瓦斯说。

“你们还不如牲畜，你们是奴隶！”

“说得好，劳莱达诺。”

“你们将眼睁睁地看着同伴被残杀，却又不能为他报仇。你们必须忍气吞声，因为杀人在这里是天经地义的。是的，再说一遍，谁也不能动他一根毫毛。”

“那好，瞧我的！”

“还有我！”众人大叫。

“你们要干什么？”意大利人问。

“要求安东尼奥把杀死西蒙斯的人交出来！”

“对！如果他拒绝，我们有权自己动手。”

“你们很勇敢，只要大家团结一心，不愁达不到目的。

但干就要干到底，而且越快越好。谁愿意领头？”

一个胆大的闹事者自告奋勇，他叫若昂·费约。

“我来！”

“知道怎么说吗？”

“噢，别担心，看好吧。”

“现在就去？”

“马上就去。”

棚屋门口传来一个平静、响亮、严厉的声音，一个使人发抖的声音。

“不用去，他来了。我就在这里。”

沉着、坦然的安东尼奥走到众人面前。他双臂交叉胸前，威严的目光扫视着冒险家。他没带任何武器，但他那令人肃然起敬的面孔、坚定的声音、高傲的神态足以使威胁者低下头。

安东尼奥得到贝里的报告后正要出门，阿尔瓦罗和高梅斯匆匆走进。

原来，侍从同奴内斯谈完话便睡了。突然，被大水惊醒的人们连连发出的叫骂声把他惊动了。他感到事情不妙，拿起枪，点上蜡，走到门口，想出去看个究竟。当然，门是锁着的，也没有钥匙。

他揉揉眼，叫起了奴内斯，问他是谁这么小心谨慎。朋友象他一样莫名其妙。

这时，传来意大利人煽动暴乱的声音，高梅斯明白了一切。他把奴内斯拉到墙根，没说一句话，象上台阶一样登上朋友的肩头，用脑袋顶起瓦片，从檩条中伸出了头。

侍从登上房顶，首先想到要通知阿尔瓦罗和安东尼奥，以便采取应急措施。象听贝里的报告一样，贵族平静地听完

侍从的最新消息。

“好，朋友们，我知道该做些什么。不用吵嚷，不要打扰全家，我相信事情会很快过去。你们在这里等我。”

“我不能让你一人去冒险！”阿尔瓦罗走向前说。

“你留下，同两位忠实的朋友看好我的妻子、塞茜丽亚和伊莎贝尔。就这样。”

“起码我们中的一个要陪你去。”

“不用，一个人够了。以你们的忠心和价值完成我的重托也是不轻松的。”

贵族拿起帽子，不一会儿，便出人意料地来到人群中。冒险家们羞愧地默默低下头，再也不敢出声。

“我来了，”骑士说，“想怎么处置安东尼奥，请当面讲清。如果你们的要求是正义的，我会满足你们；如果无理取闹，你们将受到惩罚。”

没有一个人抬一下眼。一片沉默。

“不说话？……有不可告人的秘密？非要我杀一儆百？我要知道罪魁祸首。”

贵族坚定、严厉的讲话得到的回答仍然是沉默。

劳莱达诺犹豫不决。他没有正视安东尼奥的勇气，但他也清楚，如果任形势发展下去，他就彻底完了。

他向前一步。

“这里没有罪魁祸首，安东尼奥先生。”意大利人渐渐恢复了勇气，“只有被象狗一样对待的人，只有被任意宰割的人，他们要求做人和基督徒的尊严。”

“对！”冒险家们活跃起来，“我们希望尊重我们的生命！”

“我们不是奴隶！”

“我们服从，但不能受虐待！”

“我们的价值胜过异教徒！”

“我们是在卖命！”

安东尼奥无动于衷地听着越来越高的威胁声。

“安静些，无赖！不要忘了，安东尼奥有力量控制出口不逊之人的舌头。可怜虫，还是想想你们的义务！你们为我卖命？……你们是见利忘义。是的，你们还不如奴隶，不如畜牲，不如野兽！你们是卑鄙的叛徒！……你们应受到蔑视，你们死有余辜！”

冒险家们无法压制胸中的怒火，他们把威胁变为行动。

“朋友们，”劳莱达诺煽动说，“你们允许他当面污辱你们？岂有此理！”

“不！绝不！”众人怒吼。

冒险家们拔出匕首，缩小了对安东尼奥的包围圈。每一张口都在呼叫、谩骂、威胁，每一只手都挥舞着武器。

安东尼奥安详、沉静、傲然、嘲弄地望着扭曲了的面孔，他那凛然的气魄丝毫不象面对的是匕首的威胁，而象是支配匕首的主人。

7 野蛮人

冒险家们呼喊着，舞动着匕首，但却不敢越过与安东尼奥咫尺之遥的空间。尊敬仍象一种巨大的力量统治着盲目激动和气愤的人群。大家等待第一个动手的勇士，但谁也没有这种勇气。

劳莱达诺明白必须有一个带头人，绝望的处境和强烈的野心迫使他铤而走险。他颤抖的手抓住刀柄，闭上眼睛，跨进一步，举起了武器。

贵族坦然地敞开了前胸，没有一丝畏惧掠过他面部的肌肉，他依旧是泰然自若，明亮的目光咄咄逼人。

凛然的气势象磁石一样使意大利人的手发抖了，当金属的利刃触到贵族的衣服时，凶手僵硬的手无力地停住了。

贵族厌恶地笑了，紧握的拳头砸向劳莱达诺的头顶。意大利人沉重地瘫坐在地上，安东尼奥一脚踢在他的前额，他仰面朝天地倒下了。身体的撞击声在寂静中回荡，冒险家们呆若木鸡，无地自容。

“放下武器，无耻之徒！伤害安东尼奥的刀决不会握在懦弱、卑鄙的暴徒手中！光明磊落的生命只属于上帝公正、光荣的召唤。”

目瞪口呆的冒险家们机械地收起匕首，那一席响亮、沉着、坚定的话语有着不可抗拒的力量和意志。

“等待你们的只有严厉的惩罚，你们是不可宽恕和怜悯

的。你们当中的四人犯有死罪，其余的也将受到正义的制裁，这对你们都是公正的。”

贵族蔑视地说完，静静等候不满的抗议。但是，冒险家们的怒气全然消失了，个个谦恭地低下了头。

“一小时之内，”骑士指着劳莱达诺说，“这个人将被当众处死。对他无须公审，我作为父亲、领袖，作为被无义的恶狗反咬一口的受害者，对他进行判决。这种不齿于人类的狗屎不值得我亲自动手，他只配上绞架和砍头机。”

老贵族依然是那样从容、镇静。他穿过木然、恭敬的冒险家，向出口走去。他又转回身，摘下帽子，深夜火把微红的光辉映照着他白发苍苍的头。

“如果有人有任何抗拒的表示，如果我的命令不能得到立即、忠实的执行，我，安东尼奥·马里斯，以上帝和荣誉发誓，谁也别想活着走出这个家。你们有三十人，但你们的生命掌握在我的手中，我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把你们消灭，将三十名杀人犯清除出大地。”

当贵族正要离去时，气愤、凛然、激动得面色苍白的阿尔瓦罗出现了。

“是谁胆敢顶撞安东尼奥·马里斯？”青年大叫。

老贵族高傲地微笑着，轻轻拍拍青年的胳膊说：

“不用担心，阿尔瓦罗，你我的高贵决不会受辱于这些无耻之徒。”

“不过，先生，必须要给他们个警告。”

“警告是必须的，也是应该的。他们都是有罪的，将受到惩罚。你不用费心，走吧！”

青年不再坚持，跟随安东尼奥来到大厅，遇到了侍从高梅斯。贝里已回到花园，他决心为塞茜丽亚的安全献身。

天亮了。

贵族将高梅斯唤到武器库，同他进行了半小时的密谈。尽管那是不可泄露的天机，但阿尔瓦罗却有所觉察，因为当大门敞开时，安东尼奥若有所思，而侍从的脸色象死人一样铁青。

大厅的入口传来脚步声，四个冒险家恭候贵族的召见。安东尼奥做了个手势，四人向前跪在贵族的脚下。黑色的脸膛布满泪痕，刚刚口出狂言的嘴唇颤抖着。

“怎么了？”贵族问。

其中一个答道：

“我们请罪，望您高抬贵手，饶恕我们的过错。”

“你的同伴呢？”贵族又问。

“先生，请原谅他们的滔天大罪。你走后一切都变了，他们正准备造反！”

“来吧，”安东尼奥说，“我恭候他们。你们为什么不同他们一起干？你们不知道安东尼奥可以原谅过失，但决不原谅抗拒命令？”

“我们愿受惩罚。”代表说，“请命令吧，我们无条件服从。四个对二十，我们愿为您献身，为我们赎罪。这是我们的请求，也是我们应得的惩罚。”

安东尼奥惊异地望着脚下的人，认出他们曾同他一起抗拒过葡萄牙人的敌人。他感到激动，他那无畏而高傲的胸怀充满了深情和宽容。在暴乱即将来临的时刻，四个故友的赤诚和为弥补过失的献身精神打动了他的心。

“起来吧，我相信你们！……你们已不是我刚刚斥责的叛徒，而是与我同患难的勇士，你们的行动抹掉了一小时前的污点。好！……你们不愧曾与我共同战斗、出生入死。安

东尼奥原谅你们，你们高高地抬起头吧！”

冒险家们为贵族的宽宏大度而高兴，他们站起身，决心为领袖献出生命。

安东尼奥走后发生的事情需要做个交待。

劳莱达诺从猛然倒地的眩晕中醒来，得知了贵族的命令，这位狂妄的冒险家无须费口舌便重新煽起了暴乱的情绪。他宣称大家已走上绝路，说他的不幸和即将发生的灾难是贝里搞的鬼，他已无能为力。

安东尼奥的离去使慢慢滋长的激愤失去了控制，默然无声的怨恨汇成了强大的合唱，蔓延的火势又被一起偶然的事件加剧了。

天一亮，贝里在花园附近发现了鲁伊·索埃罗的尸体，他怕姑娘醒来目睹这一惨状，便把死者扔到了后院。惊恐的冒险家发出歇斯底里的愤怒咆哮，迸发出狂暴、复仇的烈火。叛乱一触即发，只有安东尼奥离开后一直站在远处的四人集团无动于衷。当同伴在劳莱达诺的号召下准备向贵族发起进攻时，正如上文所交待的，他们负荆请罪，甘愿与首领共患难。

不久，若昂·费约作为叛乱者的代表来到贵族面前，贵族不容对方开口，说道：

“告诉你的同伙，叛徒，安东尼奥只有命令，决不谈判。我已判决了他们，看我能否实现我的诺言。”

贵族着手布置防御。他只有十四名战士：他、阿尔瓦罗、贝里、高梅斯、奴内斯及随行者、四个忠实的旧部，而敌人却有二十多。

家属已得知那个灾难的夜晚发生的一切，劳丽安娜、塞茜丽亚和伊莎贝尔躲进了祠堂祈祷。

叛乱分子在劳莱达诺的统帅下出发了，开始了对住宅公开的攻击。随着他们气焰的嚣张，良知的忏悔在内心深处萌发了。

当他们拐过屋角时，空中传来嘶哑的喊声，像远方的沉雷轰鸣。贝里颤栗了。他跑到了山岩之巅，举目四望，劳莱达诺身边的一名战士已中箭倒地。

“艾莫拉人！……”贝里惊呼。

长长的队列迎着朝阳在原野蠕动，五颜六色的巨弓在空中挥舞。凶恶、几乎是裸体的慓悍野人身上只挂一片遮羞的兽皮，头上插着红、黄色的羽毛，挥动着狼牙棒和长弓。号角呼啸，武器的撞击声与呐喊声混合成一支可怕的交响曲，和谐地奏出了野蛮兽性的心灵。

“艾莫拉人！……”冒险家们惊呼。

8 失　望

艾莫拉人到达已经两天，安东尼奥一家的处境危如累卵。可怕的印第安寡妇煽起复仇的怒火，野蛮人向贵族的城堡发起猛烈的攻击。箭如黑云，涌向住宅的大门和墙壁。

面对共同的危险，冒险家们撤到后院，准备自卫。尽管没有放弃谋反企图，但他们也深知抗拒外敌是当务之急。未经任何谈判，叛乱者与贵族达成了停战协议。

安东尼奥同家属和几位忠实的朋友困守住宅，决心竭尽丈夫和父性之爱卫护亲人的安全。若上帝不显示某种使他们脱离灾难的奇迹，他们所面临的是灭顶之灾。即使这样，他也决不让哪怕是他们的尸体受到玷污。

这是他作为父亲和首领的义务。船长总是最后离开沉船，他也要等亲人有了归宿才与生命告别。

这个欢乐、幸福的家庭发生了何等大的变化！住宅的后院已被完全抛弃，安东尼奥一家只有几间斗室暂做栖身之地。塞茜丽亚也离开了温暖的小巢，那里成了贝里的活动场所，他对自己的计划有着不可动摇的信念。

深夜10时，大厅银色的吊灯下是一幅凄凉、寂静的画面。所有的门窗都关闭了，时而传来箭支撞击墙壁和屋顶的声音。大厅两侧和正面的墙上已打好了射击孔，人们昼夜巡视，以防突然事件的发生。

安东尼奥坐在靠背椅上休息。过去的一天是艰苦的，印第安人几次冲上台阶，贵族和为数不多的战士用火炮驱散了他们。

他把长枪挂在椅背上，手枪放在身边的小柜上。白发苍苍的头垂在胸前，与罩着钢丝网的黑色天鹅绒紧身衣形成强烈的反差。他好象在睡觉，但又时而抬起眼环顾四周，忧伤地望望半明半暗的大厅。他表面是坚毅的，但对局势失去了信心。

塞茜丽亚无力地靠在父亲对面的沙发上。她已失去了平日的活泼，轻盈、娇小的身体瘫坐在缎被上，纤细的手象失去茎干的花朵，苍白的嘴唇不时默诵一句祷词。

贝里屈膝在沙发前，目不转睛地望着姑娘。她胸部的微微起伏，从半张的嘴中发出的轻柔气息是印第安人生命的依靠。从叛乱之日起，他再也不离开姑娘一步，他象影子一样伴着她，他那非凡的忠诚在危机时刻升华为神圣的献身。两天来，他成了一个疯狂的勇士。

野人在住宅前发出的喊叫会不会吓着姑娘？

贝里冒着飞蝗般的利箭，闪电般跳下山坡，未等骚扰的艾莫拉人发出第二声呼喊，他火枪的子弹已将敌人击倒。

焦急万分的姑娘会不会拒绝母亲或表姐送去的食品？

贝里置生命于不顾，穿过敌人强弩的封锁，将采集的甘美果实、香甜蜜汁和山珍野味送到姑娘的唇边，献上一颗赤诚的心。

贝里的疯狂使得姑娘不得不把他强留在身边，以免他遭受无辜的伤害。除了在贝里身上感到深沉的友情，塞茜丽亚还产生了一种模糊的希望。如果身陷绝境的全家还有一线生

路的话，这种可能一定来自贝里的勇敢、智慧和崇高的献身。如果失去贝里，母亲的溺爱、父亲的庇护和兄长的关怀又有什么意义？谁能象天使一样使她免遭灾难和象奴隶一样满足她哪怕是任性的要求？

不。塞茜丽亚甚至无法接受失去伟大朋友的任何可能。她命令，她要求，她祈求印第安人不离开她寸步，她要贝里把她当作上帝的天使和护身。

伊莎贝尔同塞茜丽亚坐在大厅的同一边，焦灼地透过她偷偷地在窗户上打开的缝隙向外窥视。借着微弱的灯光，可以看到野人射来的如雨的箭支，但她却毫无惧意。她望着在台阶旁同忠实的战士守夜的阿尔瓦罗，青年沿木栅踱着步，他的每个动作和头顶飞过的每一支箭都牵动着姑娘的心。她恨自己无能为力，不能与他一起迎接死亡的来临。

劳丽安娜太太坐在祠堂的台阶上祷告，她是在险境中表现得最沉着、最冷静的一个。宗教信念和高贵的血统决定了她是无愧于丈夫的。

她努力做着力所能及的一切：照料伤员，安慰孩子，准备战事和按部就班地安排家务。

高梅斯交叉双臂，靠着武器库的大门睡着。自从贵族与他密谈之后，他就一动不动地站在自己的岗位上，除非安东尼奥来时他才把门打开。他睡觉的时候也是站着，但只要地上响起轻微的脚步，他会立即睁开眼，一手握枪，另一只手抓住门把手。

安东尼奥站起身，把手枪插在腰间，提起火枪，走到沙发前，亲吻了女儿和伊莎贝尔的前额，拥抱了妻子，走出大厅。他去替换自黄昏一直在站岗的阿尔瓦罗。贵族走后不

久，大门又一次打开，进来的是骑士。

阿尔瓦罗身穿红里子的毛料紧身上衣，他一出现在门廊，伊莎贝尔低声惊叫一声，迎上前去。

“你受伤了？”姑娘扶着他的手臂焦急地问。

“没有！”青年惊异地回答。

“噢！……”伊莎贝尔舒了口气。

她弄错了。青年上衣的肩头被利箭划破，露出了红色的里子，她误认为是伤痕。

阿尔瓦罗想把手抽回来，但姑娘眼中射出祈求的目光，温柔地拉着他走到自己的座位前，让他坐下。

两天来，他们之间发生了许多不寻常的事。有时感情会发生奇异的飞跃，在瞬间跨过漫长的历程。险恶的形势将他们聚于一室，近在咫尺，面面相对，或交谈，或相互凝视，两颗年轻的心即使不相爱，也深深地理解了。

阿尔瓦罗感到窘迫，他害怕那追逐他的灼热目光和含着忧伤笑意的深沉而压抑的爱。他缺乏抗拒的力量，但良知又使他不得不抗拒。

他仍然爱着和试图爱着塞茜丽亚，他已答应贵族做她的丈夫。特别是在那种形势下，允诺比誓言更为郑重，他必须履行这一义务。

然而，他如何回答伊莎贝尔的热望？接受她的爱不是太无耻和卑鄙了吗？摧毁姑娘心中那难结果的感情不正是他的义务吗？

阿尔瓦罗这样想着，躲避着与姑娘的接触，他深知强烈的爱欲在姑娘身上唤起的惊人美丽有多么大的诱惑力。

他过去不爱，将来也决不能爱伊莎贝尔。这是他心中的自语，但他明白，若他再一次象姑娘向他倾诉衷肠时望她一

眼，他一定要拜倒在她的脚下，忘掉义务、荣誉和一切。

内心的斗争是可怕的，但骑士高尚的心灵毫不退缩地勇敢战斗着。他可能会屈服，但那一定是当他为忠于誓言而竭尽一切的时候。

使斗争更加激化的是：伊莎贝尔不再以爱追逐他，在她第一次失态之后，她把无希望的爱火埋在了心中。

9 希　望

阿尔瓦罗一坐在姑娘身旁，感到决心发生了动摇。

“有事吗，伊莎贝尔？”他声音颤抖地问。

姑娘没回答，只是痴痴地望着青年。在生死攸关的时刻，她唯想多看他一会儿，在他身边多呆一会。只有热恋中的人才能理解落在情人身上那不倦的、惬意的、充满幻想的迷人目光。

“让我看你一会！”伊莎贝尔祈求道，“谁知道这会不会是最后一次！”

“为什么这样悲观？”阿尔瓦罗温柔地说，“希望并未完全破灭。”

“那有什么用？……”姑娘说，“刚才我见你在前面巡逻，我时刻都感到箭会射中你、伤害你……”

“怎么？……你打开了窗户？”

青年一转身，望到半开的窗户，窗外挂满野人的箭支。他不禁一惊。

“我的上帝！……”他惊呼，“你怎么这样不顾危险，伊莎贝尔？”

“我的生命有什么意义？”姑娘淡淡地说，“生活对我有什么乐趣？如果心灵的追求得不到满足，活着有什么用？我的幸福就是望着你，想着你；如果这种幸福需要我付出生命，我会愉快地接受！……”

“不要这样，伊莎贝尔，这太伤我的心。”

“你要我说什么？我不能对你撒谎，自从我泄露了心灵的秘密，这个公开了的秘密就成了我的主人，一个独裁专制的主人，虽然我知道这样会使你难受……”

“我从未说过难受！”

“虽然你不说，但心中是这样想的。我知道，因为你的每个表情都会告诉我。你害怕让塞茜丽亚感到你爱我，不是吗？”

“不，”阿尔瓦罗断然地说，“我是担心、害怕……我害怕爱上你！”

青年的话震动了伊莎贝尔，她呆呆地愣住了，剧烈的心脏跳动几乎使她窒息。

阿尔瓦罗的心也决非平静。姑娘赤诚的爱，她那不惜生命用目光追随他的献身精神使他难以掩饰心中斗争的矛盾。

青年感到自己的话过于轻率，他立即镇静下来，郑重严肃地对姑娘说：

“你只知道我爱塞茜丽亚，却不知我对她父亲的允诺。只要她的父亲不取消我的诺言，我就要履行它。感情是属于我的，也是至死不渝的，如果我把爱转移到其他女人身上，我就成了个不义之人。”

青年凄然一笑，接着说：

“你知道当一个人意识到自己不义时的感情吗？”

青年的目光是惨淡的。

“噢！我懂了！……就象一个女人单相思，她的爱对相思中的人是一种耻辱和痛苦！”

“伊莎贝尔！……”阿尔瓦罗颤栗了。

“你说得对，只有死亡才能割断我们心中的初恋！”

“不要这样，伊莎贝尔，请相信我，疯狂只有一种解释。”

“什么？”伊莎贝尔问。

“不义。”

“还有别的，”姑娘激动地说，“另外一种不那么自私，但却同样高尚的解释——情人的幸福。”

“我不懂。”

“如果知道爱情会对所爱的人造成不幸时，最好的办法是割断联系我们生命的链条。你不说害怕爱我吗？同样，我怕的是被你爱上。”

阿尔瓦罗哑口无言，他的心中翻起感情的浪涛。但他了解伊莎贝尔，他知道姑娘的话有多大分量。

“伊莎贝尔，”他拉住姑娘的手说，“如果你对我还有点感情，请不要拒绝我的祈求。不要再这样，我求你！”

姑娘凄然一笑说：

“你祈求我？……你求我保存被你拒绝了的生命！它不属于你吗？请收下吧，不要再祈求！”

伊莎贝尔眼中射出美丽、炽热的光彩，阿尔瓦罗再也无法抗拒。他站起身，俯在姑娘耳边，吃力地说：

“我接受！”

当激动、幸福的伊莎贝尔对耳边的余音疑惑不定时，青年走出了大厅。

当阿尔瓦罗同伊莎贝尔窃窃私语时，贝里仍呆呆地望着姑娘。印第安人在沉思，一个念头控制了他。他站起身，忧伤地望了姑娘一眼，慢慢向门口走去。

姑娘轻轻动了一下，抬起头。

“贝里！……”

他不禁一颤，回转身跪在沙发前。

“你不是答应不离开姑娘吗？”塞茜丽亚嗔怪地问。

“贝里要救你。”

“什么？”

“你会明白的，让贝里去吧。”

“没有一点危险？”

“姑娘，为什么这样问？”印第安人胆怯地说。

“为什么？……”塞西丽亚活泼地站起身，“因为，如果你用生命拯救我们，我拒绝你的牺牲，以我和我父亲的名义拒绝。”

“放心吧，姑娘，贝里不怕敌人，他知道如何战胜他们。”

姑娘怀疑地摇摇头。

“他们的人那么多！……”

贝里傲然一笑说：

“即使他们有一千，贝里也要战胜他们，不管他们是印第安人还是白人。”

他的话自然而坚定，充满力量与信念。

但塞茜丽亚仍不相信。尽管他有无限的忠心和非凡的勇敢，但孤身一人怎么能战胜叛乱的冒险家和二百人次的艾莫拉人？

然而，她不知才智的巨大威力，不知那个非凡矫健的躯体和坚实的臂膀，不知心灵是上帝给予人类最强大的武器，不知它可以战胜强敌、降龙伏虎，不知精神是物质的主宰，是无坚不摧的力量。

“你别犯傻气，去白白送死。一个人，哪怕是贝里，也

无法对付那么多敌人。”

“瞧着吧！”印第安人信心十足地说。

“谁给你这么大的力量去抗拒强敌？”

“谁？……你，姑娘，只有你。”印第安人明亮的目光望着她说。

塞茜丽亚象天使般地笑了。

“去吧，”她说，“去拯救我们吧。但要记住，你要死了，塞茜丽亚不会接受你给她的生命。”

贝里站起身。

“明天升起的太阳将是所有敌人最后一个日头，塞茜丽亚将象过去一样欢乐和高兴。”

贝里的声音颤抖了，他深恐无法控制自己的激动，便匆匆走出大厅。走到庭院，他望望开始消失的星星。天快亮了，他不能再耽误。

是什么念头使他充满如此坚定的信念？他有什么克敌制胜、拯救姑娘的妙法？

这是难以猜测的。贝里把万无一失的秘密深藏在心中，敌人已掌握在他的手中，他能象天降的霍乱和霹雳轻而易举地消灭他们。

贝里来到花园，走进因暴乱被姑娘遗弃的卧室。室内笼罩着黑暗，他借着窗户射进的微弱灯光，分辨着什物。野人的感觉器官是非凡的。

他一件一件取下身上的武器，亲吻了塞茜丽亚给他的手枪，把它放在房间中央的地上，又将佩带的羽毛、纽带和鲜艳的彩翎象战利品一样放在武器上。然后，他拿起战弓，一折两断，丢在堆放物上。

他久久地、痛苦地望着面前属于他原始生活的物品，这

是他对塞茜丽亚献身和他令人难以想象的勇敢精神的证据。他在极度的激动中，在这生与死的庄严时刻，他心中的自白不禁脱口而出：

“贝里的武器——忠实的朋友，永别了！主人遗弃了你，你曾同他战无不胜，但现在，他却要被敌人征服。”

他把双手放在胸前，说道：

“啊！……阿拉莱的儿子贝里——部落的领袖、无敌的勇士、无畏的战士，将在战斗中倒下。战士的武器不能看着主人向敌人乞怜，阿拉莱折断的弓箭已不能拯救儿子。”

他高傲的头垂在胸前。他平息了激荡的思绪，紧紧地拥抱了心爱的武器和战争的标志，与它们永别。

黎明前的大地散发出的清幽芳香预示着夜的结束。

他扯断了用黄色的果壳串成的脚镯，用刀劈开其中的两个，紧紧握在手中。他高举双臂，发出可怕的威胁和挑战，然后飞也似地跑出卧室。

10 墙　缝

当贝里走出塞茜丽亚的卧室时，劳莱达诺正在后院踱步。他在思考几天来发生的事情，回忆他坎坷的冒险生涯。他几次踏进了坟墓，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但死亡却恭敬地避开了他。同样，他也曾敲打幸福、权力和财富的大门，但它们都梦幻般地消失了。

当他率领冒险家们进攻毫无自卫能力的安东尼奥时，艾莫拉人的突然出现改变了一切。面对共同的敌人，他们停止了敌对。生命和生存毕竟大于野心，为利益的仇恨让位于民族斗争。当野人发起首次进攻时，他们不约而同地站在了一起，保卫濒临毁灭的住宅。然后，双方各自分开，相互对峙。

作为叛乱的首领，劳莱达诺从未放弃过占有塞茜丽亚、报复安东尼奥和阿尔瓦罗的企图，他那顽固的信念不疲倦地寻求得逞的途径。与贵族的正面冲突将是疯狂的行动，两派间的任何裂痕必然成为野蛮民族报复性打击的良机。

阻挡艾莫拉人的唯一障碍是建筑的地理位置。它高踞于山岩之山，与外界的唯一通路是本故事开始所提到的石阶，守卫在那里的是安东尼奥及其亲信。山谷中的木桥虽已拆除，但若不是贵族的顽强抵抗，艾莫拉人会轻而易举地架起一座新桥。

若安东尼奥感到了叛乱者的威胁，为保护家庭而放弃石

阶，去固守住宅，艾莫拉人将势不可挡地破墙而入。从被围困的那天起，意大利人就清醒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他所希望的是让安东尼奥、贝里、阿尔瓦罗和高梅斯无声地死去，贵族的随从会出于生存的需要而加入他的行列。他将成为城堡的主人，击退印第安人，拯救塞西丽亚，实现他全部爱情和幸福的梦想。或者，他与未曾享受的佳人同归于尽。

只要这个魔鬼的灵魂产生一个念头，他就会不遗余力地寻找实现罪恶计划的途径。他不仅找到了，而且付诸了行动。形势是有利的，敌人似乎也在帮他的忙，遭受攻击的只有安东尼奥的阵地。

他想入非非地踱着步，马丁·瓦斯走出木棚，来到他的面前。

“我打不开！……”

“什么？”意大利人兴奋地问。

“一道关着的门。”

“打开！”

“没那么容易。”

“去看看。”

“里面钉死了。”

“他们有准备？……”

“我也这样想。”

芳莱达诺颇为失望。

“走。”

二人走进大木棚，全副武装的造反者正在酣睡。尽管这一侧不易遭到骚扰，意大利人还是叫醒了若昂·费约，让睡意朦胧的冒险家去院中放哨。

芳莱达诺同马丁走到隔壁的厨房，正要进门，同伴手中

的灯熄灭了。

“废物！”劳莱达诺生气地说。

“这赖我！风吹的嘛。”

“好了，别废话，点火去。”

马丁转身取火把。等候在门口的意大利人似乎感到身边掠过一股男人的气息，他侧耳细听，并拔出匕首，横立在门前，准备对付屋中的不速之客。但一切又恢复了平静。突然，一个冰冷的东西触到他的前额，他倒退一步，向黑暗中砍了一刀。他的武器好象擦到了什么，但周围仍是悄然无声。同伴拿来了火把。

“奇怪！”同伴说，“风可以吹灭油灯，但总不会连灯芯也拔掉！”

“风？风还会有血？”

“什么？”

“吹灭油灯的风在刀上留下了血迹。”

“敌人？……”

“是的，朋友不会躲躲闪闪。”

屋顶一阵窸窣声，一只受伤的大蝙蝠扇着翅膀飞出厨房。

“就是它！……”马丁笑道。

“不错！”劳莱达诺松了口气，“一只蝙蝠吓了我一大跳。”

尽管遇到了点麻烦，二人还是平静地走进厨房，穿过一道在墙壁上打开的缝隙，来到不久前安东尼奥和全家呆过的内宅。他们在凉台停住脚，凉台的一侧是塞茜丽亚的卧室，另一侧是祠堂和贵族的武器库。马丁指着紫葳木的大门说：

“不从里面怎么打开？”

劳莱达诺走近一看，大门坚固异常，又无法使用武力——他失望了。他原想深夜潜入大厅，暗杀安东尼奥、高梅

斯和阿尔瓦罗。一旦阴谋得逞，他便是住宅的主人。然而，如何越过面前的障碍？若破门而入，势必惊动老贵族，那将是徒劳一场。

当他的目光落到祠堂墙壁上端的气孔上时，立即想到祠堂与大厅原是相通的，后来砌的一道单砖隔墙把大厅一分为二。他上下打量了一下墙的高度。

“我们可以从那里过去。”他指着气孔说。

“什么？我们又不是蚊子，能穿过那么小的孔？”

“墙的基础一定是根木头，把木头一撤，道路就打开了。”

“我懂了。”

“当他们清醒过来时，我们已经得手了。”

意大利人用刀尖剥下一块墙皮，露出了底部的木基。

“怎么样！”

“没问题。两小时后，一切准备就绪。”

索埃罗和西蒙斯死后，马丁成了劳莱达诺的左膀右臂，成了他唯一信赖的心腹。

意大利人离开动手拆墙的马丁，沿原路回到厨房，从棚屋传来的一股浓烟使他窒息。被惊醒的冒险家开始咒骂恶作剧的作者。

劳莱达诺正同众人寻找浓烟的起因，若昂·费约出现在门口。他的脸上布满可怕的怒火，一步跨到意大利人的面前，大叫道：

“叛徒！我限你一小时内向安东尼奥投降，请他宽恕我们并惩罚你。否则，我要收拾你。”

意大利人强压着怒气说：

“朋友，黑暗使你丧失了理智，休息去吧。晚安，不，早安。”

东方吐出了黎明的曙光。

11 修　士

贝里走出塞茜丽亚的卧室，沿走廊向内宅走去。住宅中的任何动静也难逃印第安人机警的眼睛，马丁拆墙的第一声响声使他明白了意大利人的企图。

夜晚，当他在姑娘的沙发前休息时，铁器声引起了他的注意。他把敏锐的耳朵贴在地面听了一会，便一跃而起，穿过一个个房间，顺着声音来到劳莱达诺和马丁凿墙的地方。面对意大利人的冒险，印第安人不但没有丝毫的恐惧，而是会心地笑了。墙壁打穿之时，将是叛乱者灭亡之日，他们在为贝里准备安全的通道。

他察看了所有通向大厅的门，并从里面一一钉死。这一措施拖延了叛乱者的入侵时间，使他有充分的时间消灭他们。

贝里穿过墙缝来到厨房。这是一间宽敞的房间，里面有一张桌子、一桶酒和许多罐子。他在黑暗中倒出了容器中的液体。

这时，一束光亮照进厨房，是劳莱达诺和马丁走到了门口。见到面前的意大利人，他全身的血液凝固了，卑鄙之徒在他心中激起的仇恨使他害怕失去理智而将敌人杀死。不慎的行动会破坏他的全部计划。

自从劳莱达诺潜入塞茜丽亚卧室之夜起，贝里产生了报复意大利人丑恶行径的冲动。然而，那是个死有余辜之徒，而且，贝里也不属于他自己，他需要以生命拯救大难临头的

塞茜丽亚。他把仇恨埋在了心中。

他紧贴在墙根，吹熄了冒险家手中的油灯。他正要出去，意大利人已挡住了大门。他犹豫了。他本可以冲出去降服敌人，但格斗势必暴露自己。他必须悄然无声地离开那里，敌人的任何怀疑都会给他的计划带来麻烦。

他终于想出了办法。他用湿漉漉的手碰了一下意大利人，当对方惊退一步时，印第安人闪身溜了出去，但意大利人在黑暗中舞动的匕首刺伤了他的左肩。他没呻吟，没出声，在马丁返身取火把时，他钻进了隔壁的木棚。

但是，贝里并未安心。地上的血迹会出卖他，意大利人的疑心会破坏他的行动。被他惊动的一群屋顶上的蝙蝠启示了他，他顺手抓住一只，用刀划了一下，放了出去。他知道蝙蝠素喜光亮，一定会扑向两个冒险家。蝙蝠洒下的鲜血会使他们产生错觉。结果正如印第安人所预料的。

劳莱达诺一走，贝里继续他的计划。他在屋角找到一堆燃尽的炭火，把叛乱者的衣服扔了进去。这微不足道的一举是他计划中的组成部分。燃烧的衣服在棚屋布满浓烟，呛醒了冒险家，激起他们的干渴——这正是贝里所希望的。

达到目的后，贝里正满意地穿过庭院，却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他收住脚步。

安东尼奥的一名战士正同一名叛乱者隔着两派分界的木栏谈天。这不能不说是怪事，因为它不但违抗了安东尼奥禁止手下人与叛乱分子接触的命令，也不符合劳莱达诺切断德高望重的贵族同造反者联系的计划。对上述情况，需要做一交待。

劳莱达诺派出的哨兵在院中踱步，他每次走近木栏，总发现另一边的人象他一样在转来转去。显然，那也是个哨兵。

若昂·费约是个直率、乐观的人，他难以忍受这种深夜的散步。除了困倦，既没有解渴的酒，也没有聊天的同伴和其他消遣。

更使他难以忍受的是，每当他走近栅栏时，总闻到一股强烈的烟草味。他的同伴在吸烟。

他把手伸进裤兜，摸出几片烟叶。但他没带烟斗——他失望了。

“喂，朋友，你也在值班！”

对方转身走了，没搭腔。当他第二次来到木栏时，若昂投出了新的诱饵。

“天快亮了，是吗？”

对方仍是沉默不语，但若昂却不灰心。他第三次问道：

“伙计，我们虽是敌对的，但这不妨碍一个有教养的人回答一句问话。”

这一次，沉默的哨兵开口了：

“比教养更重要的是信仰，它要求我们不与异教徒、无赖、伪君子来往。”

“什么意思？你说的是正经话，还是挑衅？”

“正经话，就象在上帝面前忏悔。”

“我看你是胡说。即使你是信徒，也不会胜过我。”

“朋友，不要太狂。用不着我，魔鬼就会同你算账。同坏蛋的接触会堕落我的灵魂。”

“看在圣徒的面上，先生，请告诉我为什么讽刺别人的虔诚。你可以称我叛乱分子，但我们不是异教徒。”

“我问你，一个堕落、无耻的修士的同党该叫什么？他背叛了你们的誓言，将你们引入歧途。”

“修士？为什么？”

"是的，一个修士。你不知道？"

"什么？什么修士？"

"意大利人！傻瓜！"

"他！……"

说话者正是我们所熟悉的奴内斯，他以宗教热情绘声绘色地讲述了劳莱达诺的历史。惊愕、愤怒的马丁未等对方把故事讲完，便转身冲进棚屋，对意大利人破口大骂。

贝里越过木栏，回到姑娘的卧室。此时，天已大亮，曙光照耀着小河畔艾莫拉人的阵地。狂暴的野人望着高耸于山崖上的住宅，发出歇斯底里的呐喊。

贝里冷冷地看着身材魁梧、面目可憎的人群，那两百名如狼似虎的凶猛战士。

"今天我将让你们象大树一样倒下，永不起来。"

他坐在窗前，手托着腮，陷入沉思。他心中的宏伟计划，那令人难以思议的计划即将实现，只缺最困难、最微妙的结局。在献出生命之前，他要权衡一切，估计一切，以便勇往直前、万无一失地达到目的。他的思维在良知与正义感的引导下，迅速地勾画着威武雄壮的画面，他将是画中的英雄主人公。他要通过献身的壮举，履行他的义务，满足他的愿望。

伟大的心灵产生伟大的行动。在世人眼中不可思议的行动，在他的天生高尚的心灵中却是那样自然和现实。他抬起头，脸上泛着幸福与骄傲。他为拯救姑娘而骄傲，他为自己的惊天地、泣鬼神的破敌之术而骄傲。

他对胜利怀着必胜的信念，他预想中的情景一幕幕清晰地展现在眼前，塞西丽亚得救是毋庸置疑的。

他把一条蛇皮紧紧裹在身上，又穿上一件棉布外套，活动一下四肢的肌肉，感到灵活而有力。他赤手空拳地走了。

12 违　抗

阿尔瓦罗站在院中，背靠窗台，想着伊莎贝尔。

他的思想斗争难以平息，他无法抗拒那深沉、炽热的爱情。他努力摆脱着，但总难如愿。他知道已爱上了伊莎贝尔，而且这种爱已大大超过了对塞茜丽亚的感情。昔日平静、坦然的心中燃起了熊熊的爱火。

高尚的情操使他抗拒这一现实，但爱情已使他无能为力。他难以自拔，尽管这并非是他的心愿。

阿尔瓦罗堕入痛苦中，晚上对伊莎贝尔的谈话是他真情实感的流露。他的话并非言过其实，只要他违背了对安东尼奥的允诺，中止了对塞茜丽亚的爱，他将是一个不忠不义之人。

使他安慰的是眼前的局面不会长久，强大的敌人会使他们粉身碎骨。只有到了坟墓的边缘，生命即将离开大地之时，他才能倾吐第一句爱语，才能对伊莎贝尔说爱她。他苦苦地斗争着。

贝里走来，碰碰他的肩头说：

“贝里要走了。”

“去哪里？”

“很远的地方。”

“做什么？”

印第安人犹豫一下说：

“搬救兵。”

阿尔瓦罗怀疑地笑了。

“不相信？”

“相信你，但不相信救兵。”

“听着。如果贝里不回来，你把他的武器掩埋了。”

“放心吧，我答应。”

“还有件事。”

“什么？”

印第安人又一次犹豫了。

“你若见到贝里身首异处，请用他的武器把他埋葬。”

“为什么？怎么这样想？”

“贝里要穿过敌群，他可能死去。你是战士，应该知道生命就象棕榈树，当大地返青时，它就枯萎了。”

“好，我接受你的请求，但我祝愿你回来。”

印第安人笑了。

“你真爱姑娘！”他向青年伸出手。

他的“再见”是对姑娘的祝福。

贝里走进贵族全家聚集的大厅。

除了年迈的安东尼奥，其他人都睡了。强大的精神力量支撑着贵族衰老的身躯，他只有一个希望：与亲人们同归于尽，做个无愧的葡萄牙贵族，一个勇敢、高尚的人。

印第安人走到姑娘休息的沙发前，忧伤地望着她。这热情的目光是对姑娘庄严的诀别，他即将把赤诚的心永远留在那一形象上，因为那一形象代表着人间的圣灵。

那热情、赤诚的目光包含了多少不尽的话语！那无声、恭敬的凝视中谱写了多少雄壮的献身史诗！

贝里终于以巨大的努力克服了面对沉睡中的美丽少女的

木然与惶惑，俯身虔诚地吻别了姑娘的裙裾。当他直起身时，一颗伤心的泪珠沿着面颊滴落在姑娘的手上。

热泪唤醒了姑娘。她睁开眼，但贝里却没发现。他已转过身，走向安东尼奥。贵族坐在靠背椅上，向他凄然一笑。

“你很难过？”

“为了他们，特别是她——我的塞茜丽亚。”

“不为自己？”

“为我？如果能以我的生命拯救她，我会幸福地死去。”

“如果她需要你活着呢？”

“即使她跪着祈求，我也决不答应。”

印第安人的心灵轻松而畅快。

“贝里求你一件事。”

“请讲。”

“贝里想吻你的手。”

安东尼奥摘下手套，疑惑地伸出手。

“请告诉塞茜丽亚，贝里走了。他要到很远的地方去，原因请不要告诉她，她会感到痛苦。贝里离开你很难过，但他必须走。”

贝里对贵族耳语的这番话，使安东尼奥感到震惊、迷惘。

“你要干什么，贝里？”安东尼奥问。

“象你一样，为了拯救姑娘。”

“死！……”贵族惊呼。

贝里把手指放在唇上，示意安静。然而，已经晚了。大厅一角传来的尖叫声震动了他，他转身看到了塞茜丽亚。她

听到了父亲的最后一句话，想要起身，却跪在了地上。她失去了挪步的力量。她伸出双手，祈求父亲制止贝里勇敢的自我牺牲。

贵族明白了一切。

“不，贝里，安东尼奥决不允许这种行动。如果需要以某人的牺牲来拯救我的塞茜丽亚和全家，这个人应当是我。我以上帝和荣誉起誓，我决不答应。谁要剥夺我的这一权力，就是对我粗暴的污辱。”

贝里望望焦急、祈求的姑娘，望望严厉、凛然的贵族，他颤栗了。面前两种不同的神态都打动了他的心。他为姑娘的欢乐和幸福而活着，难道要拒绝姑娘的祈求，使她痛苦？作为尊敬的贵族的朋友，难道要做出一件损害他的荣誉、使他蒙受污辱的举动？

贝里不知所措。他的心脏象要跳出胸膛，他的生命象要将他遗弃，纷乱的思绪象要压碎他的脑袋。

片刻的眩晕之后，危及朋友生命的艾莫拉人的可怕形象出现在他的眼前。他看到塞茜丽亚在祈求，但不是对他，而是对嗜血成性的敌人；他看到伸向姑娘罪恶的黑手，看到高傲的贵族缕缕银发上沾满了血迹。

头脑中的可怕画面惊醒了他。他双手抱住了头，象要把恐怖的想象从大脑中挖出。

“贝里！……姑娘求你！……”

“朋友，让我们死在一起吧。”贵族说。

贝里抬起头，血红的眼睛望着姑娘和贵族。

“不！……”他大叫道。

塞茜丽亚猛地站起身，面色苍白，怒火满腔，文雅可爱的姑娘变作无情皇后。她美丽的前额闪着高傲的光辉，蓝色

的目光如暴风雨中的闪电，颤抖的嘴唇微微弯曲，象要吐出万钧的话语。她把金色的头发甩在右肩，手指贝里说：

“你不能走出这间大厅！……”

印第安人以为姑娘发了狂，想跪在姑娘脚下，但他猛然退缩了——远方传来野蛮人的歌声和鼓噪。贝里向门口冲去，安东尼奥拦住了他。

“你的姑娘，”贵族厉声说，“不允许你离开这里，你必须服从。我的女儿，不要着急，贝里走不了。”

姑娘面临的绝境使他疯狂，他用力挣脱，跌倒在大厅中央。

“贝里是自由的！……”他狂叫道，“贝里谁也不服从，不服从！”

面对印第安人未曾有过的抗拒，安东尼奥和塞茜丽亚木然站在大厅中央，贝里跳到兵器架前，轻松地抄起一把剑，越窗而出。

“原谅贝里，姑娘！”

塞茜丽亚大叫一声，跑到窗前，贝里已无影无踪。

前院的阿尔瓦罗和战士们看到住宅对面山坡上的枝叶在摇动，再远处便是艾莫拉人的阵地。轻风送来野蛮人混杂的叫喊声。

13 格　　斗

清晨6时。太阳高悬在地平线上，金色的光辉洒向无边的绿色森林。

风和日丽，蓝色的天空飘着片片白云。

艾莫拉人聚集在烧焦的树干间，准备最后的攻击。野蛮的本能压倒了文明的智慧，战争无疑是艺术中的精华，人类灵魂的两大支柱就是自卫和复仇的艺术。

艾莫拉人要用燃烧的箭支焚毁安东尼奥的城堡。他们没有先进的枪支，但却有消灭敌人的火器。他们用树胶浸泡的棉花裹住箭头，其威力不亚于文明民族古代的火炮。箭支落在房屋的门、窗上，被风吹烈的火势点燃了木料，红色的火舌将把整个建筑吞食。

他们忙碌着，狰狞的面颊泛着可怕的快意，野蛮、无知、凶残几乎抹去了人类的标记。

红色的长发披散在前额，遮盖了上帝缔造的人类最聪慧的部分——人类思维的摇篮。扭曲的嘴唇失去了人类微笑和言谈的甜美与和谐的表情，人类的双唇变为野兽嘶叫和呻吟的器官。如虎狼口中的锋利牙齿没有了自然赋予的洁白，鲜血凝成的黄锈将它变为野兽嚼噬的工具。弯曲的黑色指甲和粗糙胼胝化的皮肤使他们的双手成为可怕的爪，失去了为人类服务、增添人们高雅的功能。巨大的兽皮遮盖着原始丛林子孙的硕大身躯，若不是直立行走的姿势，他们将被当作新

世界的四蹄动物。他们有的戴着翎毛和骨制项链的装饰，有的赤身裸体，用油脂涂身抵御昆虫的袭击。

他们当中，有一个颇似酋长的老者。尽管年事已高，但那高高的身量却还挺直，在篝火旁席地而坐的同类中颇为引人注目。

他什么也不干，只是指挥着忙碌的野人，并时而向高高的山岩之上的坚固城堡瞥一眼。在他的身旁，是一个美丽的印第安妙龄女郎。她不住地向一块凹陷的巨石中投放烟叶，浓重的黑烟象雾霭一样在老者的头部缭绕。

老者深深地吮吸着令人欲醉的芳香，可憎的面颊闪着食人者对肉欲的逸乐。袅袅烟云中的怪异形象在少女的陪衬下成了愚昧、野蛮民族的偶象或圣灵。

突然，点燃烟火的少女颤抖了。她抬起头，疑惑地望望老者，而沉着的老人似乎无动于衷。姑娘俯在他的肩头，轻轻摇动着他，对他耳语了几句话。他平静地转过身，狰狞的微笑使他露出了牙齿。他一句话也没说，让姑娘重新坐下，继续她的工作。

过了一会儿，姑娘又一次抖动了一下。她听到远处的窸窣声越来越近，惊恐地四处寻找声音的来源，篝火旁的一个野人也象她一样抬起了头。接着，所有的人象被电流触动一样，放下手中的工作，侧耳细听。

姑娘站起身，离开缕缕的烟雾，迎风走去，并不时象猎犬一样嗅着空气。

这是在瞬间发生的事，没有人来得及产生任何联想。

印第安姑娘突然大叫一声，众人向她望去。姑娘颤栗着，气喘吁吁地跑到老者身边，扶着他的肩头，指着五米外的丛林。

老者站起身，表情仍是那样平静、凶恶、可怕。他举起狼牙棒，轻轻在头顶上晃动几下，然后把它杵在地上，等待着。其他野人或拿弓箭，或拿锋利的木剑，站在老者身旁，严阵以待。女人们也加入了战斗的行列，把儿童围在人墙的中心。

无畏的艾莫拉人望着、听着，时刻准备向出现的敌人发起勇猛的攻击。

不安的瞬间过去了，窸窣声完全消失，野人们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回到原来的工作位置，都认定是大自然的呼吸使他们虚惊一场。

就在此时，敌人突然降落在他们中间，不知他来自地下还是云中。

是贝里。他象平素一样，英勇威武，傲然面对二百名强悍、复仇的艾莫拉人。他从树上落下时，两个敌人已被击倒在地。他手中如闪电的巨剑在敌人的包围圈中杀出一个弧形的空地。

他背靠一个高大的岩石，准备迎接二百名野人的恶战。他占据着有利的地形，因为正面只能容下两名敌人的进攻。

野人从恐惧中醒过来，嚎叫着如潮似水地拥向狂妄的挑衅者。一场混战。拥挤、晃动、扭曲的身体，伸长的脖子，滚落在地上的脑袋和不翼而飞的手臂。那是一个难以分辨的整体，是一个巨型的魔鬼在抖动着身躯。

混乱中，贝里飞舞的利剑在明亮的阳光下寒光熠熠，象闪电劈云破雾。呼叫、呐喊、嘶哑的呻吟同兵器的撞击声汇成一曲合唱直冲九霄，淹没在远方的瀑布声中。

突然，厮杀变作令人惊骇的寂静。狂怒、恐惧的艾莫拉人停止了攻击，尸体在双方之间形成了高高的障碍。经过激

烈的搏斗，贝里的右手无力地垂下，再也不听他心灵的召唤。他把剑换在了左手。

时刻到了。

艾莫拉酋长手持刻着鱼鳞、兽齿的狼牙棒向贝里走去，他强健的臂膀即将发生决定性的一击。贝里的眼中闪着明亮的光辉，他挺直了身子，坚毅的目光注视着野蛮人的首领。老者走近贝里，举起木棒，以千钧之力向对手砸去。

当老者的巨棒即将下落的瞬间，贝里忽地挥动左手的武器，行动之迅速决非笔墨所能描述。酋长的一只手臂连同狼牙棒滚落在地上。

老野人沉闷的呻吟在林中回荡，他举起断臂将鲜血洒向艾莫拉人，象是在召唤他们复仇。战士们一拥而上，但眼前的场面又把他们惊住了。

贝里击败酋长，环视一下四周，看看身旁狼藉的尸体。他把剑猛然插在地上，折为二段，将剑柄扔在河中。

可怕的沉默。谁也无法理解那一举动的含义。他毁坏了武器，放弃了战斗，把生命献予敌人。这对贝里来说需要一种超人的力量，一种他自己难以承受的力量。

他，无往不胜的战士、自由的印第安人、大森林的主人、原始大地的国王、瓜拉尼最勇敢的领袖，难道向敌人乞求生命？不可能！

他几次想跪下，但双腿如钢制的弹簧迫使他不得不重新站起来。

终于，塞茜丽亚的形象战胜了他。

他跪下了。

14 俘　虏

当野人向束手就擒的贝里拥去时，酋长赶上一步，左手搭在对手的肩头，断臂猛然一挥，这表示贝里是他的俘虏，他是第一个胜利者，这一所属权与战利品要受到所有人的尊重。

野人们垂手而立，不敢前进一步。野蛮民族有自己的习俗和法律，其中之一便是胜利者对战俘的所有权，强者对弱者的所有权。

他们曾多少次举行盛大集会，欢庆对战俘的处决。谁也不能杀死投降的敌人，而是把他当作俘虏。当贝里发现酋长的企图时，脸上焕发出喜悦，他以惊人的克制表现出的恭敬、乞怜顿时消失了。

他站起身，傲然地伸出双手，在老者的吩咐下，野人把他的双臂捆上。他俨然象一个发号施令的国王，而不是向胜利者屈服的俘虏。这是贝里的个性，是他对敌人的蔑视。

艾莫拉战士把倒背双手的贝里引到远处的一株树下，用五色绳索把他绑在上面。

当妇女们掩埋死者尸体时，酋长主持了部落会议。众人恭敬地听着，回答老者提出的问题。

年轻的姑娘挑选了最甜美的果实和香醇的饮料献给俘虏。

贝里坐在树根上，背靠树干，不知道周围发生的事情。

他目不转睛地望着住宅的前院，他看到木栏上露出安东尼奥的身影，看到美丽的姑娘塞茜丽亚抓着父亲的胳膊，朝他绝望地张望。她的身旁是阿尔瓦罗和其他家属。

在世界上所有他尊敬的人都远远站在他的眼前，能最后一次见到他所效忠和深深爱戴的人使他充满欢欣。他深知那些善良的朋友在想些什么，知道他们正为死在临头的俘虏而焦急，但又缺乏拯救他的力量。

想到即将实现的计划，他感到欣慰和难以形容的快意，因为他心中的姑娘就要得救，并在阿尔瓦罗的爱抚下，与家人幸福地生活。

贝里这样想着，再一次翘首遥望塞茜丽亚。这时，印第安少女正站在他的身旁，惬意、惊异、好奇地欣赏他。贝里那匀称的身材与同伴粗壮的体躯形成鲜明的对比，贝里聪慧的面容与艾莫拉人愚昧的脸颊形成强烈的反差。贝里在她的眼中是高级的人类，博得了她深深的敬意。

当塞茜丽亚和安东尼奥在庭院中消失时，贝里环顾四周，发现了印第安姑娘。他转过脸，塞茜丽亚的形象仍在他的脑海闪动。野姑娘把可口的果实和香甜的美酒献到他的面前，但他却无动于衷。

贝里的拒绝使印第安少女无限忧伤。她走向前，用手托起贝里沉思的头。姑娘的眼中闪着火焰，微笑中泛着淫荡，她那柔软的身姿撩拨人的情欲。贝里明白了死亡天使的使命。她是“葬身妻”①，是让他愉快地度过生命的最后时光。

---

① 按照印第安人的习俗，勇敢的俘虏要受到款待，最美丽的姑娘陪伴将死去的俘虏，并施之以美食。——原注

贝里厌恶地转过脸，拒绝了鲜花、美酒和甜蜜的果实，拒绝了这梦幻的陶醉。

艾莫拉姑娘拥抱着他，向他倾吐贝里不懂的话语。可能是某种祈求，也可能是在安慰失败者痛苦的心。但她不知道，贝里将幸福地死去，甜美地死去，是去实现他梦寐以求的计划，是了却他心中的爱慕之情。

可怜的印第安姑娘如何能理解俘虏的感情？她只知道贝里将死去，应该给予他最后的慰藉，这也是她乐于完成的使命。

贝里感到姑娘的手臂紧紧缠绕着他的脖颈，他用力挣脱开，从枝叶间窥视艾莫拉人处决他的准备。姑娘凄楚地望着他，难以理解对方拒绝的原因。她绝顶的美丽使全部落的战士垂涎三尺，而作为酋长的父亲决心把她配予最勇敢的俘虏或最强大的胜利者。

双方僵持良久，姑娘终于端起一碗木薯酒，微笑着，几乎是祈求着献到他的面前。贝里又一次拒绝了她。她把碗扔在河中，用树叶盛着甜蜜的椰果送在俘虏的唇边。

贝里又一次回绝了姑娘的殷勤。艾莫拉少女把椰果扔在河中，凑上前，将炽热的双唇轻轻献到俘虏的嘴边，祈求对方的亲吻。贝里合上眼睛。他想到塞茜丽亚，他的思想升华到净洁的空间，摆脱了人间的情欲诱惑。

但是，贝里的脸颊感到了姑娘热烈的呼吸。他睁开眼，见她一动不动地等待一个爱抚。这既是部落给予她的使命，也是她内心的热望。

在几乎是自然形态的原始生活中，人们的心灵是无约束的。感情象田野中的花朵，一线阳光或一滴雨露会使它茁壮成长。

然而，在文明的社会中，感情却成为一株柔弱的苗，只能在温室中发芽，在热血沸腾、情欲燃烧的心房中生长。

贝里孤身战斗的场面感染了她。当贝里被俘后，她默默地审视他，她被那罕见的英俊征服了。父亲让她做葬身妻，在短短的几小时内，她的感情由敬佩发展到爱慕和追求。

但贝里仍无动于衷，露水爱情无法打开他冷漠的心扉。他的信念是坚定的，朋友的期待使他抗拒着诱惑。他仰望长空，躲避姑娘那如葵花追逐太阳似的目光。

在树丛的枝叶间，一幕寻常而有趣的场面发生了，吸引了关注大自然微小动物的人们。枝头的一对鸟儿感到了陌生人的打搅和树下的爱火，开始了迁居。其中一只拆掉筑好的巢，另一只把茅草和棉絮衔到远方的树上。当新的住宅落成后，它们相互爱抚着，拍打着翅膀，躲进幽静的角落作爱了。

贝里正欣赏着这一田园情趣，印第安姑娘猛地站起身，高兴地大叫着，手指上空比翼齐飞的一对小鸟。

贝里猜测到这一表示的含义，姑娘却转身走了。不一会儿，她带来一块锋利的石头和一张弓。她走到贝里身边，迅速松开绑绳，把弓交给俘虏，又用手指指前面的丛林。

她的目光和手势胜过任何原始的语言，她的用意是显而易见的：

“你自由了，我们走吧！”

灾　　难

1 悔　　恨

劳莱达诺离开威胁他的若昂，把四个亲信叫到厨房，进行密谋。

他当机立断地改变了夜晚的计划，费约的谴责表明不满情绪正在滋长。当然，意大利人决非知难而退之辈，他难以放弃孜孜的追求和梦想。他决定立即动手，由六名慓悍的冒险家完成他的宏伟计划。他关上门，将四名随从带到祠堂隔壁的小室，马丁仍在那里进行拆除工作。

“朋友们，”意大利人说，“我们已走上了绝路。野蛮民族的进攻是不可抗拒的，我们早晚要完蛋。”

众人低下头，默默无言。他们知道，面临的现实是残酷的。

“等待我们的是可怕的死亡，我们将成为野人的口中食，我们死无葬身之地的躯体将满足他们的贪婪和兽欲。”

恐怖浮上人们的面颊，一阵凉意从四肢潜入他们的骨髓。劳莱达诺的目光注视着表情变化的同伴。

“我们只有一条生路。”

“什么？”众人齐声问。

“别着急。我可以救你们，但这并不意味着我要这样做。”

“为什么？……谁也不会忘恩负义。”

“你有什么要求？”马丁说。

“我要求你们紧跟我，不管发生了什么，都要盲目服从我。”

“请放心，”一个冒险家说，“我以弟兄们的名义答应你的要求。”

“对！”众人说。

“好！知道现在要做什么吗？”

“不知道，请说吧。”

“听着。我们推倒这堵墙，冲进大厅，杀死所有的人，只有一个除外。”

“谁？”

“安东尼奥的女儿塞茜丽亚。如果你们喜欢其他女人，随你们选择，我不干涉。”

“然后呢？”

“我们占领住宅，集合所有的冒险家，进攻艾莫拉人。”

“这也不是出路，”其中一个反驳说，“你刚才还说野人的进攻是不可抗拒的。”

“对，”劳莱达诺说，“是不可抗拒，但我们有逃生的办法。”

“怎么？”众人疑惑地问。

意大利人笑了。

“我说攻击敌人，但话还没说完，我的意思是让其他人送死。”

“我不明白，请说清楚些。”

“是这样，我们把人分成两组，一组是我们几个，再加几个亲信。”

“继续说。”

“然后，一组进攻，另一组原地开火，这就是大家平常所说的，‘两面夹击’战术。”

“继续说。”

“进攻当然是最危险的，由我带领。你们跟着我，但我们不是去进攻敌人，而是向最近的村落转移。”

“哦！”众人顿开茅塞。

“我们以敌人会截断后路为借口，带上足够的干粮。我们日夜兼程，不愁逃不出包围圈。”

“这是背叛！”一个冒险家叫道，“这是把朋友出卖给敌人。”

“为什么？一部分人的死是为了另一部分人的生，世界就是这样。我们无法改变这一规律，只有遵从它。”

“不行！决不行！太卑鄙！”

“好！”劳莱达诺冷冷地说，“请你们自便，可别后悔。”

“不过……”

“好了，不用多说，我本以为你们值得我拯救，看来我错了。再见！”

“如果不背叛……”

“谁说是背叛！……”意大利人傲然地说，“请问，不这样谁能逃走？我们只有等死。如果能逃出几个，总是好事。”

冒险家们动心了。

“留下的人，”劳莱达诺说，“如果不过于自私的话，也不会抱怨。他们会满意地死去，因为他们以生命换取了同伴的生存，这比都死了强得多。”

“好，有理，我们干！”一个说。

“我总有些不安。”另一个说。

“我们为他们的灵魂祷告。”

“说得好！”意大利人说。

冒险家们悄悄地动手拆墙。劳莱达诺独自躲到一旁，静静地看了一会，随后解下钢片腰带。他从腰带内侧的一条缝隙中取出了一个羊皮纸卷——银矿的示意图。

图纸使他想起了往事，但并未唤醒他的忏悔之心，而是激起了他追逐财富的欲望。那一财富是属于他的，但却无法享用。

一个冒险家悄悄走近他，审视了一下图纸，说道：

“我们不能推倒墙。”

“为什么？”劳莱达诺起身问，“很结实？”

“不，一推就倒。可是，祠堂怎么办？”

“与祠堂有什么关系？”

“什么关系？里面的圣像可不是随便扔到地上的东西！这是恶作剧，我们要祈求上帝的宽恕。”

面对新的障碍，意大利人失望了。他深知信仰是难以动摇的，他开始在屋内踱步。

“愚蠢！”他嘟哝道，“几尊泥胎也会吓倒他们！还自称男子汉！缺乏生存本能的无知动物！……”

其他人也停止了工作，静候首领的决断。

“既然你们不敢触动圣像，”劳莱达诺上前说道，“那好，我自己把墙推倒。继续干吧，到时候叫我。”

此时，棚屋里的叛乱者正在听若昂·费约从奴内斯那里打听来的新闻，当得知意大利人是个骗人的修士时，愤怒的人群要立即找到他，杀死他。

“你们想干什么？”有人大叫道，“这家伙不能一死了

之，要惩罚他，狠狠地惩罚他，把他交给我了。”

“为什么不立即动手？”阿丰索问。

“请放心，今天判决，明天处决。”

“为什么不都在今天？”

“要给他反省的时间，死之前，要让他忏悔自己的罪恶。”

众人接受了建议，决定等劳莱达诺一来，便捉拿定罪。

过了好大一会，仍不见意大利人的影子。天近正午，众人干渴难忍。自从被艾莫拉人围困以来，饮料减少，所剩不多的水和酒又被意大利人锁在了厨房。幸好，他们在劳莱达诺的卧室发现了几瓶酒，便痛饮起来，庆祝对劳莱达诺的惩罚。欣喜之余，他们感到悔恨，决定向贵族请求原谅，并同他一起抗拒敌人。若不是羞愧自责，他们会立即找到贵族，跪在他的脚下。此刻，他们只好等待处罚了罪魁祸首后再去请罪，以作为表达忠心与痛悔的证据。

2 献　　身

贝里理解了姑娘的用意，但仍是一动不动。他明亮的目光望着她，笑了。姑娘也明白了他的笑意，从俘虏坚毅的面孔看到了他不可动摇的决心。她仍想坚持，依然是徒劳。贝里把弓箭向远处扔去，背靠树干，平静地等待着。

突然，贝里颤栗了。

塞茜丽亚出现在前庭，频频向他招手。那纤细、白嫩的小手在空中挥动，象是让他耐心等待。尽管相距较远，但贝里清楚地看到姑娘稚气的脸上泛着幸福的光彩，他从姑娘可爱的面孔上猜度着她突然高兴的原因。印第安姑娘发出一声可怕粗野的吼声。

她顺着俘虏的视线找到了站在住宅前的塞茜丽亚，她明白了姑娘的手势，也似乎理解了贝里拒绝自由和爱情的原因。她转身向地上的弓跑去，但当她伸出手时，贝里的脚已踩在了上面。

野姑娘的眼红了，半张的嘴唇颤抖着，充满了仇恨的妒意。她把砍断绳索的石刀横在贝里胸前，但武器从她手中脱落了，她犹豫了一下，扑到贝里怀中。

贝里抱起姑娘，把她放在草地上，回到大树前，安静地坐下，因为塞茜丽亚已脱离了危险，不见了。

太阳的阴影爬上山坡，鳄鱼躺在河滩上，沐浴着暖融融的余辉。空中回荡着号角声，艾莫拉人粗犷的战歌与刺耳、

凄凉的乐器声混合在一起。

躺在草地上的印第安姑娘跳起来，向俘虏指着丛林，示意他快逃。贝里依然笑着，拉住姑娘的手，让她坐在身旁，从脖颈上取下塞茜丽亚赠送的十字架。于是，一次手语对话在两个印第安青年间开始了，含义是令人难以理解的。

贝里说，十字架给她做个纪念，但只有在他死后才能从他的脖子上摘下来。姑娘看来是理解了贝里的意思，吻了他的手，表示接受。

俘虏要姑娘重新把他捆好。不久，四个艾莫拉战士来到树下，把他带到林中的空地上，那里是贝里就义的地方。贝里迈着坚定的步伐，昂首走在四名战士前面，但敌人并未发现他迅速地瞥了一眼棉布坎肩底边的两个小结。

空场呈椭圆形，四周围站着一百余名全副武装的战士和装饰着五颜六色的羽毛。在空地的后面，全身涂着黑黄条纹的老妇准备篝火、涮洗石板、打磨骨刀、石刀。年轻的姑娘站在一侧，看守着酒罐、酒桶，当艾莫拉战士高唱战歌从她们面前经过时，她们把美酒献上。

印第安姑娘同贝里来到祭场后，远远地站在一旁，忧伤地望着繁忙的人们。她那自然的良知第一次感到先辈们习俗的残酷，但她过去却无数次惬意地欣赏过。

此刻，她是这一幕悲剧的女英雄，她将作为俘虏的葬身妻陪伴他到神圣时刻的到来。她痛苦、悲伤，心在颤抖，她真挚地爱上了贝里，大自然之子的爱是相通的。

艾莫拉人把捆绑贝里彩绳的两端固定在两株树上，使贝里位于场地的中心。战士们高唱复仇曲，围着俘虏转动。号角声又一次响起，同呐喊声汇合成惊心动魄的乐章。随着气氛的活跃，乐章的节奏渐渐加快，战士们的行走变为扭曲的

舞蹈、幽灵的华尔兹、疯狂的奔跑。令人恐怖的身影披着在阳光下闪耀的羽毛，象魔鬼一样绕着永不熄灭的篝火转动。

每转一周，有一名战士走到俘虏面前发出战斗的挑衅，显示其勇敢、力量和价值，高傲平静的贝里厌恶地接受每一次威胁和污辱。他感到骄傲，面对强大和全副武装的敌人，即将献身的俘虏是真正、最后的胜利者。

这似乎是令人难以理解的，但贝里是这样想的。只有埋在他心中的秘密才能解释他的信念和视死如归的平静。

狂欢在歌声、呐喊和纵酒中进行。突然，一切声响都停止了，死一样的寂静飘在艾莫拉人的阵地上。所有的目光转向俘虏对面、掩映在树叶间的茅屋。

战士散开，树叶组成的帘幕打开，酋长高大的身影出现了。他的肩头披着一张貘皮，头上频频摇动的羽翎增加了他身体的高度。他的脸上涂着绿色油脂，颈项上挂着白色的羽毛，狰狞的面颊上的明亮眼睛如黑暗中的火山口。他左手提着装饰着鲜艳羽毛的木剑，断臂上挂着用敌人的胫骨做成的号角。

在空场的入口处，老者把号角放在嘴上，吹出响亮的音符，艾莫拉人欢呼胜利者的光临。

处决俘虏的荣誉属于酋长，他有力的臂膀将完成复仇的大业。对于野蛮民族来说，那是无上的光荣。

欢呼完毕，老者身边的一个战士走到场地的边缘，把一根木桩立在地上，以备悬挂敌人的头颅。

作为俘虏葬身妻的印第安姑娘从父亲肩头取下一支木槌，走到贝里面前，松开他手上的绳索，把武器放在他的手中，热烈、凄楚、苦涩的目光紧紧盯着他。她的目光告诉俘虏，若接受了她奉献的爱情和随之而来的生命与自由，此刻

她决不会被迫参加这民族传统的祭礼。而且，将自卫的武器交给俘虏，无疑是野人对他的嘲弄，因为他的身体仍被捆着，难以活动，武器又有何用？

贝里接过木槌，踩在了脚下，交叉双臂，等待向他慢慢走来的酋长。老者的脸上泛起狰狞的微笑，沉醉在虎豹即将扑向猎物的惬意之中。

“我将杀掉你。”老者用瓜拉尼语说。

听到这沙哑但却纯正的发音，贝里丝毫不惊奇。

“贝里不怕！”

“你是科塔卡人①？”

“我是你的敌人。”

“自卫吧！”

“你不配！”印第安人笑道。

老者的眼中射出怒火，握紧了手中的武器。但他又立即克制住了激动。

葬身妻穿过空场，向胜利者献上一碗泡沫四溅的菠萝酒。酋长一饮而尽，挺直了高大的身躯，傲然对俘虏说：

“科塔卡的战士，你强大而勇敢，你的民族是可怕的。但是，艾莫拉人是强中之王，勇士之王，你就要死去。”

战士唱起战歌，那是死亡的序曲。

老者说：

“科塔卡战士，作为俘虏，你的脑袋属于艾莫拉战士，你的身体属于他的子孙，你的五脏将被送上复仇的宴席。你就要死去。”

艾莫拉人又唱起战歌，欢呼民族的胜利和酋长的功绩。

---

① 瓜拉尼人的一个部落，生活在帕拉伊巴河畔。——译注

贝里无动于衷，平静地听完老者的话，脸上的肌肉没有任何激动，明亮、泰然的目光时而望望酋长，时而望望祭礼的准备。若细心观察的话，不难发现，他抱着的双臂中的一只手悄悄地撕开了坎肩底边的一个结。

老者审视了一下俘虏，左手慢慢举起沉重的木剑。艾莫拉人急切地等待着，老妇们不耐烦地挥动石刀，姑娘们微笑着，但俘虏的妻子却转过了脸，不想目睹那可怕的场面。

这时，贝里用双手蒙住了脸，把头深深地低下。老者笑了。

“你怕了？”

贝里高傲地抬起头，脸上泛着兴奋与平静，这是圣徒在生命的最后一刻，通过坟墓看到了永恒的幸福。贝里即将离开大地的灵魂似乎已涌到唇边、眼睛和面颊，等待直上九霄、投入上帝怀抱时刻的到来。

他仰起脸，凝视长空，似乎即将来临的死亡是空中降落的一片祥云，唤起他内心的微笑。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看到塞茜丽亚那幸福、喜悦、高兴的面容，看到姑娘得救了。

“来吧！……”贝里对老者说。

木剑划过明亮的空间，五颜六色的羽毛闪闪发光。

清脆的枪声伴着绝望的哀叫和沉重的倒地声，在混乱的瞬间，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3 奇　　袭

枪声来自树丛。老艾莫拉人晃动了一下，他用尽全力举起的胳臂颓然落下，身体象遭到雷击的大树倒下了。他的宽阔、强健的胸中发出一声绝望的呻吟，停止了呼吸。

野人们惊呆了。阿尔瓦罗一手持剑，一手提着冒烟的火枪跳入人群。他两剑砍断了贝里的绳索，返身挡住了苏醒过来的怒吼的艾莫拉战士。

一阵枪击声后，高梅斯率领十名勇士砍杀而来。宝剑上下翻飞，他们已经不象人，而是魔鬼，是制造死亡的战争机器。他们右手的利剑所向披靡，左手的匕首出神入化。

侍从和勇士们在阿尔瓦罗与贝里身旁围成一个半圆形，在如潮的敌人面前筑起一道钢与火的屏障。退却的野人又一次拥上来，在巨堤前碰得粉身碎骨。

在酋长倒地和冒险家们出现的瞬间，贝里抱臂木然地望着身边发生的一切，他终于明白了塞茜丽亚在住宅前向他招手的含义，明白了她脸上那希望与兴奋的光彩。

塞茜丽亚焦急地寻找贝里，以祈求他不要去白白送命。但没有找到，姑娘绝望了。她满脸泪痕走到父亲面前，喘息着，哽咽着，求父亲搭救贝里。

无须姑娘请求，安东尼奥早已决定召集亲信，突入营地，拯救身陷囹圄的印第安人。宽厚仁义的贵族深知此举的危险，不想牺牲他人来成全他对贝里的友情。而且，冒险家

们虽对贵族的一家竭尽忠诚，但也没有任何理由为一个异教徒卖命，更何况他们素无交往。

安东尼奥犹豫于友情和仁义之间，无法立即答应女儿的要求，只能宽慰她。阿尔瓦罗同几个亲近的战士看到这尴尬的场面，产生了一个果断的念头。

塞茜丽亚的焦急使他心碎。尽管他爱伊莎贝尔，但初恋之情仍萦绕着他高尚的心灵。他的感情是纯真的，充满了敬意，乃至崇拜。这也是塞茜丽亚的一种魅力，她的天真吸引了所有爱与感情，成了理想与钟爱的化身。即使对她怀着狂热肉欲的劳莱达诺，当面对沉睡的姑娘时，也不禁惊愕、犹豫，难以对那个圣洁的躯体下手。

阿尔瓦罗同周围的人交换一下意见，便走到安东尼奥父女面前。

"请放心，塞茜丽亚小姐，"青年说，"耐心等一会。"

姑娘的蓝眼睛信任地望着他，骑士的话起码是一种希望。

"你想怎么办？"安东尼奥问。

"把贝里从敌人手中夺回来。"

"你！……"塞茜丽亚惊呼。

"是的，塞茜丽亚小姐。"青年说，"你的焦急实在让人感动，谁都希望减轻你的痛苦。"

阿尔瓦罗对同伴的信任激起了他们的热情，他们愉快地接受了任务。安东尼奥感到巨大的安慰，战士的自发献身精神使他悬着的心落下了。

"请给我几个人，四五个足够了；"青年说，"其余的人留下，以防不测。"

“不，”安东尼奥说，“把人都带上。你们的行动是如此高尚，我不能让你们只靠勇敢。至于家庭的安全，有我在就行了，尽管我老了。”

“请原谅，安东尼奥先生，”阿尔瓦罗说，“我不能同意这一不慎重的安排，我们的身边还有堕落分子，他们在伺机作乱。”

“家庭是我引以为荣的财富，上帝把保卫他们的职责赋予我，难道我能让他们遭受风险？请相信我，安东尼奥一人足以保卫全家，你们去搭救善良、高尚的朋友。”

“这未免太自信！……”

“我相信上帝，相信上帝给我的力量能在危机时刻象闪电一样击穿敌人。”

贵族的话语庄严、郑重，脸上洋溢着豪爽、高傲，与他那令人肃然起敬的宽阔胸怀形成和谐的美。阿尔瓦罗恭敬地望着老骑士，面色苍白、忐忑不安的塞茜丽亚焦急地期待青年的决定。阿尔瓦罗不再坚持，顺从了安东尼奥的意愿。

“听从您的吩咐，我们全体出动，去去就来。”

贵族紧握青年的手说：

“保重！”

“哦，对了，”塞茜丽亚说，“多保重，阿尔瓦罗先生。”

“一定，塞茜丽亚小姐，除非上帝不让我完成你交给的使命。”

姑娘感激不尽，她的全部热情化作甜蜜的微笑。阿尔瓦罗向姑娘微微一躬，走到冒险家面前，命令他们准备出发。当他走进寂静的大厅取武器时，得知消息的伊莎贝尔惊恐地跑来。

“这就走？”她颤声地问。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我们不是每天都在斗争？”

“他们离得远！……我们又有阵地！你到那里就不一样了。”

“没什么，伊莎贝尔！一小时后我就回来。”青年把火枪插入腰带，转身就走。

伊莎贝尔猛地抓住他的胳膊，眼中放射着奇异的光，脸也涨红了。青年想从她的热烈、深情的手中脱身。

“伊莎贝尔，”他温情地说，“你要让我背弃诺言、做个胆小鬼？”

“不，我从不要求你这样，那我就是不了解你，不……不爱你！……”

“那就让我去吧！”

“能求你一件事吗？”

“求我？……现在？”

“是的，现在！……尽管你说要回来，你也很勇敢，但我知道，你是去送死。”伊莎贝尔哽咽了，“谁知道，我们还能见面吗？”

“伊莎贝尔！……”青年努力摆脱激动的感情。

“你答应我求你一件事！”

“什么事？”

“在走之前，在同我永别之前……”姑娘迷人的目光凝视着青年。

“说吧！……快说……”

“分别前，我求你给我留个纪念！……一个永远留在心间的纪念！”姑娘匍匐在青年脚下，捂住了由于羞怯而绯红的脸。

阿尔瓦罗惶惑、难为情地扶起了她，俯在她的耳边说了，不，是私语了一句话。姑娘顿时容光焕发，红晕浮上她的前额。她急促地喘息着，陶醉在幸福之中。

“我爱你！”

这是阿尔瓦罗留在她心中的话，它象一支圣曲在她耳边缭绕，振奋了她的每一根神经。当她从激动中醒来时，阿尔瓦罗已走出大厅，加入到整装待发的同伴行列中。

此时，塞茜丽亚冒险走到住宅前，向贝里招手，示意他等待。

阿尔瓦罗与高梅斯率领一支精干的队伍出发了。三天来，侍从第一次离开武器库的岗位。当勇敢的战士消失在丛林中时，安东尼奥同全家回到大厅，坐在靠椅上平静地等待着。他对近在咫尺的叛乱分子毫不在意，尽管他知道这是对他们不可多得的良机。

安东尼奥胸有成竹。他关上所有的门，检查了手枪的火线，吩咐全家保持安静，以便及时觉察周围的任何动静。

警觉的贵族陷入沉思，刚刚发生的一切使他难以平静。他了解贝里，但不明白为什么一向聪慧、机敏的印第安人竟疯狂到独自向敌人挑战。他对姑娘的忠心和全家岌岌可危的形势固然可以成为他丧失理智的原因，但贝里毕竟是个沉着、冷静、临危不乱的人。他百思不得其解，贝里的行动中无疑有某些有待说明的东西。

阿尔瓦罗趁艾莫拉人狂欢的机会，悄然进入敌人阵地。当贝里出现在几公尺远的面前时，老酋长的木剑正高高举起。呼啸的子弹穿过老者的脑壳。

4 真　　相

阿尔瓦罗一行击溃了敌人，转向木然不动的贝里。

“走！”青年命令。

“不！”贝里冷冷地说。

“姑娘在叫你！”

贝里难过地垂下头。

“告诉姑娘，贝里必须死，为她而死。你快走，不然就晚了。”

阿尔瓦罗望望贝里聪明的面颊，试图寻找精神错乱的痕迹。青年不明白，也不可能明白他为何如此无理固执。

贝里的脸是平静的，阿尔瓦罗看到的只有坚毅和不可动摇的信念，这种表情在坦然中更显得深沉。

“你不听姑娘的话？”

“谁的话也不听。”贝里吃力地说。

他的话音未落，身旁响起微弱的呻吟。他转身望去，看到葬身妻印第安姑娘被利箭穿身，倒在地上。箭是一个野人射出的，目标是贝里。姑娘扑上前，用胸部护住了露水情人。

她的黑色眸子望了贝里最后一眼便合上了。当她第二次睁开眼时，目光已失去了明亮与生命。面对痴情的遇难者，贝里感到由衷的怜悯和同情。她象贝里一样，为爱人献出了慷慨的生命。

阿尔瓦罗不明白这瞬间发生的事情，他望望正同艾莫拉人拼杀的战士，向高梅斯招招手。

“听着，贝里，你知道，我说话是算数的。我向塞茜丽亚发誓带你回去，或者你跟我走，或者我们一起死在这里。”

“你随便吧，贝里不走。”

“看到那些战士吗？……他们是唯一保卫姑娘的人，如果他们死了，你很清楚，姑娘是不会得救的。”

贝里颤栗了。他思索片刻，决然向林中跑去。

安东尼奥一家听到枪声，焦急地等待奇袭的结果。难熬的十分钟过去了，塞茜丽亚听到门口的动静，立即跑上前去。印第安人跪在地上，请求宽恕。贵族为朋友提着的心放下了，但脸上笼罩着对过失者的严厉。

“你太鲁莽，”他说，“让朋友们着急，让朋友为你担风险，实在不该。”

“贝里为了救你。”

“那就要自投罗网？”

“是的。”

“让他们杀死你？”

“杀死和……”

“这种疯狂会有什么结果？”

印第安人哑口无语。

“你应当解释清楚，否则，大家会认为昔日忠诚、聪明的朋友成了狂人。”

话是严厉的，语气更增加了责备的分量。贝里的眼中滚动着泪珠。

“非要让贝里说出一切？”

"如果你还想重新获得别人的尊敬，必须这样。"

"贝里就说。"

阿尔瓦罗带领少许受伤的战士脱离了危险，回到住宅，塞茜丽亚感激地握着青年的手，伊莎贝尔深情地望着他。人们站在安东尼奥的椅子周围，看着惶然、羞愧的贝里。他象要坦白一个见不得人的丑行，但谁会知道，他的貌似疯狂的行动中包含着多么高尚的气魄与情操！

他说道：

"当阿拉莱一病不起时，把贝里叫到面前说：

"'阿拉莱的儿子，你的父亲就要死去。要记住，你的血肉就是我的血肉，你的身体不能送上敌人的宴席。'

"阿拉莱说完，把几枚致人死命的毒果交给儿子。如果贝里被俘，只要吃下毒果，敌人就不敢触动他的身体。

"贝里看到姑娘焦急，想到了毒果，阿拉莱的遗产可以拯救大家。如果贝里的计划实现，一个敌人也不会活到天黑，白人和艾莫拉人都不会来打搅你。"

全家惊异万分地听完讲述，明白了那可怕的武器——毒果，但却不懂贝里如何运用这一巨大摧毁力的武器。

"好，"安东尼奥说，"你怎样消灭敌人？"

"贝里把毒果放到叛乱者饮用的水中，贝里的身体将被送上敌人的宴席。"

一声惊叫结束了印第安人平静地讲述的故事。贝里的计划充满了无私和献身，但这一计划实现的场面却是惨不忍睹的。

这种被印第安人称为"古拉雷"的毒果只有少数人掌握它的制做秘密，贝里坚信它的奇效，他以聪慧和忠诚设计了孤身战胜强大敌人的方法。他深知父亲临终时留下的这一武

器迅猛的作用，深知毒果的神奇粉末足以在短短的几小时内摧毁最强大的器官。印第安人决定把手中的强大威力变作救人的工具，为友谊壮烈地献出生命。

他只用了两枚毒果，一枚毒化了叛乱分子的水和酒，另一枚在就刑前用双手送入口中。当贝里用手捂住脸时，酋长误认为他是害怕了；其实，他已把中毒的身体变为几小时后消灭强悍的艾莫拉战士的死亡种子。

使他产生这一计划的因素不仅是勇敢的献身精神，还有美好的信念，是他的无数崇高行为的必然结晶。需要指出的是，他的冒险似乎不可思议，但当贝里走出大厅时，对其结果是深信不疑的。

他对艾莫拉人的袭击只是刺激他们的复仇怒火，向他们显示自己的强大、勇敢和无畏，让野人将他当做一个值得仇视的敌人。他以百般的谨慎和灵巧保存自己，只要不死，即使受了伤，他也能把毒果送入口中，完成计划。

他的设想顺利地实现了。他激起了野人的怒火，然后折断了武器，向敌人屈服——这是他最困难的牺牲。然而，他必须这样做，这是拯救塞茜丽亚的需要，否则，他的死亡将是无意义的。他想当俘虏，也真的成了俘虏。

按照野人的习俗，战争中的俘虏不是被杀死，而是被送上复仇的宴席。贝里对保证实现其计划的有利条件坚信不疑，若不是阿尔瓦罗突如其来的干预，其结果是万无一失的。

遵照野蛮民族的传统法规，整个部落都要参加庆典。年轻的女子可以品尝一点皮肉，老太婆贪婪地吮吸不幸者的血浆，狼吞虎咽的是那些满足了复仇欲的战士。

贝里深信，他那被毒化了的身体在几小时后将进入刽子

手们的肚肠，整个强大的部落会被无声的武器所消灭。可以理解，当他的全部计划破产时，他的心情是何等绝望。他违抗了姑娘的请求，完成了一切准备，但在大功即将告成的最后时刻，突然的变化毁灭了他的精心杰作。即使在最后的时刻，他仍想坚持留下，等候艾莫拉人重新把他送上庆功的宴席。但是，他毕竟知道，阿尔瓦罗象他一样固执，即使葬送掉保卫安东尼奥的所有战士，他的希望也是难以得逞的。

听到贝里的陈述，周围的观众惊得目瞪口呆，愣愣地望着印第安人。他们难以相信自己的耳朵，纷乱的头脑失去了思绪的功能，颤抖的嘴唇哑然无声。

安东尼奥首先恢复了平静，在惊叹贝里的壮举之余，在对贝里高尚、可怕思维的激动中，他想起了一件事。

叛乱者将被毒死。尽管他们的行为卑鄙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但高尚的贵族不允许那种残杀。他可以处死他们的肉体，可以处决他们的无耻的精神，但惩罚应该光明磊落，有谋害之嫌的报复他不允许。

“去，高梅斯，”安东尼奥吩咐说，“快去告诉那些可怜虫，看是否还来得及。”

5 火药库

塞茜丽亚听到父亲的话，颤栗了一下，如梦方醒。她蹒跚地走到贝里面前，美丽的蓝眼睛望着他，表情令人难以捉摸。那目光既有对印第安人行为的敬佩，又有痛苦和对贝里不听劝阻的指责。

贝里没有勇气在姑娘面前抬起眼睛，他没有实现愿望，一切成了疯狂的行动。他深感内疚。在别人眼中的壮烈行为，对他引起的却是痛心。他损伤了姑娘，引起她的不悦。

“贝里，”姑娘绝望地说，“为什么不听姑娘的话？”

印第安人无言以对。他为失去姑娘的友情而难过，这一念头折磨着他最后的生命。

“姑娘没对你说过吗，”她啜泣道，“她不接受你用牺牲换来的生命？”

“贝里请你宽恕。”他嗫嚅道。

“哦，你知道今天姑娘受了多少罪！……但她还是原谅你。”

“啊！……”贝里的脸上泛起光彩。

“是的……过去和将要受的折磨塞茜丽亚都能原谅你，但为时不多了……”

姑娘强做笑容，但那是饱含悲伤的笑容。她知道失去了任何得救的希望，这一想法倒使她感到平静。然而，话语在

她的唇边颤抖起来，恐惧的目光望着贝里的面颊……

印第安人的面目已经全然变形，高傲的轮廓开始扭曲、塌陷，双唇发紫，牙齿打颤，头发耸立，样子十分可怕。

“毒！……”众人惊呼。

塞茜丽亚以极大的力量扑到贝里怀中，高呼道：

“贝里！……贝里！……”

姑娘紧握朋友冰冷的双手。

“贝里要永远离开你了，姑娘。”

“不！……不！……”姑娘疯狂地喊道，“我不让你走！……啊，你坏，你太坏！……如果你敬重姑娘，就不会扔下她走！……”

姑娘满目泪痕，惶然无措。她那不连贯的话语没有任何意义，仅只表达了她的悲痛。

“你要贝里活着吗，姑娘？”贝里激动地问。

“是的！……”姑娘祈求道，“我要你活着！”

“贝里一定活下去！”

贝里以超人的力量克服了四肢的麻木，走向门外。众人目送他走下山坡，消失在密林中。贝里的最后一句话唤起了安东尼奥的希望，但他又立即动摇了。贝里完了。

塞茜丽亚产生的不仅是希望，而是坚信贝里能活下去。她对朋友的允诺是深信不疑的，因为贝里从未食过言。别人眼中不可思议的事，在他坚定的决心面前也会变得轻而易举。力量和智慧产生超人的力量。

当安东尼奥和家属怀着不安的忧虑正要撤身时，站在武器库门口的阿尔瓦罗吃惊地向贵族指指祠堂。祠堂的墙壁象风中的树干在摇动。

安东尼奥笑了。他吩咐妻女躲进武器库，拔出腰间的手

枪，推上子弹，站在阿尔瓦罗身边等待着。

随着一声巨响，在废墟升起的烟尘中，六名冒险家在劳莱达诺的率领下，迅速从地上爬起身，冲向贵族一家所呆的武器库。但是，他们所看到的是一幕无声而可怕的场面，立即惊恐、颤抖地后退了。

在房间中央，有一只印第安人使用的巨型陶器，里面装着不下十五公斤炸药，并通过一条宽大的暗道，与火药库连在了一起。

安东尼奥和阿尔瓦罗的两支手枪等待点燃火山的时刻，劳丽安娜太太、塞茜丽亚与伊莎贝尔跪在地上祈祷，随时准备同所有在场的观众消失在烈焰飞腾之中。

这就是安东尼奥对阿尔瓦罗说过的上帝给予他们毁灭敌人的强大武器，此时青年才明白为什么贵族让他带领全体战士去救贝里，而自信有保卫全家的力量。

叛徒们也想起了贵族的誓言。他们都掌握在贵族手中，只要他的手指一动，他们便粉身碎骨。六名罪犯环顾四周，寻找逃路，但他们的脚步已动弹不得，象钉子一样钉在了地上。

门外一阵嘈杂声，高梅斯率领剩余的叛乱者出现在门口。劳莱达诺觉察到无可救药的结局，想孤注一掷。但是，他的时运不佳，两个亲信倒在地上，扭动着身子嚎叫不止，景象凄惨。

两人的暴死使在场者莫名其妙，直到有人想到贝里放的毒果，才明白了一切。

高梅斯身后的冒险家捆起了劳莱达诺，纷纷跪在贵族的脚下，请求原谅他们的罪过。安东尼奥诧异地望着瞬间发生的变化，接着便以圣徒的仁慈宽恕了匍匐在脚下的祈怜者。

"你们的罪过是不可饶恕的，"安东尼奥说，"但我们处在危机时刻，上帝让我们捐弃前嫌。起来吧，让我们准备作为基督徒同归于尽。"

冒险家们如释重负。他们站起身，拖着劳莱达诺走出大厅，回到后院。妇人们在惊恐之余，感到少许安宁和平静。尽管局势是绝望的，但叛乱分子的倒戈给她们带来了微弱的希望。

只有安东尼奥心中有数。从被围困的那天起，他便知道，即使艾莫拉人不能用武器征服他们，饥饿也使他们难以坚持下去。食品已消耗殆尽，等待他们的是比暴力更可怕的折磨。

贵族决定坚持到最后一刻。只有在履行了全部职责和尽了全部人道的义务后，他才能安然死去。他把阿尔瓦罗叫到一旁，同他低声商量拯救全家的一线希望。

此时，后院的冒险家开始了对安热罗修士的声讨，每一个处决罪魁祸首的建议都是最残酷的方式，最后，惩罚异教徒常用的火刑取得了绝大多数的赞同。

他们在院中立起一根高高的柱子，周围堆放了木柴和其他易燃之物。修士被捆在木桩上，在乱骂声中他一言不发。一出安东尼奥的大厅，他感到失去了最后一丝力量。他深知自己罄竹难书的罪恶，处决是意料之中的。然而，当他被抬上柴堆时，他那被死亡的威胁麻木了的身体突然产生了某种知觉。

最后一次阴谋的五名随从之一走近意大利人，解下他束腰的宽带子，拿到同伴面前。失去财富的痛苦压倒了他对火刑的恐惧，对他来说，最残酷的刑罚莫过于此了。

他死前的唯一安慰是巨大财富的秘密同他一道死去，一

起消失，谁也无法享用他得不到的宝藏。所以，当同伴取走他藏有示意图的腰带时，他的狂怒变作徒劳的呼喊。他大睁着血红的眼睛，四肢在绳索中挣扎。

可怕的时刻。他的面目象狂犬症患者一样狰狞、凶恶，嘴中象毒蛇一样吐着白沫，他那咬牙切齿的样子活象虎豹爪下的猎物发出骇人的威胁。

冒险家们嘲弄着为失去宝藏而绝望的修士，声称一旦摆脱了艾莫拉人的围困就远征银矿，这更增加了他酷刑前的痛苦。马丁将皮带扎在腰间，对疯狂的意大利人笑道：

“古语说得好：笼头不是为制造它的人准备的。”

6 休　战

晚上8时。

冒险家们围坐在院中的小火堆旁，凄凉地等待锅中的野菜填塞他们的辘辘饥肠。昔日丰盛的食品断绝了，一日三餐的猎物被野生植物所代替。供他们狂饮的美酒被贝里下了毒，多亏劳莱达诺锁上了厨房的门，他们才免遭不幸。只有两个亲信享用了这一特权，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几小时后向安东尼奥发动进攻时，倒地而死。

使这些生性豪爽的汉子们悲伤的不是可怕、严峻的处境，在浴血奋战中献身已是他们冒险生涯中司空见惯的事情；真正使他们难过的是缺乏美味的夜点和酒浆。他们失去了欢乐和兴致。

篝火在微风中摇曳，照亮了不远处柴堆上意大利人的模糊身影。冒险家们决定拖延行刑的时间，以便让修士忏悔他的罪恶，使他心悦诚服地作为基督的罪人死去。他们希望修士在黑暗中静静地反省。

当然，这种做法不无恶作剧和报复的意图。他们把劳莱达诺当成祸根，他们恨他，以漫长的折磨来惩罚他的罪恶。所以，时而有一个战士走到修士面前，痛斥和谩骂他的邪恶。意大利人疯狂地挣扎，但却不敢说一句话，因为同伴们威胁说要割下他的舌头。

高梅斯把安东尼奥的几名心腹战士带到大厅。贵族的全

家都在那里，他们在商讨一次突袭，以寻找食品，坚持到迪约哥的救兵的到达。安东尼奥留下十人，其余的跟随阿尔瓦罗出征。如果运气好，或许能找到一线生机；如果天不作美，无论留下的还是出征的，都将作为基督徒和英勇的葡萄牙人壮烈献身。

突击队迅速做好准备，乘着夜色，悄然钻进丛林。他们必须穿过艾莫拉人的包围，到附近寻找充饥的食品。他们小心翼翼走着，唯恐与印第安人发生冲突。林中静悄悄的，一线飘渺的希望在他们痛苦的心中萌发了。

夜，寂然无声。没有任何迹象说明住宅正处于艾莫拉人可怕的包围中。使安东尼奥惊异的是，自清晨的袭击后，战场上失去了声息，野蛮人再也没有出现过。他曾想野人是否会因为失去酋长而撤退，但对这个民族的复仇心理和坚忍精神的了解又否定了他的设想。

疲惫的塞茜丽亚靠在沙发上，尽管心情沉重、不安，她还是睡着了。伊莎贝尔被不祥的预感所控制，心中放不下阿尔瓦罗。她目送他踏上征途后，开始了热烈而虔诚的祷告。

一夜过去了，这是三天来安东尼奥一家度过的第一个平静之夜。

贵族不时走到窗前，遥望河畔艾莫拉人燃起的篝火。整个大平原是那样安静，连野人们习惯于在吊床上哼唱的夜曲也听不到。听到的只有风吹树叶、水打石板和夜鸟的啼啭。

面对万籁俱寂的田野，贵族不由得萌生了曾被他否定的念头。一切迹象表明，野人抛弃了阵地，只留下动身时照明的篝火。

野人生性喜欢喧闹，安东尼奥深知这一点。河边死一样的寂静是艾莫拉人离去的铁证。但是，谨小慎微的贵族仍然

吩咐加倍小心，防患于未然。

这似乎象暴风雨前的寂静，所有的因素都在聚集力量，迎接即将出现在无限空间的搏斗。

时光悄然流逝着，随着印第安寡妇的第一次歌声，晨曦染红了夜的阴影。

天渐渐亮了。曙光升起在地平线上，将云层涂抹得五彩斑斓。第一缕阳光冲破轻柔的薄雾，划破蓝天，洒在山巅。

太阳升起了，如潮的光束淹没了森林。在镶嵌着金边的绿涛中，树叶上的露珠闪闪发光。

城堡的居民被唤醒了，无不惊叹这日出的壮观。在连日的动荡后，那场面更显得新奇。平静的一夜恢复了他们的活力。那绿色的原野、清澈的河流、繁茂的林木和远方的地平线从未象此刻那样美丽、动人。

欢乐和苦难总是在无休止的斗争中对立着、依靠着、融合着，世上没有真正幸福的人，除非他曾经历过巨大的不幸。

塞茜丽亚象花朵一样在清新的早晨开放了。她容光焕发，玫瑰色的阳光好象在亲吻她的面颊。她的眼睛分外明亮，半张的双唇吮吸着芬芳、清新的气息，泛着迷人的笑意。希望象无形的天使、苦难者的密友落在她的心田，向她低语着含混的话语和神秘的歌曲。她尽管不懂，却感到欣慰、亲切。她在所有的人身上感到活力和安适，使前一天的严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是一种介乎于希望和平安之间的感觉。

唯独伊莎贝尔不能享受洋溢在整个住宅的欢乐情绪。她同表妹一样，也走来观看壮丽的日出，但她是在询问自然、太阳、光明和苍天，那萦绕在脑际的不祥预感是现实还是幻

觉。

多么奇怪！那给人以活力的光辉灿烂的太阳，那明亮的光线和湛蓝的天空本应使伊莎贝尔产生与其他人同样的感觉，然而恰恰相反，对她却成了无情的嘲弄。

她把眼前的辉煌世界同脑海中的形象对比着；大自然在笑，她的心灵在哭。在旭日东升的欢乐海洋里，她那失去安慰的孤独痛苦变得更加强烈。姑娘把头靠在表妹的肩上，藏起了悲伤的面颊，以免惊扰了安详、甜蜜的塞茜丽亚。

安东尼奥想证实夜晚的怀疑。他看到，艾莫拉人果然不见了，高梅斯同奴内斯甚至小心翼翼地走到前一天野人举行庆典的地方。

一切都消失了。不见了陶瓷容器，不见了悬挂在枝头的猎具和数不清的吊床。勿庸置疑，艾莫拉人夜晚掩埋了死者的尸体后，离去了。

侍从将这一消息告知贵族，但安东尼奥却不象想象的那样高兴。他不明白野人突然消失的原因和目的，忧虑仍然压迫着他的心。这毫不奇怪，安东尼奥老谋深算，四十年的阅历锻炼了他，他决不会把空幻的希望留给亲人。

7 争　执

当安东尼奥一家享受着焦虑中的短暂安宁时，石阶处传来一声喊叫。

塞茜丽亚高兴、激动起来，他听出了贝里的声音。她正要举步向朋友迎去时，奴内斯已放下充当吊桥的木板。贝里来到大厅前。

安东尼奥、妻子和女儿惊呆了，伊莎贝尔如遭到电击，颓然倒在地上，象生命突然脱离了她的身体。

贝里肩上扛着奄奄一息的阿尔瓦罗，脸上笼罩着深深的悲哀。他走进大厅，小心地把生死与共的朋友放在沙发上，又望了一眼那苍白的面颊，眼中涌出了泪水。

在场的人谁也没有勇气打破这悲凉的寂静。跟在贝里后面气喘吁吁的战士也来到门前，心中充满对不幸者的巨大同情与敬意。

虽然贝里安然而归，塞茜丽亚也失去了任何兴致。她那几度悲伤的眼睛为刚刚死去的高尚而诚实的生命洒下了热泪。安东尼奥悲痛得象父亲失去了爱子，聚集在心中的无声痛苦虽震撼了他强悍的神经，但却难以把他摧垮。惊愕过后，贵族向贝里询问了事情的经过。

事情是这样的。

贝里在前一天出走后不久，便感到了毒性可怕的发作。他要实现对塞茜丽亚的允诺，他要寻找挽救生命的解毒药，

但那种药物只有部落的巫师和帮助他们制作的妻子才知道。当他第一次参加战斗时，母亲把这一秘密告诉了他，以便在身中毒箭时免于死亡。他决心强忍流遍全身的毒性，到密林深处寻找那奇异的还生草。

当他置身于无边的林海时，感到为时已晚了。他害怕，害怕死在远离姑娘的地方，不能看她最后一眼。他甚至后悔不该离开她，他应在塞茜丽亚的面前停止最后的呼吸。然而，他想到姑娘正在等待他，想到姑娘需要他活下去，他产生了力量。

贝里进入幽暗的密林深处，那是人迹罕至的地方，是大自然的原始天地。对于它，人们知道的太少了，或把它大大地歪曲了。太阳不见了，周围是无尽的黄昏和黑夜。在植物编织的苍穹下，贝里象一尊圣像睡着了，没有一点显示那里存在着人类的声息。

当曙光出现在地平线、枝叶间洒下光明时，无力、消瘦的贝里象是经过了久病的折磨，摇晃着站起身。密集的枝叶阻挡了去路，他吃力地行走了一程，几枚奇异的野果恢复了他的气力。

来到河边，他感到热流传遍他麻木的肢体，激起了失去的活力。他纵身跃入水中，当他爬上岸时，已盼若两人。他的四肢已舒展自如，血液在血管中沸腾。大森林中生命宴席上的美味果实赋予他力量，印第安人战胜了毒素和死亡。

太阳高高升起。贝里填饱肚皮，正沉思着行走，林中传来火器的射击声。他寻声跑去，在不远处的一块空地上，一幕撕杀的场面把他惊呆了。

阿尔瓦罗与九名战士分做两队，背靠背地迎战上百名蜂拥而上、穷凶极恶的野人。但是，狂暴的怒潮在两队人形成

的钢铁长城下粉碎了，在利剑划定的不可逾越的障碍前，艾莫拉人一个个倒下了。

战斗已持续了一小时，开始以火器迎敌的战士不久便与狂怒的野人展开了肉搏。当贝里出现在河畔时，战斗发生了突然的变化。阿尔瓦罗身后的战士杀得兴起，为追赶一个敌人，被敌人包围。队列被切断，阿尔瓦罗的身后失去了屏障。勇敢的骑士显示了惊人的胆量，在他飞舞的剑下，敌人纷纷倒在血泊中。疯狂的野人向他的背后拥去，一根高举的狼牙棒落在青年的头上。阿尔瓦罗倒下了。当他的身体摇晃的瞬间，剧烈的疼痛激起他超自然的力量，他手中的剑划了一个弧形，腰斩了偷袭的敌人。

当敌人冲向骑士时，贝里跳入他们中间。他顺手捡起地上的一支火枪，艾莫拉人顿时感到可怕武器的巨大威力。趁着短暂的混乱，贝里将阿尔瓦罗背上肩头，杀开一条血路，钻入密林。几个野人紧追不舍，贝里转过身，放下身上的负重，取下骑士的子弹，击倒了最前面的追兵。其余的已领教过贝里的厉害，转身逃跑了。

贝里搭救阿尔瓦罗，不仅出于友情，也是为了塞茜丽亚，印第安人总以为姑娘在爱着骑士。看到朋友僵直的身体，贝里确信他已死了。但他必须把青年交给亲人，不管是活的还是死的，让人们挽救他，或在他的身上洒下诀别的泪水。

贝里讲完，贵族激动地走到沙发前，握住骑士冰冷的手说：

“一会儿见，勇敢的朋友，一会儿见！我们的离别是短暂的，我们很快将相会于你所在的天堂，我也希望上帝能仁慈地容纳我。”

塞茜丽亚流下了怀念的泪水，并同母亲跪在死者的脚下，向上帝祷告了虔诚的祝愿。虽然劳丽安娜太太用尽了她珍藏在那座远离城镇的住宅中的全部药品，青年仍没有恢复生命的迹象。

安东尼奥此时明白了艾莫拉人撤退的企图，便命令战士做好御敌的准备。任何希望都破灭了，他们只有坚持到最后时刻。

贝里回答了塞茜丽亚关于他寻找解毒药的经过后，走出大厅，来到城堡前，察看周围的地形。印第安人拯救姑娘的努力是永不停息的，当他的献身计划失败后，便开始寻找新的途径了。

察看完毕，他走进姑娘的卧室。看到原封摆在地上的武器，他想起了临行前对阿尔瓦罗的请求，想到命运的无常。一心送死的人没有死，而他所拜托的健壮的骑士却失去了生命。

8 未婚妻

一小时后，贝里站在姑娘卧室的窗前，目不转睛地望着不远处的一棵大树。他的目光似乎在研究那弯曲的树枝，测量它的距离、高度和大小，好象他头脑中一个巨大疑难问题的答案就在那里。当他正全神贯注地审视时，一只柔软的手落在他的肩头。

他转过身，是伊莎贝尔悄悄地走近他，姑娘的脸色死一样苍白，象从昏死中刚刚醒来。但表情是平静的，也许是麻木的。

伊莎贝尔定定神，环顾室内，似乎在确证是否自己做了一场恶梦。

大厅内的人已经散去。安东尼奥出去安排战事，妻子跪在祠堂的废墟上，面对祭坛的十字架祈祷。骑士的尸体停在沙发上，脚下的蜡烛发出幽暗的光。塞茜丽亚坐在他的身旁，抱着青年的头呼唤着。

伊莎贝尔的目光落在情人身上，一股奇异的力量支撑她站起身，匆匆走到尸体前，跪在地上。但她不是去祷告，而是凝视青年那失去知觉的苍白的脸、冰冷的嘴唇和她所眷恋的失神的眼睛。塞茜丽亚尊重表姐的痛苦，并以女性特有的细腻感情深深地理解，即使面对一个死者，爱情也应是纯洁无瑕的。她起身离开，让表姐尽情抒发内心的痛苦。

过了一会儿，伊莎贝尔也站起身，呆呆地走遍整个住

宅。当她发现远处的贝里时，便走过去，拍拍他的肩头。

贝里对伊莎贝尔素无好感。伊莎贝尔痛恨自己卑下的血统，而贝里又从来对敌视他的人是厌恶的。姑娘的出现使他颇为惊奇，尤其是她那祈求的目光，似乎是寻求他的帮助。

“贝里！……”

姑娘悲伤的面容使贝里感动了，他生平第一次对伊莎贝尔开口。

“找贝里有事？”他问。

“求你一件事，能不拒绝吗？”姑娘吃力地说。

“请说吧，只要贝里胜任，决不拒绝。”

“你答应了？”姑娘眼中放出兴奋的光彩。

“是的，贝里答应。”

“跟我来。”

姑娘把贝里引到空无一人的大厅。她站在沙发前，指指骑士僵硬的身体，示意让贝里抱起来。贝里服从了吩咐，跟随姑娘来到一间侧室。伊莎贝尔象新娘一样打开床幔，贝里把朋友放在床上。

姑娘感到羞怯，因为那是她的卧室，是美好爱情之梦的摇篮；安放情人的床是贞洁少女的卧身处，她成了名符其实的葬身妻。

贝里完成了姑娘的委托，转身出去，继续他孜孜不倦的工作。

室内只剩下伊莎贝尔，她笑了，但笑意中含着痛苦。那是受难者和不幸者临终的微笑。她从怀中取出盛着母亲头发的玉瓶，深情地望着。她又连连摇头，表情令人难以捉摸。她改变了主意，玻璃容器中神奇粉末的秘密和母亲所教导的死亡之路她已不满足。她不希望把这种事办得太快，不希望

在瞬间了结一切。

她悄悄走到衣柜前，点燃了象牙十字架旁的蜡烛。她关闭了房门和窗户，遮盖了所有透过阳光的缝隙。室内一片漆黑，只有蜡烛微弱的光环照着圣像。

姑娘跪在圣像前，默诵了简短的祷文，向上帝祈求最后的恩典：让她短暂的爱情永世长存。

然后，她把蜡烛放在床头，静静地望着情人。阿尔瓦罗似乎在沉睡，英俊的面容没有丝毫变化，死亡在他的脸上涂上一层大理石的洁白。但他失去了表情，成了一尊美丽的塑像。

过了一会，她又走到衣柜前，取出在河畔拣拾的贝壳和一只草篮，里面盛着她在原始丛林采集的乳香蜜、安息香果和檀香脂。

姑娘将芬芳的树脂倒入贝壳，点燃了乳香果。浓郁香味的缕缕青烟凝集成巨大的螺旋体，透明的云雾在卧室缭绕，在昏暗的烛旁飘动。

伊莎贝尔坐在床边，紧紧握着情人的手，凝视着可爱的形象，嘴里断断续续吐着爱语，那含混不清的个个音节来自她的心灵深处。

有时，她感到阿尔瓦罗还活着，正在她的耳边爱语绵绵。她象未婚妻一样倾听着，时而把心灵凝聚在唇间，吐露心中的秘密。她的纤手抚摩着青年的头发、前额、冰冷的面颊和无声的嘴唇，象在祈求一个微笑。

“你怎样不说话？……再说一遍你爱我！永远这样说，让心灵不再怀疑我的幸福，我求你！”

她凝神细听，半张着嘴，胸部激动地起伏，等待那亲切的声音，等待她的悲剧爱情的第一句、也是最后一句话。

然而，回答她的只有寂静，她胸中呼吸的只有令人陶醉的芳香，那芳香在她的血管里点燃起猛烈的火焰。

卧室中的情景是可怕的，浓密的烟雾围绕着微弱的光环。在光环的照耀下，可以看到阿尔瓦罗躺在床上，伊莎贝尔俯在情人的脸上，继续倾诉衷肠。她似乎感到窒息，胸部被重物紧紧压迫着。但是，奇异的欢畅使她如痴如狂，窒息的烟雾赋予她无限的快感。

她迷惘地站起身，喘息着，将嘴贴在情人的冰冷的唇上。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亲吻，是未婚妻的亲吻。痛苦与惬意的斗争在缓慢的折磨与可怕的恶梦中进行着，死亡嚼噬着她的身体，将圣灵注入她的心田。

突然，伊莎贝尔感到阿尔瓦罗的嘴唇颤动了一下，青年那无知觉的大理石似的胸中吐出一声轻微的叹息。姑娘以为是幻觉，其实不是。阿尔瓦罗活着，真的活着。他的手痉挛地握住她的手，燃烧着奇异之火的目光望着姑娘的脸。叹息复活了他的嘴唇，几个不清晰的字吐了出来。

"伊莎贝尔！……"

姑娘惊喜、悲痛、无力地叫了一声。在混乱的思绪中，她恐惧地想到是她杀死了情人、断送了情人，她艰难地抬起头，想把窗户打开，让新鲜的空气进来。她的死亡是注定了，但她要救活阿尔瓦罗。然而，当她要起身时，青年的双手迫使她俯在床上，一对情侣的目光相遇了。

伊莎贝尔失去了全部气力，但无法失去自己的希望。她的头无力地垂下，嘴唇又一次贴到情人的唇上。在久久的亲吻中，一对孪生的灵魂化为一体，飞上九重天，双双投入到上帝的怀抱中。越来越浓重的香烟如云巾裹住了那不可分割的形体。

午后二时许，卧室的门被猛烈地撞开，涌出的烟雾几乎窒息了在场的人。他们是塞茜丽亚和贝里。

姑娘久不见表姐回来，从贝里那里得知她在卧室。但贝里掩盖了部分事实，没有透露床上的阿尔瓦罗。塞茜丽亚两次来到表姐的门前，但听不到任何动静。她决定敲门、呼叫，但没有回声。她找到贝里，讲述了经过。有着不祥预感的印第安人用肩膀顶开了门。

当轻风驱散了房中的烟雾时，塞茜丽亚进门看到我们刚刚描述的可怕场面。她退缩了，她对这种深沉的爱情产生了无限敬意，并示意贝里出去。

印第安人关上门，陪着姑娘走了。

“她幸福地死了！”贝里说。

塞茜丽亚蓝色的大眼望着他，脸不由得红了。

9 惩　罚

日落西山，夜色慢慢笼罩了绿色的森林。

安东尼奥同妻子靠在门框上，一只手挽着女儿的腰。夕阳的余辉映照着犹如浮雕似的全家。

塞茜丽亚同父母遥望地平线，向光明、高山、树木、原野、河流和整个大自然诀别。对他们来说，太阳是生命的象征，落日是生命的终结。永恒象夜的阴影一样降临了。

在冒险家们付出了昂贵的生命代价之后，艾莫拉人回来了。他们怀着更加猛烈的复仇烈火，等待天黑后发起攻击。他们确信疲惫的敌人已不堪一击，而且截断了任何白人逃走的途径。这是极容易的事，除了通往山下的石径，住宅的四周都是悬崖峭壁，只有峡谷对岸的一株巨树将枝叶伸展到贝里的茅屋。这是城堡与外界唯一的联系，但只有印第安人的力量和灵巧才能借用那一空中通道。

野人决心不放过一个白人，尤其是那个贝里。他们砍倒了大树，断绝了逃生的桥梁。当野人的石斧在巨大的棕榈树干上发出第一声响后，贝里不禁一颤。他猛地拔出火枪，想敲碎砍树人的脑壳。但他立即又笑了，安然地靠在墙上。他对艾莫拉人的破坏已不以为然，继续他中断了的工作。他砍下支撑着茅屋的棕榈树的枝条，拧成一条绳子，拖进了塞茜丽亚的卧室。整个早晨他都埋头于那根对他有极大用途的粗大绳索上。他已胸有成竹。

当贝里结束了工作时，听到对面山崖上的树木倒塌声。他走近窗前一看，无限喜悦浮上面颊。齐根折断的大树横躺在峡谷上，繁茂的千年枝条向空中伸延着。

艾莫拉人消除了隐患，安心离去，投入了即将到来的总攻击。

当太阳消失在地平线、晚霞的光辉被笼罩大地的黑暗吞噬时，贝里走进大厅。高梅斯仍牢牢地守卫着火药库，安东尼奥坐在靠背椅上，塞茜丽亚偎依在父亲的膝头，拒绝老人给她的一杯酒。

“喝吧，塞茜丽亚，”贵族说，“喝了能提神。”

“有什么用，父亲？我们最多还能活一小时，还提什么神？”姑娘凄然一笑说。

“你错了，我们并未完全绝望。”

“还有什么希望？”她不解地问。

“是的，有希望，而且有把握。”贵族坚定地说。

“什么希望，告诉我！”

“想知道？”贵族笑道，“那你得先答应我的请求。”

“喝酒？”

“是的。”

塞茜丽亚从父亲手中接过酒杯，一饮而尽，又把寻问的目光投向父亲。

“孩子，我的希望是：任何敌人也进不了大门。请相信父亲的话，安心睡吧，上帝保佑我们。”

贵族亲吻了女儿的美丽面颊，站起身，把姑娘抱在怀中，放在自己的座位上，然后走出大厅。

贝里装做在大厅寻找东西，听完了父女间的谈话，也向门口走去。

“去哪里？”在一旁静静地看着贝里每一个活动的塞茜丽亚问。

“贝里就回来，姑娘。”

“去干什么？”

“有事。”

“快点回来，死在一起不好吗？……”

印第安人浑身颤抖了。

“不，贝里可以死，但你要活着，姑娘。”

“失去了所有的朋友，活着有什么意思？”

塞茜丽亚头重、眼涩，困倦征服了她。她靠在了椅背上。

“不，我宁愿象伊莎贝尔那样死去！”她在朦胧中嗫嚅道。

甜蜜的微笑浮上她的双唇，嘴中发出轻柔、均匀的呼吸。

贝里曾对姑娘突然的困倦和苍白的面容感到惊奇。他的目光落到桌面上，用舌尖品尝了一下杯中的余酒，虽没尝出什么东西，但也消除了顾虑。他否定了脑海中闪过的念头，因为安东尼奥向女儿劝酒时，微笑是自然的，端酒杯的手没有丝毫的抖动。他放心地走到住宅前，跑进姑娘的卧室。

夜幕降临，深沉的黑暗吞没了房舍和周围的一切。全家的处境是绝望的，没有任何出现奇迹的征兆。悲凉的寂静是风暴的前奏，不幸的人们生存的时间不是几小时，而是分分秒秒了。

安东尼奥回到大厅，象素常一样平静地踱着步。有时，他站在门口，望望祈祷的妻子和酣睡的女儿，然后继续踱步。聚集在门外的战士注视着时而消失在黑暗中、时而出现

在银质吊灯下的贵族，默默地等待着，没有一句怨言或一声叹息。首领的榜样唤起了他们为神圣事业献身的勇气。

在安东尼奥不知道的情况下，他们处决了劳莱达诺。若有人走到后院，会看到修士所在的柴堆上仍吐着红色的火舌。当烈焰渐渐包围了意大利人时，他在临死前的狂怒是难以描述的。

让我们回到大厅，在那里，本故事的主人公已进入戏剧的高潮。

平静的气氛仍未打破，一切都悄然无声，浓重的夜色使近在咫尺的物体也变得难以辨认。

突然，一道道火的线条出现在空间，撞击到房顶上。野人燃烧的箭支揭开了进攻的序幕。转眼间，火焰的瀑布泼洒在城堡上。

冒险家们愕然了，安东尼奥微笑着说：

“时间到了，朋友们，我们的生命只有一小时。请准备象英勇的基督徒和葡萄牙人一样献身吧，我已打开了通向天堂的大门。”

石阶的一段已毁坏，野蛮人不得不攀登而上。不管他们有多么灵巧，一小时之内是难以完成的。冒险家们打开了所有的房门，一个黑影闪身进入大厅。

是贝里。

10 基督徒

印第安人迅速来到安东尼奥面前。

“贝里要救姑娘。”

贵族疑惑地摇摇头。

“听到了吗？”贝里祈求道。

他凑近贵族的耳朵，低语了一会儿，话语简短而坚决。

“一切都准备好了，快走吧，穿过河流，当月牙升起时，你已到了科塔卡人的部落。贝里的母亲认识你，战士将护送你到白人的村落。”

安东尼奥静静听完印第安人的话，紧紧握住了他的手。

“不，贝里，我不能这样做。安东尼奥决不应在危机时刻抛弃城堡、家庭和朋友，哪怕是为了拯救他最心爱的人。一个葡萄牙贵族不能临阵脱逃，不管敌人是谁，他视死如归。”

贝里失望了。

“你不愿救姑娘？”

“不，”骑士回答，“我的义务是留在这里，与朋友们共命运。”

固执的贝里无法理解被他视若神明的塞茜丽亚竟有牺牲的理由。

“我一直以为你爱姑娘！”贝里茫然地说。

“我谅解你对我的误解，朋友，这又一次表明你对姑娘

的诚挚。但是，请相信我，如果能以我的生命从野人手中换取我女儿的生命，我将含笑于九泉。”

“那为什么拒绝贝里的请求？”

“为什么？……因为你的请求不是献身，而是耻辱，是背叛。你能抛下妻子、朋友逃命吗，贝里？……”

印第安人失望地垂下头。

“另外，你的计划对我这样一个年迈之人来说也是难以胜任的，最合适的人只有两个。”

“谁？”贝里惊喜地问。

“一个是我远方的儿子，另一个是今天清晨离开我们、此时正在天堂等待我们的阿尔瓦罗。”

“贝里为姑娘尽了一切努力，你若不愿救她，贝里就死在你的脚下。”

“死？”贵族惊呼道，“你还有多少时间可以支配你的自由和生命？你以为我会接受你的请求？……决不！去吧，贝里！永远记住你的朋友，我们的灵魂将伴随着你，永别了！走吧，不能再耽搁。”

贝里愤然昂起了头。

“贝里出生入死，为的是与你分享你的牺牲。你不抛弃你的同伴，贝里是姑娘的奴隶，也决不抛弃她。”

“不要这样，朋友，我们坚持自己的信念，但也不想损害你的愿望。你若想分担我们的苦难，这是你的权力，你也无愧于这种权力，请留下吧。”

野人的呐喊响彻云霄，安东尼奥示意冒险家躲进武器库。

沉睡在椅子上的塞茜丽亚露出了微笑，似乎安然进入了美丽的梦境。散乱的金发遮着她微微苍白的脸，表情是那样

纯真、幸福。

贵族望着女儿，剧烈的痛苦冲击着他。他甚至后悔没有接受贝里的建议，后悔不为这个含苞欲放的生命做出最后的努力。然而，他又怎么能背叛清白的历史、逃避在战斗岗位上献身的责任呢？他怎么能在危亡的时刻出卖与他同命运的朋友呢？这是古代骑士的荣誉感，安东尼奥难以接受为拯救女儿而苟且偷生的念头。决不能。

当贵族的脑海中进行着剧烈的斗争时，站在塞茜丽亚身旁的贝里似乎仍在为挽救姑娘面临的死亡而努力。他象在等待突然的援助和奇迹的出现，象在等待为姑娘的生命献出人类所能献出的一切。

安东尼奥看到印第安人坚毅的面孔，陷入沉思。过了一会儿，他抬起头，眼中射出希望之光。他走到女儿身旁，拉住贝里的手，庄严地说：

"贝里，你要是基督徒……"

贝里怔住了。

"什么？"他问。

"什么？……"贵族重复着对方的问话，"你要是基督徒，我把姑娘交给你，我相信你会把她送到我在里约热内卢的姐姐那里。"

贝里的脸上浮上光彩，深深地舒了一口气。他的嘴唇颤动着，几乎难以倾吐心中的话语。

"贝里愿做基督徒。"他说。

安东尼奥的眼睛湿润了。

"根据我们的宗教，"贵族说，"在非常时期，每个人都可以进行洗礼。我们已站在坟墓的边缘，跪下吧，贝里！"

印第安人跪在老骑士的脚下，贵族把双手按在他的头上说：

“基督徒，这是我给你的名字。”

贝里亲吻了贵族放在他面前的宝剑上的十字架，庄严地站起身，决心为拯救姑娘而献出一切。

“我不要你发誓尊重和卫护我的女儿，我了解你高尚的心灵、无畏的勇气和对塞茜丽亚圣洁的爱，但我要你为另一件事发誓。”

“什么？”贝里决心接受一切。

“你发誓，若不能拯救我的女儿，决不能让她落入敌人之手，行吗？”

“贝里发誓把姑娘交给你的姐姐，若上帝不让贝里实现这一诺言，任何敌人也休想触动姑娘的一根毫毛，哪怕为此要把整个大森林焚毁。”

“好，我放心了。把塞茜丽亚交给你，我死也瞑目了。你可以走了。”

“请吩咐把所有的门都关上。”

冒险家们服从了贵族的命令，贝里以此争取更多的时间。此起彼伏的呐喊声越来越近，显然，野人正在攀登断残的石阶。

令人难熬的时刻。安东尼奥在女儿的额头留下了最后一个吻，劳丽安娜太太把沉睡的女儿抱在怀中，为她披上丝斗篷。

突然，住宅附近传来一声喊叫，火舌通过门窗的缝隙窜入室内，整个城堡在野蛮人的猛烈攻击下动摇了。贝里俯下身，抱起塞茜丽亚，当大门传来嘈杂声时，他已无影无踪。

尽管黑暗笼罩了一切，贝里仍敏捷地跑进姑娘的卧室，

跳上窗台。一条树枝编织的绳索越过近七米的山谷，挂在刚刚被艾莫拉人砍倒的巨树墩上。贝里紧抱塞茜丽亚，一脚踏上脆弱而狭窄的悬桥。如果有人在火光的映照下向这昏暗的角落望一眼，就会发现一个象民间传说中的幽灵在深夜中徐徐穿过城堡的废墟。

枝条颤抖着，贝里在峡谷上空摇晃着，慢慢向对岸走去。野人的呼叫声与木棒撞击房屋的门窗声混在一起，在空中回荡。混乱丝毫不能搅扰印第安人冷静的头脑，他走到尽头，平安地跳上地面。

他绕了一个远离艾莫拉人阵地的大圈子，来到河边。在树丛的深处，藏着昔日城堡的居民横渡帕开盖尔河的独木舟。

贝里离开沉睡的塞茜丽亚后一小时，完成了拯救姑娘的全部准备。他以惊人的灵巧，借用树枝拧成的绳索在峡谷上架起悬桥，并把河中的独木舟拖到隐蔽的地方。他又往返两次，把姑娘在几天的旅途中所必须的一切送上这临时的住处，包括她的衣、被和家中仅剩的一点食品。他甚至还想到安东尼奥到里约热内卢后需要的钱，因为他原来深信贵族会同女儿一起出逃。

来到河畔，贝里把姑娘放入舟中。他象对待一个婴儿那样小心，又把丝被盖在她的身上，以防夜露的袭击。他划起桨，小舟象鱼儿一样在水面游动了。

小船在树木掩映的河道中行进了几公尺，贝里看到山岩之上的火势越烧越烈。突然一个惊心动魄的场面出现在他的视野，就象在昏厥中闪过的幻觉。

住宅的前院已是一片黑暗，夜风将火势引向城堡的腹部。贝里看到艾莫拉人在夜色中晃动的身影和烈焰中劳莱达

诺的恶魔似的可怖形象。建筑的前厦倒塌了，无数艾莫拉人葬身于瓦砾之中。大厅变作一片火海，人影象在火的浪涛中漂动。安东尼奥威武地站在火药库的中央，左手高擎着基督圣像，右手的手枪指着脚下的火山。

妻子平静地拥抱着他的膝头，高梅斯和所剩无几的战士跪在他的脚下，形成了一组完美的浮雕图。在断壁残垣的废墟上，艾莫拉人可怕的身影象精灵在地狱的大火中翩然起舞。这是火光映入贝里眼中瞬间的画面。

寂静的夜空一声巨响。大地颤抖了，河水象遭到飓风的吹打，黑暗把火红的山巅吞没了。一切回到夜的沉静中。

贝里发出一声凄惨的啜泣，他可能是这一灾难的唯一见证人。

印第安人克制着巨大的楚痛，重新划动了桨，小舟在帕开盖尔河平滑的水面上漂走了。

11 尾　　声

旭日照亮了大地，照亮了帕开盖尔河畔如山的废墟。巨大的石块狼藉于田野，象是被大自然的巨手所粉碎。

城堡消失了，它所坐落的地方成了一条火山口似的宽大沟堑。树木被连根拔起，土地掀翻，黑色的灰烬覆盖了森林。那是一幅遭到自然浩劫的图画。

在这里或那里的乱石中，时而可以看到一个印第安女人。她们是艾莫拉部落的残余，在为死者哭泣，然后把那个巨大的不幸消息带到其他地方。

此时若有人越过寂寥的废墟，放眼遥望远处的地平线，就会在帕开盖尔河宽阔的水面上发现一个漂忽不定的东西。那是贝里的小舟，在木浆和晨风的推动下，象逃避黎明的黑影一样飞速前进。

整整一个夜晚，贝里没有停息一刻。他并非不知安东尼奥用可怕的报复消灭了艾莫拉人，而是希望尽快远离那个灾难的舞台，回到他出生的土地上。这是一种强烈的乡土观念，他希望看到水边的茅屋，拥抱母亲和兄弟。强烈的怀念在他的心中燃烧。

他拯救了姑娘，完成了贵族的重托。他的全身洋溢着自豪感，因为他以勇敢和力量战胜了困难，履行了肩负的使命。

当太阳将巨大的光柱倾泻在无尽的田野时，贝里把船划

到河边，让浓密的树荫遮住塞茜丽亚当头的烈日。姑娘枕着船头，依然如夜间一样在丝被中酣睡。红润浮上她的面颊，在澄明的薄雾中，那轻柔的玫瑰色只有出自大自然的卓越艺术家之手。

贝里抱起独木舟，象摇篮一样把它放在河边的草坪上。他坐在旁边，凝视着姑娘，不安地等待她从梦中醒来。他感到害怕，害怕姑娘得知他目睹的悲剧时的痛苦样子，他没有力量回答姑娘在旷野中醒来后投向他的目光。

贝里手扶船沿，俯在姑娘的脸上，焦急而胆怯地等待着，关切的神情尤为动人，他对姑娘的赤诚超越慈母对爱子之心。一缕阳光透过树叶洒在姑娘的脸上，鸟儿在枝头欢唱，草丛中的昆虫在跳跃。他驱走鸟儿和虫儿，以免惊扰了沉睡的姑娘。

每过一分钟都增加他的不安，但每一分钟又是姑娘得知家庭毁灭前所享受的瞬间安宁。

塞茜丽亚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美丽的蓝眼睛睁开了，但又在眩目的阳光下合上了。她用纤细的手指轻轻揉揉玫瑰色的眼睑，似乎在驱赶睡意。她的明亮而温存的目光终于落到贝里的脸上，她惬意地叫了一声，活泼地坐起身。当她看到周围的绿色宫殿时，她惊愕了。她似乎在询问树木、河流、天空，但一切都默然无声。

贝里没有勇气开口。他看到了姑娘的思绪，一句暗示的话也会使姑娘明白一切。姑娘终于垂下眼，审视自己所在的地方。她发现了木舟，又瞥了一下丛林中缓缓流动的帕开盖尔河的水面。她的脸变得煞白了。她大瞪着失望的眼睛，呼吸紧迫，胸部急促地起伏着。她合起双手，祈求道：

“父亲！……我的父亲！……”

印第安人垂下头，用手蒙住了脸。

“他死了！……母亲也死了！……大家都死了！……”

姑娘痛苦地啜泣着抱住前胸，象灌满夜露的花朵流下了泪珠。

“我只能救你，姑娘！”贝里悲痛地说。

塞茜丽亚昂起了头。

“为什么不让我留下和亲人死在一起？……”她狂叫道，“谁让你救我？谁让你效劳？……”

她的表情是坚毅的。

“把我送回埋葬父亲的地方，那是他女儿应该呆的地方……然后你就走，我不再需要你。”

贝里颤栗了。

“听我说，姑娘……”他祈求道。

姑娘的目光是严厉的、高傲的，贝里哑口无言，转身藏起了满面泪痕的脸。塞茜丽亚走到河边，遥望远方，面向心中的家园跪下，久久的祷告是她衷心的悼念。当她站起身时，已平静了许多，宗教的慰藉减轻了她的悲痛，她的心与在天之灵息息相通了。

她开始回忆夜来发生的事情，回忆与亲人诀别前的情景；她想起在朦胧中对贝里所说的发自心扉的稚气而天真的话：

“我宁愿象伊莎贝尔那样死去！”

想到此，她的脸红了。看到自己在荒野中形影相吊，感到一种不可名状的不安、莫名其妙的恐惧与担忧。这是愤怒使她产生的疑虑，为什么贝里只拯救了她，将她从毁灭全家的灾难中带到这里？

不，这不是原因；恰恰相反，她深知这对贝里是不公正的，他可能为自己做了非凡的历险。若不是心中自发产生的

猜疑，她早应请求贝里原谅她的生硬话语。她胆怯地抬起头，看到印第安人悲痛、祈求的目光。激动使她难以自制，使她忘却了所有的疑虑，淡淡的微笑浮上唇边。

“贝里！……”

贝里发抖了，但这已是喜悦和激动。他跪在姑娘的脚下，姑娘仍象过去一样善良。

“原谅贝里，姑娘！”

“请求原谅的应该是我，我伤害了你，不是吗？但你要知道……我不能离开父亲！”

“是他命令贝里救你出来的！”印第安人说。

“什么？……”姑娘惊呼，“告诉我，好朋友。”

贝里讲述了自姑娘入睡到城堡爆炸的经过，只是省略了对废墟的描绘。他讲到为安东尼奥和塞茜丽亚的逃命做好了一切准备，但贵族拒绝了他的好意，忠诚与荣誉使他不得不死在自己的岗位上。

“可怜的父亲！”姑娘泪流满面。

沉默了一会儿，贝里告诉她安东尼奥已为他洗礼，并将姑娘交给了他。

“你是基督徒，贝里？……”姑娘的眼中射出兴奋的光。

“是的。你的父亲说：贝里，你叫基督徒，我把我的名字赐给你。”

“谢谢，我的上帝！”姑娘合起手掌，仰望天空说。

她不禁对自己的失态感到羞怯，将脸藏入手中，面颊的红晕把她如玉的颈部染成玫瑰色。

贝里起身，采来美味的果实，为姑娘充饥。

太阳冉冉西坠，他必须利用凉爽的夜晚赶到科塔卡人的

部落。他走到姑娘面前，胆怯地问：

“姑娘要贝里干什么？”

“不知道。”她疑惑地说。

“贝里把你带到白人的城镇好吗？”

“是我父亲的吩咐？……那就按他的话做。”

印第安人把小舟放入河中，又抱起姑娘，如第一次感到贝里的心在她胸前跳动。

黄昏景色如画，落日的余辉透过枝叶，金黄色的霞光落在两岸洁白的花朵上。林中的斑鸠唱起暮曲，暖融融的轻风带来芬芳的野花香。

小舟如矫健的苍鹭在水面漂然而行。贝里在船头荡着桨，塞茜丽亚半卧在船中央，头靠着贝里为她准备的柔软的树叶，静静地沉思着，呼吸着植物的清香，凉爽的空气使她心旷神怡。当她的目光与贝里的相遇时，她那长长的睫毛遮住了一线甜蜜而凄楚的羞色。

夜，静悄悄。

月光下，小舟激起的水花象女人的微笑一样消散了。

轻风停止了吹拂，大自然在美洲夜晚的宁静中入睡了。

小船轻轻漂摇，荒原中的两个孤儿面对大自然沉默着，似乎害怕惊扰了深深的寂静。

塞茜丽亚回忆着昔日天真、平静的生活，金色的岁月突然被残暴地毁灭了。贝里闯入她生活中的一年使她犹难平静。

为什么她怀念失去的时光？为什么没有珍惜天真烂漫的豆蔻年华？她无法解释这种激动的心情，她的纯真心灵突然

升华到一个新的天地，新的梦境。昔日的回忆激起她无限感慨，犹如一缕光线打开了她沉睡的眼睛，她几乎对往日天真的形象感到陌生了。

她的全部生活变了，灾难创造了这突然的奇迹，一种模糊的情丝正在潜入姑娘那神秘的内心世界。

周围的一切激化了她的情感；那和谐的色彩、令人陶醉的芳香、溟濛的光线，一切都是那样新奇。那一朵朵的花儿，过去她看到的只是美丽的形状，此刻却变作有血有肉的体躯；过去亲吻她的轻风，此刻也在她的耳边倾听着动听的乐曲，在她的心中留下神秘的音符。

贝里以为姑娘睡了，放轻了船桨的摇动，唯恐打搅了她的美梦。他累了，尽管他有强悍的身体和坚毅的力量，他也感到精疲力竭。

他战胜了体内的剧毒后，又开始了拯救姑娘艰难的准备。三天三夜他未曾合目，甚至神经也未得片刻安宁。他用尽了大自然赋予人类的全部聪明、智慧，除了劳累，感情的动荡也使他难以承受。无人可以理解他踏上悬桥时的心情，只要一步落空，或柔软的枝条的振动，都会使姑娘失去生命。当姑娘得知父亲之死、在绝望中指责他、并命令他将她送到父亲的葬身处时，他的痛苦是难以描述的。若不是他那温顺的心灵在不可动摇的信念和对宗教的虔诚中得到安慰和鼓励，那种折磨和损伤是不可忍受的。

他终于战胜了一系列的感情冲动，但他那象逆来顺受的奴隶一样满足姑娘要求的钢铁般的肌肉象激战后的弓弦松弛了。姑娘需要他，他必须利用姑娘酣睡的时候休息片刻，恢复疲惫了的精力。他把船划至河心，远离了两岸蓬乱的树丛，把它系在水面的睡莲上。周围一片寂静，姑娘可以在银

色的水面上，在蓝色的苍穹下安然地休息。微波摇荡着她，星星窥视着她的幻梦。

安顿好一切，贝里头靠船沿，眼睛慢慢合上了。朦胧中，他入睡前最后一瞥目光在昏暗中看到一个美丽的白色身影俯在了他身上。

这迷人的一瞥决非梦幻。当小舟停止划动时，塞茜丽亚从沉思中醒来。她坐起身，俯身一看，发现朋友已经入睡，她悔恨自己没让贝里早一点休息。在万籁俱寂的荒野中，姑娘的第一个感觉是肃穆和恐惧。寂静象在絮语，昏暗处象有无数生灵，静物象在摇头晃脑。

然而，在无边的原野上，只有心性的迷乱、黑暗和大自然的形体，缺乏的是生命和光明。这是塞茜丽亚由信仰产生的恐惧，但她并未被恐惧所控制。灾难磨炼了她，信任使她感到同伴仍在守卫着她，尽管他在沉睡。

姑娘凝神望着酣睡的贝里，那大自然塑造的粗犷而英俊的线条，那端正的五官和聪慧、刚毅的表情令她赞叹不已。

为什么过去只看到朋友善良的面容？为什么她的目光从未发现那勃勃的英姿？昔日身体的表面特征此时成了姑娘心灵中的形象，她打开了心灵的眼睛。在过去的一年中，贝里只不过是她忠实的朋友，但此刻他成了英雄，在孤寂中，她的尊敬变作了爱慕。

画家需要光线、背景和镜框表现色彩和线条，印第安人需要漫漫的旷野显示其原始的俊秀。在文明社会中，他是印第安野蛮种族的一员，遭到的是排斥和禁锢。尽管他是塞茜丽亚和安东尼奥的朋友，但也仅仅是个奴隶式的朋友。然而此时，所有的华丽消失了，大森林的儿子回到母亲的怀抱，得到了自由，并以力量和勇气成为荒原的国王、丛林的主

人。高山、彩云、瀑布、大河、巨树是他的王座，是他的华盖、披风和权杖，自然的雄伟和壮丽是他的王国。

塞茜丽亚的眼中充满何等的敬意与钦佩！此时她理解了贝里对她含着圣意的崇拜。光阴在凝视中流逝，黎明前的轻风亲吻了姑娘的面颊。东方泛起第一缕曙光，在森林的黑暗形体上，在夜的阴影中，启明星闪烁了，河水轻柔地喘息着，扇形的棕榈树冠沙沙作响。

姑娘想起昔日恬静、奔放的黎明，想起了为感谢上帝赐予她与全家的恩泽所做的热情的祷告，黄色睫毛上的一颗泪珠滴落在贝里的脸上。贝里睁开眼，看到眼前的景象如故，以为仍然浸沉在美妙的梦境。塞茜丽亚笑了，纤手抚摩着朋友半合的眼皮说：

“睡吧，睡吧，姑娘为你守夜。”

优美的乐声唤醒了印第安人。

“不！”他为被疲倦所征服感到羞愧，“贝里不累了。”

“你要休息，你才睡了一会！”

“天就亮了，贝里要照顾姑娘。”

“为什么姑娘不能照顾你？你为我的一切操心，为什么不让我表示一点谢意？”

印第安人诧异地望着姑娘。

“贝里不懂你的话。年幼的雌鸠飞越田野，感到了疲倦，落在雄鸠坚强的翅膀上休息。当雌鸠入睡时，同伴为它守夜、觅食。你还是一只幼小的雌斑鸠，姑娘。”

听到朋友稚气的比喻，塞茜丽亚的脸红了。

“你是什么？……”她激动、惶惑地问。

“贝里！……是你的奴隶。”贝里坦然地回答。

姑娘可爱地摇摇头说：

“小斑鸠没有奴隶。”

贝里大睁着明亮的眼睛，说道：

“是你的……”

塞茜丽亚胸部起伏着，面颊绯红，眼睛湿润，将纤小的手放在贝里的唇上，以幼稚的纯真阻止了贝里。

“你是我的哥哥！”她甜美地笑道。

贝里望着蓝天，似乎在证实自己的幸福。

黎明朦胧的光明染遍了丛林和大地，明亮的启明星在空中闪耀。塞茜丽亚跪在地上。

“但愿如此，圣母！……”

贝里以巨大的喜悦望着她。

“你是基督徒，贝里！”她的目光中充满祈求。贝里明白了她的意思，也跪下来，象她一样合起双掌。

“你重复我的话，并且永不忘记，行吗？”

“说吧，姑娘。”

“姑娘，不，是妹妹！”

不一会儿，潺潺的流水声同塞茜丽亚甜美的基督颂歌融合在一起，贝里象回声一样重复着神圣的诗章。

原始森林第一次听到的基督颂歌结束了，小船慢慢漂向远方。太阳又高高挂起，贝里象前一天一样寻找小憩的掩蔽所。

小舟驰入一条河汊，塞茜丽亚跳上岸，贝里选择了让姑娘休息的树荫。

“等一会，贝里就来。”

“去哪里？”姑娘不安地问。

“给你采果子。”

“我不饿。”

“那就留着。”

“好，我也去。”

“不，贝里不许。”

“为什么？不愿我和你在一起？”

“瞧你的衣服、你的脚，姑娘，荆棘会扎坏你。”

的确，塞茜丽亚衣衫单薄，踩在草坪上的秀足穿的是丝袜。

“把我一人丢下？”姑娘生气了。

印第安人犹豫片刻，突然，他兴奋了。他折下一枝迎风摇曳的蝴蝶花，献给了姑娘。

“听着，姑娘，”他说，“部落的老人说，男人的灵魂脱离身体后，藏入花朵中，让神鸟把它带向远方。所以，你看到蜂雀在花间欢跳时，它亲吻每一朵花，然后展翅飞去。”

塞茜丽亚习惯了野人诗一样的语言，她等待最后一句点题的话。印第安人继续说：

“贝里的灵魂就在这朵花上，让它陪伴你。”

姑娘笑了，拿起花，藏入怀中。

“它陪伴我，去吧，好哥哥，快回来。”

“贝里不远去，只要你呼唤，他就能听到。”

“一定答应，好吗？……让我感到你在我的身边……”

贝里把芳香的花草撒在塞茜丽亚四周，点燃起金色的火焰，把姑娘同外界隔绝起来。一边是河流，三面的篝火可以驱赶有害的动物，尤其是可恶的爬虫，烟雾的芬芳使昆虫望

而生畏。贝里不让胡蜂、哪怕是苍蝇伤害姑娘的皮肤，吮吸一滴她那珍贵的血液。他完成了一切必要的措施后，走了。

塞茜丽亚感到如在宫殿中一样安全。的确，那是荒原之上的宫殿，里面有凉爽的树荫，绿草铺成的地毯，枝叶编织的帷幕，花环围绕的华盖，百灵鸟组成的乐队和如镜的碧水、灿烂的阳光。

姑娘望着朋友为她的安全所做的安排，目送他消失在浓密的树丛中。她感到孤寂袭来，不由得伸手取出贝里留下的花。尽管她信仰基督，但无法排除心灵深处幼稚的迷信。花朵伴着她，贝里的灵魂伴着她，她的心坦然了。

一个十八岁的少女心中，怎么能不对爱的曙光产生美妙的幻觉？哪一个姑娘不把金盏草上的黑蝴蝶当作美梦破灭的隐喻？象远古的人类一样，幼小的心灵总有一个神灵，一种比希腊神话更有趣、更浪漫的神灵，爱情就是群仙云集的奥林匹斯山。

塞茜丽亚爱着，但天真无邪的姑娘却欺骗了自己，将炽热的感情蒙上兄妹情谊的薄纱，哥哥的爱称掩盖了另一个更加亲切、跳动在她的唇边、但她缺乏勇气说出的名字。即使她独自一人时，这一名字也会烧红她的脸，使她象烈日下的花朵垂下头。

当她眼望蝴蝶花，喘息着，眼睛半合，前额低在膝头时，她想的是什么？她想的是永不复还的岁月、眼前飞逝的时光和空泛模糊的未来。她想到下落不明的胞兄和寄托着她的全部感情的心灵中的哥哥，深深的悲伤浮上她的面颊；她想到父亲、母亲、伊莎贝尔、阿尔瓦罗和她所爱的那个世界，她希望世上仅有的两个亲人永不抛弃她。这一希望时时安慰着她，使她感到幸福。她别无奢求，也不再祈求上帝什

么，只要生活在朋友的身旁，怀着对往昔的回忆和对未来的憧憬，她就满足了。

树影亲吻着水面，但贝里仍未回来。姑娘害怕起来，害怕他出事，不禁呼唤了一声。远处传来贝里的回声，不一会儿，他便出现在树丛中。贝里满载而归。

“去了那么久！……”塞茜丽亚起身迎上前去。

“不用急，贝里想多采集点东西，明天就没时间了。”

“为什么？”

“因为，明天我们就到了。”

“到哪里？”姑娘兴奋起来。

“到科塔卡人的土地、贝里的茅屋，那里的战士都在等候你的吩咐。”

“怎么去里约热内卢？”

“请放心。科塔卡人有象高耸入云的巨树一样的巨船，只要战士们荡起桨，它就象海鸥展开白色的翅膀在水面飞翔，夜晚的月亮还未消失，贝里就把你留在姑母身旁。”

“留下！……”姑娘的脸色白了，“你要丢下我？”

“贝里是野人，”印第安人忧伤地说，“不能生活在白人的城廓。”

“为什么？”姑娘焦急地问，“你不是和塞茜丽亚一样是基督徒吗？”

“是的，因为我只有成为基督徒才能拯救姑娘。但是，贝里要象阿拉莱一样作为野人死去。”

“啊，不！”姑娘说，“我要教你认识上帝、圣母、圣徒和天使，你要同我生活在一起，永不离开我！”

“你看，姑娘，贝里留给你的花萎缩了，因为它离开了枝干；贝里生活在白人中间，就如花朵在你的怀中，即使在

你的身旁，也是一朵枯萎的花，你看他一眼也会觉得羞耻。”

“贝里！……”姑娘深受屈辱。

“你是善良的，但象你一样肤色的姑娘并非都有你的心肠。在那里，野人是奴隶的奴隶；但在这里，他却是大地的主人、强者之王。”

贝里崇高的心灵使塞茜丽亚惊叹不已，那是铿锵有力的决定，她深信那是巨大的真理。她目睹了贝里在荒原自由、伟大、象国王一样威武的生活。在新的环境里，他将是什么样子呢？在城市的文明社会中，他除了成为被人卑视的囚徒还能是什么？

她在内心深处几乎赞同了贝里的决定，但她无法想象失掉朋友、同伴——这个可能是她世界上唯一感情寄托时的景况。

这时，贝里在用大自然的果实准备简单的晚餐。他把采集的果实放在一片巨大的树叶上，另一片树叶上放的是芳香、洁白、纯正的野花蜜。美味的菠萝汁盛在树叶叠成的碗中，那是晚宴的酒浆，另一只碗里是净洁的河水，为塞茜丽亚饭前洗手。他满意地做完准备，坐在姑娘身旁，动手制做弓箭。尽管船上有安东尼奥留给他的枪支弹药，但必须有了得心应手的武器——弓箭，他才觉得安宁。

姑娘对面前的食物一动也不动。贝里抬起头，发现姑娘满面泪痕，串串泪珠象晨露一样滴落在果实上。

姑娘伤心的原因是不言而喻的。

“不要哭，姑娘，”贝里难过地说，“贝里说的是心里话。你有什么吩咐，贝里一定服从。”

塞茜丽亚忧伤地望着他。

“不，”姑娘说，“我不能要求你做最后的牺牲，你应该生活在故乡的土地上，贝里。”

“那就不要再哭！”

“瞧，”姑娘揩干眼泪说，“我很高兴。”

“吃点吧！”

“好，我们一起吃，就象你在森林中同姐妹们吃饭一样。”

“贝里没有姐妹。”

“现在不是有了！”她笑着说。

可爱的姑娘象森林的女儿，象真正的美洲姑娘一样，以她特有的娇媚、天真与同伴分食了晚餐。贝里对姑娘突然的感情变化颇为奇怪，凄楚之情油然而生，他以为姑娘对离别无动于衷。

然而，他毫无自私之心，姑娘的高兴胜过他的喜悦，因为他把姑娘的生命看得高于一切。

晚餐后，贝里又埋头工作。

忧伤、悲怆的塞茜丽亚似乎恢复了一些平时的欢乐与可爱，虽然她的秀丽的脸上仍然残存着由于失去父母的灾难所形成的愁云，但痛苦中浮现出的天使般的平静使她的美丽姿容更为楚楚动人。

她离开忙碌的贝里，来到河边，坐在系着小舟的野葡萄树下。贝里目送姑娘走后，继续制做他的百发百中的弓箭。姑娘手托香腮，望着潺潺的流水，沉思着。有时，她合上眼睛，嘴唇微微地动着，似乎在同无形的精灵对话；有时，嘴边浮上甜蜜的微笑，但转瞬间，思绪又将那笑意埋入心中。

终于，她象皇后一样昂起了头。那是她惯有的动作，只是金发上少了一个钻石。她的脸上浮现出刚毅的表情，使人联想到安东尼奥的个性。她下定了决心，一个坚定不移的决心，她将用从父亲身上继承的勇气与力量去付诸实现。那勇气与力量沉睡在她心中，在这非常的时刻爆发了。她仰望上空，祈求上帝宽恕她的过失，同时希望保佑她的美德。她的祷词是简短的，然而是热烈的。

这时，贝里看到大地的阴影已伸延到帕拉伊巴河边。动身的时刻到了，他站起了身。塞茜丽亚跑到他的面前，挡住了他投向河边的视线。

“知道吗？”她笑着说，“有件事要求你。”

贝里愣愣地望着姑娘的嘴唇与眼睛，不知姑娘将说出什么样的希望。

“能给我弄些棉花和一张兽皮吗？”

“干什么？”贝里惊异地问。

“我用棉花做裙子，你用兽皮给我做鞋子。”

贝里更加莫名其妙。

“这样，”姑娘说，“我跟着你，再也不怕荆棘了。”

印第安人目瞪口呆。他突然大叫一声，向河边跑去，姑娘用手挡住了他的去路。

“等一下。”

“瞧！”贝里焦急地指着河水说。

小舟摆脱了树上的绳索，在河中打着转，被河水冲走了。塞茜丽亚回头望望，笑着说：

“是我解开了绳子。”

“你，姑娘，为什么？”

“我们不再需要它了。”

她的美丽的蓝眼睛望着朋友，庄重而缓慢地说出了她深思熟虑后下的决心。

“既然贝里不能同姑娘生活在白人居住的城市，妹妹就同你留在这荒凉的大森林里。”

这是姑娘圣洁的心中产生的念头，但她并非轻而易举地克服了对寂寞、孤独和远离社会的恐惧心理。然而，她同文明世界的联系又是什么？她难道不是这块大地的女儿？不是这里的自由、清新的空气和净洁的河水哺育了她？城市只是她幼年的回忆、襁褓中的梦想，自她五岁离开里约热内卢起，再也没去过。而这块粗犷的土地给她的印象却更强烈、更生动，她青春的花朵沐浴过这里的熏风，她青春的蓓蕾在它明媚的阳光下绽开。她的生命，她所有美丽的时光和幼年的欢乐都留在了这里，在空旷、静寂中发出喃喃的絮语。她属于渺无人烟的土地，而不是繁华的城市；她是巴西的土著姑娘，而不是宫廷的女郎；她的本性已属于大自然，而不是华丽的文明。

失去家庭之后，她在世间唯一的幸福是同两个亲人生活在一起，但这一幸福是不可能的，她只能二者择一。

她的心被无形的感情力量所冲击，但她又为自己的决定感到羞怯。她想，在两位亲人中，她理应跟随那个为她而生活，并把全部身心都献予她的人。迪约哥是继承父业的贵族，有前途，有使命，他会找到相依为命的伴侣；而贝里为她抛弃了一切，抛弃了过去、现在、将来、追求、生命、乃至信仰。一切都为了她，仅仅为了她。她无可犹豫。另外，一个甜蜜的想法萦绕着她，她希望以基督的信念打开朋友的心扉，希望在天堂，在上帝的脚下，在自己的身旁，为他留一个位置。

听到塞茜丽亚的话，实难描述印第安人的心情。他那未被开化、但却有着高尚情操的思想无法理解姑娘的决定，他甚至怀疑自己的听觉。

“塞茜丽亚留在这块原始的土地上！……”他结巴着说。

“对！”姑娘拿起他的手说，“塞茜丽亚留在这里，永不离开你。你是森林、大地和高山的国王，妹妹陪伴你。”

“永远？……”

“永远！……象昨天、今天一样生活到明天，行吗？……我也是这块土地的女儿，我是自然的女儿，我爱这个美丽的王国……”

“可是，姑娘，你没看到你的手是摘花的，而不是拿刺的？你的脚是玩耍而不是走路的？你的身体应在树下乘凉而不是被日晒、雨淋？”

“啊，我很健壮！”姑娘高傲地仰起头，“同你在一起，我什么都不怕。当我疲倦时，你把我驮在背上，雌斑鸠不是落在伴侣的翅膀上吗？”

姑娘的朱唇中吐出的每一句话是何等多情、温柔、动听！她的目光是何等明亮！她的样子是何等活泼、妩媚！梦幻般的幸福使贝里发狂了，但是，安东尼奥的嘱托出现在他的脑海，他决心履行义务。

天渐渐黑下来，他们只有在陆地上过夜，但这是十分危险的。对贝里来说，事情很简单，一根树枝足够了，可塞茜丽亚就麻烦了。

他沿河岸寻找理想的露宿地，当看到小舟被河中小岛似的寄生植物所缠绕时，他高兴得大叫起来。那里的河床是姑娘最好的栖身处，他拉过小船，把柔软的棕榈铺在船底，抱

起塞茜丽亚，把她放进摇篮。

姑娘不让贝里划桨，小舟随波逐流，缓缓漂荡。塞茜丽亚俯在水面上，时而捞起一朵漂摇的花朵，时而追逐跳出水面的鱼儿，时而高兴地把手伸入清澈的水中，望着水中摇动的倒影。

姑娘玩够了，转向朋友，温柔、甜蜜地同他窃窃私语。贝里似乎对姑娘的话漫不经心，他的目光久久地凝视着远方的地平线，面部的不安神色预示着某种迟到的危险。

紫红色的天幕映着奥尔更斯山蓝色的轮廓，黑色的云层渐渐聚集着，缝隙中时而洒下落日的余晖。

不久，山峦在古铜色的罩衫下消失了，整个空间变作一个幽暗的溶洞，苍穹的边缘遗留下的欢快的湛蓝色与乌云形成强烈的反差，随着夜幕的降落，黑的色泽越来越浓重了。贝里转过身，说道：

“想上岸吗，姑娘？”

“不，这里很好，不是你让我上来的吗？”

“是的，不过……”

“什么？”

“没什么，你安心睡吧。”

他知道，燃眉之急更紧迫，那遥远的危险或许不会出现。他决定不向塞茜丽亚透露什么，若担心的灾难发生，他只有镇静地保卫姑娘。

贝里在同虎豹、白人、野人和剧毒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此刻等待他的是一场与大自然的搏斗。他依仍平静地、充满信心地迎接挑战。

天黑了。

远方浓云密布的地平线时而发出闪光，大地腹部无声的

颤抖摇晃着水面，象风吹皱了的风帆。但是，周围的一切仍静悄悄的，蓝天上星光闪闪，银光洒在树叶上，寂静中的絮语谱写着夜曲。

塞茜丽亚在摇篮中睡了，嘴中喃喃念着祷词。

夜深了，浓重的黑影吞没了帕拉伊巴河两岸。

突然，地动似的闷雷穿过空旷的田野，打破了沉沉的寂静。贝里不禁一抖。他抬起头，望望长长的河道，银光似的水流象一条巨蟒消失在大森林的黑暗中。如镜的水面映着黎明前黯淡的星光，一切都浸沉在肃穆之中。

贝里俯身在船沿，侧耳细听，破碎的水声如高山下落的瀑布滚滚而来。塞茜丽亚安静地睡着，轻柔的气息同微风吹拂树叶的飒飒声和谐地互应着。

河水缓缓流动，贝里绝望地看看陡峭的河岸，决然扯断缆绳，奋力将船划向河畔一株高大的棕榈树。美丽的扇形树叶组成了绿色的华盖，寄生的藤条低垂在地面，形成一张帷幕。

船抵河岸，贝里跳上陆地，抱起沉睡的塞茜丽亚，向密林深处走去。此时，河水象痉挛的巨人扭曲了身体，发出低沉、可怕的呻吟。远方晶莹的水流涌起了驼峰，一条泡沫四溅的带子象席卷沙滩的浪涛在平滑的水面伸展。接着，河水以惊人的速度咆哮、翻滚起来，密林深处可怕的轰鸣传向空间，在山峦间回荡。

深沉的夜！

他们已无法脱身。河水象恶魔一样呼啸着，以锐不可挡之势吞没了大地。贝里当机立断，他打消了向丛林深处躲避

的念头，借助于垂帘似的藤条，攀上棕榈树的顶端，安置好塞茜丽亚。姑娘猛然惊醒，急切询问朋友发生了什么事。

“水！……”贝里指着远方说。

果然，闪着银光的白色洪峰漫过丛林，涌入河道，浪涛拍打着岩石发出巨响。激流迅猛地卷走了林中的大貘和沙漠中的驼鸟，摇撼了千年的古树。

洪峰一个接一个在林中掀起，以雷霆万钧之势摧毁沿途的一切，似乎水中有蟒蛇的魔鬼吞食了岸边的巨石，挥舞着巨型尾巴鞭打两岸的丛林。

也许，帕拉伊巴河象大地的百手巨人①伸出了魔力的臂膀，把与世界同日诞生的古树拥抱在怀中，疯狂地扼着它。树木发出爆裂声，有的被连根拔起，有的腰断两截，然后被巨人扛上肩头，带向无边的大海。激流的轰鸣与浪涛的咆哮组成一首骇人的交响乐，为惊心动魄的悲壮画面谱写了伴奏曲。

黑暗笼罩了一切，只看到银光闪闪的泡沫和在至高无上力量支配下的黑色长城。

塞茜丽亚紧靠在朋友的肩头，恐惧地望着这可怕的景象。贝里感到姑娘娇小的身躯在颤抖，但她的嘴中却没有半句怨言或惊呼。

面对大自然的威武雄壮的画面，人类感到渺小，甚至忘却了自身的存在，恐惧、惊叹和忘我的激动取代了对处境的忧虑。

太阳驱散了夜的黑暗，出现在东方，灿烂的光辉普照大地，明亮的光柱如瀑布般洒在无边的湖面上。水与天连成了

---

① 希腊神话中的人物。——译注

一片。

洪水淹没了两岸目所能及的一切，狂风在帕拉伊巴河的源头掀起的巨澜自山巅一泄千里，一夜间注满了山谷。暴风雨仍笼罩着千里山峦，碧蓝、洁净的天空在水的镜面上微笑。洪水不停地上涨，矮小的树木不见了，巨大的紫葳树的枝叶如水上灌木漂忽不定。

贝里和塞茜丽亚栖身的棕榈树的树冠象激流中的绿色小岛，两个朋友在棕片围成的爱巢中紧紧依偎着，祈求上天生死与共，因为他们的生命本是一体的。

塞茜丽亚等待基督赐予她最后的神圣时刻。她将幸福地死去，在她的祈祷中，贝里与她的灵魂已融合在一起。

“我们要死了，朋友。”姑娘庄严地说。

贝里的心碎了。即使在那样严峻的时刻，他也无法接受这一念头。他不相信姑娘的生命就此匆匆消失。

“不！”他大叫道，“你不能死！”

姑娘甜蜜地微笑了。

“看，”她柔声地说，“河水在涨呀，涨呀！……”

“不！贝里要象战胜一切敌人那样战胜洪水。”

“如果是敌人，你一定会胜利，贝里；可现在是上帝……是上帝的无边的权力！”

“你不知道？”心中燃着爱火的印第安人说，“上帝有时会把灵感赐予他所爱的人。”

印第安人仰起头，目光中充满信念，接着严肃地说：

“很久、很久以前，大水成灾，淹没了所有的土地。人们都爬上山顶，只有一个人同妻子留在峡谷。他就是塔曼杜莱①。

① 印第安语中的挪亚。——原注

上帝在夜晚给予他启示，他把上帝的意旨传达给部落的孩子，他已知道即将发生的灾难。当所有的人都登上山顶时，他说：

“‘同我一起留下吧，象我一样，迎接洪水的来临。’

“没有人听他的劝告，纷纷登上高处，把他和坚贞的妻子留在山谷。塔曼杜莱抱起妻子，爬上棕榈树，等待洪水流过。椰果是他们充饥的食粮。

“洪水来了，涨得很高很高；太阳出来了，一次又一次；大地消失了，树木消失了，大山消失了。洪水涨到天上，上帝命令停止。阳光下只有天与水，在天与水之间的棕榈树上，塔曼杜莱与妻子漂漂摇摇。

“激流冲走了泥土，拔起了棕榈树，将它送上高高的峡谷、高高的山巅。天亮了，塔曼杜莱看到棕榈树已扎根于大地，他听到天鸟的啼啭，蜂雀已展开了翅膀。他同妻子下来，在大地安了家。”

贝里的故事充满了虔诚和诗一般的热情。塞茜丽亚微笑地听着，吮吸着他的每一句话，就象呼吸着清新的空气，似乎朋友的灵魂——高尚而美丽的灵魂——随着每一句话潜入到姑娘敞开的心扉中。

上涨的洪水浸湿了宽大的叶片，一滴水珠滑落在塞茜丽亚洁白的衣衫上。姑娘不由得一惊，蜷缩在朋友的怀中。在大水张开巨大的咽喉即将把他们吞吃时，她喃喃地说：

“我的上帝！……贝里！……”

于是，在天与水的无边空间，一幅惊心动魄的神奇画面出现了。贝里似乎得到了启示，他抓住交织在水面的树枝，抱住了粗大的棕榈树干，绝望地摇动起来。他那钢铁般的肌肉三次将树干折弯，但树身猛烈的弹力又把他的身体甩回上

帝指定的地方。

可怕、疯狂、绝望的斗争，生命与自然、生命与大地、力量与死亡的斗争。

贝里停息片刻，重新聚集了全部力量，向树干发起了攻击，他的身体象要在可怕的伸曲中粉碎。树与人双双在水中漂动，树干摇晃着，树根终于摆脱了被洪流冲散了的土地，树冠象苍鹭的小巢或水草形成的小岛在水面自由地跳动。贝里重新回到失去生气的姑娘身旁，将她抱在怀中，庄严地说：

“你一定活下去！”

塞茜丽亚睁开眼，望望身边的朋友，倾听着他的话语，永恒的欢乐使她陶醉了。

“是的！……”她喃喃地说，“我们一定活下去！……在天上，在上帝的怀抱中，同所有的亲人！……”

天使拍打着翅膀，即将飞向她出生的摇篮。

“你看那蓝蓝的天，”她继续说，“上帝正坐在虔诚的信徒中间。我们也去吧，贝里！你将同妹妹生活在一起，永远！……”

她的目光同朋友的交织在一起，无力的金色前额垂下了，贝里热烈的气息吹拂着她的面颊。

姑娘的脸上浮现出贞洁的霞晕和纯真的笑意，微微张开的嘴唇展开了欲飞的红色翅膀。

棕榈树被汹涌的激流带向远方……

消失在地平线上……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富家女郎和她的情人
作者＝（巴西）阿伦卡尔著翁怡兰 李淑廉译
页数＝３３４
ＳＳ号＝１０３３９０５２
出版日期＝１９８９年１２月第１版